

思無邪滙寶。

陳慶浩・王秋桂 主編

[姑妄言] (2)

／清・三韓書去鼎 編

思無邪滙寶 ③④⑤ 冊／陳慶浩・王秋桂 主編

[姑妄言] (二)

／清・三韓曹去晶 編

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 合作出版
台灣大英百科股份有限公司
成易圖書有限公司 編輯製作

明清豔情小說叢書

《思無邪滙寶》

總序

很多中國古籍，因戰亂、政治或其他原因，再加上自然的淘汰，消失在歷史的長河裡，其中尤以被視為俗文學的小說、戲劇、唱本等，流失最多。傳統漢文化輕視這些作品，公私書目中極少著錄，公私藏書亦鮮蒐集，且在元明清三代，屢遭禁止，毀版焚書，時有所聞。在各類書中，豔情小說，受害最烈。除了官方明令禁毀外，社會輿論、各階層的社會組織，都極力制止此類書籍之流通。但另一方面，社會的需要又使這些書籍不斷出版，地下流行。不過，在強力壓制下，很多書籍都消失了；遺留下來的亦往往因不能公開發行的關係，印刷極不講究，錯漏甚多。研究中國古代小說的人，往往從禁毀書目或其他批判資料中，知道這類書籍的存在而無從閱讀，偶然接觸到坊間流行本，卻又質量太差，不僅難以窺見原作的真面目，也難於作為研究的對象。

好在本世紀以來，西方文學思想東漸，使學術界注意到小說的價值，蒐集資料，編寫書目，從事研究的人愈來愈多。豔情小說作為小說資料，漸漸被發現、介紹。另一方面，不少在本土消失的書籍，因早年流傳到海外，獲得保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俗文學書籍，當然有些是豔情小說。但無論是在海內外，這些資料均非一般研究者所能知，即偶有所知也難得一讀，更不要說作整體研究了。因此，直到目前還是中國古典小說研究中一個薄弱環節。

叢書總序

中國小說資料本國保存的不全，閱讀條件亦差，因而研究者往往需要飄洋過海，去域外讀這些書。前輩學人如鄭振鐸、孫楷第、王重民、劉修業、王古魯等，當代學人如李田意、柳存仁、吳曉鈴、馬幼垣、胡萬川諸位，皆曾專門去東西洋圖書館訪讀中國古代小說。本人多年來從事中國古典小說研究，有緣至世界各地讀書，深知其間艱苦，故發願將中外所藏明清善本小說，匯為一編，影印出版，供研究者使用。而身在國外，需覓國內合作者。數年前與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劉世德、石昌渝兩位合作，編纂《古本小說叢刊》，原計畫將明清善本通俗小說盡數收入。然限於出版環境，豔情小說未能廁身其中。因此，將這些小說另行刊印，是必要的。但此類書籍原來印刷多極草率，且以保存未精，常有缺文殘頁；且不少書文字已漶漫，即原書亦不易辨識，影印自難卒讀；若干書版本繁多，亦勢難全部印行。故當務之急，乃出校刊排印本；或據別本校勘，務求通讀；有不同版本者，又需一一校勘，作出定本，方能為研究者使用。將來有條件時再擇其中有價值而清晰者影印。

本叢書計收書五十種，採用版本超過百種，另又收若干附錄。除國內蒐集到部分資料外，大部分資料採自日本、俄羅斯、英國、法國、荷蘭、美國等諸國圖書館及私人藏書。其中如全本《姑妄言》、《海陵佚史》及《龍陽逸史》等，皆為首次面世者。《海陵佚史》為《醒世恆言》第二十三回〈金海陵縱慾亡身〉的前身，而此回篇幅大一倍以上，主要是豔情描寫部分，這對我們了解《三言》的來歷大有幫助。《姑妄言》為雍正庚戌序抄本，長達百萬言，是繼《金瓶梅》後的一部豔情巨著。此書未見記錄，抄本是從莫斯科的俄羅斯國立圖書館引渡回來的。刊本《僧尼孽海》亦初次應用於校刊中。《肉蒲團》為常見之書，然流行者多為日本刊本或此刊本

之排印本；偶有用清刊本者，亦未經詳細校勘。本叢書所收之《肉蒲團》，根據有代表性之刊本抄本六種校勘，除錄入各版本書影外，又收各種插圖達百幅。各書之出版說明，既述故事梗概，說明所用版本情況及校勘各類技術問題外，關於作者及該書研究之成果，亦加簡述。此叢書所收諸書中，曾於本世紀排印出版者，不超過三分之一。這大概是歷史上第一次中國豔情小說的大結集，所收的超過現存已知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大陸近年來有豔情小說熱，出版了一批所謂明清豔情小說的書，其中大部分是言情小說，少數算得上豔情小說，但只採用一般坊本，整理粗糙，又隨意刪削，可稱劣本。禁錮不能抑制人性的需要，只能產生粗製濫造的劣品來。清代豔情小說屢禁不止，只弄得質量每下愈況，目前的情況亦復如此。

豔情小說有文言有白話，有長篇，亦有中篇、短篇。這批資料為我們展示了明清豔情小說的全景，亦讓我們看到文言小說發展到白話人情小說的若干線索。大致上文言小說到宋元，已漸衰落。明初瞿佑的《剪燈新話》，以及紛紛出現的仿作，可視為文言小說的中興。以後一直要待到《聊齋誌異》問世，文言小說又出現新高潮。但有一個過去少為研究注意的現象是元明時出現文言中篇小說如《嬌紅記》、《鍾情麗集》、《天緣奇遇》、《花神三妙傳》、《如意君傳》、《癡婆子傳》等，篇幅較過往的文言小說長，能容納更多的故事情節，有較多的細節描寫和對話；文體也由純粹的文言加入白話詞語。這批作品大多為言情之作，亦有豔情如《如意君傳》、《癡婆子傳》等，時代早的作品，文體較純；後來者則已雜有白話成份了。此類文言中篇，到萬曆年間發展出白話的才子佳人和豔情小說兩大流。由文言而白話的發展過程，在我們這套書中，也是有跡象可尋的。明清小說研究上常有繁本簡本出現先後問題的爭論，過去多從進化的觀點

叢書總序

來處理這個問題，認為簡本在前繁本在後。最顯著的例子是馮夢龍將二十回本的《三遂平妖傳》擴充為四十回本的《新平妖傳》。但研究者也發現有些小說是繁本在前簡本在後。豔情小說同一部小說出現繁簡本的情況甚多，為我們提供研究這一問題非常豐富的資料。其實繁本簡本雖然情節大致相同，但文字則有兩種不同的情況，一是彼此文字大部分相同的，一是彼此文字沒有直接的關係。後者我們還沒有深入研究，印象中似乎都是簡本在前繁本在後的。前者則可肯定是繁本出現在簡本之前，沒有例外。這或可成為我們判定明清白話小說繁簡本出現先後的通則。其原因並不複雜，在著作權沒得到保護的情況下，書商翻刻別家出版的小說時，為了爭奪市場，或以降低售價，或以增加故事情節去招徠，有時甚至是兩種手段並用。要降價勢必要減低成本，最省事的方法是減少篇幅；保存原來的故事梗概而刪去細節描寫和詩詞韻文。刪節者為求省時省力，不會另外寫一本書，而是就手上現成的書加以削減。因而絕大多數的文字是相同的。有的刪節者十分用心，要不是和繁本比較，幾乎找不到刪削的痕跡；也有些甚不用心，使情節斷裂不能通讀。又明清白話小說情節互相因襲情況嚴重，豔情小說更甚，若能分解構成各書相同或相類的故事情節，觀其流變，對了解各書之形成，彼此間的關係及其價值，也是有幫助的。

中國政治史甚發達而社會生活史料較欠缺，明清小說是了解當時社會的重要材料。豔情小說除了提供當時一般社會生活史料外，又特別反映了當時的性風俗、性心理等，為後人研究此一時期的性文化提供豐富的資料。近年國內外興起性文化研究熱，注意發掘歷代房中著作，目前除考古所獲得資料外，又從醫部整理出不少房中著述，有人還注意到道家 and 佛家的有關作品，但對明清豔情小說中之資料所知無多。本叢書不單保存了一些房中理論，更重要的是記錄了許

多此方面的具體例證，展現了明清兩代多姿的性文化活動。在世界豔情文學史中，中國豔情小說有很特出的地位。比較西洋豔情小說，中國小說起源早，類型多，表現出一種比較健康自然的性觀念，和西洋處在宗教強大壓力下的反抗性的豔情小說，所表現的被扭曲的性觀念大異其趣。日本的豔情小說，則是從翻譯到模仿明清豔情小說再發展出來的。本叢書的出版，不僅有助於我們研究中國豔情文學，亦為世界豔情文學的比較研究，奠定堅實的基礎。

豔情小說或被稱為風流小說、猥褻小說、穢褻小說、淫蕩小說等，諸家所指內容各不相同。本叢書所收乃是專以敘寫性愛或以敘寫性愛為重點之一的小說。《天緣奇遇》、《三妙傳》等文言中篇，《空空幻》、《都是幻》等白話小說，皆以敘寫男歡女愛為主，因直接的性愛描寫較少，故不選入本叢書中。有些書如《三續金瓶梅》、《梧桐影》等，雖亦未有大量直接的性描寫，然前者為《金瓶梅》續書，屬《金瓶梅》系列之一；後者為《肉蒲團》仿作，皆有助於全面了解此類著作，故亦收入。《情海緣》、《歡喜緣》兩書，雖為民國時期所編，但因雜抄自明清豔情小說，故亦收入供比較研究。本叢書亦收入日本漢文豔情小說數種為附錄，此類資料不多，但亦有參考價值。

西方漢學界較早注意中國性文化研究，五、六十年代，高羅佩就已寫出《中國古代房內考》及《秘戲圖考》兩書。隨著社會開放，性禁忌被打破，中國性文化亦成漢學家注意的焦點之一，豔情小說自然受到重視。有些豔情小說如《如意君傳》、《癡婆子傳》、《金瓶梅》、《肉蒲團》、《繡榻野史》等，皆有多種外文譯本。若干學者且寫出豔情小說的論文。本叢書的編輯顧問，都是研究中國古代小說的權威，無論在資料蒐集翻譯和研究方面，都是出色當行。雷威安的法譯全

叢書總序

本《金瓶梅》，韓南的英譯《肉蒲團》都得到漢學界的讚許。但因為中國豔情小說資料未經全面整理，不論是翻譯還是研究，都只是使用有限的資料。缺乏好的校勘本，自然不能希望有完好的翻譯本；缺乏全面的資料，亦難苛求出現原創性的論文。這套書將過去被禁毀最慘烈、流散在世界各地的明清豔情小說，鉅細靡遺，盡數收集，經過校勘整理，匯為一編，這是研究明清豔情小說的堅實基礎。明清豔情小說之欣賞、翻譯和研究都可開始了，我們期待著高水準的翻譯和傑出的研究成果。

陳
浩
14

一九九四年八月於台北

《思無邪滙寶》

編輯凡例

一、版本 廣收現存各種版本，了解各版本間之關係，比較其價值，並以最初或最優版本爲底本。

二、文字 一般按底本錄入；底本有誤時據別本校改者皆出校記。底本不誤而別本文字可供參考者亦酌量錄入校記。

三、俗體字、簡體字不引起誤會者一般依正體錄入；可能引起誤會者則用校勘符號標出或於校記說明，必要時於出版說明統一交代。

四、本叢書一律以「。」號斷句，原書各種符號皆取消。句讀基本依原書；原書句讀有誤時改正，不一一說明。原書無句讀者補入。

五、校勘符號：

(1) 原書誤字誤詞應改正者，於該字或該詞後用（ ）標示。

(2) 原書文字衍出應刪去者，用 ˆ 標出。

(3) 原書缺去應補入文字用（ ）標出。

(4) 原書文字漶漫者逐字以□號標出。

(5) 原書文字缺去者逐字以○號標出；數量不明者於校記中說明。

六、書影 所用各版本之扉頁、所有插圖、首回首頁、印記及其他有助了解版本特徵者皆

編輯凡例

收：序跋則依其重要性收錄，或全收，或只收首末頁。

七、各書皆有出版說明，述故事梗概，介紹作者資料，記版本情況及校勘有關事項。

八、附錄 各書後人序跋及有助於了解該書之資料，皆酌量附錄入書中供參考。

目錄

思無邪滙寶 卷拾柒 冊 目錄

《思無邪滙寶》總序 305

編輯凡例 311

目錄 313

姑妄言(二) 315

思無邪滙寶 ③拾⑦冊／陳慶浩・王秋桂 主編

「姑妄言」
(二)

清・三韓曹去晶 編

姑妄言第三卷

鈍翁曰。鐵化梳籠錢貴。不幸失身於此狂且。正是爲其抱屈處。非寫鐵化之幸得錢貴也。

寫童自大之呆。自始至終竟未能改。非謂呆人能做財主。正寫財能呆人。可發嘆耳。何以言之。余常見擁巨萬之資者。猶晝夜持籌盤算。眉未刻舒。非呆而何。揆其意。不過爲兒孫做馬牛耳。獨不憶古人云。兒孫強如我。要錢做甚麼。兒孫不如我。要錢做甚麼。聚斂不已。非呆而何。百年駒隙。終日營營。嗚呼老矣。死去一文帶不得。貪之何益。非呆而何。唐詩云。昨過老人宅。不解老人心。何事殘陽裡。栽松欲待陰。此意雙關。寫盡自不知死之將至。猶爲後人算計也。此詩可爲呆財主做一喝棒。正見童自大之呆。乃財主之常。不足笑也。

世間婦人醜者。或有不悍。悍而醜。再未有不淫者。鐵氏便是樣子。

姑妄言

第三卷

二九四

思無邪滙覽

仙桃木也。鐵氏金也。木遇金必傷。寫鐵氏凶暴若此。而仙桃相隨數載。竟未受其摧殘。乃仙木非凡木矣。仙木豈可久在臭銅之室。而鄰金鐵之險。必移根別植。庶有榮茂之期。故歸錢貴。得侍鍾生。既貴之。又得鍾情之人而愛惜之。自能結實。故隨鍾生而生子也。仙桃雖得好處。但錢於金。鍾於金。始終爲金所制。故只能爲之小星。此等處。心不如髮。如何看得出。

葵心蓮瓣。此二物即鐵氏下體之形。豈可須臾離者。故獨留此二婢也。用一童自大引出。魏如虎。魏如豹。巨金知縣。許多怕婆人來。不過謂陰道漸長。陽道漸消。女帥之威風日熾。弱男子甘拜下風。寫得世情可笑。當補在怕婆經之後。

夾入杜小英一段。正顯錢貴身辱煙花不得已之苦心。看他聽代目念詩後之言便知。

因錢貴引出祁辛。雖與正文無涉。正見錢貴之慧心。不爲富貴所惑。高
出庸流萬萬。又借之以警戒少年。不可薄棄妻妾。私淫他人之婦。不但
送去性命。其妻妾即歸所淫婦人之夫。報應分明。孰苦孰樂。人皆能作
如是觀。淫之一字可化爲烏有矣。此一段於不可少。

何幸之葵花者。不過因其愛日取意焉耳。

極力寫火氏之淫者。一以見鐵化交不擇人之愚。一以見竹思寬無良
奸淫之惡。世上竹思寬之流不少。明眼者當避而遠之。勿蹈鐵化之愚。
錢爲命信手拈來。隨筆結去。讓出郝氏。後來好贅竹思寬。乃行文之省
法。

姑妄言第三卷

第三回 瞽女矢心擇婿① 虔婆巧說迎郎

附 怕婆男小心更受非刑 貪淫婦大膽竟試巨物

話說那鐵化次日打扮得齊齊整整到錢家來。竹思寬昨晚未回。已在此拱候。見他來到。迎了進來。郝氏出來相見了。讓了坐下。鐵化叫家人送上禮物。郝氏看見約值百金。喜出望外。拜謝收了。然後扶出錢貴來。此扶字乃寫其嬌羞。非寫其瞽目也。見禮坐下。鐵化一見。果然生得美貌非常。雙目雖瞽。却不

癩塌。不凸暴。眼皮微垂。似好目人含羞略閉一般。滿心歡喜。如雪獅子向火。不由得酥了半邊。與火氏比並起來。那一個美而淫惡。這一個麗而嬌羞。如何不愛。少頃安席。搬上酒肴來。上面鐵化坐了。竹思寬下面相陪。錢貴在東。郝氏在西。共坐而飲。那錢貴雖是妓家之女。還是個未

姑妄言

第三回

二九八

思無邪滙寶

破瓜的女孩。嬌羞滿面。低頭坐着。一語不發。鐵化越發看得中意。心愛得了不得。撤席之後。拉了竹思寬在背處。煩他講梳籠的財禮。竹思寬自然是爲郝氏的。假意兩次三番。說定了二百兩銀子。衣服被褥首飾在外。鐵化也算一個財主。這些須他那裡吝嗇。一應都依。又擺上換席來。吃了一會。那鐵化面前放着這樣美人。一時不能到手。心癢難抓。那裡還坐得住。約定了日子就起身回去。次日請竹思寬到他家。就煩同他家人送了禮物來。額外又是二十兩酒席之費。到了吉日。他到了錢家。郝氏預備了精緻豐盛的酒席。叫了一班彈唱的雜耍。熱鬧了一番。晚來成親。見錢貴是真正處子。婉轉悲啼。憐愛至極。

不覺數點牛精髓。

傾入錢姑兩瓣中。

痛惜錢貴語。

有一調憶秦娥。憐惜那錢貴道。

香馥馥。此中有個人如玉。人如玉。恨庸醫誤損他雙目。煙花

已慟身埋沒。遭逢又對癡頑物。癡頑物。痛悲傷感。慘切心骨。

後來有人知道鐵化梳籠了錢貴。都道。可惜一塊好羊肉落在狗口裡了。就有會打油的人。編了四句口號。說他道。

一顆驪珠圓又圓。
奇珍應讓你爲先。

今朝誤落村夫手。
異寶塵埋實可憐。

且說這錢貴。他雖只十三歲。却聰慧異常。滿心想遇一個風流才子。付此一點元紅。只是女兒家此話不好出口。只得聽父母主張。今失身於此狂且。怨恨之氣充滿肺腑。不覺傷心。枕上含淚。隨口編了一調二郎神道。

憂心悄。斷送一生身窈窕。惡姻緣偏向奴身繞。吹簫誰和。梅花片落江皋。空思弄玉諧同調。沒緊要的良宵偏杳。窗櫺小。恨那冷月偷窺。使人煩惱。悲悼。嗟容貌如花命似草。魂

姑妄言

第三回

三〇〇

思無邪滙寶

消魄落。一天風雨飄飄。滿地落紅誰個掃。好含恨。狂咀（且）

惡少把玉山攪。霎時間。夭桃嬌柳。摧殘傾倒。

悲慟不已。欲睡不能。又成了一調轉（轉）林鶯道。

滿腔悲怨多縈繞。聲聲啼血嗷嗷。恨難消。似閨的更難曉。何

不把殘生來棄了。驀想梁國夫人後從良。嫁着韓王好。怒難

消。望他年好景。且耐今宵。香軀相伴狂且黠。好似烏鴉

彩鳳同巢。傷心恨怎消。此情試問人知否。只有空煩惱。倒不

如惜花園內雙飛鳥。難忍淚珠拋。嘆今朝花謝。昨日曾嬌。

此二詞他後來常常自唱。故爾傳出。他每日眼含珠淚。那一種萬不得已的光景。每每現於詞色。況這鐵化是三十多歲的回子。嘴唇上的鬍子剪得齊齊的。偶然親嘴搥腮。將他那粉森森的嫩臉戳得又疼又癢。好不難過。

真正苦惱。

錢貴自幼愛潔。他每日渾身上下。被褥以及衣服。定用

好香薰得撲鼻。鐵化教門中常享用的是牛羊等物。他那身上的一種羶臭。自十萬八千毛孔中透出。甚是難聞。絲毫那裡有夜深私語口脂

不爽。

香。那錢貴不由得氣苦。在那暗中的眼淚不知落了多少。怎得還有心情同他歡樂。這鐵化雖然愛他。總不見他有一毫喜色。不上一月。他一個財主性兒。只要人奉承他。今反要他去奉承別人。如何行得。他雖會奉承火氏。那是名正的夫妻。拋棄不得。二來怕服慣了。無可奈何。今在錢家雖費了數百金。倒也不在他意中。況且又有個厭舊取新之意。因此也就漸漸淡了。先還三日五日一來。後來或十日半月來一次。到數月之後不復再至矣。這錢貴自從梳籠之後。心中只鬱鬱不樂。又過了多時。雖又歷過數人。都是竹思寬引來的麒麟。總非他之所願。他雖然雙目皆瞽。秉性原極聰明。常靜夜自思。我門戶人家。人所重者無非色藝。人人盡道我有沈魚落雁之容。閉月羞花之貌。但今損却雙眸。未

姑妄言

第三回

三〇二

思無邪滙覽

免減了許多風韻。老天老天。既生我如此嬌姿。何吝秋波少許。何苛刻若是耶。若是留得我雙目。雖不敢與天下之美女爭銜。在這平康隊裡。或博得個風流榜首。選擇一個才貌情郎。終身有托。於不可知。豈料今日至此。奈何奈何。他心中傷感。遂題了自嗟薄命的四首詩。

其一。

定是前生作孽多。

教濃（儂）今日目無波。

幾回辜負菱花鏡。

空有嬌容用彼何。

其二。

憶兒幼讀女兒經。

衆口咸誇貌娉婷。

孰意十齡遭此疾。

煙花日日類浮萍。

其三。

不知天暗與天明。

但聽傍人說雨晴。

獨有琵琶能解恨。

調中哀怨訴幽情。

其四。

可憐晨夕伴狂且。

怨雨愁雲那得舒。

祇有更闌方少息。

將明又喚把頭梳。

此詩一出。聲名愈重。哄動一城。往來之人無不憐愛。但他自己另具一段隱衷。常想道。我之此目已經雙瞽。無策可療。我之此身雖落火坑。尙可自拔。於當拿定主意。萬不可隨波逐流。誤却終身。倘有緣得遇一個有才貌的情郎。當以此身相許。若只圖財帛。與輕薄兒郎醜陋子弟爲伍。不但人笑我心盲。我於豈不自誤。他因執定這個主意。那來訪的人定要選擇纔留。這話在他胸中。無人可告。真所謂。

不如意事常八九。

可與人言無二三。

錢貴矢心立了個擇婿之念。要覓一個伶俐丫頭托以心腹。凡是來訪

姑妄言

第三回

三〇四

思無邪滙覽

之人妍媸。叫他預報。這主意不肯向娘說。只說要尋一個好丫頭作伴。那郝氏此時靠他如泰山一般。敢不遵依來命。四處托媒人找尋。不惜重價。一日。媒人領了一個丫頭來。說是童百萬家打發出來的小名仙桃。纔十四歲。郝氏看了。果然生得性格溫柔。齒牙伶俐。就買了與他。過了數日。錢貴見這丫頭動止端莊。至誠可托。細問他的來歷。也還是正經人家的女兒。因父親不才好賭。將他賣出。幼時曾讀過書。又還識字的。這錢貴甚喜。竟待之如親妹一般。不叫他做一點重活。食必同桌。若無客來。臥必同榻。那丫頭也感激不已。錢貴遂將心腹告之。丫頭也盡

心允諾。

錢貴能待彼如此之厚。故彼後來於厚報之人。見田橫之五百義士。葛誕之三千甲將。與之同死。以爲異。謂後人無此等義氣者。但此等義士自有特無人如二公能赤心待人者耳。

替他

改名代目。因自己眼看不見。取其代己雙眸之意。

仙桃得錢貴以代其目。重之甚矣。可無後患。漸有生茂之意矣。

話分兩頭。且說童百萬家是南京城中數一數二的財主。如何賣起丫頭來。內中有一個可笑的緣故。這童百萬名自大。原籍徽州府人氏。他

高祖之上。在元朝曾做到行省平章政事。掙下了一個偌大家私。做到行省平章。

不曾掙了些聲名政績。只掙了一分偌大家私。宜乎子孫做財主也。因愛江南繁華。遂留寓於此。已經數代。到他祖父。

雖不曾出仕。却善於經營。專於刻薄。財主小像。所以做了有名財主。他父親

名童山。是個財主姓名。大約字是金穴。生他弟兄二人。他排行第二。他哥哥名喚自宏。父親

故後。兄弟拆居。他搬回祖籍新安去了。只他一人在此。這童自大雖算

不得奇蠢。也有三分呆氣。既是一字不識。無怪乎做財主。却又半分難捨。余見大通的財主也有此

病。他娶的妻子就是鐵化之妹。這鐵氏不但生得性子凶暴無雙。且嬌

容更長得奇異無兩。有幾句贊語贊他的妙處。怎見得。

兩道濃眉。潤如柳葉。眉曰遠山。本自不小。一隻怪眼。大勝桃姿。眼曰杏眼。大杏原只稍小於桃。

櫻桃口。三寸還寬。相書云。口大福也大。宜乎做財主婆。蒜頭鼻。一拳稍小。土星高聳。相於稱佳。面如

皮鼓。兩腮肉有十斤。是個財主婆相貌。體似綿包。渾身重餘二百。是個財主婆身軀。

拳真柳斗。足賽鰻魚。高聲大喝。不啞（亞）虎嘯空山。細語低

姑妄言

第三回

三〇六

思無邪滙寶

言。還像洪鐘夜度。

相書云。聲如洪鐘。祿享千鍾。童自大之福。焉知非乃妻之福。

仰眠繡榻。肥乳峰一

尺猶高。側坐牙床。胖屁股十圍還大。陰門寬濶。似兩瓦合成。

怕人。諺云。摺出半邊來還嚇死了你。鐵氏此物於應如是。

牝蓋豐隆。如一盂扣住。

日用之唾盂乎。和尚之鉢盂乎。這一件却妙。歷來美婦人不可

多得者。或楊玉環若是。

走來時。儼同一座肉山。

肉屏風只用也一人足矣。

睡下時。全然一隻

皮袋。

以乳爲枕。以軀爲褥。於可比漢成帝溫柔鄉也。

請教這樣一位佳人。令人害怕不害怕。童自大自娶了他來家。也不曾領教過他的打罵。只見了他那一種不惡而嚴。不怒而威的樣子。真如鼠見貓。如獐見虎相似。那鐵氏天性萬種咆哮。只有一件與丈夫相合。却是千般吝嗇。這鐵氏在家時。見他令嫂管教他令兄的那些法則。學了個滿心滿耳。本要拿厥夫做個小試行道之端。不想這尊夫心悅誠服得很。每見他雙眉略豎。不覺屈膝尊前。忽然兩眼微睜。早已稽顙頓地。這鐵氏雖然凶暴。古語道。大蟲不吃伏肉。他見了這個局面。也竟無

所施其威。可以不必用其打了。但只是學了這幾年的閩政來。竟用不着。未免有抱負經綸沈埋草莽之嘆。只好慢慢等待機緣。相時而動罷了。一日。該他發令施行。開張第一的良辰到了。這是爲何。鐵氏在家時。他哥哥鐵化尋了六個丫頭。與他媵嫁。買了四好二醜。四個好些的。與妹子做針黹。侍梳妝。鋪床疊被。貼身服侍。兩個粗笨些的。爲灑掃漿洗之用。四個好的。裡頭有一個頂尖出色的丫頭。他也是好人家女兒。因他父親戴遷好賭。輸了鐵化的錢。無可償還。沒奈何。將女兒算來准贖。那來時纔得十歲。就與了妹子。鐵氏見他生得乖巧伶俐。心愛非凡。每日替他梳頭打扮。與他好的吃好的穿。替他起了個名字。叫做仙桃。這丫頭也讀過二三年書。因他資性聰明。竟識許多字。還動筆寫得來。女紅件件都略知些。說話行事能看人眼色。鐵氏這樣一個急如火暴如雷的性子。別的丫頭一打非數百不饒。一罵非半日不住的。三四年來。

姑妄言

第三回

三〇八

思無邪滙覽

不但惱彈不曾彈他一個。連哼也不曾哼他一聲。自嫁到童家。丫頭跟了過來。已半載有餘。那一日清晨。鐵氏在窗前一張桌子上放了鏡臺梳頭。童自大就在桌橫頭一張椅子上坐着。看他抹脂膩粉。刷鬢掃眉。看得十分親切。只見他。

醬色臉上。濃堆鉛粉。襯成青紫二色。

世間偏是黑面婦人愛堆鉛粉。添醜即增美耶。令人不解。

潤大

唇中。重點胭脂。染做血紅兩片。

此方可謂之殊唇也。

牙黃齒塚。真像金嵌

玉山。面白頸烏。果是銀杓鐵靴。髮像金絲。也學個時樣梳妝。

腕如鐵杵。還帶副起花金鐲。

俗謂醜人有醜福。正此謂也。

童自大見了。不由得膽怯。心中凜凜然起來。他打扮已完。要水洗手。忽

見仙桃掇了一銀盃(盆)水來。

銅臭之家焉得有銀盆。借這銀盆二字。以襯鐵氏鐵杵之腕。以作一笑耳。

只見他。

黑臻臻青絲細髮。喜孜孜俏麗嬌容。面上紅白相兼。身材高

矮廝趁。裙下一對小小金蓮。盆邊十個尖尖玉笋。頭上簪一

朶嬌滴滴仙花。耳上帶一雙黃烘烘金墜。

要知此非贊此時鐵氏之婢之美。乃贊異日鍾生小星之

美耳。看者眼光須長。

童自大看了這半日的魔母。忽然見了天仙降世。頭頂上錚的一聲。魂

已出竅。癡呆呆大張着嘴。口水順着嘴丫流出。

人見美食多有口中流涎者。見美色則非可食之物。當下口流涎。而往往

人於上口流涎。不知何謂。豈自下而上耶。尋翁曰。所謂秀色可餐（餐）也。

不轉睛的望着。難道丫頭來了這些時。童自

大不曾見過不成。爲何今日忽做此形狀。但他每日看見鐵氏。都是梳洗過了。妝飾起來。雖然醜陋。看慣了還不覺得。今日細窺底裡。見了本

來面目。真正醜到十分地位。二來每常因懼夫人的虎威。丫頭偶然一

見。不敢詳視。不過偷目一覷。況又另外站着。也不覺十分俏麗。今日忽

主婢在一處。相形起來。佳者更覺其佳。醜者愈增其醜。不覺出神。竟看

癡了。

忘却夫人虎威。真可謂色膽天來大。

那丫頭掇着水。一擡頭。忽見姑爺的這個呆樣。不由

得嘻嘻一笑。他也並非有心。這一笑剛被鐵氏看見。這鐵氏身子胖大。

姑 妄 言

第三回

三〇九

思無邪 匱寶

姑妄言

第三回

三〇

思無邪滙寶

他有這個放樣的肥臀。特做了一張放樣的大杌做坐具。他洗手時側過身子去的。所以不曾見乃夫的尊容。今見丫頭笑得有因。急轉身一

看。

轉身二字寫得妙不容言。何以見之。只此兩字。便畫出一個胖得沒有理的人來。若他人回頭。只須頸項一轉。他因胖得極。脖子過粗。頭回不轉。只得連身轉過。此等處。必寫得入神。入理。余不知作者之心。何細若此。

那童自大忽然見丫頭一笑。

古云一笑傾人城。仙桃一笑。童自大便喚及其身。可見佳人之笑。非國家之祥也。

以爲有情到他。

益發昏了。還呆着臉癡呵呵的。

呆人的有此呆態。

鐵氏見了他這個形狀。把那幾

年學的閩政施將起來。數月鬱的醋氣發將出來。伸出胡蘿蔔粗的五

個嫩指。兜臉一掌。一手的水。異常響亮。

趣甚。

童自大正在妄想之際。被這

一下。嚇得攏的老高。打得個發昏章第十一。正打得愣愣掙掙的。被鐵

氏擰着一隻耳朵。拎將過來。

拎字妙甚。一見鐵氏勢頭之凶。一見童自大怕懼之弱。真可謂耳提面命。

冤家路窄。適纔

丫頭們揮桌子上灰的一個雞毛揮箒還不曾收。恰巧放在傍邊。被他

抓將過來。有毛的一頭攏在手中。將那一頭有大指粗的紫竹桿。夾光

脖子上就是十多下。打得童自大頸如刀割。淚似雨流。跪在地板上亂

轉。鐵氏罵道。殺劓的奴才。你好大膽。在我眼跟前公然對着丫頭調起情來。你背着我。兩個不知偷了多少回數。實實的說來。饒你一死。童自大哀哀告求。奶奶你冤死我了。我成日守着你。寸步不離。或是有事就往外邊去了。我遵奶奶的王法。每常連丫頭們看還不敢看。可還敢生這個心腸。就有這樣狗心狗肝。也沒有地方去做。你請詳情。那鐵氏雖然性如烈火。聽他說得頗有情理。又見他脖子上腫得一條條比指頭還粗。便道。我饒過你這一遭。下次再要大膽。休想得活命。起去罷。鐵氏

尙還有憐惜之情。還算不得第一個惡婦。

童自大如鬼門關放赦。不住道。謝奶奶天恩。爬起來揉

着脖子。往前邊去了。鐵氏餘怒未已。叫過丫頭來要打。這丫頭雖從未曾嘗過此味。主母的酷刑是常常見過的。今聽要打。真嚇得心膽墮地。跪着哭道。我跟隨姑娘這幾年。蒙姑娘恩典。如此待我。我何敢欺心。適見姑爺的樣子好笑。實忍不住。笑了一聲。敢有甚私情別意。求姑娘開

姑妄言

第三回

三二

思無邪滙寶

恩饒恕罷。鐵氏數年來罵也捨不得罵他一句。一時如何打得下去。見他柔語悲啼。似梨花帶雨。心中暗想道。這個妖貨。我看了這個樣子。還疼愛得了不得。何況男子漢見了。可有個不愛的。我見猶憐。何況老奴。纔是真情種語。鐵氏之不肯留仙桃。雖云是妬。

却正是愛。

這個禍根放在跟前不得。我惱後無眼看不得許多。古人說。老虎

還有打瞌睡的時候。倘弄出來。那時悔就遲了。不如趁此時打發掉他罷。主意定了。說道。我跟前如何許人弄鬼。我養你幾年。也不忍打你。你只收拾收拾。打發你別處去罷。丫頭痛哭起來。道。我服事幾年。蒙恩擡舉。今日非有心之過。姑娘如何就要棄我。我情願與姑娘打死。我總是不願出去。鐵氏見他哭得傷心。胸中也覺慘然。因醋念橫在胸中。違着心罷。定頭不允。那丫頭知不能留。雖感他數載之恩。又懼觸了他此時之怒。磕了個頭。哭着收拾他的衣服被褥去了。鐵氏聽他哭得甚是悲慘。心中好生難過。愛心竟不能奪醋念。婦人之醋。誠可畏也。叫了一個家人童佐弼來。吩咐道。童佐弼。謂其媒。

人同做弊也。

將這丫頭帶到媒人家去。不拘身價。揀個好人家與他做媳婦去。

不可混配了人。坑了這孩子。童佐弼答應。領着出去了。鐵氏復沈思。

道。這三個像樣的丫頭也是禍根。萬不可留在上邊。將家中選了三個

無妻的僕人。即日配了下去。古云。城門失火。殃及池魚。仙桃一笑。惠及三鬟。此夫婦六人當尸祝之。單留兩個醜婢。一

個名葵心。一個名蓮瓣。在傍使用。纔放了心。有一調西江月贊這兩個

醜婢道。

面黑難施膩粉。

較主母猶大雅。

髮黃單個包頭。

可謂善於藏拙。

腰粗全仗汗巾收。

大脚幸虧裙覆。

如此喬妝。獨不畏主母醋發乎。

掃地鋪床能事。尿瓶馬桶常

丟。料然難與主人偷。可免姑娘獅吼。

熟意大謬不然。反竟列爲小星。

不想仙桃這一笑。倒便宜了這三個丫頭。即日得嘗妙物。只當是替他

們做了一個媒人。真可謂一笑姻緣。却是總成了別個。與自己倒不相

干。這童佐弼領了仙桃到媒人家來。因見他生得有幾分姿色。又主母

姑妄言

第三回

三三

思無邪匪寶

姑妄言

第三回

三四

思無邪滙寶

吩咐不拘身價。思量在他身上發一主橫財。遂暗暗與媒人商議。許他加一酬謝。媒人道。非賣與門戶人家不得重價。惡僕好謀。一樣黑心。適逢錢家要買

丫頭。講明身價銀八十兩。賣與他家去了。媒人分了八兩。童佐弼落起

六十兩正。只拿了十二兩銀子來回鐵氏的話。假說受了財禮十二兩。

嫁與江西一個木商做兒媳而去。鐵氏聽得。心中慘切了一會。見說與

木商做媳婦。倒又替他歡喜。鐵氏之於仙桃。始終相愛。故後仙桃相會時。毫無怨意也。那童自大被打了一一

頓出來。到書房中想道。我一個大財主。誰不敬我三分。調侃世人。我這樣小

心奉承他罷了。倒還這樣凌辱我。我見他就怕。是沒奈何了。難道官府

衙門也怕他不成麼。妙想。孰不知雖不怕此。而各有所怕奈何。我去告他一狀。後來或者好些。也不

可知。別的大衙門我不敢去。我到縣裡去告。又想到。這個狀子不好雇

人寫的。用口訴罷。又道。不好。一堂的人聽着。怎麼好說被奶奶打了。不

怕人笑話麼。千算萬計。活畫出一個呆人的肚腸來。躊躇了一會。猛然想起道。我那姑表大舅魏

如豹。他現當着上元縣刑房書辦。何不去同他商議。又轉念道。但恐他爲護表妹。未必肯管。又想到。甚麼相干。做衙門的人。世人說的。公人見錢。如蠅見血。要有幾個錢給他。告他的娘。他還未必管呢。何況遠房表妹。

不意此呆人竟有此奇見。

我許他個厚禮。他自然肯爲我出力。

財主都捨得厚禮送人。我不敢信。據他說許他個厚禮。單只許或有之。

定了主意。遂到魏家去尋魏如豹。只見他哥哥魏如虎迎出來。道。舍弟不在家了。妹丈請裡邊坐。童自大到了廳上坐下。魏如虎道。老妹丈尋舍弟說甚麼。童自大道。尋他商議一句要緊的話。魏如虎道。他衙門中。有事。清早起就去。到晚方得回來。若要尋他。明日絕早到縣門口就尋着了。忙進內捧了兩鍾茶來。讓童自大吃着。又道。老妹丈有甚麼要緊的話。也可以對我說得麼。童自大嘆了一口氣。將護領捲下。伸着脖子與他道。請驗驗傷痕。魏如虎見都是指頭粗的紫印。腫得老高。驚道。甚麼人敢大膽打老妹丈。了不得了不得。童自大道。還有誰。就是令表妹

姑妄言

第三回

三二六

思無邪滙寶

了。遂把無心看丫頭被打的話告知。魏如虎大怒道。豈有此理。天地間那裡有這樣的事。婦人都凌虐起丈夫來。不要怪我說老妹丈。你太不濟。容他放肆。要是我麼。恨。道家書云。多言護（無）益。不如默而無言。魏如虎只圖奉承財主妹丈。忘記了夫人虎威。宜乎後來受罪也。還不曾說

出下句。聽得屏門後他妻子接口道。要是你。便怎麼樣呢。他說話時手中正拿着一杯茶。聽得問了這一聲。打了一個寒噤。把杯子掉在地下。

跌得粉碎。面上便失了色。答道。要要是我。我就咬着牙死死捱。這纔算真正好漢。

童自大暗暗含笑。上前作了個揖。那夫人也回了一福。便把眼望着魏如虎。瞪了一瞪。他低着頭。面如死灰。童自大見不是好光景。也不再坐。

就辭了出來。童自大竟能鑒貌辨色。竟不呆了。魏如虎送着。伸着舌頭悄聲道。倒是沒有說

甚麼別的話呢。造化造化。童自大笑道。我看你比我還怕。你怎麼先又說那硬話。他忙伸手把童自大的嘴搗住。道。我的活祖宗。你悄聲些。不要替我惹禍。因附在他耳朵上低聲道。怕老婆的人。難道硬話也不許

說一句麼。二人哈哈大笑。一拱而別。童自大回家。見四個標致丫頭都不見了。只剩醜婢二人。又不敢問。晚間見鐵氏惡狠狠的睡了。他在床頭穿着衣蹲了一夜。也不敢睡。蹲字趣。不知這一夜他可曾睡着否。次日起個大早。悄悄下

床。出來看見童佐弼。私問他四個丫頭的下落。方知三個配了家人。仙桃已經賣去。他恨了幾聲。就出門到縣前來尋魏如豹。見衙門口靜悄悄也沒有人。等了好一會。見魏如豹手中拿着兩個膏藥。一癩一跛的走來。他一眼看見童自大。忙拐着上前問道。昨日失迎。老妹丈清早到這裡有甚麼貴幹。童自大道。有一件事特來尋老兄商議。魏如豹道。這門首不是說話的去處。請到裡面科房中坐了再講。遂同他進了儀門內。到科房中一條凳上。讓童自大坐下。他就挨了坐着。問道。老妹丈有甚麼事見教。童自大道。我受令表妹的氣。實在過不得了。我又不敢奈何他。想要告他一告。要雇別人寫狀子不好意思的。要借重老兄寫寫。

姑妄言

第三回

三八

思無邪滙寶

因把脖子伸與他看。道：「傷痕現在。便是干證了。」魏如豹聽了。只是嘆氣。

不做聲。

嘆氣不答者。欲寫不敢。不寫又恐拂了財主妹丈之意。又貪或有筆資。故做難耳。

童自大道：「我不白勞老兄。少不得有

個薄儀奉謝。」

可謂雞心入耳之言。

魏如豹忙道：「倒不是爲此。」

童自大一許謝儀。便撞着他的心事。便逼出下文一篇說話。至於倒不是爲此

一句。乃違心之言。假體面話。耳。把衙門中吏胥心腸說盡。

低聲道：

先魏如虎一個低聲道。此處魏如豹一個低聲道。後文巨金一個低聲道。寫得一夥怕婆人。有許多張改魏態。不覺失笑。

實不相

瞞。我寒家祖墳上的風水有些古怪。大約是陰山高。陽山低。祖傳代代有些懼內。到了我愚弟兄。越發是馬尾穿豆腐。提不起。我家兄那樣個好漢。咱衙門裡算他頭一名。番子二三十人也打他不住。憑你甚麼狠強盜。見了他。俯伏在地。家嫂那樣個肌瘦人兒。到他跟前。纔打到他奶奶。老妹丈是常見的。家嫂間或一時動怒。要打他一百。打到九十九下。不但不敢爬起來。連動也不敢動。我不是說大話。我每常打到捱不得的時候。還大膽討討饒。他連饒也不敢討。啞巴似的咬着牙死捱。因他叫魏如虎。外邊人知道這事。說當年李存孝會打虎。是個肌瘦小病鬼。

的樣子。恰巧家嫂也姓李。又生得小巧。人都叫他母存孝。肌瘦的大約老

妹丈也有所聞。到了弟益發可憐。說起來連石婆婆也掉淚。那些作踐

的事也說不盡。一句結總的話。也不怕老妹丈見笑。他此時若叫我死。

大約也不敢再活。不意夫人之也怨不得。一來我的賤體比老妹丈小了

好些。賤內的尊軀與舍表妹相彷彿。胖大的又怕。不知婦人的身他要打起我來。

一隻手像拎小雞似的。輕輕就撈在地下。一屁股坐在脊梁上。就如孫

行者壓在五行山。還想動一動麼。憑他揀着那一塊。愛怎麼打就怎麼

打。我叫做擡轎的轉彎。滿領就是了。總是我賤名的這個豹字當初起

的不好。童自大道。怎麼見得他道。我賤內姓師。獅爲百獸之尊。豹見了

獅。可有個不怕的。我常想。就是豹子真見了獅。不過是個死罷了。也未

必怕到這個地位。我見了他。心驚膽碎。說不出的那個怕法。若見他個

笑臉。我就比做神仙還快活。但見他有些怒容。我渾身肉都亂顫。那心

姑妄言

第三回

三〇

思無邪滙覽

撲撲的跳到口裡來。話都說不出一句。我背地上了他個尊號。稱他爲九靈母元聖。這是西遊記上太乙天尊騎的那九頭獅子的名號。那是個獅祖。必定纔這樣利害。因笑着把那膏藥與他看。道。你說我買這東西做甚麼。童自大道。據老兄說起來。想是被嫂子打傷了那裡了。魏如豹道。那打提他做甚麼。老妹丈。你脖子上那幾條傷痕也算得個打麼。要在我賤軀上。就算天字第一號的輕刑罰了。可憐我一年三百六十日。渾身上下那一處沒些傷痕。若貼起膏藥來。不但沒這些錢買。竟把衫子褲子襪子總攤了膏就是了。何必費許多事。拿一床單被攤着。一個大膏藥裏上。何等省事。說着。將襪帶解開。把褲腳攔起來。只見他兩個膝蓋紅腫有飯碗大。全是碎血眼。童自大忙問道。這是怎的來。魏如豹笑道。冤屈死人。昨日一個敵友請我吃酒。回家去遲了些。我是個官身子。每常回去或遲或早。都是家兄出來開門的。他也還沒得甚說。昨日家兄不知同老妹丈說甚麼來。家嫂着

了惱。從昨日午間在屋裡。家嫂叫他頂着淨桶跪着。不放起來。是賤內出來開門。驚動了他了。發起性來。說我定是在外邊嫖老婆。不然爲甚麼更半夜回家。我把嘴都分說破了。他也不信。真是口中淌出鮮血來。他還說是蘇木水。你有甚麼法。他拿些碎磁瓦。砸爛了墊在我膝下。足足跪到天亮。也還罷了。他又把一塊死沈的大槌衣石。叫我頂在頭上。壓得那碎磁都戳進肉裡頭去。你道刻毒不刻毒。到了今早還不放起來。虧我爲（苦）哀求。真虧他。再三告說。今日衙門裡有要緊公事。恐怕誤了。纔饒了起來。我出來時張了張。家兄還像空陽文。頂着個花盆在那裡跪着呢。我到了外邊。一步也挪不動。看了看。全是血眼子。都是那碎磁戳的。兩腿幾乎要折。沒奈何。只得慢慢的捱到外科藥鋪裡。買了兩個膏藥來貼。爲甚麼今日來得遲些。你不見我方纔走路一癢一點的麼。也有便宜處。未曾考滿。已先做了典史。我若替你寫了這狀子不打緊。後來設或舍表妹知道

姑妄言

第三回

三三

思無邪滙寶

了。會着我賤內一說。我還想活麼。畏妻如蠍之妹夫。又尋着這兩個懼婦如虎豹的大舅。濟得何事。那就是真正的

死無葬地了。就是老妹丈也有些不妙。這事不是兒戲的。性命相關。不

可輕舉妄動罷。我勸老妹丈忍忍罷。童自大聽他說了這些話。也不知

是真是假。見他有些作難。袖中取出個草紙包兒來。送上道。這算不得

甚麼。老兄買一鍾茶吃。果然替我出了氣。我後來還有重謝。此即先所說許他個厚禮也。

魏如豹一見了包兒。便一臉的笑道。我倒想了個主意。不知可做得來。

見了包兒。就一臉的笑。便有了主意。活畫一衙門中人。妙極。假推道。一個至親家。如何好受禮的。童自大道。老

兄既有主意。你要不收這薄意。我也不敢奉求了。塞在他手中。他也就

接過去。道。老妹丈既如此說。我且權收下。便裝入鈔袋中。然後說道。據

我想。這件事也不必定要告。況本官病了。這幾日不曾出堂。不見衙門

口靜悄悄的麼。就有狀子也告不進去。內邊管轉桶的管家巨大爺巨

金。尋那懼刑的管家。中甚用。同我最相厚。等我請他來同他商議。煩他稟聲老爺。出根

簽。差兩個人到你府上。只說官府查訪得他欺凌丈夫。要拿來處治。唬嚇唬嚇他。舍表妹一個婦道家。到底膽小。他聽得自然害怕。若後來改過。也就罷了。況且你我都站在不敗之地。沒有甚麼干係。不怕他們知道。一興詞動訟。那就有指實了。你說可行得麼。

作商量語者。此原非妙策。若不出一主意。何以銷繳那個包兒。童

自大見說官府不上堂。也沒奈何。只得說道。聽憑老兄尊意罷。魏如豹煩了個門子到穿堂後去請巨金。等了一會。見他來了。童自大看他好一條大漢。方面大耳。一部落腮鬚鬚。

偏是此等好相貌好身材的人。更怕得利害。不知何故。

左手捏着一塊

藍紬手帕。將左眼搗着。二人起身。讓他坐下。他問魏如豹道。這位是誰。魏如豹道。這位是舍親童百萬。巨金忙施禮道。得罪得罪。聞大名久了。

余聞（閱）至此。掩卷長嘆曰。甚矣。銀錢之令人起敬也如此。人生世上。勢爲富厚。蓋可以忽乎哉。

魏如豹道。數日不會。不知大爺患目。失

候得很。巨金哈哈大笑道。我那裡是害眼。魏如豹道。不是害眼。是怎麼的來。巨金笑着說道。魏師傅你不是外人。童大爺既是令親。

世上有錢人。勿論老

姑妄言

第三回

三三四

思無邪滙寶

少無不尊稱之曰太爺者可嘆。

也都是自己。實不相瞞。前日敵恩上同主母偶然角口。敵主

母就拿我賤荆出氣。罵了一頓。我正在家裡吃酒。桌子上放着一把

大壺。賤荆回來。摔碗攢碟的。我又不曾敢說多話。只說你在上邊受

了奶奶的氣。怎到家裡來使性子。魏師傅。

叫一聲又說。妙。如聞其聲。

你就說我這句話

也沒有衝撞了他。我不曾防備。被他拎起酒壺來。夾臉就是一下。虧

我躲得快。打在眉毛頭上。幸得是我這樣個漢子。也還掙住了。

真好漢。

要

是軟弱些的。不死也有個小發昏。一來是祖宗保佑。二來虧我靈泛。

果然。

他。虧

不然眼睛珠子也打出來了。他一把揪住我耳朵。還要搥鬍子。幸喜

我的力氣大。死命掙脫了。往桌子底下一鑽。纔得跑掉了。

偏是此輩人。專會說體面話。

要

是搥掉半邊。今日還不得出來會你呢。因把汗巾拿下。道。你看看。魏如

豹同童自大一看。眉稜骨烏青。眼睛腫得像桃子一般。只有一縫。魏如

豹道。這一下利害呢。巨金道。先還腫得大。連眼都睜不開。這兩日好了

許多了。便問道。你尋我說甚麼。魏如豹遂將童自大的事對他說了。他儘着遙（搖）頭咨嗟。魏如豹道。舍親不敢白勞。少不得還要奉酬。巨金道。魏師傅。不是這個話。我們是好朋友。我若可效力。童太爺難道還不值一個相與麼。內中有個緣故你不知道。因低聲道。描寫入神。前日敝恩上偶然同主母說頑話。敝恩上說。大凡做官的人。誰沒有幾個小老婆。你今將五十歲的人了。也該讓我娶個小。樂一樂。還哈哈的正笑着。不想被主母跑上去。把臉同脖子抓得稀爛。一條條的血口子。好不難看。怪是也怪不得敝主母。原是敝恩上的不是。這樣的話可是亂說得的。還虧主母很心疼的一位小相公。有八九歲了。每常老爺帶他出來頑。你也見過。是他哭喊着抱着老爺。奶奶纔饒了。不然還利害。因上不得堂。故推病這幾日呢。大約官府推病不出堂。多半爲此。我賤荆受氣。我造化低。都同在這一日

了。如今敝恩上在主母面前千小心萬陪罪的時候。我若去一稟。家主

姑妄言

第三回

三二六

思無邪滙寶

母一知道。要怪我替男人告妻子狠惡。這還了得。敝恩主正在奉承的

時候。不要說用刑。只吩咐我賤荆處治。那就即死無挪。閹法重於官刑。令人那得不怕。是這

個緣故。所以不敢奉命。向童自大道。尊夫人還算賢慧呢。一個少年的

標致丫頭。見了遠遠的躲開。還怕惹是非。那是大膽望着得的。這是自

己失於檢點。如何怪得人。不曾打斷脖梁骨就算萬幸了。要是敝恩主

同我犯了這樣的法。恨。恐怕連性命都難保。我奉勸是好話。真是好話。請息

息怒。此後凡事小心些。樣樣自己留神。就不妨了。的是良言。保身妙訣。因立起道。不

能奉陪。賤荆上去了。一早起。恐要回來吃飯。我照看去。拱拱手去了。童

自大只是嘆氣。魏如豹道。我爲老妹丈。不過如此盡心罷了。這一句話。把那包兒消結了去。

說不進去。却沒奈何。老巨說的也是好話。老妹丈得忍就忍。我有幾句

護身符的藥言奉傳。你但記熟了。便可保無後患。

他要打區區。區區先睡倒。他若罵區區。區區只贊好。他又省

力氣。我又省煩惱。這個波羅密的是個中寶。但能知道此。保

身直到老。

老妹丈千萬記着。請回罷。衙門中無事。弟也要返舍了。倘回去得遲。又生禍患。童自大見他如此說。只得別了出來。因大清早來尋他。此時又渴又餓。到一個茶館中去吃一壺茶。軟飽軟飽。正坐在吃茶時。聽得隔座幾個人在那裡說笑。一個道。江寧縣喜老爺。做官也風厲。人品也生得好。五短三粗的一條漢子。一嘴連鬚鬚。頗有三分殺氣。他是福建人。酷好男風。他衙門裡有個門子。姓董名混。叫做小董賢。生得細皮嫩肉。比女人還嬌媚些。喜老爺愛上了他。在奶奶面前說衙門中事繁。日間辦不完。夜裡還要料理。一個月倒有二十日在書房中同小童（董）兒睡。後來不知怎麼被奶奶知道了。那日有三更天。忽然開了宅門。奶奶帶着丫頭僕婦們。點着幾個燈籠。直奔書房。打開門進去。喜老爺正同

姑妄言

第三回

三八

思無邪滙覽

小〔董〕兒睡着呢。奶奶上前把被一掀。兩個都是精光。誰知奶奶手裡拿着一把大環錐。把那小董兒嫩屁股上戳了十來下。那小廝疼得滾到地下。還戳了兩錐子。他鑽到床底下去纔罷了。老爺之肉雖猶可。奶奶之鐵錐太利害些。

把喜老爺的頭抱住。儘着薅鬍子。薅掉了半邊。

余有一友看至此。笑曰。此與鬍子何步。可不以環錐薅其鬍具。方爲切當。

余曰。不然。因此錫具被小董〔董〕占去。方錐其股。焉捨得復錐之。薅鬍子者。意其鬍於必與之相親。故遷怒於鬍。此謂不得已而思其次。

就揪着半邊鬍子。像牽羊的

一般拉着。

陳髓變羊。尙不至此狼狽。

衣服也沒有穿。披着床被。拉上去了。古人說。好事

不出門。惡事傳千里。這是他衙門裡事。不知怎麼就傳出來。第二日就有人寫出謠言歌兒。貼在兩府裡照壁上。我還記得是四句。道是。

夫人半夜鬧書齋。

嫩股遭錐實可哀。

滿都〔部〕虬髯將去半。

縣公風厲在何哉。

不想被府尹大老爺知道了。說他爲民父母。怎縱容內眷半夜鬧到外邊來。加他不禁兩個字。取了職名。封門聽參。喜老爺着了急。他同大老

爺管事的堂官雪太爺名叫雪機。素常交好。他托人去問雪太爺。說本地鄉紳中誰同大老爺契厚。好去求了來說請。(情)雪太爺說。大老爺性情倔強。是個鐵面無私的人。從來不聽情面。如今只有一條路。舅老爺新近纔到。叫他尋着舅老爺的門路。向太太求情。太太若對大老爺一說。一天大事都完了。喜老爺就煩雪太爺送了舅老爺一分重禮。

舅老爺向太太說了。太太也不知向大老爺怎樣說。就不得知道。

這一句頓挫得出

好。若詳細的講。他衙中內裡的事。外人如何得知備細。

那日大老爺坐在穿堂上。儘着出神。搖着頭沈吟。

畫出

個有心事人的樣子。

恰好本房吏上去呈稿。大老爺看了。說道。這件事我正在這裡

爲難。今日太太再三說叫我饒了喜知縣罷。本府想。既取了他的職名要參。怎麼好忽然歇了。若不聽太太的話。參了上去。太太若知道。笑道。本府又是喜知縣之後車了。你的主意怎麼說。那本房道。大老爺取喜知縣職名。闔屬皆知。忽然中止。儼有情弊。恐科道兩衙門知道不便。大

姑妄言

第三回

三三〇

思無邪滙覽

老爺道。我在躊躇。正是爲此呢。本房道。如今只好當着太太說饒了他。瞞着暗暗參了上去。等旨意下來。太太也便沒法了。大老爺連連點頭道。你這主意有理。正贊着。忽見大老爺頭上。像個黑老鴉一般。一翅飛得老遠。落在地下。衆人忙看。原來是大老爺戴的紗帽。再回頭看大老爺時。不知太太如何知道了。雪機者。洩機也。前既洩機與喜知縣。此洩機與主母。不待言矣。拿着個棒槌走出來。

在大老爺惱後一下把紗帽打得飛去。大老爺震昏了。就伏在公案上。那本房見勢頭不好。一擡頭。見太太的棒槌已對惱門劈下來。他叫了一聲不好。忙把頭一歪。連耳朵帶肩胛早捱了一下。得了命就往外跑。太太拎着棒槌便往大堂上攆。衆管家爺們跪了一地。攔住稟道。求太太給老爺留體面。外邊多少書辦衙役看着。太太如何出得去。太太還依。虧得走出一二十個管家娘子們來苦哀求。纔進去了。管家爺們也把大老爺扶了進去。頃刻。雪太爺出來吩咐。喜知縣免參。照舊開門。

理事。大老爺的名字叫做都三畏。說是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如今人叫他都四畏。說兼畏夫人了。又還有人稱他都元帥的。喜老爺雖造化。保住了功名。近來奶奶做了禁子。他成了犯人。但是出堂。奶奶在暖閣後監押着。退堂便一齊上去。他原是一嘴鬍子。因去了半邊。不像模樣。索性剃掉了。他成了光下頰。好不難看。乍見竟認他不得。這些時走路把腰彎着。我先以爲或是奶奶打傷了腰。我有一個朋友在他衙門裡當差。前日向我說。如今喜老爺但出門。奶奶拿他個喜圖南的名字圖書。余先謂此知縣何故姓喜。今見其名。方知所謂。印在龜頭上。回來要驗看。若是擦掉了。便了不得。所以如今走路彎着腰。說了衆人大笑。童自大聽了這一段話。心中暗想道。可見如今世上也沒一個不怕老婆的。做官的人都怕到這個地位。又何況於我。我今後只是一味小心。凡事順着他。再沒有無緣無故只管打罵的道理。他拿定了這主意。他的一壺茶早已吃完。又要了

姑妄言

第三回

三三

思無邪滙寶

兩壺水也呷了。灌了個滿肚。與了四文茶錢回家。不題。再說魏如豹送童自大去後。心中喜道。這個嗇鬼從來連水也沒有擾過他一杯。今日却也得了他個包兒。方纔我若嫩些。再要推辭。他管情就收了回去。昨晚我那娘着了惱。今日做個大大的東。請他一請。陪個不是。大約就好了。況且衙中也無事。早些回去罷。出了衙門。到一個錢桌子上。腰中取出那包兒。打開一看。顛顛約有二錢重。却紅不紅黃不黃的顏色。那鑿口上還上了些銅青。遞與櫃上一看。那人笑道。我店鋪中只換銀子不換金子。你拿到首飾籠子上去換。魏如豹道。難道一些銀氣也沒有。你夾開來看看。那人夾開又看了一看。足足四成。道。要換便換。不換請別處去照顧。魏如豹暗罵了幾聲吝鬼。這樣銀子也拿來送人。沒奈何。道。換了罷。那人一稱。只得一錢八分。本是二錢。因是財主家戲子。斷了二分。窮人的戲子或不至此。換了幾十文錢。算算買別的不夠。買了三斤牛肉。用了二十四文。打了二斤燒酒。也是

二十四文。拎了回來。剛到家門口。他妻子師氏正在門內看看街上兩條大獅子狗鏈在一處。

師氏有（看）獅子狗鏈解。也可謂方（物）以類聚。

正看得有趣。一見了他來。怒問

道。

打斷興頭。宜乎該怒。

你替誰買的酒肉。魏如豹正低着頭走。猛聽得這一聲。嚇了

一攔。幾乎把酒瓶掉在地下。定了一定神。陪着笑。掙了一會。掙出幾句來道。我見娘這幾日熬淡得慌。心裡急得了不得。今日造化。弄得了幾分銀子。買二斤肉打斤酒來孝敬你。那婦人嚥了一口唾。登時一個惡鬼臉變做笑嘻嘻的龐兒。道。好好。我正想些牛肉頓（燉）絲瓜吃呢。纔過去一個菜擔子。你叫了來。問可有絲瓜。魏如豹忙吆喝那賣菜的回來。那賣菜的來到門首歇下。道。買甚麼。魏如豹道。要絲瓜。那人道。我賣的是肥韭菜。沒有絲瓜的。魏如豹道。我不要韭菜。那人挑上擔子。口中囁嚅道。韭菜是興陽的倒不吃。絲瓜那東西是眠陽的倒要。那婦人聽見這話。忙問道。你怎樣死相。

此婦眞活泛。

既沒有絲瓜。韭菜炒肉還不好麼。

姑妄言

第三回

三三四

思無邪滙覽

快多買些。

多買些。趣甚。既圖興陽。何不連擔子留下。

魏如豹又叫回來。買了幾斤進來。見哥哥還跪

着呢。李氏見小叔買了肉韭菜同酒來。滿心歡喜。向魏如虎道。饒你去

罷。快幫二叔切肉擇菜去。

也不是兄弟。竟是救命王菩薩。

魏如虎將淨桶輕輕放下。腰彎背

折掙着去相幫。到廚下炒了。盛了一大盤一小盤。大盤中肉多韭少。送

與嫂嫂同妻子享用。魏如虎幫着盛飯篩酒。伺候他妯娌二人吃了。然

後將那小盤子掇過來。他兄弟二人吃。這盤中肉少韭多。那魏如虎只

翻着肉吃。魏如豹單吃韭菜。他妯娌二人看着。那李氏問嬌子道。二叔

怎麼不吃肉。單揀韭菜吃。是甚緣故。師氏低聲道。纔賣韭的說韭菜興

陽。故此他儘着吃呢。李氏聽說。釘釘的望着魏如虎。還在那裡尋肉吃。

心裡急得忍不住了。罵道。你害了饑癆了。你把韭菜也吃些是呢。那魏

如虎正在找肉吃。嚇得把手中箸子掉在桌上。回頭望了望。不知是甚

緣故。忙拾起箸將韭菜一連吃上幾大口。李氏笑着道。看這纔是理。他

嫖娼二人彼此心照。笑了一場。閒話休題。且言正傳。再說這仙桃自賣與錢貴之後。改名代目。凡來之人好歹。叫他預報。這錢貴一時在盛名之下。閱人雖多。並無一個知心中意的人。皆不過淡然相處而已。他又自負才華。不肯與白丁相對。遇着那稍通文墨。面目可對的。雖貧窮之士。還可博他一笑。若那形容醜陋。氣質粗俗的。雖縉紳公子。富老大商。他雖沒奈何。違心承奉。然那一種萬不得已的光景。未免露於辭色之間。這些大老官都是好頂花盆戴高帽的人。見他如此。往往含怒而去。他父母雖然懷恨。緣係親生之女。又自幼嬌惜慣了。故拾（捨）不得難爲他。他所以任性到底。那衆人中有種俗人笑話他。也有一種情人憐惜他。那俗人笑他呢。說他門戶中人。原是倚門獻笑圖幾個銀錢。況瞎了雙眼。還要揀甚麼兒郎。聰俊富貴的倒不陪奉。反喜那餓鬼窮酸。有何好處。那情人憐他呢。說他立志如此。也是妓女中有氣概的。有這一

姑妄言

第三回

三三六

思無邪滙覽

段好心。將來定有一個好收圓結果。兩種話傳到他耳中。他只執定主見。毫不動移。但他父母雖然疼女。未免愛錢。那錢爲命是一生全在銀錢上做工夫的人。他當日靠着郝氏。滿心中想掙一個烏龜中大大一個財主。大大的財主甚軒昂。加上上數字甚不堪。不想郝氏自從遇了竹思寬。把個妙牝被他揎得

其大無當。主顧一個不來上門。他也甚驚異。況且郝氏也還算不得很老。怎便爲人棄擲若此。他同郝氏雖名爲夫婦。因他以錢爲重。穿吃次之。戾爲輕的。素常也不甚與郝氏交合。一日。他疑心郝氏的此竅或有別故。故招攬不來主顧。偶然同他試試。孰意弄了進去。渺無邊岸。竟如一粟納之大倉。他方知閉門謝客者緣此。他撫着郝氏之陰。竟慟哭起來。郝氏驚問其故。他道。我仗你的這件東西做一個錢庫。滿心想做個財主。誰知弄得如此。如今門前冷落車馬稀。這財主是無望的了。叫我怎不傷心。說了。更放聲號咷大慟。郝氏由不得好笑。安慰他道。你不必

傷心了。我的雖然沒用。目今女兒已長成人。有他接了衣鉢。將來這個財主不怕不是你做。你但放心。他聽見這話。方纔住了哭。他每日在白眉神案前焚香叩禱。

龜子家所供白眉神。赤面虬鬚。白眉直豎。問之。云係柳盜蹤。但盜蹤當爲強盜祀之。何龜奴祀之。豈謂妓婦之心。於如強盜之惡耶。

保佑女

兒招財進寶。以遂初願。不想這不順親心的女兒。今又立志如此。大辜生平所望。除了他母女二人。別無掙錢之物了。這個財主只好看別人做。自己是無分的了。着了重氣。染成瘋癲。一日。走到朝天宮山後。竟跳在一個臭泥坑內淹死。

錢爲命畢。

這郝氏原也不以他爲夫的。不過名而已矣。買了一個火皮匣盛貯。雇土工擡出城外。燒而棄之水濱。但他。

既無九肋能爲藥。

又乏軀形可卜筮。

此等物何足道哉。那錢貴一日在書房中閒坐。正倚枕沈思。只聽得代目到跟前說道。姑娘。我纔在門首見賣的烈女傳小本兒的。我買了一本來。錢貴欣然坐起。道。你念與我聽。看是那裡人。是怎樣的烈女。代目

姑妄言

第三回

三八

思無邪滙覽

念道。

烈女杜小英。係湖廣辰州府諸生杜楷之女。母姜氏。夢見一

女^③子。絳衣執玉。再拜而告曰。吾英臺女也。敢就母僦居。姜

氏許諾。覺後有孕。及誕。即以小英字之。八歲。母舅愛其聰慧。

授以閨訓。諸書一目了然。及讀木蘭詩並黃崇嘏傳。乃掩卷

嘆曰。此二女不足以法也。夫以女子混跡男兒中。縱完身無

玷。亦失貞靜之道矣。舅聞。大異之。及長。已字巨族。流氓張獻

忠大寇湖南。將近辰郡。闔城人俱逃躲。杜楷攜舉家於潛避

山中。官軍無糧。素無紀律。到處搶掠。婦女被擄者無數。小英

於被一軍士搶到營中。欲犯之。小英號泣求死。誓死不從。軍

士怒而懼。進上主帥。主帥好色貪淫。好主帥。主帥如此軍士可知。一見大悅。明末

之將大都此類。焉不被流賊所敗也。小英正色曰。聖天子命將軍討賊以救黎庶。今

將軍反縱士卒搶劫良家子女。與賊何異。不但將軍上負天子。下何以副衆百姓之望耶。妾以爲無知軍士貪淫劫擄。將軍定不知之。得見將軍。將軍定下令召人領回。今將軍反欲污妾。不但威令何以督三軍。獨不畏人譏議耶。主帥於不怒反大笑曰。自古道。佳人難得。我幸獲汝。且作目前之樂。死於何懼。人言何畏哉。好將軍。見一女子便不惜命。真可謂朝廷之干城柱石。納於幕內。欲淫之。英詭辭泣告曰。妾身已在此。尚何能辭。曩妾因母病篤。矢志茹素三年。今已兩載十月矣。倘蒙寬假。以完●宿志。不然。惟願速死。主帥心甚憐愛。許諾。旣而流賊過去。主帥挾小英回武昌。泊舟江游。將及兩月。意欲犯之。英恐不能保全完璧。乃作絕命詞十首。自敘章首。內之油囊。貯於衣間。投江而死。其敘略曰。

姑妄言

第三回

三四〇

思無邪滙覽

洋洋洞庭。妾非不能死也。恐投之荒烟野水中。無有知者。則二親終不得我存亡矣。武昌省會之區。楚南賢士大夫多集於黃鶴白雲間。且當貢舉之年。吾郡應試。必多其人。故隱忍至此而死。希長者爲妾婦報高堂耳。

其詞曰。

厭聽軍中唱凱歌。

幾回斷腸嶺猿多。

此二句無限悲鳴。

將軍不下搜羅令。

罪及首惡。

遮莫紅妝馬上馱。

其二。

淚痕濕透舊羅衣。

夢到家鄉身未歸。

讀之悽愴。

滿目風濤誰是侶。

低低遙祝兩靈妃。

其三。

舟師乍轉五溪津。

載得佳人泊水濱。

紅顏薄命。千古同悲。

寄語雙親休涕泣。

入江猶是女兒身。

難得真烈女。

其四。

憶昔深居畫閣時。

詩書曾就渭陽師。

於今飄泊干戈裡。

猶夢挑燈讀楚辭。

其五。

生平十五未簪笄。

自古紅顏福不齊。

河伯^⑤有心憐薄命。

東流逆繞洞庭西。

果符其言。烈女有靈。

其六。

泣斷江聲怨亂離。

永辭鸞鏡缺雙眉。

朱門空自聯秦晉。

死後相逢總不知。

傷心哉。

其七。

身雖如葉墜江邊。

豈肯隨風逐浪圓。

烈女之性。死於不變。

姑妄言

第三回

三四一

思無邪

姑妄言

第三回

三四二

思無邪滙寶

萬古不消天地恨。

烈。

幽魂只合化啼鵲。

其八。

滾滾江濤掩暮空。

妾心寧與水俱東。

山川有恨家何在。

誰爲招魂魚腹中。

自有傳芳名者。

其九。

鬚眉雖愧奇男子。

立志偏期豪傑儔。

不愧女中丈夫四字。

完潔此身還碧落。

江皋一任泣鵲鷗。

其十。

骨肉於今嗟已矣。

承歡惟在夢中迎。

死不忘親。非但烈而更孝。

貞魂即向家園去。

歸報高堂已不生。

讀竟不墮淚者。必無仁心。

既死。逆流六十里。

奇事。勿謂鬼神無靈。

至荊口驛。土人撈屍得其詩。遍傳

南國。讀者無不垂涕焉。

念罷。錢貴聽了。潛（潛）然流涕。〔道〕爲女子者不當如是耶。我生不辰。出於煙花。身已污矣。死於無及。雖失之於始。尚可悔之於終。倘異日得遇才郎。必當潔身以待。萬不可隨波逐流。笑殺多人也。

入杜小英一段者。錢貴聽此之後。從良之心已

十分拿定。

終日眉頭不展。毫無笑容。一日獨坐。他母親郝氏到房中坐下。問

道。我兒在此做些甚事。錢貴道。春色惱人。欲眠不得。無計消遣。焚香煮茗。供清興耳。郝氏道。好有趣呀。我看你生得如此容顏。又有這些才調。

先奉承幾句。好做巧說的引子。虔婆舌妙。

老娘何福。得你爲女。遂滿臉堆下笑來。道。我兒。有一句話

要對你說。你這樣聰明識字。決無拗我做娘的道理。錢貴聽道。母親有話。但請教訓。郝氏道。兒呀。我們門戶人家。好容易得一個才貌雙全的女兒。別人家呢。還要千方百計覓來掙錢。何況你是我親生。反不着己。當初你七八歲的時節。人見你美秀異常。都說我家將來必定興旺。後來你雖不幸壞了雙目。如今看你的容顏。在姊妹行中也不能有二。做

姑妄言

第三回

三四四

思無邪滙寶

娘的在你身上。想圖一個小小富足。以娛老景。你想如今肯使幾個熬錢的人。定是王孫公子。潤老富翁。你如今只揀甚麼才貌。把這樣好主兒常常得罪了去。倒親近這些窮酸秀士。況從古來。但是有才貌的人。沒一個不是一貧徹骨的。就如女子中紅顏薄命是一理。古來這些有名的美人。有幾個嫁得才貌丈夫。你既有此嬌容。已是薄命了。又想接標致才郎。如何能夠。你執意如此。叫我做娘的如何過活。且你只管如此任性。恐怕後來遇着作惡的呆公子。還要弄出禍來呢。伏後。故做悽慘墮淚道。你爹爹因你執性。氣成瘋癲死了。只有我在。你再執拗。我也不能久了。以死動之。你可替做娘的去想一想。錢貴道。娘言自是有理。但我生在娘家。今日做這等下賤的勾當。已是出於無奈。況天既生我如此才貌。我豈可反不自惜。男子中有才貌而趨下流者甚多。見此語當愧殺。雖在風塵中。也要想一個出頭的地位。豈可終落火坑。如此結局。就是今日揀擇這些才貌兒郎。也不

過是於中要選一個終身的夫婿。並非圖買笑追歡。風花雪月的行樂。那些膏粱紈袴。俗氣衝人。兒對之。每每欲嘔。大約是被鐵化熏怕了。豈肯圖他幾個

臭銅錢。捨身屈意去奉承他。我係娘之親生。怎就不體愛孩兒。郝氏道。

我視你如心頭之氣。豈有不疼愛你的。但你既生在我這樣人家。說不得這些執拗的話。我如今並不叫你棄却才貌情郎。只留富貴蠢物。但

要你彼此兼收。庶不寂寞。你說要圖一個終身之配。你是我親生之女。

豈不願你得一個佳婿。但你年尚青春。還可少待。況我方纔所說。才子

配佳人。千古無多。一時如何能夠遂願。不過等待機緣而已。兒呀。你可

知道占花魁上勸嫁的故事麼。錢貴道。兒自幼眼盲。未曾見過。郝氏道。

趁今日家中無客。烹一壺好茶來。我對你慢慢細講。叫了個鍋邊秀的

丫頭來。名喚財香。煮了一壺好芥茶。代目斟上。同吃了兩杯。郝氏便開

口道。我兒。當初宋朝有一個宦家女子。只因避金人之難。被人拐去臨

姑妄言

第三回

三四六

思無邪滙寶

安。賣入煙花。更名王美兒呀。說他生得就如你一般。姿容絕世。才藝驚人。故此都稱他做花魁娘子。他起初也不肯接客。定要從良。他娘央了個結拜的妹子勸他。道。你既落在門戶人家。可是輕易跳得出去的。你說要去從良。固是好事。若從良不着。不若不從。你不如今日順了娘的意思。那做娘的自然愛惜你。況以你之才貌。自能傾動一時。且受用幾年。積攢些私房財帛。等遇着有可意兒郎。那時再嫁未遲。你若十分執拗。那時娘惱恨起來。或凌辱幾場。或轉賣別家。既難跳出。仍要意從。豈不反低了聲價。雖是明說王美兒却是暗指錢貴其說真巧。後來勸醒了他。竟自從了。郝氏一篇說話。重此二句。數年中聲名馳譽。掙了數千金之物。後選中了一個知心識意的秦小官。做了一對嬌滴滴的好夫妻。以完終身結果。錢貴之肯聽從者。乃重此二句。這是古人的事蹟。我兒。你想想。若這樣效法做來。豈不兩妙。兒呀。只願你學他。就是我做娘的福了。再過三五年。替我掙下些錢鈔。那時憑你選一個情郎自嫁。

可不是好。你若有了好處。我也還要從良呢。（真肉麻。）你多大年紀。就想遇

着同心合意的情郎。我在這風月場中經歷了多少年。纔遇着個知心

人兒。他這知心人。恐選遍天下。也難得此龜大的行貨了。兒呀。你談何容易。錢貴沈吟了一會。見他娘說

得情理皆有。便說道。母親教導。兒敢不依。但只是後來倘若選着才郎。

我是定要嫁去的呢。郝氏道。乖兒。你既聽我之勸。我可有不依從你的。

但從良雖是好事。只要你自己拿得穩。認得真。纔妙。若一時錯誤。後悔

便難。這幾句却是良言。不是輕易的事。錢貴道。母親但請放心。孩兒自有主見。但

母親那時不可失信。那虔婆見女兒依從了他。叫了幾千聲乖兒。許了

幾百個肯字。歡天喜地而去。錢貴見娘去了。自己思量了一番。頗覺有

理。自此以後。遇着呆公子。蠢富翁。俗濶老。腐科甲。雖不屈己奉承。也不

似當時拒絕。這正是。

明知不是伴。

無奈且相親。

姑妄言

第三回

三四八

思無邪滙纂

他無事之時。作了春夏秋冬四闋詞兒。道。

春

傍花隨柳。雕輪驄馬。紫陌踐香塵。巧囀黃鸝。翻飛粉蝶。風景
醉人魂。笙歌勸飲垂楊下。嬌鳥喚遊春。狼藉杯盤。玉山
顛倒。歸去日西沈。

夏

彩鴛戲水。黃鶯織柳。庭樹盡濃陰。水閣榴丹。迴廊桐碧。風過
覺微薰。方床石枕清無暑。碧筒勸頻斟。瓜李冰涼。芡荷
香滿。坐待月華生。

秋

寒蛩泣露。銀蟾吐月。萬戶搗衣聲。桂蕊飄香。菊英初綻。新釀
醉花陰。金風簌簌驚黃葉。天際雁聲頻。玉燭淚流。金爐

香爐。側耳聽殘砧。

冬

玉梅纔放。瑤花亂舞。朝野慶昇平。炭熾紅爐。歌揚白雪。紅粉

侑金樽。樓臺似玉輕寒透。痛飲已微醺。膾鯉炮羔。淺斟

低唱。莫負好青春。

右調少年遊

此調傳出去。人人皆羨他是才貌雙全的尤物。猶恐親之稍後。因此車馬闌門。絡繹不絕。他也漸漸積了些私財。以爲日後從良之計。這是後話。一日。有一個富豪公子。姓祁名辛。慕他之名。特來相訪。一見了面。心愛非常。就送了三十兩花粉之資與郝氏。過了一宿。次日就替錢貴做衣服。製頭面。成大塊的銀子付與郝氏。每日預備極豐盛的酒肴。把個郝氏喜得屁滾尿流。錢貴見他豪爽可喜。雖不十分親厚。却也不像待

姑妄言

第三回

三五〇

思無邪滙寶

那別個膏粱紈袴不得已的樣子。那祁辛一心愛上了他。毫不吝惜。時興各種的珠翠綉緞。無不買來相贈。過了數日。祁辛私向他道。我愛你不啻至寶。我素常聞得人說你一心有從良之願。你若不棄我。以我之力。爲你贖身甚易。你到我家。我當以金屋貯之。你意下何如。錢貴微微而笑。不答。又過了幾日。祁辛又道。我前日之言。乃心腹至語。你笑而不答。莫非疑我家中有正室麼。實不瞞你。我雖有妻有妾。前生未結夫婦之緣。名爲夫妻。實同陌路。輕薄小兒語。要知錢貴聽得此語。決不肯相從矣。你若肯嫁我。我當別置一室以處你。定以你爲正。豈肯屈做小星。古云。女爲悅己者容。我這一番情深向你。你難道竟無戀我之意麼。錢貴道。人非木石。豈不知情。承你垂愛。我深爲感激。況我旣身薦枕蓆。又何妨更掃箕箒。但你係貴介公子。我乃瞽目娼家。焉敢爲君家之配。我前之所不答者。爲此故耳。承君不棄。只可做煙花友。不能爲中饋婦。君其諒之。祁辛再三苦說。錢貴執

意堅辭。這正是。

落花有意隨流水。

歸燕無心戀墮泥。

祁辛見錢貴決定不肯嫁他。也就興致索然。漸漸淡了。還留連了數日而去。有四句打油說他二人道。

莫認桃夭便好逑。

須知和應始睢鳩。

世間多少河洲鳥。

不是鴛鴦不並頭。

代目乘間問錢貴道。據我看。祁公子相貌也還可觀。家資既富厚。又是貴公子。況且性又粗豪可取。待姑娘的情意也可謂親切之甚了。既要替姑娘贖身。爲何堅執不肯。且姑娘又素有從良之志。失此機會。恐後來難遇這等有心人了。姑娘豈不憶魚玄機的兩句道是。

易求無價寶。

難得有情郎。

姑娘尊意。令我不解。錢貴笑道。知人不易。難爲你言。祁公子人固可嘉。

姑妄言

第三回

三五二

思無邪滙寶

但心性非能常久者。且髮妻猶可棄。況於他乎。

錢貴可謂深會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數句。

我

一會面。即知其爲人虛花輕佻。決不能保其始終。因他情意殷殷。較那肉食之輩差強。故不得不爲之周旋。豈終身之偶耶。我旣欲從良。必得兩意眞篤。方能保得能夫妻白頭相守。若只圖目前恩情富貴。將來不能善後。不但自悔無及。且恐笑破多人口嘴也。且他之愛我者非情也。乃愛我之色耳。古云。色衰而愛弛。異日將奈之何。我今日試說在這裡。你但記着。此人將來決不能有成。更不得有壽耳。我旣識之。復以身歸之。愚者猶不爲。而況於我乎。代目聽了。雖不敢與辯。深以爲不然。不可無此一番辯論。不然不足見錢貴之深心巨識也。話分兩頭。且聽我說這祁辛的出處並結果的事。便知錢貴的慧心了。我且先說些板(假)道學眞迂腐的話。做個引子。再歸到祁辛身上來。看官請聽。夫妻一倫乃五倫之始。有夫婦然後有父子兄弟朋友君臣。且古人云。妻者。齊也。夫妻相敬如賓。又云。上床夫妻。下床

姑妄言

第三回

思無邪匳寶

賓客。到了床上。那就不拘怎麼相戲狎罷了。當日張敞說。夫妻房幃之私。豈止於畫眉而已哉。別的話就可以不必言而喻了。至於白晝相對。自應相敬相愛。要說竟去跪之拜之。受其打也罵也。那却也無此理。然而把他辱之棄之。拳焉腳焉。視同奴婢。亦決乎不可。況妻與妾婢大不相同。婢字乃卑女。原是卑卑不足數者。即妾之一字。亦立女二字合成。不過比婢女之一道又略高些。其爲物也。原是取樂之具。可以放去。可以贈人。可以換馬。王將軍放妾。蘇東坡換馬二事。亦不必細說。單講這贈人的馬鐸之母已生馬鐸。乃父念李姓好友無子。贈之。後生李騏。一妾從二姓而生兩狀元。千古奇聞。生子之妾猶可贈人。可見是不足爲重的了。至於妻子。要他生兒育女。爲宗祧之計。主持中饋。爲當家之用。何可十分輕賤得他。若把他當了一個可有可無之物。與妾婢一般。如何行得。我這一段話是要人夫妻和美。琴瑟相調之意。諸公莫錯會了。

姑妄言

第三回

三五四

思無邪滙寶

當是我勸人做那怕婆的好漢。譬如那人把他妻子十分作賤不堪。如寇仇陌路一般。離心離德。焉知那妻子心中又不懷別。念古來這些死節烈的婦人。雖是他的心如皦日。也必定是生平夫妻恩愛。情義甚篤。故願相從於地下。再沒有個兩口子素常如活冤家。朝打暮鬧。那女人肯去死節的。說得盡情盡理。豈但如此而已。我曾聽得一個迂腐老道學先生說。

男人日裡看了他人之婦美。夜間與妻子行房。心念美人。借妻子之身以行樂。焉知那妻子不心中也想着美男子。借丈夫之身以行樂耶。此心尙不可萌。而況於棄其妻以私他人之婦。安得保其妻又不私於他男乎。我因要說祁家的事。故先說了這段熟話。雖是熟話。却是勸人夫婦和美的勸世文。言歸正傳。

且說祁公子撇了自己的嬌妻美妾。去淫他人之婦。送了性命。反把妻妾被人去受用。還貼賠了一分大家私做了嫁粧。豈不可笑。當是這個膏梁公子。姓祁名辛。祖籍原是山東萊州府人氏。山東萊州府而來流寓。故後祁辛死時。別無一親戚也。他

父親曾做湖廣黃州府知府。後因告老。路過南京。愛這地方富庶。遂流寓於此。他父母已經亡故。他年紀未及三旬。他妻子莫氏就是黃州府同知之女。他一娶過門時節。那莫同知就陞了廣西梧州府知府去了。

梧州府。妙。故後杳無音耗也。

那莫氏生得也還有幾分姿色。但月下老人當日不知怎麼

把赤繩繫錯了。把兩個冤家繫成一處。莫氏性格也還溫柔。不知何故。祁辛同他像有仇恨一般。只娶進門來。好了沒有幾日就相反目。那莫氏是個新人。不好同他相鬧。只得忍受。過了滿月。也就不肯十分相讓了。也就言悖而出者。亦悖而答敬。祁辛先見他不敢回言。以爲他的夫綱嚴肅。所以妻子畏而不言。發一會狠就罷了。今日見他嘴中不遜起來。那裡依得。竟掄其拳而飛其腳。不但撻其體而且嘴其巴。如此者數次。先不過是分床而臥。後來竟連話都不交談了。一對夫妻竟同陌路。祁辛賭氣娶了兩個妾來。一個姓須。一個姓有。都還生得標致。也只過

姑妄言

第二回

三五六

思無邪滙覽

了月餘。比待莫氏那個樣子還利害幾分。這兩個雖不敢與他相抗。不過是強笑強迎。假趨假奉而已。論起來。他夫妻大小都在少年。家中要穿有綾羅紗緞。要吃有美酒羊羔。出外堂上一呼。階下百諾。入內嬌妻艷妾。翠繞珠圍。真是除了神仙清幽快樂。就要算他繁華受用了。孰意這祁辛不知他是什麼奇異心腸。倒把家中之美棄了。專去外邊尋那閒花野草。他有一個窮朋友。姓何名幸。是一個少年飽學之人。生得人品清秀。舉止端方。與祁辛曾同學念書。何幸仗着腹內文章進了學。祁辛虧了孔方之力也遊了庠。雖然各別。少不得算同案的朋友了。他二人年相彷彿。倒也來往得着實親厚。這何幸的肚中雖比祁辛通透。那祁辛的腰裡却比何幸厚實。何幸命既不如他之豪富。且年將三十。小兒尚未有母。他母親當日在生時使的一個小丫頭。叫做葵花。又一個淫婦。生得不叫做美。那一種風流騷浪的態度。是他胎中帶下來的。非所學而

能也。將二十歲了。何幸就把他收在身邊。也不說妻。也不謂妾。混焉而已。一日。祁辛到他家來尋何幸。恰好葵花在門口站着。祁辛一眼見了。魂靈兒飛去半天。此正可謂五百年風流孽冤。忙走到跟前。深深一揖。葵花素常在門縫

之中。窗洞之內。曾見多次。雖認得是他。却未曾看得親切。今日覲面相親。見他那一種輕狂的體段。華麗的裝束。着實相愛。笑吟吟回了一拜。閃入門內。露着半個身子。說道。相公到此。有何貴幹。祁辛道。特來相尋何兄。不知在府上不在。葵花笑答道。不在家了。失迎相公。也虛讓一句道。相公請裡面坐。誰知這祁辛是調婦女的班頭。偷私情的領袖。此有

兩句罪案。宜乎不得其死。

見了葵花這個俏冤家。正無門可入。聽得讓他進去。巴不得

這一聲。竟跨進門來。葵花只得閃身讓他到了內邊。滿臉的笑。重又作揖。葵花讓他坐下。自己在臥房門內站着。祁辛無可拔談。東扯西拽。說了些沒要緊的淡話。葵花毫不避嫌。也就一往一答的說了一會。祁辛

姑妄言

第三回

三五八

思無邪滙覽

只得起身告別。葵花又送他出來。二人大有留戀光景。祁辛路上走着。心中想道。我同何兄相與幾年。竟不知他家有這樣個尤物。我看他大有繾綣之意。怎樣得個妙法。纔弄得他到手。想了一會。道。有了。須如此。不怕他不落在我的彀中。其計已定。歸家準備行事。且說那何幸回家。葵花對他說。祁辛來尋你說話。何幸不知是做甚事。就到祁家來。祁辛聽得。心中大喜。喜其落在彀中也。忙接了進來。書房中坐下。何幸道。適間失迎得罪。不知長兄賜顧。有何見教。祁辛且不答。忙叫小廝拿上果酒來。二人對飲。然後說道。弟造府並無別事。因今歲大比。弟想做一做三場的工夫。癡心想一個進步。弟孤陋寡聞。苦無良師。素知長兄滿腹珠璣。欲屈長兄到舍下做一個益友。脩脯自不敢薄。府上的薪水都是弟這裡供給。吾兄也不必往返。就在這敝齋下榻。不知尊意如何。何幸的家。中甚是寒薄。正要想潛心靜讀。以應秋試。但苦日用不繼。少不得要在

外奔波。今聽他有這一番美意。可有不喜的。說道。弟才疏學淺。恐不能
有砥礪之益。倘承不棄。敢不從命。但寒家無應門三尺之童。只有小妾
在家。抵暮而歸。清晨造府。也還不妨了功課。祁辛道。天時暑熱。設或再
遇陰雨。來往也甚是費力的。因笑道。長兄若不能捨房幃之樂。弟則不
敢強。若慮老嫂獨居無伴。舍下僕婦頗多。着一老嫗到府上去。不但可
以相伴老嫂。並汲爨之事都可以替老嫂代勞。長兄以爲何如。何幸道。
雖承長兄如此見愛。但弟何以克當。祁辛道。我輩斯文骨肉。何必更做
客套。昔人有云。此語出自其母。則爲賢母。若出自其妻。則爲妒婦。今祁辛此事若出於真心待友。豈非君子。但出於不正。則爲眞小人矣。明日吉辰。弟有些微不

腆之儀。送到尊府。就打發個婆子過去。長兄把家務料理料理。也就請
過來罷。何幸再三謝了。作別回家。把前話向葵花說知。他聽得有了盤
費日用。而且又有人來替他燒茶煮飯。何等不樂。雖然夜間被底孤悽。
日裡却得受用。再三慫恿。次日。祁辛送了十兩束脩並柴米之類到何

姑妄言

第三回

三六〇

思無邪滙覽

家。又叫了一個能言善語的老婆子馬姓。附耳囑咐了許多話。到何家要見景生情。事成重賞。那婆子笑嘻嘻應諾。到了何家。何幸見祁辛如此用情。柴米銀子都有。也無可料理者。就到祁辛家中。謝了盛情。祁辛又設了一席。算入館的酒。二人談談講講。痛飲了一番。祁辛雖說納他來同念書。只早間一會。同在館中坐坐。飯後便說有事。不知何往。何幸也以爲他家業大。富貴人家應酬繁瑣。不好強他念得。且樂得三茶六飯的受用。潛心誦讀。且說那馬婆子在何家百般慇懃。不拿強拿。不動強動。連那葵花的淨桶也都去倒。葵花有得吃有人用。一日高閒自在。心中感激祁辛了不得。過了有四五日。祁辛到何家來。竟入到內中堂屋裡站着叫馬婆子。那婆子聽得是主人聲音。向葵花道。我家相公來了。葵花前次見過他的。也不害生。就走到房門口相見。祁辛忙作了揖。說道。我纔出門拜個客。在尊府過。因何兄不在家。恐怕尊嫂家中少長

缺短。我心裡記掛。着時進來問問。葵花道。前日承府上送了盤纏柴米。拜領感謝不盡。不差甚麼東西。不敢勞費心了。祁辛道。我同何兄多年契厚。就是同胞弟兄一樣。與尊嫂也似嫡親叔嫂一般。彼此通家。怎還說個謝字。尊嫂若少甚麼物件。只管吩咐。我無不奉命。本當請尊嫂到舍下走走。嘆了一口氣。說道。但我這個賤內是死人一般的。不會知人待客。若像尊嫂這樣和氣。早請去會會了。因吩咐馬婆子道。你小心服事何奶奶。就像伺候家中奶奶一樣。不許懶惰。要是少甚麼。就回去對我說。說罷。辭了出來。葵花與何幸雖然夜間爲妻子。日裡仍是爲婢的。今被祁辛這一番奉承。自己尊貴了許多。覺得心窩裡都是快活。又見他話中帶着憐愛。不但感激。竟動了一點相愛之情。那馬婆子見主人又吩咐了幾句。更加勤謹。葵花一日偶然同他閒話。問道。你家相公說你奶奶是個死人。是甚麼緣故。馬婆子道。這總是各人的緣法。我家奶

姑妄言

第三回

三六二

思無邪滙覽

奶也不叫生得醜。頗有幾分姿色。個夫妻兩個不知是甚緣故。總不同床。還有兩個姨娘生得也好。也不中他的意。三日吵兩日鬧的。前日在家裡同奶奶拌嘴。相公說道。我前世不曾修。今生娶了你這樣個老婆。像何家那嫂子。見人又和氣。說話又能幹。我要娶了這樣個婦人。真正頭頂着他過日子。上頭頂乎。下頭頂乎。此話難解。我的命薄。可惜就沒有這個緣分。我

前日來時。再三吩咐。叫我小心服事奶奶。說你這樣個嬌嫩人兒。如何做得粗重生活。又罵那兩個姨娘道。你們這樣東西。插金戴銀。穿紬着緞的受用。我看何家嫂子那樣人物。布裙荆釵。家中無樣不是自己去。真是老天沒眼。我想起來。好不叫人心疼。大約他心裡記掛你。故此昨日又來了看看。此處可謂利口。先以情義動之。次以富貴感之。繼以憐愛感之。婦人性。焉有不動心者。雖是受主人之托。然壞此心術後之一死。亦爲不枉。實實是

我相公沒緣。若有緣。娶了奶奶你這樣個心上人兒。還不知怎樣恩愛呢。葵花聽了。呆了半晌。說道。那是他沒緣。是我沒修了這樣的福來。

婆子道。說起來也奇。我家相公因同奶奶姨娘不睦。成年在外做這些偷情的勾當。也相與了好些婦人。從沒聽見他誇獎一個有得意的。前只見了奶奶一面。上口不念下口念。刻刻在心。像是有些緣法罷。此婆之口可畏。

見葵花呆了半晌。知其已爲所惑。乘空便入。又將此語誘之。眞善說。

葵花道。今生不中用了。修得好。來世同他結個緣

罷了。此話已明。明心見矣。

那婆子見他這話來得有些因頭。便嘻着臉說道。奶奶。我

說個戲話。你不要見怪。我看他這個愛你的心腸。真是沒有的。何不兩

下暗暗成了姻緣。要甚麼穿的戴的他_{更進一步}不送你。

葵花笑笑。也不作

聲。此一笑。已是千肯萬肯矣。

婆子見有幾分光景。又逼一句道。甚惡。

奶奶。少年夫婦誰不

做些風流事兒。從沒聽見貞節牌樓蓋在那有丈夫不偷情的婦人門

口。奇談。可駭。

葵花初見祁辛時。心中也就有些愛他。今聽見婆子說他這些

相愛的話。更動了知己之感。嘆了一口氣。那馬婆子見他也有些活動

了。便道。奶奶。你請自己坐坐。我回家去取點東西來。葵花道。你取甚麼

姑妄言

第三回

三六四

思無邪滙覽

東西。馬婆子道。這兩日天氣熱。身上有些汗酸臭。我取兩件衣裳來換。設或我來遲些。奶奶只管把門掩着。你但請安歇。我是必定來的。

議詭

可畏。不如此說定。恐關了門。晚間同祁辛來時。葵花出來開門。或看見也。

說着。就去了。到家把前話向祁辛說知。便道。等

夜晚些。我同相公去。悄悄進他房中。竟硬做起來。大約他也情願。祁辛大喜。到了天黑。同馬婆子一路到了何家門口。婆子推了推。門是掩着的。推開。同祁辛進去。關好。房中也不曾點燈。葵花已睡下了。婆子道。奶奶你睡着了麼。連燈也不點。葵花道。等你到晚。不見你回來。自己一個人心裡怕怕的。我就上床睡了。我還怕你不回來了呢。婆子道。我可有不來的。因相公問奶奶這裡家長裡短的話。說了半日。故此來遲了。葵花道。問你些甚麼。婆子道。話長呢。蚊子咬得慌。奶奶你不嫌棄。我到床上細細的說給你聽。葵花聽說祁辛問他。不知說些甚麼。正要問問詳細。便道。也罷。你進帳子來罷。那祁辛忙脫光了爬上床。同他一頭臥下。

姑妄言

第三回

思無邪匳寶

就伸手去摸。因天熱。葵花也是上下沒一根絲。祁辛不由分說。上了他身子。緊緊摟住。葵花只當婆子合他戲耍。遂笑道。媽媽。你癡了麼。話還未了。已被他直抵紅門。忙問道。你是誰。婆子在帳外道。是我家相公。因怕奶奶府上沒人。特來與奶奶做伴的。那葵花將錯就錯。便不做聲。被他着實高興了一度。二人千般旖旎。萬種溫存。重整旗鎗。又大戰了一場。葵花每常何幸間。或同他如此。不過是古板正傳。抽弄一會。適興而已。並無奇異的做造。這祁辛是此道中的慣家。弄得葵花花意亂心迷。身搖股湊。不能自主。事畢。摟抱而臥。講說的無非是相思相慕。相憐相愛的話。兩人睡至天明。猶戀戀不捨。看看紅日三竿。只得要起來。還摟抱着親熱了一會。方纔別去。此後別沒三日不（必）來。那何幸是個書呆。一心要想成名。在他家苦讀。況家中柴米盤費都有。無內顧之憂。且葵花花何幸原也不把他取重的。因家中又有那馬婆子。他也不便在家中。

姑妄言

第三回

三六六

思無邪滙寶

過夜。只十日半月間。或日裡回家看看。問問家常。就去館中高坐。祁辛也同葵花走動多次。夏盡秋來。被一個前生冤孽看見了。你道是甚麼人。這個人姓暴名利。是個凶頑惡棍。見財貪財。見色就愛色的人。就與何幸緊鄰。你道他生得怎個模樣。

一臉橫肉。滿面疙瘩。色似羊肝。腮如豬肚。唇上倒豎幾莖黃

鬚。鬢邊蓬鬆數根紫髮。純乎戲臺上扮出魍魎。宛然廟門首

塑的惡鬼。

他每常見於葵花獨自在門口閒站。他知何幸軟弱可欺。就想去勾引他。嘻皮笑臉。做出那風流調情的樣子。他若生得略似人形。或者葵花也還肯苟就。這樣三分似人七分像鬼。醜驟乍見了。還要體戰心悸。婦人中可還有愛他的。常被葵花大罵也多次了。葵花告訴何幸。何幸道。那種人同他一般見識做甚麼。你只不到門口去便沒是非。

此語妙極。一婦人在街上步行。

一男子目不轉睛看之。此婦怒曰。各人走路。你看我怎麼。那男子笑道。你若不看我。怎麼就知道我看你。葵花若自己不出來。暴利焉得而調戲之。也就撈過一邊。這些時。暴

利見何幸。總不來家。那祁辛暮來朝往。他醋氣大發。怒道。這淫婦。我想

相與相與他。他就做張做致。假撇清不肯。假撇清三字。葵花不能辭。也還情有可恕。你

罵了我不知多少。就該貞節到底。這責備得甚是。今日在我眼皮子底下偷有錢

的漢子。明明的罵我。我叫你試試我的手段看。這一轉念。是便惡棍心腸矣。今晚這廝若

來。我悄悄過去綁上了他。不但囹他一大塊銀子使。且借此囹這淫婦。

弄他一個痛快。弄過之後。將來就不怕他不是我的一個外宅了。初心不過如此。

原非有仇欲殺。後之殺者。激之使也。敘事有先後輕重。妙極。又想道。恐他們不怕。我帶了刀去唬嚇唬嚇。也不

敢不受我的挾制。拿過切菜刀。在石上磨了磨。磨去了鏽。亮錚錚的。天

色將晚。看見祁辛進他家去了。約將三鼓。他腰間揷了刀。此日正是七

月十五。七月十五者何。一則點明前夏去秋來句。二來俗謂中元放鬼。今日七月十五。故有此惡鬼來行凶也。妙甚。月明如晝。他越牆而過。見房

門關着。推了推。如鐵桶相似。就去掇門。用得力猛掇下一扇。那一扇向

姑妄言
第三回
思無邪匪寶

姑妄言

第三回

三六八

思無邪滙寶

地下一倒。割刺一聲大響。把葵花祁辛一齊驚醒。原來他二人掛着帳子。點着燈。照着大幹。搏弄了半夜。都乏倦了。方纔合眼。被這一驚。一睜眼。見一個人站在地下。葵花慌忙坐起。連聲大叫有賊。暴利又是那氣。又是那急。拔出刀來。上前儘力一下。葵花臉上正着。尙未砍死。倒在床上。兩足亂蹬。那祁辛驚得要死。下床不及。也叫道。殺人了。說猶未了。也被一刀砍着。就跌倒了。便不做聲。有四句說他們道。

忿激凶怒動殺心。

奸人被害却緣淫。

持身正直邪淫斷。

暮夜應無禍難侵。

那老婆子一板之隔。聽他二人響動了多時。方纔寂靜。一時老興勃發起來。摸了一個搗蒜石杵。睡在榻上。扯開褲子。不脫褲者。以便少刻提着好跑。此等沒要緊處。亦必細心寫出。正然一出。一進的搗。纔有些趣味。先聽得響了一聲。正在吃驚。又聽得葵花叫有賊。後聽得主人叫殺人。撈了石杵。連忙爬起。一手提着褲腰要

往外跑。

嚇慌。拽不及也。

暴利攆了出來。馬婆子跪到天井中。回頭一看。月下認得

是他。說道。是你麼。暴利道。也饒你不得。剛舉起刀來。那婆子腿嚇軟了。

一交撲倒。暴利夾脖子也是兩下。見那婆子不動。以爲死了。復進房來。

見兩個屍首都精光着。他拿燈照了照葵花的下體。笑道。你這淫婦。活

着不肯給我弄。我且禽個死尸。着將葵花的身子放正。他還淫媾了一

番。方踰牆而回。

余見書中赤眉賊淫呂后屍一事。一死屍也。尙何有此高興。不知此輩是何肺腸。

暴利行凶時。他那切菜刀先

砍了二人。已鈍缺了。及至砍那婆子時。他也心忙。雖然砍了兩刀。又在

脖子上。只疼昏了過去。尙未曾傷命。到天色將明。甦醒過來。掙着爬起。

拽上褲子。

一絲不漏。

進房看時。兩個都赤條條的。主人頭顱兩半。葵花額鼻

平分。俱殺在床上。血濺滿處。他只得掙着開門出來。悄悄報與鄰舍。衆

人約了地方總甲。一齊到暴利家來。他正還睡覺。

好放心。好受用。

打進門去。血刀

血衣俱在。還有何說。將他綁縛了。送往縣衙。那馬婆子先倒還掙了起

姑妄言

第三回

三七〇

思無邪滙覽

來。此時反又昏迷了過去。

此一部書。總不越情理兩個字。即寫此等沒要緊處。亦情理所必然。所以爲妙。

只得拿塊門板將

他擡着同到衙門。知縣聽見是殺人公事。連忙陞堂。地方街鄰上去稟

了。知縣先問暴利這事如何起來。暴利將他二人通奸的話說了。道。小

的係緊鄰。因何相公不在家。小的替他殺奸。

奸那是替殺得的。寫無知凶徒強辯處。妙。

知縣笑道。奸

固可殺。但你非殺奸之人。你圖罔奸是真。後至於殺死二命。則非爾之

本意。可是麼。

這知縣可謂片言折獄。

暴利被他一句話說着了心腹。無言可對。知縣

喝道。你還不實招麼。取夾棍上來。暴利知道是不能免罪了。徒受刑也

辯不出。把從前引誘不從。以至後來他二人通奸。本意罔詐。不想他二

人叫喊。只得殺害。從實招了。知縣命畫了供。打了二十板收監。知縣又

問馬婆子奸自何時起。何以得成奸。他親夫知情不知。

問得細。

婆子將主

人如何誘何幸到家讀書。如何叫他引誘葵花。如何成奸。他丈夫並不

知情。也細說了。

婆子不殺死者。留爲此處用耳。不然這些詳細。他人如何得知。看者勿爲作者所瞞。認真是切菜刀鈍。不曾殺死。未免爲作者暗笑也。

知縣嘆道。誘

人夫而遙（淫）其婦。有玷鬻門。一死何惜。吩咐典史。帶忤作相驗兩屍傷痕。以便呈報。本夫不知情。不究。兩屍各家領埋。馬婆子雖奉主人之命。不該引誘良家婦女。以致殺傷二命。本當重處。姑念身受重傷。免究。着本家人領去扶養。馬婆子祁家人領了回去。次日即故。話已說了。用不着他了。也

報了知縣。定暴利的罪。引殺一家非死（罪）三人。律例。他三人雖非一家。但暴利欲囹奸而致殺三命。罪應加等。剛不爲過。申了上臺。達部准了下來。暴利一副。不用多說。何幸回家。雖恨葵花淫賤。念他數載勤勞。要存厚道。買了一口棺材裝了。雇人擡去埋葬。莫氏將祁辛的屍首擡回。製棺入殮。延僧道念經。那些熱鬧生人眼目的事。少不得都要做。買墳地。做紙扎。開喪出殯。十分體面。莫須有三氏寡居了一年。他夫妻俱係外省人。並無一個親戚。又年少無出。夫妻做了幾年冤家。還守甚麼。思量要贅一個丈夫做個倒踢門。恐一時不得其人。又似前夫薄倖。

姑妄言

第三回

三十二

思無邪滙寶

那怎麼處。因想起何幸來。家人素常都誇他老實。婦女們又說他相貌清秀。莫氏就動了一點相愛的心腸。夫愛彼之妻。其妻即愛彼妻之夫。毫厘不爽。又是丈夫故交。情

願嫁他。倒煩人去替他講這親事。何幸先還不肯。說。古人道。朋友妻。不可欺。朋友妾。不可褻。他雖不仁。我同他相與一場。今日如何好娶他的妻子。衆朋友知道。勸他道。你不要太迂了。你要去謀占他的妻子。則不可。今日他情願明公正氣的嫁你。何不可之有。他欺你。偷淫你家的人。你今日做個鳩奪鵲巢。也不爲罪。衆人慫恿他。竟成了秦晉之好。何幸一介寒儒。今日忽來享妻福。華其衣而美其食。呼其奴而使其婢。且又是極美的妻子。雖然不到勢怕的地位。也着實相敬相愛。莫氏同祁辛仇敵一般。今見他如此溫存。也十分相得。何幸當日同葵花半妻半婢。原沒有伉儷之樂的。今遇莫氏這等恩愛。二人方知世上夫妻有如此之恩情。莫氏身已有主。要須氏有氏改適。他二人見何幸待大奶奶如

此情厚。大約決不忍薄了如夫人。況且嫁去。又不知良人心性如何。也情願嫁與何幸。莫氏同他二人相伴久了。也捨不得相別。見他們不願去。心中也甚喜。勸何幸也並納了。祁辛偷淫何幸之婢。以爲是得便宜。孰不知妻妾皆明歸於何幸。便宜安在。何幸固然何幸而得此。祁辛亦可謂之奇心也。

何幸後來走了幾科。再不得中。終身一儒。大約也是娶朋友妻妾。享

朋友家產之故。

又是喝棒。

雖非他圖謀之過。未免隱微中傷了些德行。

此書於報應二字。毫

末不肯放鬆。令人不寒而慄。尚可謂之淫書耶。

雖不曾中。却也享福終身。一妻二妾。皆生有子女。後來

竟成了一個巨室。這又他做人端方好報應。可笑那祁辛。撇了美妻艷

妾。反去戀那葵花。以致喪身絕命。不知是何心腸。正是。

祁辛真是奇心。

何幸誠然何幸。

這一段事。費了許多唇舌紙筆。說了這一會。雖與正傳無干。一來也是
一番大報應。二來可見錢貴之慧心卓識。一瞽目女子。初相會便知人
之終始。龜鑑若此。把世上有眼男兒一齊抹殺。因此數語。所以纔有此一部大書也。後來錢貴

姑妄言

第三回

三七四

思無邪滙寶

得知祁辛的這一番事。想起他的舊情。慘嘆了幾聲。因向代目道。我向日之言何如。代目道。姑娘真好慧心。我輩淺人。如何得知。暗暗心服。且說那鐵化之妻火氏。自從得了狗舌之樂。總不許鐵花（化）沾身。那鐵化也躲在外邊。成半年也不敢見他的面。他有個心腹丫頭。叫做巧兒。聰明伶俐。善能體貼火氏的心腹。所以火氏愛他如親生女兒一般。時常帶他一床同臥。以消寂寞。他看見主母喜。也就做個喜顏相對。主母憂。他也是滿面愁容。見主母時刻氣恨。知是爲主公^⑥之故。他無話也講出些話來。時常說說笑笑。解主母的愁顏。因而火氏更加疼愛。偶然叫他打聽鐵化在外面做些甚事。他打聽明白了。一五一十。全全奉告。說主公在外如何貪嫖。今日張。明日李。並不歸家。要不嫖。就在賭場中取樂。火氏聽了。切齒怨恨道。結髮夫妻身上萬分躲懶。一毫情意也沒有。撇了不理。倒去貪嫖。

獨不思結髮夫妻身上一點情意也沒有。倒同狗取樂。你可以同狗樂得。他也可以嫖得。

他既然可以嫖得。

我也可以嫖得。

好嫖者留心乃改。

當初礙着小姑戳眼。如今只我一人在此。就嫖

嫖也無人知道。心中雖如此想。却無可嫖之人。心中想上火來。便到樓

上去。且拿狗舌解釋。

無可嫖之人且嫖狗。

一日。在房中正然胡思亂想。忽聽得西屋

裡幾個僕婦在那裡說笑。他走到堂屋中來聽。只聽得說長說大。嘻嘻

哈哈的笑成一堆。說不明白。也聽得不真。他走將進去。衆人見了他。都

迸（繃）着笑臉。便不做聲。火氏問道。你們在這裡說甚麼。這麼好笑。衆

婦道。大家講閒話。沒有說甚麼。火氏道。我聽見你們說說笑笑的。有話

說罷了。怕甚麼。內中一個僕婦指着一個說道。他剛纔見了個稀奇的

東西。嚇掉了魂。在這裡告訴我們。所以大家在這裡笑。那一個笑着瞅

了他一眼。道。你們難道就沒有說句把兒村話。單是我說來。火氏動疑。

道。你見了甚麼。怎樣好笑。快快說來。那個僕婦見追問得緊。只得笑說

道。我纔纔到毛廝上去倒淨桶。不防每常在我們家的那個竹相公在

姑妄言

第三回

三七六

思無邪滙寶

那裡溺尿。撞了一個滿懷。他的那個東西軟叮嚕的。還有八九寸長。鍾子口粗。就像驢屙子一樣的。要是個硬起來。還不知有多大。纔在這裡同他們說笑。人身上怎生這樣個硨磲東西。虧他的老婆怎麼捱來。量一量。差不多頂過了心口。我想女人遇了他。不搗斷腸子弄死了。此一語爲火氏將來

結果之識。

也要穿裂了陰門。

此句爲火氏初試之先兆。

火氏聽說得好生動火。又笑着追問道。

他們又說甚麼村話。這個婦人指着一個道。他說要遇着這東西。慢慢的也還弄得進個頭進去。又指着那個道。他說要吃四兩燒酒還捱得半截。火氏也笑了一陣。那巧兒丫頭也在傍邊聽着。嘻嘻的笑。那個僕婦道。丫頭家不害羞。你笑甚麼。他纔跑了去了。火氏回到房中。半晌不做聲。想道。我家忘八這樣沒良心。我走走邪路也不爲過。這老婆子方纔說的話。料未必扯謊。若相與了他。不枉捨身一場。如果有這樣一個大東西。豈不又強如那狗舌頭幾倍。只是怎麼得會着他。有四句寫那

火氏的心事道。

嫁夫莫嫁此無徒。

嫖賭齊行私婢奴。

我今也學乖伶俐。

且自相交小丈夫。

火氏想了一會道。這事瞞不得巧兒。須得他做個牽頭。纔可遂心。叫巧兒同他上樓去。叫他樓門關上。誰知那狗見主母上樓。他就先跑了上去。一絲不漏。火氏到樓上。在椅子上坐下。此時方用着椅子。對巧兒道。我有一件事要托

你。你不可洩漏纔好。巧兒道。奶奶的恩典。這樣待我。我可敢走洩。火氏欲言又止。巧兒知他疑心。忙說誓道。奶奶疑我麼。我若不盡心替奶奶做事。要洩露與人。後來遭刀砍斧剝。一世沒有漢子。好狠火氏見他發

誓。知他實心相爲。遂拉着他的手。臉紅着道。

善於寫生。臉紅着三字入神。是初學偷漢淫婦。羞惡之心尚未絕滅。

我這

樣年少青春。你主子總不顧我。他既沒恩情。我也可以有得外遇。方纔說的這竹相公。我心裡要想會他一會。除非你做個引進。你可肯麼。你

姑妄言

第三回

三七八

思無邪滙寶

若替我做成了。後來我揀個好人家嫁了你去。還厚厚的賠嫁。報你的情。重賞之下。今必有勇夫。火氏即此意。故厚酬之。巧兒說道。這是奶奶的恩典了。他先發誓時重在第二句。此却在頭一句。我每常

見爺這樣沒良心。不要說奶奶氣。我也在這裡成日的氣呢。趕腳的也來哭。但只

是他們方纔說得怕人子刺刺的。先寫巧兒也在傍邊聽了笑笑。此一句甚覺無味。比方見也先聽導之妙也。奶奶不是

當頑的。另尋別個人。小巧些的好。是個小丫頭說話。火氏微微的笑道。呆子。既是

這麼說。難道他一生就沒見個女人麼。總不過是皮肉。一個受得。個個

都受得。況且別人又往那裡去尋。巧兒道。既然這樣說。如今奶奶的主

意叫我怎麼做。我就依着行。決不誤事。活畫出一不知事獻勤的小丫頭來。火氏歡喜得了不

得。道。此時大約竹相公同你主子在前邊吃酒。今日說不得別的話。我

拿件東西。你看巧沒人。悄悄遞與他。同他約下。若你爺明晚不在家。千

萬叫他來。多話不用說。恐人聽見。他要是明白人。自然懂局。巧兒道。這

事有甚麼難。此原是乖巧丫頭長技。等我去。奶奶你拿甚麼送他。可交與我。火氏將

姑妄言

第三回

三七九

思無邪匳寶

臂上金鐲除下一隻來。用一條大紅縐紬汗巾包了。遞與他道。好好藏着。萬不可與人看見。小心在意。再三叮嚀。巧兒接了。興興頭頭而去。火氏每常一上樓來。就脫衣叫那狗舔。今日上來同巧兒說了這一會的話。那狗急得圍着他。搖着尾巴亂跳。不住用口扯着裙子。有個要他上床之意。火氏先說話時已看見了。此時巧兒已去。見那狗急得好笑。把門門了。恐巧兒來撞見。不脫衣服。在小床坐着。要褪褲子。那狗等久了。急得把頭儘着往褲襠中亂鑽。火氏想竹思寬那又長又大的驢腎久了。也火動得很。忙脫了褲子臥倒。那狗如得了寶貝一般。你看得那好舔。舔得那火氏酥麻了一會。恐巧兒來回信。要推開他起來。那狗舔興正濃。那裡肯歇。火氏只得又讓他舔了一會。然後起來。穿好了褲。開了門。坐着等候。不一時。只見巧兒笑嘻嘻上樓來。火氏忙問道。事體怎樣了。巧兒道。事有湊巧。這是奶奶的洪福。此事亦謂之曰福。奇談。我剛到外邊。一個人

姑妄言

第三回

三八〇

思無邪滙寶

影也沒有。恰巧竹相公走出來。想是要溺尿。見了我。撒身就要回去。我低低的叫住他。把東西遞與他。把奶奶的話悄悄向他說了。他打開看了看。藏在腰間暖肚裡。歡喜得了不得。他道。多上覆奶奶。我明日把你爺哄在外邊過夜。我一定來。說着。聽見大爺說話。他忙忙進書房去了。火氏聽說。滿心歡喜。拍着他肩背道。好孩子。這樣中用。不枉我疼愛你一場。巧兒道。奶奶恩養我們的。這點事若做不來。還要我做甚麼。

奇語。主母恩養

丫頭。原來是爲此。

遂下樓歸房。以俟明夜佳期。且說竹思寬在嫖賭行中過了半世。甚麼事不知道。見火氏送了他這件東西。知道是做表記的。心中暗喜。進書房中同鐵化吃着酒說着話。心內想道。我雖然遇過些婦人。都是妓女。那陰戶俱是經過千百人陽道的。却從不曾見過良家婦女之物。是怎個樣子。因爲我這東西過當。也不敢去尋人。今承他這番厚愛。且又聞他生得標致非常。得會他一會。就做着弄不得。且見見這樣妙

人兒的妙物。也是造化。須將老鐵騙出去耍錢。纔好行事。

好賭者當防之。

想了想

主意。便道。大爺這幾日。怎不到屠家去耍耍。鐵化道。前日你看見的人。

既不對樁。又沒有大錢。倒把我輸了兩場。總沒有個好主兒。耍得一點

興頭也沒有。竹思寬道。昨日他家局子裡有幾個人。都是外路來的。我

看他都是些雛兒。成千家銀子拿着。我因沒有現梢。不敢下場。大爺何

不明日去贏他些來。翻翻前日的本。鐵化道。說是這樣說。輸贏也是定

不得的事。竹思寬道。只怕短歇就沒法了。上場時說明了耍耍一夜。頑

長了。到了夜間。大爺弄些本事出來。怕不一股擒之。鐵化心中大悅。道。

明日我同兄去。竹思寬道。明日上午日我有些小事。大爺請先去。下午

些我來奉陪。又飲了幾鍾。辭別去了。次日。鐵化帶了幾百金到屠家賭

局來。果然有三個江西木商在那裡。正少一把手。屠四見了鐵化。大喜

道。爺來得好。我正要煩老竹去奉請。因他兩日不曾來。這三位都是現

姑妄言

第三回

三八二

思無邪滙覽

梢。大爺頑頑。鐵化道。我因爲昨日聽見老竹說的。故此今日帶了銀子來。先要說過。要頑除非長局。正正經經見個輸贏。頑個通宵。我纔來的。你在此要頑個通宵。那知令政在家亦要頑個通宵也。不知事少年當深戒之。那三個道。這位爺說得是。夜局更妙。說定了。

擺下壇場。就擲起來。再說那竹思寬自鐵化家出來。要打點明晚行事的。便不到屠家。恐次日鐵化去。掛住了身子。便到郝氏家去宿。他因心中想着火氏。將郝氏之軀當他。足足弄了半夜。因困乏了。睡到次日已飯時纔起來。日色將午。他到屠家門口。打聽鐵化已來了。上了局。喜不自勝。到各處去閒撞。捱到天色已暮。到鐵家來。已將關門。故意問看門的道。大爺可在家。門上人道。大爺從早間去的。此時不回。大約是不來了。竹相公此時來。有甚麼話說。（做）（竹思寬）故意咨嗟道。我尋他有要緊的話說。不在家怎麼處。遂走到書房裡。道。我在此等等罷。那家人道。恐今曉不回來。天黑了。怕等不得。竹思寬道。我有要緊的事同他

商議。定要面會的。他就不來。我在這裡過夜。明早他必定回來。家人都知他是主人的厚友。常常來往。過宿也是常事。便道。既然相公在這裡。我去點燈。叫收拾晚飯來。竹思寬道。我吃了飯來了。你只點燈來罷。須臾。點上了燈。竹思寬道。你們都請去安置。我自己在這裡睡了。不用人做伴。家人們見主人不在家。落得去受用。都各回家高臥去了。那火氏昨日聽得巧兒說。竹思寬許了今日必來。猶恐鐵化在家阻了好事。不住叫巧兒打聽。早飯來說。鐵化帶了銀子賭去了。心中一喜。還怕他晚上回來。到了日落未回。知道在外過夜。越發放心。但不見竹思寬來。正在憂悶。只見巧兒一臉的笑走進來。到耳傍悄聲道。真伶俐。竹相公來了。要在書房過夜。等爺明早說話呢。火氏知是假圈套。喜不可言。想道。如何得他進來。又想了一想。道。不好。還是瞞了丫頭們。我悄悄同巧兒出去爲妙。原來鐵家的房子正樓五間。廂樓六間。獨院獨門的。門外橫隔

姑妄言

第三回

三八四

思無邪滙寶

一條小巷。面前就是大廳。廳院東邊有一個小圈門。進去又一個獨院。三間書房。後邊也是一個院子。前後都有假山花木。廳後那條巷。東西儘頭處都有角門。西邊角門通着廚房衆家人下房。東邊一個小角門通着書房後院上房。出來就不走大廳。從角門直達書房。甚是便宜。火氏叫巧兒去。若沒人。可通知竹相公。叫他關了前院門。把後邊角門開了。等夜靜些好出去。你來時。可就把大廳門同西角門門好。巧兒出去一個人也沒有。他對竹思寬說了。進來把兩處門都門好。到房中悄悄回了火氏的話。火氏雖有三四個丫頭。只巧兒在他屋內睡。別的都在西屋。他此時淫念一動。坐臥不寧。心中好不難過。只把頭梳了梳。將牝戶用香肥皂挖洗了一番。老早吩咐丫頭們都去睡覺。他也故意上床假睡。那些丫頭是巴不得的。每常主母坐着。還要偷空去睡。何況主母吩咐。可有不睡之理。倒下頭就如死人一般。火氏叫巧兒聽聽丫頭都

姑妄言

第三回

三八五

思無邪匳寶

睡熟了。下床同巧兒出來。帶上房門。輕輕開了堂屋門。也反帶上。趁着微月。開了院門。也帶好。順着東邊小巷。走到書房後角門來。輕輕推開。二人進了門。門好。到書房中來。竹思寬正坐等。專候仙姬降世。神女臨凡。側着耳聽。夜靜了。隱隱似有婦人高底聲響。忙走出來一看。月光下巧兒扶着一位美人來了。歡喜欲狂。忙讓到房中。竹思寬忙把燈剔亮了。將他一看。真好一位風流標致的女郎。也不梳妝打扮。他是安心出來做一番大生活的。頭上緊緊挽了一個蘇纂。結結實實關着兩根金簪。穿着隨身大紅縐紗。窄袖襖兒。鵝黃絲紬裙子。是個回家婦人的打扮。手中控着一條白紬汗巾。只道他拿來揩嘴。原來是預備揩那個的。他雖是一個淫浪婦人。一來年幼。二來乍見生人。未免含愧。臉上一紅一白。竹思寬見了這段嬌羞。魂都沒了。忙作了揖。道。我有何福。敢蒙奶奶這樣見愛。看了許久。方纔作揖。是渴想極了的樣子。神情逼真。如何纔報得這種深情。那火氏只回了一拜。並無言可對。竹思寬也忍不得了。一把

姑妄言

第三回

三八六

思無邪滙寶

抱到床上。替他寬衣褪褲。他也並不裝假推辭。臉紅紅的微微含笑。兩眼半閉半睜。任憑脫去。見他一對小小金蓮。穿着青緞子高底花鞋。白綾褶褲。大紅絲帶。他自首至足。燈光照着一身雪白光滑精肉。真個消魂。竹思寬也忙忙脫光。火氏心中想他那件物事太大。有些害怕。悄悄向他耳邊道。聽得說你的東西大得很。不可冒失。探起身子將他一看。竹思寬見了這尤物焉不動火。早已直豎着一根大肉棒槌。火氏見了又愛又怕。嬌聲道。只怕放不進去。不是兒戲的。竹思寬摟着親了個嘴。道。親親。你放心。我自然有法子。你不要膽怯。將他扶正了睡好。竹思寬知他這件傢伙。除了郝氏的巨牝。再沒有對子。後雖遇過昌氏。那是婦人中的異物。不可比列。今承他厚愛。不得不同他試驗試驗。見他生得這等嬌嫩。可敢造次。先縮了下去。將他陰戶一看。潔淨無毛。

是極。回到家男婦但有毛處無

不潔淨者。相傳教門中專有一種爲婦人剃陰毛者。名曰剃小臉兒的。然不知果否。或婦人爲之剃則有之。若男子決無此理。或人笑罵之言耳。有一笑談。一婦呼人剃小臉。剃畢其人興動。以陽物送入頸抽。婦怒曰。你這是怎麼說。其

人陪笑道。奶奶既刺了
小臉。自然要取取大耳。

肥嫩已是動人。且他不但未曾生育過。而且不曾經過

大物。尙還是緊揪揪一條細縫。微露指頂大一點花心。竹思寬生平見

所未見。愛之如寶。將腿分開。聞了一聞。是方纔他用香肥挖洗的噴鼻

馨香。把嘴對了他的陰門。一陣亂舔。又將舌頭伸入戶中絞刮。火氏覺

得雖不如那狗舔得受用。

竹思寬之舌雖不如狗。
他的陽物却勝似驢。

但慾火動久。被他舔得癢癢

酥酥。淫情更熾。那淫水一股股的冒出。竹思寬知他情濃。牝物也濕透

了。連忙起來。把自己龜頭抹上許多唾沫。叫他腿揸得開開的。然後對

着門往裡頂。那裡進得去。略略重些。火氏就叫疼說苦。弄了許久。還不

得其門而入。竹思寬急得沒法了。想了一想。對火氏道。這進不去怎麼

樣處。我想來我在上邊弄。不知輕重。倒是你上我身來往下坐。該輕該

重。該進該出。你自己酌量着行。這唾沫不如油滑。把你我兩件東西都

多擦些油。或者就好了。

火氏前日用油。此時竹思寬
也要用油。可謂二人同心。

火氏點頭依允。竹思寬下床

姑妄言

第三回

三八八

思無邪滙寶

來。拿了燈盞中油。自己抹上些。又將指頭蘸着。替火氏把陰門內外擦

上許多。

先則香。此是油臭矣。

上床來。扶起火氏。他仰臥着。叫火氏跨上身來。兩手拄

定。竹思寬一手攬着他。一着手捏着龜頭。對正了他的陰門。道。你往下

坐坐看。火氏往下坐了坐。雖覺得滑溜了些。還穿得陰門生疼。此時舞

弄了半夜。尚不曾嘗着是甚滋味。心中也騷極了。顧不得疼。咬着牙狠

命往下一坐。竟進去有三四寸。火氏哎呀了一聲。覺得迸急如裂。似刀

割的一般。眼淚痛得長流。

先是下面那一隻眼冒水。此時是上面的兩隻眼流淚。他既姓火。如何有許多水。

伏下身子道。受不

得。下來罷。竹思寬遇了這樣淫美少婦。弄不進去。陽物硬脹得難過。正

急得要死。忽見進去了些。箍得龜頭緊緊的。妙不可言。生怕他害疼抽

了出去。忙把他屁股用兩手扳住。道。你略忍一忍。就好了。

因此一句。想起一笑。語來。一和尚買了一

個大鯉魚來。刷淨放入鍋內煎。鯉魚容易不得死。尚首尾亂跳。此僧用鍋鏟按住你（略）忍一忍。略就好了。

頭子既進得去。底下就容易。火氏

也就依他不動。二人親嘴咂舌。頑笑了一會。竹思寬道。這會兒可好些。

火氏道。雖比先略好些。還疼得很呢。竹思寬道。你抽抽看。用手扶着他兩胯。一起一落。動了幾下。火氏雖然覺得龜頭在裡面塞得脹滿有趣。但陰門痛不可忍。嘴對着他的嘴。道。行不得了。脹得疼得很。改日再來弄罷。竹思寬也不敢強他。答道。憑你的意思。火氏擡身拔出。覺得陰門又疼痛了一下。跨下來睡倒。疼得甚是利害。拿他那白紬汗巾擦了一擦。寫汗巾只云紬字便可。先見用一白字。疑必有所謂。至此方知昨日者焉能顯出血跡。作者之細心若此。拿上來看一看。竟有許多鮮血同油跡。鐵化當日娶他時。不知曾有此否。用手摸了摸。原來是把陰門撐裂了。可竹思寬接過汗巾來。也將陽物試（拭）淨。對火氏道。你這汗巾與我罷。火氏道。髒巴巴的。你要他做甚麼。竹思寬把他抱得緊緊的。道。心肝。你雖不是女身。今日同我弄出這些血來。也算是開首的恩情一樣。我留着。一時間想起你來。不得見面。見了汗巾上的血。就如同見了你一樣。便連親了幾個嘴。人乍見此。不過是竹思寬一番相憐相愛的話。又帶着三分奉承語。要知此別有深意。竹思寬豈不自知齒已非幼矣。與火氏大不相侔。而貌又不足以動人。火氏之所以愛他者。只因此華具耳。今既受創。

姑妄言

第三回

三九〇

思無邪滙覽

恐後竟棄之。奈何。故想出要此汗巾。拴住他一片心。常於此物上着想。以圖長久相處也。

火氏見他說得這等恩愛。弄都弄了。還怕羞不成。一把摟過他脖子來。也連親了兩個嘴。說道。親哥。你這樣疼愛我。我就給你弄死了。也是沒得怨的。把嫩生生的舌尖遞入他口中。啞了一會。淫婦人水性易動。已入其圈套中矣。他同鐵化正經夫妻一場。也不曾有這番恩愛。

二語雖是閒言。却是入火氏的罪案。

火氏道。這弄不得怎麼處。竹思寬道。你今日是初試。下回

再弄。包你就不這樣艱難了。火氏道。等我養好些。你過幾日再來。但只

是你怎麼得在這裡過夜。竹思寬道。這個只好看機緣。我想法在嫖賭

兩個字上把你家鐵大爺掛在外邊。我就好來親近你。

好嫖賭者着眼。

只恐我來

了你不得知道。火氏道。只要你把我家的哄了出去。我時常叫巧兒出

來探聽。他二人約定。摟抱着睡了一覺。醒來時。月已西斜。將及天曙。火

氏道。我去罷。天將亮了。起來穿衣。二人捨不得。又摟抱着親嘴。咂舌了

一會。火氏將頭上的金簪拔了一枝。替他關在頭上。道。親哥。我送你這

個。取個結髮恩情的意思。千萬不可忘了今日。但切不可與我家的看見。竹思寬接住。道。親親。你的深情我殺身難報。豈敢負你。但承你厚情。屢屢。我沒一點東西送你做個記念。心中甚覺抱愧。火氏道。兩情相愛。要甚麼值錢的東西。把你的褲帶換與我。我繫在腰中做個想念。你若捨得。再把下身陰毛拔幾根與我。此却是教門難得的罕物。我做個小荷包裝着。日夜

帶在身上。如同與你相伴一般。這個就強如送我件寶貝了。

愛其巨物如寶。推及於毛。亦視

如寶。寫淫婦寫得盡情不堪。

竹思寬忙把褲帶解下換過。伸手將陰毛拔了一把。遞與火

氏。一把。趣。要做則子用乎。一把至少有數十根。昔有一鬚漢。偶然持鬚。掉下一根。連道。可惜可惜。其妻曰。一根鬚子。何可惜之有。鬚漢道。你豈不聞一根鬚子值一條片（牛）麼。其妻脫下底衣。笑指陰戶謂夫曰。若如你說。我這些

鬚子值得一山牛呢。竹思寬一把陰毛也值了許多牛。回敬不爲不厚。

火氏捲在衫子袖內。方纔下床。看那巧兒時。倒

在一張醉翁椅上。兩腿大揼。放在兩邊椅軸上。擱着濃睡。

他因睡熟。不曾聽得。二人行事。故後來問

竹思寬可弄得是弄不得。前後照應。絲毫不謬。

火氏笑着把他推醒。開門出來。猶依依不捨。不忍分離。

攜着手叮嚀了又叮嚀。囑咐了又囑咐。送到角門口。方纔分手。竹思寬

姑妄言

第三回

三九二

思無邪滙覽

目送火氏。那火氏也一步兩回頭的望。只等火氏進了內院子門。看不見了。竹思寬方纔關了角門。回到書房去睡。火氏到了屋內。巧兒關了院門。火氏上床坐下。重又脫衣而寢。那陰門次日大腫。裂破處疼了好幾日。直等結了疤兒。掉去纔好了。那竹思寬一覺睡到日高三丈方醒。想道。世間有這樣多情女子。我料無可報他。只有竭力同他大弄一弄。得他稍遂歡心。火氏原不過圖此。纔可報了他萬一。只要想法騙得老鐵在外過夜。纔可行事。這是鐵化好厚朋友的算計。正想着主意。只見鐵化笑吟吟走進來。道。我在屠家專候兄。何反在我舍下呢。竹思寬道。昨日早間有些俗事脫不得身。直到夜了。我只當大爺回府。特來看看采興。誰知竟不曾回來。夜深了去不得。所以在府上借宿。大爺采頭如何。鐵化道。兄言不謬。果然三個都是鄒（雛）兒。被我大勝贏了將及千金。贏得他人千金。折去妻子一竅。愛便宜人住往如此。方纔回來。正要着人去請兄。幾時叫老屠勾了他們來。讓我再贏他一場。不勞多囑。他心比你

勝。還

門上人說兄在此間。昨夜失陪得罪。

昨夜有令政奉陪。何必勞你。

竹思寬聽了。正中下

懷。他出去了。好來同火氏親熱。忙答道。這容易。都在我效勞。

豈只效勞於鐵化。更欲效勞於

火氏也。

對老屠說了。約定日子。我來奉請。鐵化將小廝們搭連中扛來的

銀子。拿出一大封遞與竹思寬道。承兄指引。些須奉敬。倘再弄着他們。

我贏了。還有酬謝處。竹思寬道。怎敢當大爺這樣厚賜。

連他夫人的那件寶貝都拜領了。何況此些須

物。鐵化道。你我相契間不必客套。請收了。竹思寬道了謝。收入腰中。起

身作辭。鐵化要留他吃飯。他道。大爺辛苦了一夜。乏困了。請安歇。安歇

罷。改日再來奉擾。拱手去了。鐵化也正要睡睡。見他這樣體貼。好不感

激。因昨夜不在家。不曾陪他。又甚不過意。不知尊夫人已陪他過夜。連

陰戶都被他弄裂了。鐵化同他這等相好。又待他如此厚情。還淫污他

的妻子。可見世上結交不可不絕匪類。正是。

畫虎畫皮難畫骨。

知人知面不知心。

姑妄言

第三回

三九四

思無邪滙寶

那竹思寬得了五十兩銀子。心中暗喜道。這個阿呆。我睡了他的老婆。

又還得他的厚贈。

受人如此之情。反淫人之妻。當內愧自責不暇。而更笑人之呆。此等心腸。較惡獸尤毒。謂竹思寬之淫火氏。係火氏起意。彼罪尚可減。但竹思寬負鐵化之深情。其罪何可恕。

然而有說焉。彼父母猶不知爲何人。又何朋友之足論。於禽獸又何難焉。

世上那裡有這樣便宜的事。歡喜不盡。一路又

尋思道。錢貴這妮子。自從梳籠之後。這幾年越發嬌得愛人。我但瞥見他那舉動言笑。連精魂俱失。久要想親近親近他。我雖同他母親相厚。不好白開口的。今拿這五十兩頭送他。要同他女兒睡一夜。但見錢眼開。再沒有不肯的。我先怕我這孽具太大。他那嬌怯怯的身子。恐不能容。今看鐵家娘子與他身材相彷彿。這都弄進去了。何況他經過多人。自然與鐵家娘子又是不同。可以得一場快樂。也不枉爲人一世。且他母親的那件東西也有些癟了。換一換新鮮嫩物嘗嘗。遂欣欣然到錢家來同郝氏商議。這種壞人。

纔奸了多情淫婦。

又妄想才美嬌娃。

他不知可能想得上錢貴否。下文便見。

竹思寬權時按下。

錢貴姐再接來因。

姑妄言三卷終

姑妄言

第三回

三九五

思無邪匱寶

姑妄言

第三回

三九六

思無邪滙寶

校記

①「媚」原作「配」，據書前目錄改。

②「沈思」原作「思沈」，據文義改。

③「女」原作「絳」，據陳鼎《留溪外傳》卷十五《杜烈女列傳》改。

④「完」原作「寬」，據陳鼎《留溪外傳》卷十五《杜烈女列傳》改。

⑤「伯」原作「泊」，據陳鼎《留溪外傳》卷十五《杜烈女列傳》改。

⑥「主公」原作「公主」，據文義改。

姑妄言第四卷

鈍翁曰。鍾情是一部書內的一個正經脚色。自然要寫得他高。然說他幼無父母。爲兄所棄。此是何意。雖是寫鍾俊忘親棄弟之惡。正是高擡鍾生處。以十齡幼稚之童。無父兄管教。先雖依傍外祖家中。後復獨處。竟能少年成立。所謂不遇盤根錯節。無以別利器者是也。鍾生之遇錢貴。用梅生許多婉轉。方得成就。真好媒根。錢貴聽代目說鍾生之美。想起素常久聞其名一語。後來親愛。便不覺突然。二人定盟。一邊寫鍾情多情。一邊寫錢貴多識。他二人皆從情愛中來。深於情者方得知。

峒谿錄一段似乎不必。一則恐童自宏太冷落了。隨筆帶出。二則寫苗蠻風俗。不無開卷有益。且使正文略間一間。看得更覺醒眼。再者鍾生梅生宦賈童郎皆係一部書中始終要緊之人。鍾生有父母叔兄姪兒外祖表弟許多親戚。梅生則有林報國多必達之姑表。宦萼則有父母

姑妄言

第四卷

三九八

思無邪滙覽

妻舅姑父。賈文物則有岳翁。皆敍之詳。雖鄔合猶有羸陽之岳。而童自大百萬富翁。僅有鐵化一舅。再別無親戚。只一胞兄。但言其回原籍去了一語。便不再提。豈非筆墨疏漏處。故不得不使之一現也。寫童自宏之性情。乃與弟迴別者。非揚其兄而抑其弟。若再寫他呆。不但作書者說呆話。且太把富翁說得不值了。則主中豈無高人。特僅見耳。

代目於錢貴前。只極誇鍾生之美。雖十分心愛。却並不曾勸及錢貴從良一事。因見其貧窮。恐錢貴未必心肯耳。孰不知二人竟成良緣。非寫代目見淺。乃是要極力擡錢貴迴出尋常之見耳。

梅生雪氏真是一對好夫妻。不幸中拆。梅生黯然傷神。不肯再娶。可謂篤於夫妻之愛矣。因此始能與鍾生相厚。世間未有薄於夫婦而能親於朋友者。其所厚者薄。無所不薄矣。一語可鑒。

竹思寬將來爲郝氏之夫。錢貴嫁與鍾生。竹思寬儼然有後岳之尊。若

上門未免辱及鍾生。固不可。既係至戚。竟不上門。又不近情。不得不思一絕之之法。故想出錢貴一罵。錢貴之罵。乃因其要嫖己而怒。不如此。後來不可以絕之也。作者心細如髮。

火氏竹思寬一段。乃寫淫婦之淫。至於此極。竹思寬只算得此文中應用之一物。並不曾用正筆寫他。

寫巧兒。活是一個伶俐獻勤丫頭的身分。

代目雖不足爲重輕。然係鍾生生子之妾。故不得不替他長些聲價。乃祖叔祖爲良善正經之人。祖母又是賢德之婦。父雖不肖。後能改過遷善。仍不失爲成家子。總不過說他是好人家兒女。落爲人之小星。尙有爲之負屈之意。雖抑其父。實揚其女也。戴遷之好賭。不如此寫。代目何以得歷鐵童錢三姓。而到鍾生之宅爲妾也。因借他賭之一字。故撰出一篇戒賭文來。少年孟浪好賭之人。當書一通於座右。

姑妄言卷之四

第四回 梅子多情攜愛友乍入煙花 鍾生無意訪名娃初諧魚水

附 鍾俊吞產潛蹤 火氏偷情滿意

且說那時城中有一個書生。鍾姓情名。麗生爲字。他家世代業儒。他父親鍾越。乃一懷才抱德之士。生性慷慨。積德好施。娶妻咸氏。丈夫積德。妻子又賢。宜乎得生子。

令子。夫妻舉案齊眉。琴瑟和諧。鍾越父母亡後。只有一個胞弟。名叫鍾趨。

也列名鬻序。但他的性情與哥哥迥別。惟知損人利己。敬富欺貧。古云。一母之子。

有賢有愚。誠非謬言。觀此即知兄能越過於人。做了一個盛德君子。弟則趨利嫌貧。做了一個小人。何迥避（別）如此也。他每見哥哥揮金如土。暗暗心疼。

想道。我家祖遺有限。若任着哥哥的豪性揮霍起來。其盡可立而待。他雖博了一個虛名。我却受了一生實害。如何行得。後來忍不得了。定要分拆。鍾越也知他的私意。只得從公。將家產剖而爲二。分居各住。這鍾

姑妄言

第四回

四〇二

思無邪滙寶

越二十八歲上始生一子。命名鍾悛。到六七歲上。也曾送去讀書。資性也還聰明。孩童頑戲的事是樣見了就會。惟到了書上。便如仇敵一般。

不但不上心去讀。尚不屑正眼一視。讀了三五年。仍然一塊白木。

近日人家子弟

如此者不少。

他父親一心望兒子成器。屢屢囑托先生嚴訓。無奈鞭扑之時。他

一般害怕。一住了板子。便只袖手高坐。先生再三呵叱。他眼睛四處去望。口中咿咿喔喔。也不知哼些甚麼。及至背書時。他翻着白眼。只聽得咿呀呢哪的哼。一個字也記不得。寫傲的時候。衆學生都寫完了。他容易再寫不完一般。見他不住手的畫。及至拿上來時。看他滿臉滿手滿嘴無處不是黑墨。此一段是頑劣小學生的小像。再看字時。東一個西一個。大一個小一個。微有形似而已。寫字與他認。他口中但說這是那這是那個三字。正經叫他認的。那個字再說不出。手心也不知打過多少。日日仍然如是。教他作對。嘴都磨銛了。他總不懂。一日。先生出了個對叫他對。道。

青驄馬。

還講解與他聽。青是色。馬是獸。他妙極。想了一會。對道。

白嚼蛆。

先生聽了。反忍不住大笑。只得向鍾越細道他賢郎的這些妙處。鍾越以爲館中學生多。故他心野。辭了先生。帶他回來自訓。亦復如是。無日不打數次。但不打他。雖不知他念甚麼。還哼哼有聲。越打連聲氣都沒有了。鍾越也沒法了。惟有切齒恨怒。咸氏三十多歲。只此一子。未免愛惜。婦人雖賢。未有不姑息兒女者。勸丈夫道。做父母的。誰不願兒子成器。但當因材施教。這

孩子天生不是個讀書的材料。雖打殺了何益。士農工商。各執一業。等他大來不拘教他做那一行事罷。鍾越見他是塊朽木。不能雕斲的了。無可奈何。只得由他。他到了十六七歲。心雖險仄。刻薄寡恩。二語他一身定評。却

一文不肯浪費。鍾越常想道。此子惜錢如命。雖非成家之道。若能中正

姑妄言

第四回

四〇三

思無邪匱寶

姑妄言

第四回

四〇四

思無邪滙寶

自持。還可爲守成之子。無奈心術不端。恐將來一敗塗地耳。時常發嘆。可謂知子者莫若父。因係獨子。未免望孫。十八歲上。替他娶了個鄂秀才的女兒爲

媳。這鄂氏雖不到那潑悍無知的壞處。

有此一句。後日方可回來與鍾生同居也。

至於孝順翁姑。相

夫持家的道理。却也一絲不識。惟知食粟而已。咸氏十七八年不生育

了。到了四十六歲忽又懷起孕來。次年生下一個兒子。粉面朱唇。清眉

目秀。鍾越歡喜無限。一則見鍾悛已是廢物。圖得此子。或可接紹書香。

二則見鍾悛孤立。有一手足。將來可以彼此相靠。

父母心則做如此想。孰不知爲其兄者視之爲贅疣也。

這

些親友見他老來添子。盡來稱賀。鍾越是素性豪爽的人。又是心中歡

喜。預備極豐盛的筵席款待衆賓。那鍾悛自己每常以爲是獨子。將來

的家產是他獨承。看見生了兄弟。不但不喜。反甚不樂。又見父親如此

用度。心下老大暗急。雖不敢明說。暗地囑囑道。這樣大年紀從新養甚

麼兒子。不害羞恥。

奇想。豈老年人皆不許生兒者耶。

倒反賀喜宴客。花錢費鈔。做這樣沒要

緊的事。一個血胞子。還不知養得大養不大。就算着養大了。將來摺得血饑零拉的。還是我的大累。

甚矣。人之發言不可易也。鍾俊今日說兄弟不意後來應在他乃郎身上。可發一嘆。

鍾越也有所聞。

不去理他。過了二年餘。鍾俊也生了一個兒子。他夫妻愛如掌珍。取名小狗子。謂易生易長之意。鍾越見次子到了五歲。聰慧異常。每日教他認幾個字。他再不遺忘。半年來竟認得許多。鍾越想長子已是無用的了。此兒尚有讀書之資。不可再誤。此時已五十餘歲。下過九次科場。無奈才高命薄不售。竟告了衣衿。

九者。數之奇也。既不售。應當告退。若到十次。便沒趣了。

閉戶在家。惟以課子

爲務。因長子性情刻薄。遂將次子取名鍾情。字曰麗生。無非欲其天倫中多情之意。這鍾情雖不能過目成誦。凡是經書。他念過三五遍。無不純熟。不但記得。且個個字認得。鍾越愈加歡喜。況是幼子。老夫妻未免過於疼愛。鍾俊更覺不平。背地道。我是長子。我兒子又是長孫。倒不相干。倒把他當倭寶兒一般。等着等着。等他大來做了官。好來封贈娘老

姑妄言

第四回

四〇六

思無邪滙寶

子的。鍾俊雖是氣恨語。孰意後來竟應其言。

我的兒子也不讀書。看他後來趕得上這讀書的趕

不上。豈但令郎趕不上。連令尊還趕不上也。

因此他見了兄弟就如眼中釘一般。鍾越也知因次

子年小。也只忍在心中。每日細心將小學並各種故事。孝弟忠信的話。

諄諄講解與鍾情聽。他聽了便能記憶。八九歲上。就知孝父母敬兄嫂。

那小狗子雖纔五六歲。頑劣甚於其父。並不知祖父母父母叔叔爲何

物。一日混頑混跳混罵。他聽見爺爺叫叔叔做鍾情。他也便叫。任你怎

麼叫叱。叫他不許稱呼叔叔。他總不理。

倒虧他這一叫。因叫熟了。後來相認時纔記得叔叔名鍾情也。

那鍾俊鄂

氏疼愛他到無可容言處。一任他的性子。鍾越再要管他。見大兒子已

刺嫌兄弟。再要打了孫子。兒子媳婦定以爲父母疼幼子。不疼長孫。弟

兄將來越參商了。每每隱忍。

說盡家庭苦情。

常常嘆息。小狗子但見叔叔拿着些

甚麼。劈手就搶。不給就罵。鍾情從不同他爭鬧。倒反疼他。

可見孝弟慈愛。皆天性中帶來者。

因此也還相安。鍾情九歲上。經書皆講熟。已經成篇。筆下甚清亮。鍾越

以爲可以見此兒取金紫。娛暮景。不想得了一病。日重一日。奄奄不起。鍾悛視若罔聞。鍾情衣不解帶。親嘗湯藥。時刻不離的服事。鍾越看看危篤。鍾情每夜禱天。願以身代。一日。鍾越的岳父咸德來看他。鍾越湮（垂）淚道。小婿之病不能起矣。別無他囑。大外孫已成廢物。小外孫資性還是個讀書種子。小婿死後恐誤了他。望岳父念翁婿之情。將小外孫帶去。擇師訓導。將來不墜家聲。小婿於九泉之下也瞑目了。因顧鍾情道。看你哥哥可在家。鍾情去了來道。嫂嫂說。今早朋友們約哥哥往雨花臺耍青去了。老子病得待死。兒子且去耍青。此等惡子頗多。勿單謂只一鍾悛也。鍾越欲托心腹與丈人。恐大兒聞知。故命去看。寫得精細。鍾越嘆了兩聲。此嘆了兩聲。乃兩爲也。一嘆生此逆子。若此不孝。一嘆欲說托孤言。先覺傷心。不覺嘆而又嘆一聲耳。執丈人之手。低說道。怕媳婦聽得也。大兒非友愛者。俟小兒成立之時。岳父將小婿家產爲他二人分之。不然。必爲大兒所獨吞矣。今日小婿若爲他兄弟分拆。但小兒尙幼。恐倘有不測之禍。今有小婿家私單一紙。岳翁留爲異日分拆之憑。萬望岳父留意。

姑妄言

第四回

四〇八

思無邪滙寶

遂在枕邊取了一張賬單。遞與咸德。鍾越做事可謂密矣。後日鍾俊竟知之。盜賣而去。可笑世人但做機密事。開口便曰可瞞着人。孰不知人並不曾瞞得。只瞞了自己耳。咸德也墮了幾點淚。應允了。鍾越之慮幼子。可謂盡善矣。豈意鍾俊後來更有先着。父母臨死猶爲兒孫慮後者。終無益也。過了

數日。鍾越自覺沈重。叫了二子在傍。向鍾俊道。我死後。你是長子。須孝順母親。撫恤幼弟。得他成人。我亦瞑目。鍾俊也不答應。只鼻孔中似答非答。似笑非笑的坑（吭）了兩聲。鍾越見他這個樣子。也不再說。嘆了一口氣。便閉目而逝。鍾俊喪葬之事。凡百從儉。苟且了事而已。鍾情雖在孩提。守定棺材哭泣。晝夜不絕聲者數日。竟至哀毀骨立。親友來吊者。無不暗暗稱異。殯葬之後。咸德將鍾情領了家去。送在一個朋友館中讀書。那先生姓廣名德厚。是飽學盛德名儒。又一個好先生。且訓徒甚是有方。這館中許多窗友。一個姓司名進朝的。是個宦家之子。一個姓劉名顯。他父親名劉太初。也是個有德行的老儒。一個姓梅名根。一個名多必達。是梅根母舅多誼之子。一個名陳仁美。是多必達的姊丈。一名咸平。

就是咸德之孫。乃鍾情的表弟。

因鍾生進館。陪出許多窗友。後來一個個的出現。筆力何等簡便。

衆人之中。惟鍾情

梅根獨肯用功。先生見他二人又聰明又苦讀。着實心愛。更加一番教

導講究。他二人彼此問難。互相切磋砥礪。情同骨肉。親愛無比。過了兩

年。鍾情到了十一歲。他母親咸氏又復臥病。鍾情聞知。辭了外祖同先

生。歸家侍奉。咸氏道。我病未必就死。不可誤了你讀書。你還在館中去。

鍾生道。父母生子原圖孝敬。子弟讀書原是要知孝弟的道理。不然念

書做什麼事。

常見讀書人而不知孝弟者多矣。

況古語說。羊有跪乳之恩。鴉有反哺之義。人

不知孝。真禽獸不如了。

鍾生此語。不懼令兄聞之耶。而今世上人之不若禽獸者。比比皆是。

過了數日。咸氏的病愈

沈重。他父親七旬外的人。倒還康健。常來看視。咸氏向父親哭道。女兒

五十餘歲。不爲夭了。況女婿已故。兒之死何足恨。但放不下你小外孫

耳。望父親念女婿臨終之言。撫養他罷。兒死。分之當然。父親年尊了。也

不必悲慟。說畢。奄然而逝。咸德也哭了幾場。

女婿死時。咸德只落了幾點淚。女兒死。他哭幾場。寫盡人情。

那鍾

姑妄言

第四回

四一〇

思無邪滙寶

生哀慟迫切。淚盡繼之以血。水米不入口者數日。威德再三勸慰。始進勻水。喪葬已畢。威德仍帶他家去讀書。那鍾悛見父母雙亡。遂起了一點私心。將父親所遺產業盡思獨占。他雖欲獨擒。一來怕親友談論。怕親友談論。還算良心未曾喪盡。二來恐兄弟大了。外祖做主。仍要分去。所懼者此耳。怕人談論還在次之。豈不白做

一場惡人。遂暗暗變賣了。帶着妻子鄂氏。兒子小狗子。連夜遷彼（徙）他鄉而去。他那個親叔鍾趨。久矣分家各戶。也不來管他。威德過後方知。不勝惱恨。但鍾悛已不知影響。只得罷了。鍾生虧得外祖撫養成。人到十五歲上。他外祖年已八旬。到老病將危之時。憐外孫孤苦無依。娘舅又死了。只舅母喪居。表弟幼小。料到後來未必能盡心養活他。暗地與了他些私房。叫他各自另尋安身之地。寫威德慮自己死後。舅母孀居。未必能養活一語。有深意焉。鍾生若始終依傍外祖舅母家中。不能顯其孤身竟自成立。一也。君（若）不出來。何以得遇錢貴。二也。不得不想到他出來另住。故說他外祖慮及於此。乃借他舅母一用。非說他舅母之壞也。看者須知之。他遂隻身出來。在鳳凰臺下典了真教官的一間斗室棲身。喜他有志上進。埋頭讀書。十

七歲就批首進學。他生得面如冠玉。唇若塗硃。經文時藝。一掃千言。歌賦詩詞。援筆立就。有幾句贊他道。

書生之態。弱冠之年。神凝秋水。學冠雲煙。瓊姿皎皎。玉影翩翩。春情吐面。詩思壓肩。性耽情種。骨帶文顛。問誰得似。青蓮謫仙。

他且存心不苟。立志端方。

這八個字是鍾生一生(定)評(定)。

雖係少年。真是個才行兼優的

人品。那時的人都好奉承。

今日更勝。

他不但不會奉承人。且不同愛奉承者

對面。盡都喜容悅。他豈但不去容悅人。更不與要容悅者交談。入泮之後。也算學中數一數二有名的一個秀才。從來應試再不出三名。但只

孑然一身。真個家徒四壁。雖有滿腹才華。難免終年頓困。

腹中有了才華。窮鬼便來相親。財神便去

躲避。豈窮鬼喜文而財神妒文耶。殆將誰問。

喜他志氣亮爽。毫不介意。年已二旬。尚未受室。他也曾

幾次央人求婚。但風俗囂薄。人家擇婿。只重這財不重那才。其所由來者久矣。人

姑妄言

第四回

四二

思無邪滙寶

見他家業飄零。孤寒特甚。親戚視同陌路人。朋友盡皆遠避。無一肯就。爲此他發了一奮志。定要先金馬玉堂。然後纔洞房花燭。終日閉戶讀書。足不出外。雖不曾囊螢映雪。刺股懸梁。却也是三更燈火五更雞的苦誦。一日二月下旬。他見春光和藹。小院中數株花木都綠嬌紅艷。讀書之暇。詩興偶作。信筆揮成一絕。

春光嫵媚萬花妍。

正是尋芳二月天。

兀坐竟忘春意好。

撩人蛺蝶兩蹁跹。

興猶未已。復題醉花陰一首詞道。

杏萼枝頭紅盡吐。紫燕蹁跹舞。春事半闌刪。(珊)滿徑蒼苔。

微染如酥雨。

頻斟綠醕留春住。切莫催花去。一歲幾多

時。劇飲高歌。醉倒花陰處。

寫完擱筆。正在推敲之際。忽聽門外有剝啄之聲。啓戶視之。原來是他

自幼的一個窗友。這人姓梅名根。字合山。他有個姑父叫做林放梅。便得

就出林報國。省筆法。

取林和靖先生孤山種梅之意。他也與此意相合。故取了這個

名字。他與鍾生兩人是總角之交。同窗讀書。又是同案進學。那梅生雖

不能稱富足。也還是小康之家。他知鍾生家寒。時有所贈。雖不能衣食

全然管顧。然一年不至凍餒者。多半虧他。好朋友。今日恐無其人。後食千金之報。不爲過也。若今有此等人。吾當拜之。故

他二人素來莫逆。時常相晤。梅生十六歲時娶妻雪氏。生得如玉人一

般。有古人的一調玉女搖仙佩。正好移來贊他。

飛瓊伴侶。偶別珠宮。未返神仙行綴。取次梳妝。尋常言語。有

得幾多姝麗。擬把名花比。恐傍人笑我。談何容易。細思算。奇

葩艷卉。惟是深紅淺白而已。爭如這佳人。占得人間。千嬌百

媚。

他夫妻十分相得。那一種恩愛綢繆。莫能言喻。梅生也美如璧玉。那時

姑妄言

第四回

四一四

思無邪滙寶

他的衆朋友套了古詩二首贈他。一首是贊羨他夫婦的。

有梅無雪不精神。有雪無梅俗了人。

今日雪梅相配合。兩人得做十分春。

又有一首是戲謔他夫妻的。

梅雪爭妍未肯降。詩人擱筆費平章。

梅須遜雪三分潤。雪却輸梅一段長。

他夫妻見了。幾乎笑倒。那雪氏不但有如花之貌。且有咏雪之才。不想

成親只二年光景。那一年天氣甚暑。雪氏偶染了一場熱病而歿。

雪遇大熱自然

化去矣。真是。

世間好物不堅牢。彩雲易散琉璃脆。

梅生面上雖不覺十分悲痛。而黯然傷神。竟幾幾乎似當年苟奉倩。有個骨化形銷的樣子。鍾生再三苦勸。他方少釋。過了年餘。有人愛他的

人品清俊。家道厚足。要將女兒嫁他續絃。

愛其家道耳。若人品。鍾生何無人愛。見而愛之者。只一代目。聞而愛之者。只一瞥目。錢貴耶。

他執意不娶。鍾生正色諫他道。兄與尊嫂雖夫妻恩愛至篤。但繼嗣更重於私情。兄讀書人。豈不明此。梅生謝道。吾兄以大理教我。敢不從命。但佳人難再得。容緩圖之。數年來。他尙鰥居未娶。今日來訪鍾生。一進門。相遜揖罷。便道。吾兄終日閉戶。自然學業大進。讀書雖係妙事。然不可苦功太過。損耗精神。還該散步散步。以活文機。鍾生道。小弟鶉衣百結。羞見親友。在家無事。不過將這些斷簡殘篇拿來翻閱。聊舒悶懷。有何進益。梅氏道。兄言謬矣。聖人說。素貧賤行乎貧賤。且貧乃士之常。又何足爲愧。貧窮二字。可是人笑得的。兄不憶原憲譏子貢曰。子貢也。非病也。子貢終身自愧爲失言。談笑人貧窮的人。那不過是市井之徒。略明道理的人。豈肯有此。況以兄之大才。取金紫如拾芥。焉可限量。兄萬不可把志氣自餒了。況還有說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這有

姑妄言

第四回

四一六

思無邪滙寶

何妨。鍾生道。吾兄見愛。則有此語。若世俗炎涼之輩。青目者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雖不足恥。爲今之際。那衣狐貉的人與衣敝緼袍者立。反以爲恥。說盡世情小人心胸另有一番評論。且不可以今比昔也。梅生道。兄說得也是。世俗惡薄至此。殊屬可笑。然此等人也不足與較。弟連日未晤兄。可有甚佳作麼。鍾生道。春色惱人。小弟連日爲睡魔所侵。神思昏昧。並無拙作。只方纔見小園中花草可愛。謔得一詞一絕。正欲求斧政。遂將所作的詩詞遞與梅生道。請教。梅生接過看了。贊道。可謂滿紙琳琅。字字珠玉。足見吾兄用功之效。鍾生道。小弟俚言請教。吾兄反一番謬獎。此非弟請教之本意了。梅生道。果然佳妙。非弟過譽。因將手中的扇子遞過來。道。弟值有便面在此。祈吾兄將尊作一揮。鍾生笑道。此等鄙俚之言。豈可有污尊搖。梅生道。兄不必過謙。你我莫逆兄弟。何必用這些套語。鍾生推辭不得。笑着提起筆來寫了送過。梅生接來看

了。道。三日不見。刮目相待。兄不但佳章精妙。連大筆近日也越發純熟了。鍾生笑道。污兄佳扇。幸勿見責。二人閒談了一會。梅生順手在案上取過一本書來翻閱。見內中夾着幾張字紙。說道。這想是兄的窗稿了。鍾生笑道。不然。昨日小弟無聊之極。偶謔得一篇戲語。雖是不經之言。恰中我輩貧寒之病。梅生打開看道。

九州巡察使臣鮑奮謹奏。爲乞恩剿除巨惡。以甦蒼生事。臣奉命巡視九州。兢兢業業。不敢稍怠。密訪得有巨惡九名。乃盛世之大凶。爲天下之深害。生民被其塗炭。萬姓受其摧殘。惡貫滔天。罪着九地。眞不可一刻留於世者也。臣訪得彼等罪惡。鑿鑿可據。非係風聞。乞大奮乾斷剿出。以甦生民困苦。古謂殺一人而甦萬命。若除此九惡。使天下億兆窮人皆被其澤矣。令將彼等罪惡。謹開列於左。

姑妄言

第四回

四一八

思無邪滙寶

羸蘭錢堅二人者。表裡爲奸。志同氣合。羸蘭則助人賄通關節。大干法紀。錢堅則與人詭詐通神。奸謀百出。專與正人君子爲仇。但同鄙吝貪夫契合。遇富貴者則趨附之。刻薄非爲。縱淫縱惡。見貧窮者則膜（漠）視之。毫不相恤。爲寇爲仇。石崇一宵小者流。郭況一椒房之嬖。羸蘭則依之爲鷹犬。嚴世蕃範美人爲溺器。慕容彥超鑄鐵胎做大錠。羸蘭則助之爲奸邪。鄧通一嬖幸小人。蕭宏一膏粱紈袴。錢堅則附之妄作非爲。暴珍（殄）肆惡。至於貧窮者。即如聖門顏淵原憲之流。彼不但不助之給之。反凌之棄之。又何況於蓬茅下士。閭閻小民。不困其慳吝。不受其荼毒耶。且使人父子失其親。兄弟失其愛。朋友失其誼。夫婦失其和。以至正人君子困苦飢寒。無賴小人流爲盜賊。皆羸蘭錢堅使之也。此二人者。趨富欺

貧。親貴凌賤。罪猶其次。而助人爲奸淫。黨人爲凶惡。罪狀多端。不可僕（擢）數。似此窮凶極惡。無刑可加。乞敕火力士鐵金剛。粉其身碎其骨。遍給天下之貧士窮民。庶可以酬往愆。以消衆忿。此其一也。

薛泰罪惡雖未着於四時。而刻毒久施於一季。一至三冬。萬姓苦寒之時。不但不能如太陽普臨天下。使貧者可以負暄。彼反漫空飛舞。遍地飄揚。假做輕模輕樣。其實如刃如鎗。陰賊陽善。倍加楚毒。使無衣無纊之人。骨砭肌裂。口噤體僵。袁安高士幾至捐軀。角哀賢者竟遭畢命。古今來受其害者。亦不能屈指而記。封厲冷盛二人。與彼結爲死黨。惟以害人爲事。薛泰之惡已無窮。而封厲鼓舞助之。冷盛阿諛輔之。同惡相濟。使天下之窮人。破膚墮之者有之。抱臂縮頸者有之。齒

姑妄言

第四回

四二〇

思無邪滙寶

鬪號寒。身僵哭冷。呼天莫應。叩地無門。真有不可形容者。窮苦無告。萬姓含冤。乞敕皎日消其雪。封姨禁其風。元惡不能逞凶。冷盛助桀爲虐之流。不但不敢施其威。當亦隨之而滅矣。除此三凶。則生民皆受和煦之澤。庶免其苦冷號寒之痛。此其二也。

古謂民非水火不生活。水火固有功於人。而於人爲害者亦不淺。然功不能掩其過也。上古帝堯之時。汎濫於天下。幾至民無所安息。後雖爲大禹所平治。然至今數千年來。水煥常逞志恃凶。妄作威福。良田美稼漫渙沈淪。麗室華居漂流淹沒。懷山襄陵。沈竈產蛙。使受害之人無粒米之炊。無立錫之地者。皆水煥之罪也。至於火熾之罪。雖因人而起。似可稍逭。然亦彼助之爲虐。不可全恕。咸陽三月之焚。江都竟月之焰。

謂出於項羽世民。尚有所諉。而歷來焚官室。燬民居。蕩產破家。殞身畢命者。多有其人。其罪亦非淺鮮。乞敕祝融禁其火。馮夷制其水。痛加懲創。嚴行防飭。使人但受其功而不罹其害。救民水火亦一要政也。此其三也。

上古茹毛飲血。后稷教民稼穡。人始得五穀而食之。此聖人憂民愛民之至意也。孰意萬惡米諸者。恣意妄爲。亦效嬴蘭錢堅之習。趨炎附勢。棄賤欺貧。富貴之家盈倉積廩。以致紅腐而棄之。彼猶歸之弗止。至於苦寒之室。懸釜待炊。兒啼女哭。彼亦弗顧。如殷紂鉅橋之粟。李密洛口之倉。紅朽作踐。何可勝言。及至人遭貧困。彼更鄙吝萬端。使韓信乞食於漂母。子胥丐漿於瀨女。曾子三旬九食。梁武餓死臺城。介子推割股啖君。張睢陽烹童賞士。皆米諸之所爲也。甚至孔子萬代

姑妄言

第四回

四三

思無邪滙覽

之師。亦猶厄之陳蔡。其罪尚未擢髮而數耶。更有羅雀熏鼠。敲骨吸髓。夫妻相食。易子而炊者。傷心慘目。尚忍言哉。皆米諸稔惡之所致也。乞敕風伯五日一風。雨師十日一雨。蜡不爲災。蝗不爲害。天下之粟賤如塵沙。人人得而積之。則米諸不能妄自尊貴。與人爲難。且使人人得而食之。碎嚼其軀。勿論貧富。無枵腹之患。皆鼓腹擊壤。衢歌帝力。其功於萬姓豈淺尠哉。此其四也。

薪者天下無地不產。或草或木。或葦或蒿。無不可而爲之。乃至賤之物也。而辛貴一葇菲下材。草木賤質。亦自矜其能。視之如桂。效惡薄趨世之風。作逐臭附羶之態。亦與貧者爲難。竟至寒士之家。突內無煙。窮民之室。竈不舉火。誠可深惡而痛絕者也。乞敕五岳四鎮以及各省郡邑城隍社令之神。無

地不生。無處不茂。使辛貴及其子孫。人人得而誅之。戶戶得而炊之。化爲灰燼。棄之溝壑。然後辛貴之威庶可稍殺。此亦濟民之一端。此其五也。此五者皆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臣有巡察之責。旣得其實。敢不備細陳之。如不以瞽言爲謬。乞賜施行天下。幸甚。謹奏。

賁奏官戴天命。

此一本雖是戲語。爲後來鍾生上裁監軍本作。

一對前後遙遙一對耳。

梅生看完了。道。兄之尊作固佳。其如上帝無庸議。奈何。二人大笑了一回。梅生又道。兄方纔說神思昏昏。這是坐久了的緣故。今小弟奉陪到外面閒步一步。看一看春色。把胸襟稍舒。就精神健旺了。鍾生道。承兄雅愛。但弟平素倦遊。不敢從命。初次意是如此辭。梅生道。吾兄真讀迂了。今春光明媚。花柳動人。各處仕女如雲。車馬咽道。若不出遊賞遊賞。豈不爲花鳥所笑。說畢。拉了鍾生要走。鍾生再四推辭。道。閒花野草。小弟實不願

姑妄言

第四回

四二四

思無邪滙寶

看。辜兄美情。容當荆請。

二次邀是如此辭。

梅生道。兄既無此高興。弟也不敢過強。

然既不去賞春花。同兄去訪一訪解語花何如。鍾生道。請教吾兄。此言

何謂。梅生道。兄終日在家。不知外面的事。近來平康中有一瞽妓。姓錢

名貴。

此一回題目便是梅生攜鍾生訪錢貴。却不開首便說出。從約去看花。兩次三番。彎彎轉轉纔說到他身上。來。筆墨曲折之妙若此。若一開口便邀了到錢家去。不但梅生是約人。遭妓之損友。且突然而來。不成語矣。

生得肌如白玉。面似桃花。那一段嫵娜的身材。風流的態度。百口也贊

他不盡。雖是少了一對秋波。那一種嬌媚嫣然。令人魂醉的樣子。真是

形容不出。

此是極力贊他之貌。

小弟當日聽得人說。也不肯信。後來親去一訪。果是

名下無虛。弟還記得當日令叔所棄的令坦。干不驕兄。曾贈他一調浣

溪紗的小詞。是贊他妙處的。遂念道。

得便就順筆帶出。干生是鍾趣的棄婦。後來照應。便不覺突然。此雖是作者之長技。實可謂之黃絹幼婦。

紫玉風流白玉身。嫣然一笑欲傾城。淡粧濃抹總宜人。

蜜意難窺吞吐語。柔情易覺淺深顰。不須迴眼已牽情。

兄聽此作。可見彼之嬌艷了。我同兄去一訪。也可寬些眼界。兄意如何。

鍾生笑道。兄愛小弟過厚。故說得這瞽妓如天上人。欲弟去一遊耳。弟雖生平不曾會過妓女。曾聽得人說。近日大街中並無一個名娃。大非昔日之比。何況瞽妓中尙有此等人物。梅生道。我與兄自幼相知。可曾有一語相欺。若謂瞽妓中無美人。昔日王嬙西子綠珠之輩。就不該生於鄉僻了。兄何固執若此。鍾生道。小弟非敢固執。但想他一個瞎妓。縱有幾分容貌。自然胸如黑漆。只好娛市井之徒。我輩讀書人對着一個白木。單只大嚼屠門肉。牛飲幾杯回來。有何趣味。又不若對着那嫩草嬌花。聽那枝頭小鳥噯嘸。痛飲一番了。三次邀是
如此辭梅生笑道。兄可謂唐突西子了。兄既不知。也怪兄不得。這錢貴自幼穎悟異常。八九歲時就詩詞歌賦無不涉獵。後來十歲上纔壞了雙目。他至今終日咿唔。著作甚富。皆膾炙人口。小弟記得他十三四歲時。有他自嗟薄命的四首絕句。念與兄聽。看是如何。遂將他的薄命詩念了一遍。又道。弟還見過他的

姑妄言

第四回

四二六

思無邪滙寶

少年遊四闋四季詞兒。還聽人傳念他編的囀林鶯。更妙一時。記不得許多。兄到他家要出來一看。便知弟言非謬。此是極力贊他之才。鍾生聽罷。也不禁

容色飛舞。道。果爾佳作。可不愧兄之贊揚矣。梅生道。兄既以弟言爲不

謬。弟做薄東。請兄一樂。鍾生道。承兄厚意殷殷。本當從命。但他既是名

妓。又有如此才華。相交的自然都是富翁大老。小弟一介寒儒。那裡在

他眼界內。恐去反受他輕薄。那時進退兩難。還是不去的好。四次還是如此辭。梅

生道。吾兄吾兄。人不易知。知人亦不易也。吾兄此言是皮相英雄了。兄

還不知錢貴的心跡。他極重的是風流才貌。最厭的是銅臭烏紗。他向

日遇着俊俏才郎。雖不得他曲意奉承。也還頗親色笑。若是那癡蠢子

弟。雖富勝陶朱。他不但肯相陪。還有許多的譏誚。所以那些膏粱紈

袴。往往乘興而來。弄個敗興而返。後來因他母親苦勸。他如今纔略肯

通融。我還聽得人傳說。他曾立一誓願。倘偶着個才貌兼全的知心伴。

不拘貧富。願托終身。吾兄這一去。不但受他輕薄。恐還要在他知心之列呢。不意此語竟成先兆。鍾生道。若果如兄所說。此女可謂妓中英雄。以瞽目之

人而有此心胸。又高出梁夫人紅拂妓之上了。但恐此言容或有之。未必如兄所說。若此鑿鑿可據。梅生道。不患弟言之不實。猶恐我揚之。不盡耳。今同兄去看一會。若弟謬言。兄此後竟視弟爲妄人可也。鍾生見他說得如此真切。未免少年心動。答道。弟豈敢疑兄之妄。私心竊料恐世間無此尤物。今日之鬚眉男子無一人能塵埃中物色英雄。此句是一部書的骨

子。況此一瞽女而具此俠腸。有此巨識乎。此是一個題目。一部書從此二句敷演而出也。知否。梅生道。兄到

彼見之。若不符弟言。竟罰弟以金谷酒數。鍾生道。旣成（承）見愛。敢不趨陪。五次邀方肯同去。只一同遊寫得層層次次。一見梅生之愛友過甚。一見鍾生之少年老成。梅生大笑。鍾生抖了抖補道袍。按了

按舊紗巾。拔了拔破朱履。擰了擰身上灰塵。大約錢貴家中從未見此等打扮的大嫖客。此數語非極寫鍾生貧。不如此描盡一

番寒態。不足以顯錢貴取之之奇也。鎖上了房門。同梅生出來。又鎖了院子門。細。遂同攜着手。

姑妄言

第四回

四二八

思無邪滙寶

一路說些閒話。彎彎曲曲。不覺已過朝天宮大街。到錢貴門首。只見一帶疏籬。數竿修竹。樹木掩映。一個小小青門樓兒。迎門一座花臺。栽着一叢天竺。點綴着幾塊宣石。門口站着個丫鬟。約有十六七歲。生得面白唇紅。指柔足小。青衫潔淨。黑髮光明。在那裡買花。梅生指對鍾生道。此幽舍乃錢娘居也。又指着那丫頭。笑顧鍾生道。兄未靚麗人。先見艷婢。只這一小鬟。也算嬌美了。隨問那丫鬟道。你姑娘家中有客否。我同這位鍾相公特來相訪。那丫頭原來就是代目。梅生原常在他家行走過的。他却認得。將鍾生一看。不覺滿面春風。笑容可掬。忙向鍾生歛衽。寫出十分相愛的樣子。道。姑娘正獨坐無事。二位相公請進客屋內坐。我去通報。讓了進去。坐下。他忙到房中對錢貴道。恭喜姑娘。向日那梅相公同了一位鍾相公來訪姑娘。錢貴道。癡妮子。這有甚麼喜處。我今日心中不樂。懶於應酬。你可去回他說。得罪相公。改日再會罷。有此一頓。妙甚。後聽得是鍾生。方更覺欣喜也。代

目道。姑娘不可錯過。我跟姑娘數載了。雖見過幾個俊俏郎君。怎如這鍾相公是天上謫仙。人間罕有。雖然衣敝履穿。窮酸打扮。但那一種風流。恐巧妙丹青也畫不出。他才人丰韻。雖不知他才學何如。姑娘也該會他一會。大約世間有才而無貌者有之。有驚人之貌而無才者未必。姑娘一心想遇一個俊俏的郎君。今日却遇着了。我先說恭喜者。就是這個緣故。他比那祁公子不但風流過之。且另有一種藹然可親之態。較之他人就有雲泥之隔了。先是梅生在鍾生前極力贊錢貴貌。此是代目在錢貴前極力贊鍾生之貌。兩處一對代目也算是一個媒根。錢貴聽了。笑吟吟的道。窮何妨。當年只有章臺柳謂韓翃云。韓夫子豈（長）貧賤者。今又聞錢貴道鍾生窮何妨。此三字不聞者多年矣。但可果然如你之所云。竟是這樣瀟灑風流人品。代目道。向蒙姑娘以心腹托我。我怎敢欺誑。誤姑娘的大事。錢貴想了一會道。我常聽得人說。有一個小秀才叫做鍾麗生。算當今才貌雙全第一個人品。他因四壁蕭然。故閉戶在家苦讀。我雖神往久矣。却無緣相會。莫非就是此人。叫代目替他

姑妄言

第四回

四三〇

思無邪滙寶

輕攏雲鬢。淡點硃唇。起身。喜孜孜扶了代目。慢慢移蓮步。款款蹙湘裙。嬈嬈娜娜走將出來。朝上拜了兩拜。三人相讓坐下。梅生先開口道。久濶錢娘。渴想之甚。今我這敵友鍾兄。因久慕芳名。特同來奉訪。喜錢娘今日得暇。誠爲三生有幸。錢貴道。賤妾葑菲下材。蒲柳陋質。怎敢當相公過譽。聞得鍾相公神仙中人。今得屈臨賤地。乃妾之萬幸耳。正說間。代目捧上茶來。三人吃罷。錢貴附代目耳道。快備酒飯。代目點頭去了。點頭二字妙絕。

錢貴說話。只代目聽得。代目點頭。錢貴看不見。反是梅生鍾生看見。梅生顧鍾生道。兄今見錢娘丰韻。弟之前言妄否。鍾生道。弟先以兄之言。恐其太過。今細看起來。兄之所贊。尙未能盡。錢娘之萬一。真胡然而天。胡然而地。（帝）大約古來相傳之名媛。恐尙未若是。梅生對錢貴道。我這敵友鍾兄。表字麗生。是黌門中第一個才貌兼全青年的才子。真可謂倚馬千言。才華絕世。今日與錢娘初會。定有些新詩相贈呢。鍾生道。小弟不過背地吟哦。邯鄲學步。久聞得錢娘精

通翰墨。小弟豈敢弄斧班門。錢貴聽說。果然是他數載神馳。聞名未會的那〔人〕。喜動顏色。忙笑答道。相公言重。妾久仰高名。如雷灌耳。真如三神山。可望而不可即。今竟得相遇。何幸如之。妾陋質寡文。恐不敢當相公珠玉。或蒙不棄。賜我佳章。勝錫我百朋矣。梅生道。適間我到鍾兄府上。鍾兄正在豪吟。錢娘可要聽麼。錢貴欣然道。相公若記得。幸爲賜教。梅生遂將扇上的詩詞念了與他聽。錢貴聽了。贊道。名下無虛。妾何幸得聆佳作。鍾生道。俚言粗鄙。有污尊聽。令我愧殺。聞得梅兄說錢娘著作甚富。祈假一觀。錢貴笑道。拙作真要污目了。幸遇高明。敢不獻醜求教。喚代目將他歷來所作的詩詞取出來。遞與鍾生看了。贊不絕口。道。錢娘佳作。真可擲地金聲矣。錢貴道。不但相公污目。且使賤妾汗顏。梅生道。你二位皆不必過謙。俟酒闌後。等詩興發作。少不得要彼此賡和。正說着。內邊捧出酒肴來。彼此相敘坐下。觥籌交錯。賓主甚

姑妄言

第四回

四三二

思無邪滙寶

歡。擲了一回骰子。說了一回口令。郝氏也出來各奉敬兩杯。梅生暗暗把東道之資遞與他去了。錢貴又叫代目取過絃子來。彈着唱了一支紅拂記上虬髯落店的崑腔曲子。道。

我看你丰姿灑落。儀容俊俏。自合雙飛雙宿。姻緣分定。千里非遙。多感你好逑君子。擇配佳人。一見相傾倒。我看你二人呵好

一似秦樓乘鳳弄瑤簫。

可笑楊素那老頭兒

他銅雀焉能鎖二喬。

唱此

調巧甚。儼然以紅拂自居。鍾生比李靖。虬髯比梅生也。

他玉指輕挑。檀唇慢吐。真有繞梁裂石之音。令人聽得心曠神怡。唱了一曲。侑了數杯。看看日色將暮。酒闌上來。梅生道。有勞錢娘妙音。我們已賞鑒過了。鍾兄此時詩興動否。可作將起來。以助飲興。鍾生道。小弟拙作不拘何時皆可應命。但恐俚句不堪。有污錢娘清聽耳。錢貴道。相公勿過謙。定要請教。遂自己到房中。取出一柄重金牙骨佳扇來。雙手

遞與鍾生道。求相公即將尊作揮於粗扇。賤妾當留爲終身珍玩。隨命

代目掌上兩支大燭來。又自己進去了一會。代目捧着一個螺甸方盤。

梅生鍾生看時。盤中放着一方端溪舊硯。一錠方于魯的佳墨。錢貴將

一枝純毫湖筆遞與鍾生。錢貴不令代目。而兩次三番自己進去者。一見喜之至。一見重之至也。命代目將墨磨起。那

梅生不住贊道。只梅生贊而鍾生不贊。深意妙絕。鍾生非不欲贊。因腹內打詩稿耳。不要說錢娘著作之妙。只這筆硯

精良。也是難得見的。錢貴道。妾因目瞽。不善塗鴉。凡有拙句。俱是小俚

代寫。照前代目竟還寫得來語。此妾特特製下。以待高賢。藏之數年。今日得遇鍾相公

佳作。何（可）謂筆墨之幸。亦見妾一段苦心之有靈也。鍾生道。錢娘可

謂深情。敢蒙錯愛若此。因提起筆來。蘸濃了墨。要逞才思。不假思索。一

揮五首。

其一。

雪兒饒綽約。

惆悵隱秋波。

姑妄言

第四回

四三三

思無邪匪寶

姑妄言

第四回

四三四

思無邪滙寶

蜜意流纖指。

柔情託緩歌。

妙。謂先歌時以紅拂自喻。以鍾生比藥師也。

看勻深淺黛。

裙織綠緋羅。

話到傳心處。

明眸愧爾多。

罵盡不識人者。

其二。

閉目如思婦。

開喉盡妙歌。

動人年最小。

謔客趣尤多。

不飲頻呼酒。

催乾欲捲波。

醉餘偎倚處。

想當然。

香氣透春羅。

映其時季春之交。江南天暖。俱穿羅衣。

其三。

不見偏能識。

心靈會晤多。

二句贊盡錢貴一生。

愛傳絃上調。

情露坐間歌。

又我前意。

花好藏深髻。

贊其髮。

肌香透薄羅。

贊其軀。

餘思何處覓。去去緩凌波。

其四。

天意何幽渺。盈虛事頗多。

既然予月貌。

曷以吝秋波。

此四句既痛惜又深恨。無可問者。歸之於天矣。

淡鎖吳宮恨。

輕披越國羅。

浮杯一繾綣。

況復有清歌。

其五。

無意逢佳麗。

風情動我多。

軟腰欺嫩柳。

柔體怯輕羅。

玉指挑新調。

朱唇吐艷歌。

花魁應避步。

何必在秋波。

此想更深一層。謂有如此見識。何必用目也。有眼而不識人。又要之奚益哉。

寫畢。梅生接過來朗誦一遍。贊道。兄之佳唱。精工敏捷。雖青蓮復生。不

姑妄言

第四回

四三六

思無邪滙寶

能居兄之右。非兄不能有此咏。然非錢娘亦不能當此贊也。絕色高才。可稱二美。真是千秋佳話。小弟有幸得預斯會。錢貴聽了。忙出席深深拜謝。命代目斟上二卮。自己雙手奉一卮與鍾生。道。賤妾慕才如命。今幸得遇相公。乃前緣所致。語中已含深意。但蒙過獎垂憐。妾不能當此耳。謹敬一

觥拜謝。又奉一卮□（與）梅生。道。承相公不棄。同鍾相公來賜顧。遂妾

數載之願。薦引之恩。亦當拜謝。梅生道。此係鍾兄與錢娘宿緣所致耳。

我不過偶介紹乎其間。何足居功。焉敢當謝。鍾生亦回敬錢貴一卮。道。

小生乃貧寒下士。親友皆所不齒。今錢娘見愛若此。可謂生我者父母。

愛我者錢姑也。

鍾生初遇錢貴。不懼其鄙薄貧寒。便告以心腹實話。錢貴即知其爲誠實君子矣。焉得不顧托終身。

敢不爲知己謝。錢貴道。

相公是何言也。韓夫子豈長貧賤者哉。妾得遇相公。實出萬幸。彼此遜

謝一番。大家飲畢。錢貴叫代目取出一方新紬帕。將扇子包好。收入匣

內。鄭重之至。

他先聽得代目說。鍾生果然容貌無雙。

過（果）然兩字。看者極容易忽略過去。謂當日之是耳。聞其美。或其未必真。今

經代目見之。果然是實耳。

與向來所聞無異。今覲面又見他才美若此。不勝心折。就存

了一點要托終身之意。

此時從良之心方十分決定。先雖有七八分相愛。因未聆其才。尚未敢決。寫他心事深淺都有層次。

只是一時不便

開口。而那一番綢繆之意。甚是慇懃。梅生見了。笑道。我聞得錢娘數年

來無一人得其歡心。今遇鍾兄即相愛若此。真是姻緣宿定。非人力所

能強。錢貴道。妾何人斯。敢雌黃人物。但從幼有誓。願得遇一個才貌兼

全的情郎。今遇鍾相公已符宿願。敢不致敬。梅生道。鍾兄。我看錢娘可

謂愛兄已至。兄今在此留宿何如。

真好撮合山。

鍾生道。小弟寒酸體態。怎敢伴

天上姮娥。今承錢娘不棄。只可做詩酒交。安敢結鸞鳳侶。

古謂聆音識意。今鍾生數語已滿心願留。

但自鄙形穢。不知錢貴心內如何。故語謙而不決烈。然而好色人之所慕。況係煙花。鍾生雖少年老成。而心非木石。豈能不稍動也哉。

錢貴滿心要留他。不好驟然

啓齒。今聽見梅生相勸。心喜非常。見鍾生推辭。忙道。妾乃娼門下賤。怎

敢污相公玉體。但得侍一宵衾枕。雖於九泉亦無遺恨。

至情語。

說了。面有

慘（慚）色。梅生道。錢娘之言若此。吾兄若要推辭。豈不辜錢娘一團美

姑妄言

第四回

四三七

思無邪匪寶

姑妄言

第四回

四三八

思無邪滙寶

意。倘再拘泥。不但殺風景。就覺太不情了。弟且告辭。明早再來扶頭。因起身作別。鍾生見他二人如此說。也就立住。道人非草木。孰能無情。非弟推辭。但只恐無福消受耳。說完。與梅生作別。送了出門。隨與錢貴攜手進房。見房中焚蘭蕪麝。幽雅非常。繡帳錦衾。又富麗至極。鍾生雖是一個才子。却是一個寒儒。每常住的是衡門茅屋。睡的是紙帳梅花。今到此溫柔鄉。如登仙界。他此時真是。

身雖未到蟾宮裡。

如在瑤臺瓊室中。

錢貴又叫代目烹了一壺好茶。各吃了兩鍾。說了些久聞未會的知心話。鍾生在明晃晃銀蠟下。重新把錢貴細細一看。燈下看佳人。分外嬌嬈。真美麗也。

鬢髮如雲。髮。

黑臻臻挽一個時樣梳粧。柔軀似柳。軀。

嬌滴滴

着大套細輕衣服。眉彎新月。眉。

淡淡掃兩道春山。牙排嫩玉。

牙。

齊齊露兩行瓠子。雙眸似睡。昨。如未醒之楊妃。嬌面不勻。

面。

似嫌浣之號國。鼻若垂珠。鼻。臉同瓜子。臉。口中香氣氤氳。

口。

唇上殘脂腹（馥）郁。唇。十指尖尖。手。真如玉筍。雙彎窄窄。

足。

實賽金蓮。錢貴之美。豈獨鍾生今日始見之。數年來他人皆無目者耶。要知他人眼中見錢貴如此。不足盡錢貴之美。鍾生雖是男子。貌勝婦人。他見錢貴尚美如此。可謂美之至矣。此不但贊錢貴。連鍾生都贊在內中也。

此可謂美之至矣。此不但贊錢貴。連鍾生都贊在內中也。

相攜上床。脫衣共寢。鍾生又將他遍身細細撫摩。真是。

體滑如脂。骨溫如玉。上口似櫻桃。下口包含紅芍藥。喻其色。橫

唇如赤豆。直唇微露紫雞冠。喻其形。乳頭新剝雞頭肉。捏着已

足魂消。牝戶劈開苗苗瓣。摸到勃然興發。自頂至踵。無不贊到。獨於此處却不曾十分大贊。妙極。更

有妙者。鍾生摸着此物如此。便以為婦人如此皆是。並不知未破瓜之處。女却非如此也。是寫一個乍近女色的少年。

情致如火。雲雨起來。一個初嘗滋味。一個久慕丰標。一個憐才。一個愛色。他兩個彼此相愛之情。一番綢繆之態。雖浴水鴛鴦。穿花鸞鳳。猶不

姑妄言

第四回

四四〇

思無邪滙寶

足以喻也。事竣就枕。錢貴枕鍾生之臂。悄語道。妾有心腹一言。欲君見憐。君肯垂聽否。鍾生道。卿之深情。沁我肺腑。有何見教。敢不勉從。錢貴道。妾乃錢家親女。不淫（想）隸在樂籍。這接客迎人。原非妾之本意。奈迫於父母之命耳。妾今雖倚門獻笑。然自幼曾立一誓。願得遇才貌郎君。定以終身相許。妾今虛度十九齡矣。數載做這風中柳絮。也因是未得其人。今遇郎君。妾心已足。若徒效露水之歡。非妾之願。必以此身相托。誓死不移。倘鄙妾下賤煙花。留爲妾婢。亦所甘心。君若不從。妾當以一死。自矢此志。決不他移。君能憐念妾否。言畢。不覺嗚嗚咽咽。哭將起來。有八句道他二人。男貪女色。女慕郎才。道。

爲雲復爲雨。

相愛又相憐。

美配當良夜。

佳期正妙年。

撫郎郎似玉。

撫字妙。眼看不見其貌。但用手摸。

覩女女偏妍。

更有銷魂處。

低低枕畔言。

鍾生聽了。惻然道。卿可謂交淺言深。但我自幼父母雙亡。爲兄所棄。家

徒壁立。親友皆疏。向來幾次求婚。人皆鄙我寒賤。故年已二十。尙無室

家。鍾生錢貴是一部書中之正生。正旦。故寫他二人獨詳。前寫錢貴自生時至襁褓。便有人贊愛。後七八歲上學。攻書。十齡損目。十三歲爲鐵化梳籠。今十九歲得遇鍾生。鍾生也是自生時至五歲便能識字。七八歲就便爲《會》

作文。九歲喪父。十一歲喪母。十五歲自外祖家出來另住。十七歲進學。今二十歲得遇錢貴。何以《似》太史公之年月表。自他二人之外。再無第三人。費若許筆墨者。我因想書中自有

黃金屋。書中有女顏如玉。故立志芸窗。矢心發憤。錢貴矢心擇配。鍾生矢心發憤。二人皆得如願所爲。有志者事竟成也。

或皇天不負苦心。倘獲微倖。再尋配偶。今幸得遇芳卿。承你百般垂

愛。我心已醉。感你以終身相托。何幸如之。本擬如命。但我一介寒儒。恐

負你終身結局。二則我囊罄如洗。焉能爲子贖身。三則你係他親生愛

女。安肯輕易配人。四則我原說微倖之後。方可畢婚。今豈有出乎反乎

之理。且我一個薄命寒儒。焉有福配你這天姿國色。因此數種。故難從

命。賢卿請自細思。錢貴道。以郎君之才。蛟龍豈池中之物。不日升騰。這

姑妄言

第四回

四四一

思無邪匪寶

姑妄言

第四回

四四二

思無邪滙寶

何足慮。

破其寒儒句。

至於贖身一事。妾係他親生之女。安得論價。

破其贖身句。

且妾數

年來替母親所掙不下千金。若定要身價。妾當自辦。不用君費心。若說

親女不肯捨輕易嫁人。當初妾原不肯接客。是我母親苦勸。原訂過得

遇才郎許我自嫁。向有斯言。我方依允。今若萬不肯從。妾當誓以一死。

破其親女不捨配人句。

今日既已侍君。此身決不再辱。妾心已死於君。自茲以後。生

爲君家之身。死則君門之鬼矣。君所說脫却藍衫。方纔納偶。今日我不

過欲爲君妾足矣。豈敢望與君作配。

破其徵倖後方娶句。數語釋破鍾生前數語之疑。

何妨今且歸君。

爲君權主中饋。亦可免分君讀書之心。俟君捷後再覓夫人未遲。妾籌

之熟矣。君能憐念妾否。

此數語雖非本心。不過謂此身即爲小星亦願。一以明己志之堅。二欲感鍾生之心不能復辭耳。真慧心。

鍾生感激不

盡。道。子言至此。可謂深心。我尙有何推阻。但你說今且相從。倘我僥倖。

再尋匹配。此言非知人心當出口。我有何能。承你這般厚情。誠令我感

激泣下。我自然以你爲室。豈有列做小星之理。

先破他這一句。妙。不但謂你不當說。且我不願聽也。愈覺情深。

但

今日若與你老母言之。他見我一介寒儒。未免有許多張致。洞見小人肺腑。你且

不必露於辭色。俟今秋大比。或上天憐我二人情癡。稍得寸進。然後娶

卿爲室。不幸即落孫山。又當設法別議。勿謂鍾生情種。即鐵石人見錢貴如此一番相愛。亦不忍辭他。此二語娶之心亦決。錢

貴道。聆君之言。妾之深願。況數月光陰亦容易過。但恐君高中後。那豪

門閨秀。富室嬌娃。誰不願得此風流佳婿。恐致妾有白頭之嘆耳。雖未必疑鍾生

是此等人。然不得不慮及於此。不若先說破之爲妙也。鍾生長嘆了一聲。道。我命名鍾情。豈肯作薄倖人。況

女子中尙有多情美麗如子者耶。若異日負卿。我終身前程不吉。此數語破他另

娶之疑。又自明決非負情者。錢貴聽了。忙欲披衣起謝。鍾生攙住道。你我何須乃爾。但你

此後仍如昔日承順母意。俟到我家。再守婦道未遲。錢貴道。君此言視

妾同畜類矣。我旣以此身許君。此身乃君之身矣。敢有辱君之理。若母

親不念天倫。或行威逼。妾九死弗移。以此報君。只見錢貴三志之堅。伏後姚澤民來訪時。鍾生道。我

正恐如此。故爾勸你。我二人旣已定盟。便是終身夫婦。倘你不堪受凌

姑妄言
第四回
思無邪匪寶

姑妄言

第四回

四四四

思無邪滙覽

辱。如此豈不使我抱一世鼓盆之嘆。況你之心跡。我豈不知。俟出火坑。再做良家腔調未晚。此數女（語）鍾生之情更深一層。可以死錢貴之心。錢貴道。君情至此。妾雖死九泉。

亦含笑矣。因笑道。我錢貴好造化也。得此多情多義才郎。終身之願已足。又對鍾生道。目今郎君請寬住數日。聊盡微忱。此後無事望常來看。免妾身記懷。鍾生道。我豈忍瞞卿。我家一貧如洗。此地豈能常到。且大比在邇。還要用功。若有稍暇。自來看你。不必注念。錢貴道。君高志若此。妾豈敢擾亂君心。今求寬住數日。稍伸繾綣。若忽然別去。情何以堪。鍾生應允。二人相敘到親厚之際。情興復萌。重又春風一度。正在綢繆之時。不覺天色已曙。日映紗窗矣。二人起身下床。鍾生將他一看。真個消魂。但見。

雙眸雖緊閉。

顏色勝芙蓉。

月掃娥眉淡。

雲偏寶髻鬆。

又看着錢貴梳洗。親爲之掠鬢。代爲之畫眉。一種親愛之情。不能言盡。梳洗方畢。只聽得梅生一路叫進來。道。鍾兄起來不曾。小弟來扶頭了。鍾生忙迎出來。道。吾兄來何早也。梅生笑道。弟恐兄乍入陽臺。好夢不能即醒。特早來驚夢耳。相視大笑。到堂屋中坐下。代目捧出兩盞茶來。二人吃了。梅生攜了昨夜嫖金。今日東資。交與代目。代目進房對錢貴說。錢貴不肯收。叫代目定還了梅生。此一事決不可少。不然鍾生白嫖固不可。自出嫖金又不能。昨日是梅生勸他留宿。今日代出。方是知己。錢貴不受。他二人私下定盟。則非梅生所料矣。梅生只得收回。少頃。錢貴出來同坐。早飯畢。談了一會。又拿出酒肴來。三人入席而飲。無非說些新詩。行個妙令。且說郝氏昨日見了鍾生。看他衣衫襤褸。甚不嫌意。因女兒叫備酒飯。少不得整理送出。後接了梅生東道之費。也還不十分着惱。以爲他到晚就去。不想女兒竟留下了他。不見一文宿錢。滿肚忿氣。正是。

未曾見慣奇嫖客。

惱斷虔婆愛鈔腸。實在未曾見慣。怪他不得。

姑妄言

第四回

思無邪

姑妄言

第四回

四四六

思無邪滙寶

今日又見女兒自己拿出私囊製東。越發氣得了不得。因看女兒面上。不好發話。惱得只在他自己臥室坐着。總不來瞅睬。一應都叫代目財香。料理。不在話下。描寫盡鴛兒愛鈔。小娘愛俏兩種心事。他三人飲過數巡。梅生問道。兄今日

可回府麼。鍾生道。小弟也要回去。蒙錢娘苦苦相留。不忍拂其雅情。還住一日。梅生笑道。諺云。得魚豈可忘筌。你二位如此相親。何以謝我。這月下老。他二人同應道。多感厚德。容圖後報。決不敢忘。今且以一卮爲壽。二人起身。各斟一卮。奉與梅生。梅生笑着立飲了。又皆回敬坐下。梅生又問道。鍾兄遇錢娘。昨已有新詩相贈。錢娘可有佳章酬答否。錢貴微笑道。鍾相公佳作。陽春白雪在前。妾巴人下俚之言。豈敢相和。因鍾相公說自幼貧寒。爲親友所不齒。妾見世態炎涼。人情冷暖。不勝慨嘆。謫得一調木蘭花慢。不敢獻醜。恐相公噴飯。梅生道。錢娘不必太謙。就請賜教。錢貴遂念道。

想人生貴賤。皆前定。有何妨。嘆人盡欺貧。衆咸趨富。出醜張狂。思量從來世事。儘多更何必恁匆忙。富貴焉知不敗。貧窮豈便無昌。悽惶。有限幾時光。誰弱又誰強。復何須乃爾。千般醜態。萬種無良。推詳事多反覆。況人生怎定得滄桑。堪笑人皆睡夢。安能洗盡污腸。

梅生聽了。道。妙極妙極。罵盡世情。錢娘真鍾兄之知己矣。又向鍾生道。錢娘既有佳作贈兄。吾兄不可無答。或詩或詞。也請教一首。鍾生道。旣承兄命。敢不呈醜。弟荷錢娘厚愛。亦有數言以謝之。故美其名曰意難忘。鄙言誌意而已。幸勿大噱。遂念道。

漂母流芳。憫王孫進食。義俠充腸。章臺英俊眼。貧賤識韓郎。紅拂伎。目非常。奔李靖歸唐。適蘄王。梁妃顯達。千載稱揚。負羈哲婦無雙。識文公終復。傑士從亡。逃吳胥乞食。浣女獻壺。

姑妄言

第四回

四四八

思無邪滙寶

漿。豪傑事。屬閨房。試說姓名香。到今朝。垂青顧我。又有錢娘。

錢貴道。妾何人斯。何敢當郎君如此高比。所謂投之以木桃。報之以瓊瑤了。叫代目取出筆硯。並一幅白綾。請鍾生寫。鍾生將錢貴之詞寫於前。他自己的寫在後。寫畢。梅生接過。念了一遍。贊之不已。錢貴道。以妾之俚語與鍾相公尊作同書。真正是精金配頑鐵。美玉並瓦礫了。梅生道。你二位都不必謙。兩調佳章。若傳出去。都可紙貴洛城。錢娘何不以此兩調被之新聲。長歌一番。我們洗耳靜聽。何如。錢貴欣然應允。各送巨觥。先將鍾生的詞歌了。二人飲畢。梅生酬了一杯。歇息了一會。又各送上酒。錢貴又將他的詞歌了。二生大喜。彼此歡飲酬酢。飲至天晚。梅生別去。鍾生錢貴二人。如並蒂芙蓉。穿花蛺蝶。百般恩愛。又住了一日。苦辭要回。錢貴知不可留。遂在篋中取出銀一封。道。此內約有三十餘金。係妾向來所積。今贈君權爲燈火之費。若有不敷。將來再取。妾倘有

衷腸欲訴。托人請君。望君即至。鍾生道。卿若見招。我必就到。但你之情愛。我已難當。此贈如何好受。錢貴道。君何外妾。妾身既已屬君。況此身外之物。妾之所有。皆君之所有也。鍾生感其言。也就收下。二人依依不捨。攜手流淚。錢貴又道。郎君萬分自愛。秋闈後妾當洗耳以聽佳音。鍾生道。卿亦當自愛。前言須緊記。萬不可因我而受辱。使我愈不自安。彼此鄭重而別。正是。

無眸瞽妓。勝於有眼男兒。

鬚眉丈夫。不若巾幗女子。

大書特書。此二句是一部書大主意。

且說鍾生到了家中。開門進去。他這間房子。原是那老先生真佳訓的書室。這真家訓後出了貢。選了教官。一家數口俱帶去上任。此房典與鍾生。其價甚廉。只當替他看房子一樣。雖然是間斗室。四面俱有小院。院中還有幾棵綠萼西府。碧桃紅杏之類。他室中竹床木几。紙帳布衾。

姑妄言

第四回

四五〇

思無邪滙寶

裡外倒也還收拾得十分乾淨。鍾生素常在家時。因貧窮特甚。三旬九食。也是他的常事。但無長遠枵腹之理。少不得終日要去奔波柴米回來。又要親躬汲爨。做那竈州府的炊官。還要掃地澆花。一日中只好半日讀書。今日錢貴贈了他一封銀子。他就坐下來。打開一看。都是上好錠兒。不覺墮下淚來。道。我自幼椿萱見背。兄嫂將家私變賣。不知何往。依傍了外祖數載。後外祖先逝。虧得與我些私蓄。纔覓了這間房子棲身。並盤纏了兩年。數載來。多承梅兄間有所贈。以佐薪水。纔苟延到了今日。此處提明。後日千金之報。方不爲過也。其餘骨肉至親。盡同陌路。不意今日與錢姑無心之遇。不但贈我若許之資。且以終身相托。此情此德。沒齒難忘。我趁此有餘之時。可以苦攻。今秋倘百尺竿頭。得進一步。完他終身大事。就是報德了。次日到書鋪廊買了許多墨卷表論策判之類回來。又製了幾件隨身的衣履。此句伏得好。不然後來那得一衫一褲贈鄰氏。備了數月的柴米。恐自己炊爨。誤了讀書。

之功。雇了一個江北小廝。叫做用兒。來家使喚。

即帶出鍾用。妙。

每日工價一星。他

然後自己擬了些題目。選了些文章。足跡總不履戶。只有會文之期。纔

出去。閒常只埋頭潛讀。真是雞鳴而起。三鼓方歇。以俟秋闈鑒戰。權且

住筆。鍾生前日在書坊中見一冊新書。名曰峒谿備錄。翻開一看。係本

京新安人姓童名自宏。^②近日的著述。他也買回來閒閱。你道這童自

宏是誰。他就是童自大的胞兄。與他乃弟的胸襟大不相同。滿腹文章。

却不願出仕。一意陶情山水。愛閱歷名山大川。民風土俗。他家中也是

巨富。將家事付與兒子主持。只在外邊遊覽。有人勸他道。何不在家享

用。常常奔波道路。何苦乃爾。他道。大丈夫志在四方。豈有個做看財奴。

守這故園空老。

此等財主。吾見其語矣。未見其人也。

一日想道。東西兩粵。吳楚秦蜀。我都曾遊

過。只不曾到過滇黔。我聞得苗蠻之地。雖近中原。而人畏其險峻。細探

之者甚少。我何不一遊。把蠻中風景紀出一段故事來。不但自己豁了

姑妄言

第四回

四五二

思無邪滙寶

心胸。也可留爲後人長些見識。決意要去。親友咸勸阻道。苗蠻煙瘴之地。何可因遊觀之小事而輕萬金之軀。寧不聞千金之子。立（坐）不垂堂乎。他笑道。如諸君之言。床榻之上。屋宇之中。皆不死人者耶。達者之見。遂

帶了數個家人。攜了若干途費。到了南京。在童自大家只住了一日。見兄弟那鄙吝的樣子。十分難看。遂遷到朝天宮道士房中作寓。那時應天府學教授姓廣。第九回內廣教官薦于生到李太家。此處已伏其人。祖籍徽州。與童自宏原是社友。當

日在家時甚是契合。今到此處。次日即去拜訪。廣教官聽得他來。忙倒屣迎入。敘了許多久別渴想的話。又閒談了一會。童自宏見他的學署牆欹壁塌。甚是不堪。說道。社兄在此爲一方之師範。怎魔（麼）貴署傾圮至此。也不申呈府縣修理一修理。廣官嘆了一口氣道。豈但弟之敝署。連聖人的大成殿同兩廡都有倒漏處。曾呈稟過數次。皆置若罔聞。奈何。昨日正有一個笑談。弟與兩位敝同僚在那裡同閱諸生的月課。

門斗進來說道。外面牌坊上那個掉下來了。弟不懂所謂。問他掉下的是甚麼東西。他說。就是那個了。我知道叫甚麼。弟還罵他道。死蠢材。必定有個名色。甚麼那個那個的。遂出去一看。原來是牌坊柱子上那瓦套兒。因柱頭朽了。掉了下來。弟也不知叫做甚麼。只得解嘲。向門斗道。這個掉下來就是了。儘着那個那個的。我如何知道。後來各書去查。始知名叫護朽。老社翁請想。一個文廟大門外的牌坊。乃衆人觀瞻之地。而（尙）且如此。又何況於他。童自宏顧家人道。拿五十兩銀子送廣師爺收拾房子。家人取出送上。廣教官道。老社翁駕臨。弟連一杯薄酒還不曾奉敬。怎敢當此厚賜。然不敢過却。有負雅愛。此屋雖弟居。乃官舍也。弟定將老社翁這一番義舉。申報上臺。童自宏道。此萬不可。弟非沽名者。不過贈故人稍加修葺。以蔽風雨耳。廣教官領諾。作謝收了。童自宏別了回寓。廣教官即刻回拜。次日設席奉請。他自知童自宏尙樸素。

姑妄言

第四回

四五四

思無邪滙覽

不喜虛華的人。請了兩三個得意的窮門生相陪。彼此談講。甚是相投。童自宏寓中無伴。約他們常去。以消寂寞。這兩三個秀才知他是好客的富翁。何樂而不往。便日日到他寓中陪談。大嚼豪飲。那是不消說的。

到聽日日到朝天宮陪那道士。這兩三個秀才日日到朝天宮陪童自宏。遙遙一對。

一日。童自宏同他們到三山街承恩寺閒步。見許多的骨董鋪。遂挨着家看去。並無一件好物。看到一家。還有幾件看得的東西。他衆人中有一個朋友。見一個匣內放着一隻玉碗。便伸手取過來看。那開鋪子的。先見他們幾個都是酸丁打扮。料非售主。坐着揚揚不睬。此時見他拿碗。忙站起來說道。哎呵呀。看仔細。好閒賤手。遠遠的看看罷了。一下失錯打掉。你還賠得起麼。便伸手來奪。童自宏見他小量那朋友。心中暗怒。便一手接過來。問道。你這碗值多少銀子。就敢量人賠不起。那人見童自宏說這話。估了他兩眼。見他穿着也甚是平常。料不是主顧。遂冷笑了一聲。道。要是別人買。一百八十的要。相

公你若要。讓你些。

買賣小人人小量。人猶可恕。稱呼這幾個你字。則可惡難忍。寫盡小人勢利的心腸。

稱二十兩現銀子。拿去了。

罷。童自宏聽了這話。拿着向街中石上儘力一下。攢得粉碎。

陳子昂捧胡琴是博名。童自宏

攢玉腕是出氣。然而兩件事都暢快。

吩咐家人道。稱二十兩銀給他。

余有一李姓長（輩）。新任江陰副總。新歲到省謁制臺。因往評事街燈市看燈。裝束如兵

丁形常。（象）見一家列紗屏。一架花梨架甚精工。問道。這架屏要賣多少銀子。那賣燈的道。你料道買不起。問他做什麼。又一個笑道。便自送你。恐你家還沒處放。你若愛。稱三十兩銀子。擡了去罷。李公家即在省城。回來差四名軍卒。拿了三十兩銀去擡屏。吩咐云。他若不肯。可將兩個掌櫃的拿來軍牢。到彼言其故。二人自悔無及。只得將屏付與。二事相同。故並及之。以快心胸。

那人爭道。這是人的寄

賣的。定要五十兩。昨日人還到四十兩。尚不曾賣。如何攢碎了他的。先

那朋友被他譏誚了兩句。一肚暗氣發洩不出。今見童自宏攢碎了。心

中暗喜。便說道。你要二十兩。他就給你二十兩。還有甚麼說的。你先貶

淺我罷了。他是徽州有名的百萬童老爺。像你這樣的鋪子開得起幾

萬個呢。你也小量他。這條街是極熱鬧的所在。此時圍着許多人看。這

朋友向衆人細說了其故。衆人一來也惱他眇（渺）視人。二來人情所

使。自然要奉承富翁。都說開鋪子的不是。他方忍氣吞聲。沒得話說。童

姑妄言

第四回

四五六

思無邪滙寶

自宏同衆人談笑着。踱出聚寶門外。到了報恩寺。走乏了。投知客寮去。只見挪一個大胖和尚。肥頭大臉。穿着一身紬緞僧衣。光着頭。坐在一張大圈椅上。見了他們。屁股略擡了擡。道。請坐。他衆人也都坐下。那和尚毫不瞅睬。也不叫茶。童自宏見他那樣子可惡。笑問道。老師就是知客麼。那和尚帶答不答的道。正是。童自宏道。請問這報恩寺以前是甚麼寺來。知客道。以前是長干寺。童自宏道。長干寺以前呢。那和尚忙（茫）然了一會。道。這却不知。童自宏笑道。寶刹也算南京第一大寺了。無限的貴官財主來往。像我輩窮酸不足論了。倘遇了那種人盤問起來。連本寺的來歷都不知道。不但於寶刹削色。就是有願布施的。也不肯出手了。那和尚問道。相公可知道麼。童自宏道。我安得不知。那和尚忙立起。滿臉陪笑。足恭問訊道。適纔着實得罪。小僧以爲是等閒人。不知是廣見博識的老先生。叫小和尚送茶。茶罷。就叫掇果碟子上來。一

姑妄言

第四回

四五七

思無邪匳寶

十六樣上色果品細點。再三讓着。吃了一會。又叫備齋。頃刻撤下果碟去。送來十二碗豐盛素菜。包子雲捲。南鄉米飯。細粉鮮湯。吃飯畢。又叫烹了一壺好毛尖茶來。漱了口。那和尚笑吟吟躬身問道。請問老先生。敝寺長干寺以前端的是甚麼寺。童自宏道。當年梁武帝要建長干寺。特選了這一塊地基起蓋的。長干寺以前是一塊大空地了。這有甚麼難解處。衆朋友先也以爲童自宏必知其詳。都側着耳朵聽。見他說這話。都忍不住的哈哈大笑。那和尚先當童自宏是實話。陪了無限的小心奉承。備茶果。備湯飯。盛款了要請教。此時方知是要他。又說不出口。心中暗急。光頭上的汗珠有指頂大。順着往下滴。寫和尚一路屁滾尿流的奉承請教。原來是這句話。罵得不急。偶童自宏笑着起身一拱道。多

憶一笑談。一個僧冒雪歸家。到屋內。雪花頭上滴水。徒弟問道。師傅頭上是那裡的水。師云。是雪洩了。此僧頭上大約也是洩了。

童自宏笑着起身一拱道。多

擾了。笑着同衆人別處去隨喜。吩咐家人道。稱二兩香資送這師傅。那家人便向身邊取出一包銀子來稱。那和尚見給了二兩銀子。除茶飯

姑妄言

第四回

四五八

思無邪滙寶

之費。還多餘兩數。方纔暗喜不急。因見他這樣出手。不像個窮酸。問那家人道。你們這位相公姓甚麼。在那裡住。口聲不是我們本地人。那家人道。我家老爺是徽州有名的童大百萬。你們這城裡住的童百萬就是他的親兄弟了。那家人也惱他出家人先那大樣。說他道。他先來時。你不那大模大樣。奉承得他快活。要化他一千五百。只當氈子上去了一根毛。說着。連忙趕主人去了。那和尚後悔無及。後來倒也教乖了他許多。再不敢以衣帽相人。不論貧富人來。都以禮相待。按下不表。那童自宏在城裡城外各僧房道院遊了月餘。買舟而去。或水或旱。到了貴州雲南一帶。住了年餘回來。果然紀了一冊手抄。名爲峒谿備錄。遂命匠人刻了絕精的板刷印。傳到各書坊中都有。腹中稍有文墨者。無不喜閱。獨他乃弟不善。他令兄帶了數十本來與他。童自大翻開一看。大笑道。花花綠綠。綠綠花。一個字。兩個叉。他認得我。我不認得他。

人生在世。
要認得銀

子足矣。何必認此。

又笑道。有用有用。付與一個管賬目的小廝。叫做美郎。道。留着覆醬瓶蓋醋甕。也省幾文錢買紙。不要可惜拋撒了。你道端的這本書上紀的是些甚麼。聽我細細述來。上面道。

峒谿種類不一。聞見同異各殊。余係目覩。辭雖簡而事詳。

苗人。盤瓠之種也。晝夜郎境多有之。有白苗。花苗。青苗。黑苗。

紅苗。其衣各別以色。散處山谷。聚而成寨。睚眦^③殺人。仇報

不已。故諺云。苗家仇。九世休。近爲熟苗。遠爲生苗。熟苗徭役

之苦。勞同牛馬。男子椎髻當前。髻纏錦悅。織布爲衣。竅以納

首。婦人以海肥銅鈴^④結纓絡爲飾。耳環盈寸。髻簪幾尺。以

十月朔爲歲首。揉魚肉於木槽祭盤瓠。羣號以爲禮。見流官。

無論尊卑。皆稱曰老皇帝。稱內地人曰漢人。以漢始通西南

故耳。九股苗在興隆凱里二界。以十一月爲歲首。楚王

姑妄言

第四回

四六〇

思無邪匯寶

馬殷遣將鎮八番。遂成土著。多樓居。衣青衣。婦人被細摺裙。摺如蝶版。古致可觀。以六月六爲正旦。其俗尚鬼。喜造蠱毒。身帶刀弩。多爲盜賊。喪食魚蝦而禁禽獸之肉。葬則以傘蓋屍。期年發而火之。宋家蔡家。春秋宋蔡二國之裔也。性樸不詐。衣冠盡廢。宛然苗類矣。夭苗多周後。姓姬。尚行周禮。祭祖推其家長唱土語讚祝。紫薑苗裝束與漢人同。多力善戰。亦曉讀書。嗜殺尤甚。得仇人。生啖其肉。夫死。妻先嫁而後葬。曰。喪有主矣。賣爺苗在白納。賤老貴少。雖父老亦拽至他方賣之。不知誰人買這老者何用。克孟牯羊二種。處於金筑。擇懸崖鑿竅而居。高百仞。^⑤或垂竹梯。或緣藤上下。如同猿猱。西苗尚勇好鬪。葬不用棺。不知拜掃。此是效法上古所行。飲醉相殺。醒復相好。國中雖不至於殺。而醉後相打。醒後歡好者甚多。東苗性悍。衣藍短衣。婦着花衫。無袖。

遮覆前後而已。細摺裙僅蔽其膝。驪氏之裔。死用棺。以石

作墳。以七月七日祭先。甚敬。四龍家衣尚白。回回遺製。喪服易

之以青。諺云。穿青衣戴孝。死鬼肚裡明白。大約因此而云。有張劉趙三姓。一曰大頭龍家。男

以馬牛尾鬣雜組髮中。盤之成蓋。覆以尖笠。一曰狗耳龍家。

婦人作髻。狀如狗耳。近日婦人挽長髻如驢髻。不知當作何呼。一曰小頭龍家。一曰曾竹

龍家。俗與龍家無異。土人在新添司者。與衛人通婚姻。漸

染漢俗。在施秉者。播入流裔。在邛水者。鬪狠輕生。里人亦

名夭苗。身衣木葉。省了許多布帛。新添丹行之間。蠻人性獷戾。以漁

略（獵）爲生。衣簑衣。峒人以苗爲姓。好個大族。性喜殺。片言不

合。即起干戈。尙強如中國人腹內之干戈也。在石阡朗溪二司者。多類漢人。在永

從者。居常負固在洪州。地頗膏腴。然不事耕作。惟喜剽掠。粵

西有猺人者。好彈胡琴。吹六管。女善漢音楚歌。生女還之母

姑妄言

第四回

四六二

思無邪滙寶

家。曰。一女來。一女去。八番其俗。女勞男逸。夜則男勞女逸。庶可相均。勤^⑥於

耕織。長裙曳地。白布裹頭。以十月之望爲歲首。葬不當晝。必

於靜夜。曰。不忍使親知之也。這纔叫做繭鬼。狔兜衣青。身不離刀。

狔老叛^⑦服不常。死則俯屍側葬。云。爲死者避壓也。狔獠

生理苟且。荆壁無門。出則以泥封戶。何不憚煩。父母死。焚其衣冠。

有如贈鬼。此俗近來盛興。棘人號十二營長。獠鬼狔狔言語不通。棘

人爲之傳譯。被氈衫。女吹篴。有淒楚聲。六月二十四日星回

節。吃生肉。祭天過歲。朔望日不乞火。性悍好鬪。盧鹿同風。又

好佛。手持數珠。善誦梵咒。有禱輒應。獠人後。住元謀。女

負擔。男抱兒。^⑧最潔。日杵米。不食宿糧。其人能咒咀^⑨（詛）變

幻報仇家。又善變犬馬諸物。又有二形人。上半月爲男。下半

月爲女。近日中華國少年。晝則爲男。夜則爲女。甚多。狔狔其種不一。有花狔狔。紅狔狔。

赤脚善奔。不知惜命。此則不止於狔。狔天下多有之。布圍下體。謂之桶裙。善造毒

箭。當之立死。受其氣者亦死。死則有棺而不葬。置之厓穴。或

臨大河。剪頭狔狔者。男女剪髮。僅留寸許。梳篦二物置之無用矣。豬屎狔

狔者。喜不潔。與犬豕同食。豎眼狔狔。蠻人之尤怪者。兩目

直生。惡人衣青。⑨云。遇之有禍。去麻陽百餘里。亦不常見。

播州。古夜郎地。其苗信鬼好詛。射獵爲業。衣用虎皮。以虎尾

插首爲飾。黎州蠻。白馬氏。⑩之遺種。其類凡十一。曰。西箐

蠻。三王蠻。邛部蠻。風琶蠻。保塞蠻。淨浪蠻。阿宗蠻。烏蠻。白蠻。

兩林蠻。山後蠻。交易不用銀錢。漢以絹帛茶布。蠻以鹽馬紅

椒。其俗尚鬼。稱其長曰都鬼主。⑪建昌。俗陋性剛。與黎州

相似。松潘。古冉驪地。積雪凝寒。盛夏不解。人居累石爲室。

高者至十餘丈。危矣哉。較立危牆之下者何如。名曰碉房。名甚新雅。親死。斬衰布衣。強於遼俗遠矣。

姑妄言

第四回

四六四

思無邪滙覽

五年不浴。

這却是關東強。有終身不浴者。

奸淫事。輸金請和而棄其妻。

金多者樂甚。

惟處

女嫠婦勿禁。有罪者。樹一長

木。擊鼓聚衆而殺之。較依律問斷者。甚覺爽快。

富者賞死。

有錢人到處得便宜。

燒其室。奪其田畜。部落甚衆。無總屬。各推

一人以爲長。

麥全住白沙。牝牛聘婦。吹笙飲酒。刻木人祀

祖。負薪荷蕘。治生辛苦。

獬獬本名盧鹿。有黑白二種。黑爲

大族。深目長身。面黑齒白。故名獬鬼。其人佩刀挾弩。左肩背

脊拖羊皮一方。兵爲諸苗之冠。諺云。水西獬（獬）鬼。斷頭掉

尾。男女貴者。寢不同席。至夜半密通之。

俗謂。婢不如妓。妓不如偷。此獬鬼大約於此數語中悟出者。

男去鬚。

一老童應試。將鬚剃盡。其友駭問之。答曰。時人不識愁苦。將謂偷閒學少年。獬鬼豈亦學少年耶。

女

辦髮。

省了許多妝飾。

氈衫爲

禮。雞骨占年。死不用棺。

同回。同回。

招魂以葬。女以善淫名者。人爭

取之以爲美。

這真是尋忘八當當。

白獬

獬

獬住麻地。迎春邛州府。吹笙

跌足而賀。

獬蘇居茂連山。種菽而食。

獬獬在鋪西硝井

等處。採薪拾菌。攜柴棍乞醴酒。醉臥中途。可供一笑。

中國此等可笑者亦不少。

金齒。古哀牢國。其苗人皆九隆之後也。其裔蕃衍。散處荒

域。^⑤其人有數種。有以金裹兩齒者。曰金齒。有漆其兩齒者。

曰漆齒。有刺面者。曰繡面蠻。有刺足者。曰花脚蠻。以綵繩撮

髻者。曰花角蠻。惟居諸葛營者。衣冠禮儀。悉如中土。八百

媳婦。其人性緩。刺花鳥於眉目之間。以爲飾。俗同緬甸。相見

把手以爲禮。木邦亦名孟邦。其人多幻^⑥術。能以木換人

手足。又能置污穢於途。人觸之者。變爲羊豕。以錢贖之。復變

爲人。有知之者。易置污穢於他方。則其人反變爲異類。其俗

男衣白。文身髡髮截髻。女飾金圈象鐲。居皆竹樓。男貴女賤。

民皆奴視其妻。此風較中國大佳。定無怕婆者矣。役之耕織。老撾。其民性悍。偏

體花繡。水潯之燕青不能獨擅於前矣。居高樓。其上寬廣。徭一名韋客。其種有

姑妄言

第四回

四六六

思無邪匯覽

八。曰。天竺。咳首。焦僥。跛踵。穿胸。儋耳。狗軛。旁脊。又有飛頭蠻。

鑿齒。鼻飲。花面。白衫。赤禪之類。獠俗童時燒鐵烙足心。沁以

蠟油。重趼如韞。易登險峻。婦人黥面成花。嫁則荷傘懸草履。

歸於夫家。

此一禮。在六禮之外加設。

好劫掠。然信鬼畏誓。可以要結。

較中土強多矣。當面設誓。轉背

忘。即

外有打寮山獠。柁親山獠。

獠人居五嶺之南。冬綴鵝毛

木葉爲衣。能用毒矢。中之者。肌骨立盡。

劍仙以少藥化人頭如水。大約亦是此藥。

雖獠人

亦畏之。

苗人欲舉兵攻殺。先期集衆。插牌於山。

兵不厭詐。並詭道襲人。全用不

着。不意此獠竟是堂堂正正之師。

偵知得以預備。

峒苗仇殺之後。漢官爲之講

歹。兩造各積草爲籌。每講一事舉一籌。理詘者棄其籌。籌多

者勝。負者以牛馬歸勝者。即彼此殺人。亦較其人數多寡而

以牛馬賠償之。紛乃解。講歹之時。兩造苗民各踞兩山之

上。而立牛於其中。講既明矣。一苗持刃從牛頸下。於是兩山

之苗呼噪而集。各割牛肉一塊。歸而祭祖。若相誓。曰。有負論者。如此牛。蠻獠。有事爭辯不明。則對神祠。蒸油鼎。謂

理直者。探滾油手無恙。愚人憤激。信以爲然。往往焦潰其膚。

莫能白其意者。各峒敵血誓約。緩急相救。名曰門款。戰

鬪進止。以發喊助威。曰鸛鵒號。朱漆牛皮以護頭頸。名曰

固項。若遇利刃。恐項難固。六月二十四日。名火把節。苗相聚。生啖牛豕。

苗人把忌。以元日爲始。二七而解。獠獠以三月爲忌。二十

五日而解。俱不容人犯忌。午日。苗盡閉門把忌。先二日鎖鈕

所擄之人。善逸者。於是日走。苗不敢追。追懼不吉。鬼方之

民信鬼。椎牛而祭。謂之做鬼。真是活見鬼。初夏徙居數日。讓鬼居之。

奇想。豈春秋三季無鬼耶。謂之走鬼。平居寢不解裙。亦恐犯鬼故也。豈彼地皆怪鬼。專犯人裙

內耶。真可笑。狔狔謂席地而居。則近鬼矣。爲屋宇。必去地數尺。架

姑妄言

第四回

四六八

思無邪匯纂

以巨木上覆杉葉。有如羊棚。故名羊棲。獐人之室。緝茅衡板。下畜牛羊。謂之麻闌。苗童之未娶者曰羅漢。苗女之未

嫁者曰觀音。皆髻插雞翎。於二月羣聚歌舞。自相擇配。心許

目成。即諧好合。

視六禮爲多事。

苗人之婚禮曰跳月。跳月者。及春月

而跳舞求偶也。其父母各率子女擇佳地而相爲跳月之會。

父母羣處於平原之上。子與子左。女與女右。分別於原隰之

下。原之上。相讌樂。燒生肉而啖焉。操匕不以箸也。漉啞酒而

飲焉。吸管不以杯也。原之下。男女皆艷粧盛飾。男反禪不裙。

女反裙不禪。

睽其意。負去時以便相合也。

男執蘆笙。笙六管。長有二尺。女執繡

籠。繡籠者。編竹爲之。飾以繒。即綵毬也。原上語女歌則皆歌。

語。男吹則皆吹。其歌哀艷。每盡一韻三疊。曼音以繚繞之。而

笙節參差。與爲縹緲。吹歌之時。手翔足揚。睠轉肢迴。首旋神

蕩。是時有男近女而女去者。有女近男而男去者。又數女爭近一男而男不知所擇。有數男競近一女而女不知所避者。

有相近復相捨。相捨仍相盼者。心許目成。籠來笙往。忽焉挽

結。於是妍者負妍者。媼者負媼者。媼與媼不爲人負。不得已

而後相負者。有終無所負。羞愧浹涕以歸者。彼負而去者。渡

溪越澗。選幽而合。反裙不禪者便於此。解錦帶互繫。相攜還於跳月之所。

各隨父母以返。而後議聘。聘以牛必雙。以羊必偶。先野合而

後儷。苗之俗如此。此俗或不止於苗。獠人夫妻異宿。晴晝牽臂入山

爲樂。於路口插松枝以斷往來。謂之插青。見者即避。如或誤

入。刀斧相加。谿峒男女相歌於正月朔。三月三。八月十

五。而三月謂之浪花。歌尤無禁忌。龍家苗立木於野。謂之

鬼竿。春時男女旋躍其下。以擇配偶。獯鬼之俗。新婦見

姑妄言

第四回

四七〇

思無邪滙覽

舅姑不拜。裸而進盥。

進盥則古禮。裸則甚不雅觀。

謂之曰奉堂。

苗人取雞卵

畫墨。祝而煮之。剖視吉凶。又有將葬其親。以雞卵擲地。②視

卵不碎之處。即以爲吉。於焉卜兆者。苗人臘祭曰報草。祭

用巫。設女媧伏羲位。苗祀神多書孔明天子之位。苗人

親死則聚親族笑呼歌舞。謂之鬧屍。中國更有唱戲者。大約是染苗之俗。又曰唱齋。

至明年春月。聞杜鵑聲。比戶而號。曰鳥有一歲一來。吾親不

復至矣。孝哉此苗。近日詩禮之家。親苗人每遇令節。男子吹笙撞鼓。

婦隨男後。婆娑進退。舉手頓足。疾徐可觀。名曰踰堂之舞。

禮失而求諸野。夫妻唱隨之樂。不意反出於苗。八番之蠻臨炊始舂稻。不宿舂。宿舂則頭

痛。臼深數尺。相杵而下。其聲叮咚。抑揚可聽。名曰椎堂。苗

人醉後以長柄木杵躍舞。名曰舞杵。獐人遠歸。止三十里

外。家遣巫師提竹籃貯其裡衣前導而還。謂之收魂。獐人

親死。慟哭水濱。投錢於河。汲水而返。用之浴屍。謂之買水。否則爲不孝。

余聞此不禁傷心。苗種醜類。猶知慟哭其親。尙懼爲不孝。而近日簪纓世族。詩禮名家。親死不慟者甚多。聖經云。喪與其易也。寧戚。有幾人哉。

播

州苗所歌。十數輩連重袂而舞。以足頓地節歌。名曰水曲。

葫蘆笙大如盂。止六管。韻頗悠揚。徭人之樂狀如簫。縱八

管。橫一管以貫之。即古鳳簫之製。銅鼓多馬伏波及武侯

所製。故稱曰諸葛鼓。大苗峒方能有之。琵琶只二絃。彈之

應律。苗人合樂。衆音競發。擊竹筒以爲節。峒民爲筆用

雞毛。彼蟲鳥之文。非此不可。苗錦大似苧布。巾帨尤佳。藻

彩雲霞。悉非近致。謂之花練。土俗珍之。南蠻豪家以鵝毳

毛爲被。溫麗勝於純錦。狃狃諸種則以茅花爲被。苗人年

十六無不帶刀。其鐵自始生時煉至成童。故最銛利。以黑漆

雜皮爲鞘。^②能者擲刀空中。接之以手。曰跳雞模。苗人之

姑妄言

第四回

四七二

思無邪滙寶

弩名曰偏架。以毒塗矢鏃。中者必死。掉鏃長餘二丈。用以

護弩。戰則一弩一鏃。相依成對。苗人火器有過山鳥者。能

打越重山。絕無障礙。蠻地多楠木。剗以爲舟。有絕大者。

獠人截大竹筒煮食物。而竹不燃。亦異製也。

鍋到彼處亦無用矣。

獠獠

睡無床褥。以三木支板。燃火炙背。板焦則易。

較睡炕者尤暖。

名曰骨

浪。處以瓦屋。居之溫室。則病而不安。溪洞收蟻卵。淘汰爲

醬。非尊客不以供饌。粥雜魚肉蛆蟲。叢嘍^①以爲珍美。謂

之曰醅。苗之矜富者。則曰。其家蓄^②醅幾世。啞酒一名釣

藤酒。或有以鼻飲者。謂由鼻入喉。更有異趣。富峒以九月

一飲羣苗。謂之大設。

中國却無此等慷慨富翁。

牛羊腸臟略一擺洗。

近日人吃羊腸。尙有不擺洗者。

煮以饗客。臭不可近。必欲客盡之乃喜。曰不乃羹。凡殺牛。以

骨浸於淵泉之中。歷久乃酥。取出食之。以爲至美。殺牛多者。

將牛角掛之屋上。以矜豪富。苗人請客。先到者上坐。子先

赴席。子居父上。到遲者立飲。

有一種大老富翁故做身分。遲延後到者。皆當以此禮待之。

苗人渠

帥謂之精夫。其相呼謂之姊徒。獠人尊有力者謂之火郎。

獠人之百姓謂之提陀。洞酋妻皆稱媚娘。苗人同類

稱曰同年。苗人幼稚謂之馬郎。能通苗漢語者謂之客

語。爲苗人判斷是非者謂之鄉公。漢人潛入苗洞者謂

之漢奸。^⑦熟洞溪文移者謂之專事。猓猓之隨行者謂

之隊小。猓(猓)猓之爲傭者謂之奴狗。苗人買^⑧人。量

人以拳。一拳價一金。

防風氏身長三丈。若在彼處。值許多銀子。

諸苗負物不以肩。用木

爲半枷之狀。箝其項。繫帶於額。背籠以行。猾苗坐茂草中。

見孤客過。暗鈎曳入。綁之貨販。苗人得漢人。恐其逃逸。以

木靴着之而墩鎖。終身莫能出。有逃走拿回者。用板一片。以

姑妄言

第四回

四七四

思無邪滙寶

釘釘於足上。墩鎖之外。六月曝日中。曰曬日。冬月去衣使

露處。曰曬霜。

其事甚多。不能盡錄。擇其異者載之。其全部則書房中有之。鍾生細閱了一遍。倒也胸目爲之一新。按過一邊。且說竹思寬那日別了鐵化。攜着他所贈的那一封銀子到錢家來。恰好大門開着。走進內中。悄悄躡足走到錢貴房門口。伸頭一張。見鍾生已去。錢貴靠着桌子。手托着香腮。一隻手做着手勢。虛空模擬。面孔上笑吟吟。不知心內想些甚麼。活畫

出一個竹思寬見了這個樣子。不由得骨軟筋酥。忙到郝氏房中。郝氏正

警女來。

在床上睡着。上前抱着親了個嘴。就伸手到他褲襠內。摸那大而且癰的朽牝。牝字之上加此數字。難乎其爲化矣。一笑。笑着道。你這件寶貝東西。比當日更肥範有趣了。

欲說違心之言。故未語先笑。善奉承者連此物也奉承到。

郝氏笑道。知道不堪。不勞你假奉承。郝氏竟有自知之明。你昨夜

爲甚麼不來。想是那裡又敍上新人了。你此時有這些假親熱。竹思寬

道也沒甚麼新人。一來我前晚在你這裡弄了一夜。不曾合眼。

接前不瀾。昨

日乏了。去歇息歇息。二來我如今不敢常常到你家來。心裡有些過不得。郝氏道。我同你相與了這幾年。今日重新講這句鬼話。有甚麼過不得。是甚麼緣故。竹思寬親了他個嘴。道。不瞞你說。你的那個女兒是個狐狸變的。會懾人的魂魄。我一瞥見了他。就掉了魂。你要叫我同他沾一沾身。我晴（情）願死在你肚子上。在你家替你當個老烏龜。你就拿棍也撐不出我去。郝氏含笑把他打了一個嘴巴。道。我同你相厚了這些年。我一心還想要嫁你。他也算你的一半女兒了。你還想做這樣的事。況且你想想你這東西。可是輕易近得人的。我那嬌滴滴的女兒。不要說弄。他要摸着。目不能見也。摸字妙。雖泛常語。亦不錯誤。管就嚇死了。竹思寬道。你這些話說的一點也不相干。難道雞巴硬了不認親。況外國的風俗說。生我者不淫。我生者不淫。除了自己的親娘同親生的女兒。別的一概混弄。像這樣

姑妄言

第四回

四七六

思無邪滙寶

的女兒。十個指頭扯扯。關着那一條筋。你若肯容情。我把你娘兒兩個當做素珠。一串兒穿起來。你說我的東西怕他禁不得。我想有其母必有其女。你的這件寶貨難道生成的這樣大。也不過是我揼開了的。你恐我吃白食。故有這些推托。遂在腰間掏出那封銀子。打開道。五十兩細絲相送。你總成我一總成。我後來還重重的謝你。豈不強似他前日接那窮鬼。郝氏道。還提他呢。我只接了梅相公的一兩東道銀子。被他吃了兩日去還不打緊。女兒白白的陪他睡了兩三夜。一個錢也不見。竹思寬道。可又來。只許他白接人。難道你就叫他留不得我。郝氏道。這丫頭情性古怪。只好等他那一日歡喜的時候。我慢慢的對他說。他若肯依。就是你的造化。極寫老鴇之醜惡。見了銀子。連親生女子都不惜了。有一句先要斷過。這不過只許你嘗嘗滋味。不要說得了甜頭。戀着他。撇了老娘。我把你的肉零碎咬了下來。身上的肉零碎碎（咬）下來還罷了。若將陽物也零碎咬下。何處再覓此如鹽之具。竹思寬道。我原不過想嘗嘗。怎敢得

新忘故。你但請放心。竹思寬昨夜同火氏未曾盡興。方纔又張見錢貴那番舉動。此時手摸着郝氏的老陰。說了這一會話。總未離手。摳摳挖挖。滿手淋淋漓漓。動火之甚。抱住了郝氏。道。承你慨諾。我且先謝謝媒著。郝氏被他挖得難過。也正想他這種謝儀。同脫光了。架起兩足。弄將起來。他二人一個是驢腎般的陽物。一個是皮袋樣的陰門。這一場非同小可。那樣結實的金漆榆木床。還搖得格支支亂響。兩個帳勾叮叮咚咚。一個陰戶搗得瓜瓜答答。財香在隔壁房中聽得好生難過。走到窗下。張見他床上枕頭推在半邊。郝氏平平仰臥。像是渾身被他搗酥了。四肢張開。宛然是一個大字。奇想。像形。竹思寬還橫春豎搗。財香見他兩個的那樣子。笑得肚疼。他二人要夠兩個時辰。方纔歇手。竹思寬要求他做媒。把吃奶的力氣都拿出來奉承了。他這一下。叫他把銀子收了。又懇求他去看看緣法。郝氏得了他的銀子。又被他弄得渾身痛快。推

姑妄言

第四回

四七八

思無邪滙寶

辭不得。叫他坐聽佳音。遂走到錢貴房中。那錢貴因與鍾生訂了終身之約。心中歡喜。誠於中。形於外。未免那喜色就露於面上。郝氏見他喜氣洋洋。心中也暗喜。便道。兒呀。我看你一臉的喜色。大約是有喜事臨門了。錢貴道。兒處在這活地獄中。有何喜事。郝氏道。事倒有一件。你若肯依從了。也是件小喜。遂將竹思寬送了五十兩銀子。要請他歇一夜的話說出。錢貴不等他說完。大怒道。這奴才。連畜生都不如了。他與母親相處了多年。怎麼又想起我來。這豬狗不如的下流。該拿驢糞塞他的嘴。我自幼見他是個舔癰舐痔。不端的小人。此一句是暗含着總成鐵化來時。屢屢要辱罵他。因他係母親相知。我看母親面上。容忍多次。他今日反這等無知妄想。放這屁起來。我當與他性命相搏。我雖眼睛看不見。我若聽得他聲音。遇着這大膽的豬狗。與他誓不俱生。千小人。萬匪類。罵不絕口。那郝氏恐竹思寬聽得。惱了不來怎處。便道。你不肯便罷了。何必這等破

言。忙抽身出來。原來竹思寬正在房門外。一團高興來聽好消息。誰知被他罵得狗血噴頭。郝氏怕他羞怒。忙拉他到房中陪話。道。那丫頭嬌養壞了。嘴不值錢。你宰相肚裡好撐船。

他肚裡未必能撐船。膀下倒有一個大窩攢。

看我薄面。不要

記懷。我替你陪禮。叫財香收拾酒肴來與他消氣。又將銀子還他。道。你請收回罷。我沒福要你的。那竹思寬如何捨得撇了郝氏這個對子。便道。你女兒不肯。你是肯的。銀子就送了罷。叫我拿了那裡去。郝氏也就笑納。二人吃到天晚。上床。竹思寬道。你女兒的惡口罵我。我且拿你的尿出出氣着。使出蠻力。足足拿郝氏出了半夜的氣。搗了個無數。郝氏心中暗暗感激女兒了不得。竹思寬把力氣也費盡了。睡下想道。婦人中賢慧的太賢慧。潑賴的太潑賴。鐵家娘子那樣溫柔嬌媚。

以偷漢婦人爲賢慧。

爲溫柔。非此等下流人無此異想。

這妮子看他也還好。誰知這樣可惡。真是。

鼠狼未獲得。

空惹一身騷。

姑妄言

第四回

四八〇

思無邪滙寶

我還是串通了老屠。把小鐵卦（引）了出來。同他娘子去親熱。是正經。想了一會。一覺睡到日出起來。別了郝氏。往屠家去了。此後錢貴但是聽得竹思寬來。便在房中大罵。你道錢貴果是爲要來嫖他的仇恨麼。自從竹思寬打合了鐵化來梳籠了他。直恨至今。礙着母親發洩不出。恰遇有這個因頭。把這數年的鬱氣都發了出來。且他要杜門守貞。先撒個潑樣與郝氏看看。後來竹思寬要來看郝氏。悄悄的瞞着他。郝氏又囑代目。但是竹思寬來。不要告訴他。錢貴見他許久不至。纔氣攤了。所以後來錢貴嫁了鍾生。郝氏招了竹思寬。竹思寬再不敢上他家的門。就是此時結下的仇恨。這是後話。再說那火氏自經了賽敖曹之後。雖弄得陰門腫裂。他不以爲苦。反心中私喜道。因今日不爲苦而反喜。所以後來方死於此也。不意天地間生此異物。若陰門不痛。內中之樂自然不可言盡。過了數日。腫消痂退。依然好好的。一個妙牝。恐未必似當日之妙矣。心中想道。雖然不腫痛了。若仍

然還弄不得。豈不枉受了這番苦楚。我何不去試他一試。纔可放心。遂走上樓去。將褲子脫下。睡在床上。用手指摳挖。竟是一個大窟窿。與當日那一條細縫大不相同。甚是得意。火氏雖得意。鐵化若試着。甚不得意。想道。局面有些好了。

但得個甚麼試驗。試驗纔妙。滿屋顧盼。忽見壁上掛着兩個槌。癢的花梨棒槌。第二回內敘樓上擺設之槌。此時纔用着。有鵝蛋大小。比蛋略長些。一個大指粗的把兒。

忙起身取下一個來。用手箍了箍。道。這個與他的差不多粗細。若這個弄得進去。他的也就弄得進去了。遂用許多的津唾。將棒槌潤濕自己的陰門。內外也用上許多。仰臥着。蹣着腿。揷得開開的。拿着往裡面塞。雖覺有些難入。却不甚痛。想道。料不妨事。手腕（腕）用力往內一送。一下攢了進去。似乎微有疼意。摸時已全然入內。只剩個把兒在外。大喜道。好了。這次却弄得了。復沈思道。寬處容下了。但他那長得利害。內中容不得怎處。又想了想道。有了。到臨弄時叫他放入。只儘我裡邊。到了

姑妄言

第四回

四八二

思無邪滙寶

底。剩在外的。拿汗巾裹住。便無礙於事。悟性頗通。笑道。我的道場雖排下。不

知幾時纔遇得這着和尚。窮道場。只用一個和尚。他擺弄了一會。有些火動。就拿那

槌兒一出一進的抽。正弄得有些趣味。那狗在胯下搖着尾。將鼻子混

拱。因棒槌塞在戶中。他尋不着門。在腿縫中舔幾下。又在糞門上舔幾

下。或在手上也混舔舔。狗知之乎。汝之情人將棄汝而取竹思寬也。礙着手。抽得不爽利。倒把棒槌

拔出來。用兩手扳住腿彎。屁股疊起。托戶大張。叫那狗舔。舔了幾下。內

中覺得比每常分外有趣。用手摸時。原來當初只一個小圓眼。狗但伸

得舌頭進去。如今被大物揅開。此時又被棒槌撐得像鍾子口似的一

個大洞。狗小嘴尖。聞見裡面腥氣。嘴拱進去有二三寸許。舌頭入內深處。

所以較常愈樂。舔夠多時。淫興已足。穿褲下樓歸房。他先那幾日因牝

戶裂疼。知道行事不得。倒也不想去弄。此時好了。又試過無妨。可以大

舉了。把那個粗大東西時刻在念。吃着飯拿着箸子。就想起他的長來。

一。想。吃茶掇着鍾子。就想起他的粗來。看見燈盞。就想起那夜用油。

二。想。三。想。

此想令人絕倒。

又把那大而且粗的放在心上。連睡都睡不着了。每日叫巧兒來回在外打聽。使得他如走馬燈兒一般。來來往往個不住。心裡一動就叫他去。一日何止百十次。到晚睡下。那丫頭出不去了。纔得少歇。把他的腿也走腫了。腳底心上泡都磨出。他要圖主母歡心。也顧不得勞頓。一日忽見巧兒來說道。大爺今日又去賭錢。吩咐家人說今夜不回来了。火氏雖然歡喜。又愁着竹思寬不知可知道。如何望得他來。凝眸盼望。一刻三秋。比那秀才望報錄。與那農夫望歲。還着急幾分。正合了曲子上的兩句道。

望將穿。不見情人到。

將晚時。望得悶上心來。神思困倦。伏在桌上。不覺睡去。忽見竹思寬走進房中。慌忙爬起。笑逐顏開。上前一把拉着手。同在床沿上坐着。道。你

姑妄言

第四回

四八四

思無邪滙寶

來得好。我望得眼睛幾乎滴出血來。你剛纔進來沒人看見麼。竹思寬攆着他道。我也幾乎想殺了。恐你懸望。纔在外邊。見沒人。所以走了進來。忙去把房門關了。兩人攜手上床。不暇脫衣。只褪了褲子。二物相接。方要送入。正纔高興。忽被一推。猛然驚醒。掃興。昔有一人睡覺。爲妻呼醒。其人大怒。痛達之。妻謂其故。恨曰。人請我吃飯酒。方才上席。被你叫醒。豈不可惱。火氏將到妙境。被巧兒喚醒。不恨者。竹思寬來強如做夢故耳。原來是夢。睜眼看時。却是巧兒笑嘻嘻站在

床前推他。火氏因叫巧兒不住來回打聽竹思寬的消息。走到角門口看看。見門罅着縫。疑內中有人。走進去。到北窗下一張。只見竹思寬在內獨坐。他忙進去道。你多晷來的。爺今日不在家。奶奶望你連眼都望穿了。叫我出來看了十數次。竹思寬笑道。我來了好一會了。就攆他在懷中。親了個嘴。巧兒笑道。那一夜我睡着了。你同奶奶可弄得。竹思寬道。你奶奶的那東西緊小得很。弄了一會。他怕疼。只得罷手。把我幾乎急死了呢。巧兒道。我聽見他們說你的有多粗多大。我就疑惑弄不得。

可應了我的話。既然這樣。他還想你來做甚麼。竹思寬道。那是頭一次纔試新。第二回自然就不妨了。巧兒笑道。我就不知道這件事有甚麼趣。甚麼好吃的餕棗兒。何苦這樣忍疼捱痛的還戀着他。是個未曾嘗過滋味的小丫頭說話。

竹思寬笑道。你不曾嘗着味兒呢。後來嘗着了還更愛。你的雖然弄□□□你在門口晃晃。你看可有趣。就掀開衣服。扯他褲子。巧兒故意

不肯。竹思寬強替他脫褲。就將他仰臥在椅子上。看他的囑圖美物。只條細縫。巧兒比火氏的又自不同。十分可愛。真是生平頭一次纔乍見也。唾上一朶津唾。用手攥着陽物。將龜頭在他那縫上擦晃。巧兒被他擦得癢酥酥的。不住嘻嘻的笑。晃了一會。也有些清水流出。巧兒笑道。晃得不好過。你放我起來。我去對奶奶說。好出來同你做正經事。竹思寬放起他來。他穿了褲子。上來與火氏報信。見他醒了。附着耳道。原來竹相公來了。我方纔出去看看。前邊一個人也不見。書房院子門倒關

姑妄言

第四回

四八六

思無邪滙寶

着。我先疑是家人們在裡面賭錢。我走到後邊角門口聽聽。門是虛掩着的。我進去看。只見竹相公自己一個坐在裡面呢。他說昨日串了開賭場的屠家。今日請了爺去耍夜局。他知道不回來。故此傍晚來了。到了門上。不見一個人。想是知道爺不來家。都吃酒耍錢去了。可謂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

矣。

他悄悄走進書房。倒關着門。開着角門等我。可可湊巧遇了我去。他

見了我。歡喜得了不得。叫我拜上奶奶。請奶奶早些出去。火氏聽了。笑

容滿面。精神頓長。那個喜那裡還說得出來。連忙爬起。一。忙忙下床來。二。忙

忙到鏡臺前。三。忙把頭髮挽了個結實。兩鬢鬃光。忙忙的勻了勻臉。四。忙點

了點唇。忙拿出一條大紬汗巾。五。忙塞在褲帶上。正收拾着。見捧了晚飯

來。他心忙意亂。也無心去吃。吩咐道。我心裡不自在。要早些睡。不吃飯

了。你們都去快快的吃。吃了都早早的睡了罷。丫頭們拿去了。受用一

飽。伸開鋪。倒頭而睡。覺得他們比火氏還快樂幾分。巧兒問道。奶奶怎

麼不吃飯。火氏笑着低聲道。他的那東西長得利害。吃飽了。怕頂斷了。

腸子。空着些肚子好。

奇想。

忙叫巧兒掇了一脚盆水來。

六。忙。

熏水澡。忙拿

了一雙大紅睡鞋。

七。忙。

用塊絹帕包了。叫巧兒籠在袖中。外面有起更時

分。丫頭們大約睡沈。恐書房中無燈。忙叫巧兒點了兩枝安息香。

八。忙。

拿了兩枝燭並燂燈。然後忙忙出來。

九。忙。

纔到角門口。那竹思寬正站在那

裡潛潛等等。一見了面。也顧不得巧兒在傍。兩人忙樓抱着。

忙十。先是火氏獨忙。此是兩人

忙。同。親嘴。啣舌。親熱了一會。相攜進房。巧兒忙點上了燭。

忙十一。這是巧兒幫忙。

竹思寬

見火氏比前夜愈加俏麗。等不得敘寒溫。情急如火。忙拉着火氏一同

上床。

忙十二。這是竹思寬獨忙。

巧兒遞過那個包兒。火氏接過。放在枕傍。忙忙各自寬

衣解帶。

忙十三。此是兩人同忙。

脫得精光。火氏忙把睡鞋換上。

忙十四。此又是火氏獨忙。

竹思寬見他

一身雪白肌膚。燭下照耀。細膩如放光一般。兩隻小脚剛有三寸。穿着

大紅平底睡鞋。神魂飄蕩。那陽具翹然直舉。忙叫火氏睡倒。

忙十五。

竹思

姑妄言

第四回

四八八

思無邪滙寶

寬兩手捏着他兩隻金蓮。分得開開的。看他的牝物時。比前大了許多。

兩瓣大張。中間一朵花心。碎糟糟如一個楊梅一般。微微紅紫。心愛極

了。忙縮下身去。

忙十六。此又是竹思寬獨忙。

親嘴也似的連親了幾親。把舌尖將那花心

舔了幾下。忙上身要弄。

忙十七。

火氏前次與他初會。那個大物雖然看見。

却不曾細細賞鑒。此時要仔細領略一番。便道。你且住着。待我起來看

看。遂爬起來。那話正猙獰跳躍。他一把攥住。仔細端詳。果然好個異物。

紫威威一個和尚光腦袋。鼓稜稜一枚頭陀大戒箍。粗將雙

圍。長約一尺。青筋蟠繞。如皮繩亂纏鐵棒。黑鬚倒豎。似毛纓

上托鋼鎗。若非那騷淫寬大之陰。怎容這堅粗長大之腎。

那火氏見了。眼中都爆出血來。心愛極了。縮下身子。也將嘴來含住。

是先

竹思寬舔他的。此是他

舔竹思寬的。可謂還禮。

他那一張未及三寸的櫻桃小口。只含了一個頂兒。就

撐得嘴了。有些疼。笑道。好大東西。連嘴都含不進去。

喜殺。火氏之嘴反不如其陰矣。

他用

姑妄言

第四回

思無邪匯寶

舌尖把那馬口挑弄了幾下。竹思寬筋骨皆酥。忙推他睡倒。忙十兩人都情急了。用上唾沫。一頂而入。毫無難苦。火氏心中之喜不消說的。把個竹思寬幾乎樂殺。問道。這次何如。火氏笑嘻嘻搖頭道。不疼了。只有些脹脹的。竹思寬放了心。忙抽拽起來。忙十抽了有十數下。淫水滑溜。漸漸送入有多半截。還剩有三寸餘在外。伏此一句爲後日死火氏之根。火氏覺得頂到底了。再入就受不得。忙伸手去攥住道。忙二進不去了。就到這裡罷。竹思寬也覺龜頭頂在軟濃濃的肉上。甚是有趣。知道他的牝戶大而不深。也不敢再進。火氏用手捏住那則寸。叫他拔出來。起來拿過帶來那條汗巾。替他裹在根子上。先只疑是帶來做陳媽。媽不想是做如此用。忙將褶褲帶取過來。忙二紮了個結實。然後臥下。忙蹣開兩足。忙二竹思寬就勢扛在肩上一挺而入。這回將弄起來。響聲震耳。好一番動作也。怎見得。

那火氏牝中與口內齊鳴。竹思寬陽物共腎囊亂撞。男子婦

姑妄言

第四回

四九〇

思無邪滙寶

人。上下並用。陰門厥物。兩件同忙。弄夠多時。抽扯半晌。火氏初經這番風雨。心窩內受用難當。竹絲（思）寬乍嘗這宗美物。遍身上酥麻樂極。有半個更次。將一個時辰。竹思寬情濃精洩。那火氏也興足火消。

兩人拭抹乾淨。

這不知是用大汗巾。是用包鞋的小帕。

並肩疊股（臥）下。

以上共寫二十二個忙字。到此方忙畢。世間惟此一事。雖極罷緩之人。到此事

無有不忙者。偶意（憶）一笑談也。（夜）遊神到一家訪察善惡。正值他夫婦行房。入問他家宅神云。他二人所作何事。答云。造人神問一年造得多少。答云。一年只造一個人。笑道。一年造一個。何須如此忙。附此一道。

竹思

寬道。方纔若不戲（是）巧大姐出來。我幾乎空費了這場心。白等了這一夜。火氏道。這幾日我那一日不望你。時時刻刻叫巧兒出來打聽。那一日不走二三十次。今日也是他伶變。要不是到角門來看看。豈不悟（誤）了天大的事。竹思寬道。總有個緣法。應該我兩人姻緣湊合。所以他纔走了來。火氏道。你進便進來了。明日怎麼出去。竹思寬道。我想到了。明日約略有開大門的時候。我到廳上。只說來會鐵老爺的。說是不

在家。我就出去了。要是遇見鐵大爺回來。他也只當是我纔來找他。那裡疑心我在此過夜。你道這想頭好麼。火氏歡喜得了不得。摟緊了他。親了個嘴。道。親親。你真好想頭。竹思寬道。我承你這樣深情。這幾日我的心思也費盡了。串了老屠。尋了幾個賭友。誑了鐵大爺出去。我纔得來親近你。火氏緊緊的摟着他的脖子。道。親親的哥。你要留心想出個妙法兒來。常常把他弄在外邊去。妙極。下句不會說出。謂常常把他弄在外邊去。你的那個纔常常弄得我這裡邊來也。此一句。寫淫婦之淫。至於此極也。我同你終日相親纔好。竹思寬道。我自然留神。何用你說。你那條有血的汗巾我帶在身上。簪子關在頭上。一日摸着一百遍。就想你一百回。連夜裡睡覺都是魂夢顛倒的。火氏道。可不是呢。我比你還利害。你的那幾根毛。我剪了幾根頭髮包在一處。夫妻稱爲結髮恩愛。奸夫淫婦以頭髮相結。當作何稱。我拿了幾個珠子石寶。一塊金子。一個銀鏤兒。寶貝似的裝在花包裡。自有毛以來。未有重之至此者。掛在褲帶上。來（走）着坐着。但把我的腿挨一下。就想起你來。若帶在褲內。膀在（之）前。刻刻

姑妄言

第四回

四九二

思無邪滙寶

與陰戶相挨。豈不甚妙。

剛纔望你不來。纔閉上眼。就夢見你來了。正講得親熱。被巧兒推醒。說是你來了。又摟着親了個嘴。道。親親。我看這個樣子。同你今生今世同生同死。將來之議。再拆不開的了。說着話。竹思寬看那火氏兩隻眼已乜斜着。一點點個鮮紅嘴兒微綻。似笑非笑。兩個眼眶通紅。兩隻手不住的捏弄陽物。知他又有些情動。看了他這騷態。心愛不過。又堅（昂）然直豎。兩人這一場潑戰。非同小可。火氏竟自輕車熟路。越覺有味。交溝（媾）多時。竹思寬雖把筋力費完。那火氏也算飽其所慾。事畢之後。竹思寬伏在火氏肚子²⁸上。咂口調笑說道。俗語說。婦人嘴小。陰戶也小。我看你這樣一張櫻桃小口。不意你下邊的。竟可容得一個大秋（約）半斤的桃子。好像開棺材鋪的招牌。外面放着小棺材做樣子。裡邊的却大得放樣。火氏笑着道。要不虧我這大棺材。你這東西裝在那裡。竹思寬笑道。可是人罵的。我竟是短棺材厥的了。火氏道。這是怎

麼說。竹思寬抽了兩下。你不見只裝了多半截。還剩這些在外面麼。笑說了一會。又抽一陣。竹思寬將陽物拔出。縮下身子。再看火氏的陰戶時。有幾句比方道。

牝戶大張。如喜極人裂開笑口。花心外吐。似饞勞鬼牙縫流涎。又如那善說人臨死一言難吐。惟張嘴而似嘆似語。又像那啞巴子欲說無聲。只吐舌而或閉或張。從前細細一紅溝。今此寬寬一黑洞。

二人又頑笑了一會。都乏困了。並枕而臥。只苦了巧兒。聽了半夜梆聲。那小牝中也點點滴滴流了好些清水。有打油四句道他三人。

覆雨翻雲錦被中。
漏聲短促興匆匆。
獨憐識趣知情婢。
聽得淫腔一夜風。

他熬困了。以椅代榻而睡。一覺醒來。出去溺尿。見天色將明。忙推醒了

姑妄言

第四回

四九四

思無邪滙寶

火氏穿衣而別。古人有兩句道得好。

最是五更留不住。

喚人枕畔着衣裳。

正是這個光景。那竹思寬穿衣起來。也不敢復睡。見紅日將出。開了院子門出來。往外一看。大門已開。家人知主人不在家。尙都酣睡。管門的開了大門。大清早料無客來。且回房中高坐。竹思寬滿心歡喜。忙忙趨步而去。看官且住。前說竹思寬的這根孽且。(具)只有一個郝氏是他的老對子。除他之外。老娼淫妓遇着他。肉綻皮開。今這火氏是良家少年嫩婦。且又是一個嬌怯怯的身軀。如何倒反弄得。要知事有不然。理無足異。竹思寬當日嫖妓時。有一個妓字在心中。以爲他老的少的。村的俏的。見過了千萬。此竅何所不容。況嫖妓可還有用唾沫的理。爬上身。猛然一下。自然弄得狼狽而走也。未必幾千百個妓女都受不得他的。也不過遇了幾人受了他的虧苦。互相傳說。人就不肯招惹他了。他

後來遇了郝氏。正是棋逢敵手。心滿意足。已出望外。也就不想去再尋別人。今遇火氏這一番下愛。真是夢想不到的美事。可還有推辭之理。見了他這樣個青年嬌嫩的人兒。不敢像當日冒失。去下辣手。唾而油油而破。兩次三番。用了多少水磨工夫。纔得漸入佳境。且男人的陽物既有大小不同。婦人陰戶豈無潤窄之異。奇矮極小之男子有極大極粗子（之）壯陽。何見得嬌怯秀美之婦人而無深鬆潤大之牝物乎。俗謂觀婦人之面色。可以知陰好歹。黃鬆黑緊白暈。大約火氏之面皮是個黃白淨了。閒話不必多言。且看正傳。那〔錢〕貴自從與鍾生定盟之後。私心竊喜。以爲終身有托。遂吟一詩以誌意云。

半生心願一朝酬。

意蜜情殷不自由。

何日桂香來枕畔。

夢魂先到曲江頭。

叫代目代他寫下收貯。錢貴因代目一見鍾生。便識他是個佳客。慫恿他相會。得遂了生平之願。越發待他親厚。暗對他道。此事只你知我

姑妄言

第四回

四九六

思無邪滙寶

知。不可再傳六耳。異日我此身有歸。決不使你失所。代目感之不盡。暗暗也自歡喜。且說這代目之父姓戴名遷。戴遷之父親名叫戴善。他家祖上也還是書香一脈。到了戴善。讀書不成。因而學賈。他雖非絕頂的好人。還是個一邦之善士。四十無兒。他的妻房氏屢屢的勸他娶妾。戴善不肯道。我若命中無。雖娶十妾奚益。應不絕嗣。焉知你就不生育。何必又多做這番事。誤了人家的兒女。房氏見丈夫執意如此。也無可奈何。光陰迅駛。歲月如流。不覺又是十載。他夫妻二人同到了五十歲上。房氏道。我年已五旬。是萬萬不能生育的了。你娶妾一事。似不可緩。戴善還不肯意。房氏道。不孝有三。無後爲大。凡事要盡人事以聽天命。你娶了妾。若再不能生子。這就是命了。況且你一生並無惡過。未必就到絕嗣的地位。前日二叔帶了信來。他尙無子。你再也無子。將來戴門宗祀豈不斬絕了。戴善見房氏說得大義凜然。便道。你這樣賢德的話。我

安得不聽。但我今娶妾是爲生子。非圖慕色也。不必拘定要少年標致處子。就是中年略像樣的寡婦。可以生育的就罷了。房氏聽得這話也甚有理。托媒人去訪。不拘女孩寡婦。只要沒殘疾宿病。遇巧便成。過了幾日。媒人打聽着了一個小寡婦。來說道。這個寡婦二十歲了。先守着個小兒子。不幸死了。公婆憐他青年。叫他改嫁。他娘家姓繆。他姓繆。生得乃女幸而還妙。人物生得也好。我們提起府上要尋二房。他素常知道府上是良善人家。也竟願意。房氏大喜。一應禮物俱全。擇日娶了進門。就在西屋內住。房氏見這繆氏生得端莊穩重。心中甚喜。如姊妹一般相待。過了年多些。就生了一個兒子。這老兩口歡喜無限。只生過這一胎。以後雖也還常常下種。總不見收成。這纔妙。再生一個便不妙了。這核(孩)子他也無病無災。易長易大。到了八九歲。送入學堂。起名戴遷。他這讀書不過應卯而已。讀書幾年。虧他聰明。竟可上上賬目。寫寫包皮。到了十六七歲。老婦人

姑妄言

第四回

四九八

思無邪滙寶

望孫子心盛。就替他娶了一個那氏爲媳。頭胎生了一個女兒。就是代目了。後來又生了二個兒子。這戴遷到了二十多歲。他父母相繼告終。都是七旬外的人了。五十無子。方纔娶妾。竟還得見孫子。這也就是天眷善人。看官當於此等冷處着眼。他老夫妻也自瞑目了。他生母繆氏也將五旬。這戴遷自幼因他嫡母房氏姑息太過。嬌縱得他無所不爲。他家與竹思寬昔年准與人的舊宅比鄰相接。竹思寬久已看上了他的家私。因他父母在堂。不敢動意。他父母死後。喪事完畢。被竹思寬輕輕一鉤。就鉤到賭場上去。下了場鍋。這個昏頭昏腦的少年。乍見了一個雪白碗中裝着紅紅黑黑。金晃晃的六塊骨頭。以爲是天地間第一種高貴上流有趣的美事。死命貪住。人先哄他上鉤。小小的輸兩場與他。他便欣欣得意。道。我的本事高強。纔初上場。就把多年耍錢的老把勢都被我贏了。若再頑熟些。我定是頭一把交椅無移。(疑)那裡知道是別人下的香

餌。這一件事原來也有些邪處。初去學他。心中何嘗不懷着個我是初學。恐怕耍輸。若果然一上手輸上幾場。也就興致索然了。惟獨這一毫不知的雛兒。不要講甚麼盆口。連叉快還認不清。自己擲了兩個六。兩個三。兩個二的三三靠六六的快。不會贏人。反被人擲了四個六。兩個二的黑隔子眼。假說快。倒贏了錢去。豈不可笑。他這樣被人弄去哄了。手起就該背了。竟大不然。混擲瞎擲。滿手桴裡都是。明明五個骰子坐着是個臭了。那一個還滾出一個快來。譬如坐三個六。一個金么。一個白么。那一個看着是個二四的樣子。他一陣跳。不是么就是三。反贏五注。諸如此類。定要與他贏過幾場。夢魂中都想着這個甜頭。但是略知道了些。這就拾着倒運的票子了。便一日一日的輸將下去。因戀着先贏的那幾場。決乎不肯放手。到後來大輸過三場。他心中不服道。我前幾次怎麼贏來。這輸不過是手氣不順。故此偶然失利也。並不知是入

姑妄言

第四回

五〇〇

思無邪滙寶

了人的圈套。再要想去翻本。越翻越輸。間或僥倖贏得一場。貪心不足。又想去贏第二場。不但不能贏來。反將前次贏的貼了利錢送去。這些孟浪不知死活的小夥計們賭錢。更有可笑之處。譬如那人來賭。只有十兩銀子。把他贏到了九兩九錢。還不肯歇。定還要想贏他二十兩。就不知那人輸到十兩零一錢。連那一錢都沒有。設或那人色子順了些。翻回一二錢。越發不肯住。道。他十兩銀我先贏到差一錢。尚不肯饒他。何況此時反又少了一二錢。安肯心死。一時被那人手快起來。不但十兩翻回。倒反贏幾兩去。那人先已輸到將盡。此時翻本。而且又贏。焉有不歇之理。到了這個時候。睜着眼。張着嘴。纔嘆氣後悔。他心中何嘗不想剛纔休說贏了九兩九錢。就是贏四五兩也是個采興。就該歇了。萬不然被他翻了本去也就罷了。決不該反輸了自己的。及此時懊悔。那雪白的細絲錠兒已被他捲而懷之。倒不出來了。還有一種可笑的人。

姑妄言

第四回

五〇一

思無邪匱寶

一上場去。色子又順。手氣又好。三文五文。一吊兩吊的贏了幾拾兩。心猶未足。竟像在這幾塊骨頭上要贏出個大財主來的樣子。拿在手中。總不肯歇。人擲這件東西。一日到晚。若手氣不改。俗語說得好。這叫做十回九不遇的事。那裡拿得穩。後來手氣一敗。被人幾擲翻了過去。只剩得不過些須。他倒反歇了。豈不可笑。而且可嘆。這是說那不肯歇的。還有一種不但可笑可嘆而又可憐者。這是什麼緣故。可憐他抱着個色盆不放。連死活都不知的人。還要貪着頑錢。他擲色的時候。別人擲擲是快。他像個悶昏雞也是（似）的。可是人說的歇後話。瞎老婆奶孩子。混乳。還趕着下注。自己擲擲是臭。一個快星兒也沒有。他還大着腦袋混擲混下。裡外盆被人贏得死死的。十擲中還強一（不）過一擲來。他還強着色色去下。並不知說。我今日的手氣不好。歇了罷。斷然不肯。只等贏家贏足了。見他輸得可憐。歇了。他倒還急怒道。爲何歇了。不容

姑妄言

第四回

五〇二

思無邪滙寶

我翻本。就不知這件邪物順起來却也爽神。從心所欲。想快就快。叫叉就叉。至於要輸起來了。下了注。人的手快。單捏就攬。人的手略皮。自己就擲臭送去。任你甚麼能幹老手。不急不熱忍得。

諺云。少輸更是贏。此六字真是賭中妙訣。惜乎此輩不解耳。

這上面占些應想。拗相是再拗不過來的。這些初出世耍錢的少年輸大了頭。那裡知道這些奧妙。這說的是那個不肯結的。所以賭局中有一句話。道。贏不歇。輸不結。真是個呆賭。南京賭場中有個市語。送了這種人一個暗號。名之曰酒。雖不知他的深意。大約說一個人全成了酒。昏沈沈。連死活都不知的意思。更有一件。人在賭場中每一場輸贏都算十兩。若十場中贏得七場。就算極好的時運了。他自己也說。我贏的次數多。別人看見這人場場贏。拈飛的。打算的。不計其數。他以爲這何足惜。不過五個指頭動了動就贏了來。費了我甚麼力氣。及至輸了之時。並沒人幫出一文。少不得自家全全拿出。他就不曾細算。這贏了七

次名雖得了七十兩。是不心疼的錢。三文不值二文的花銷了。傍人拈飛。自己浪費。實在收入囊中之物。未必有二十多兩。到了輸上三次。這三十兩雪花銀却要自家拿出。究竟還要倒貼出己囊。贏的却在何處。有錢的人還罷了。沒有錢的有得當賣。還算體面。竟有偷人之物。騙人之物。以還賭賬。百醜俱備。這是何苦。惟有這些●無知少年。見了色盆。心都死透。再勸不醒。此一段不是露空撰出。非久歷於此中者。不能知內中到(利)害若是之詳也。好賭之人。將此一段當細細讀之。戴遷是個乍出來賭錢的酒。全犯了這些病症。所以不幾年。把產業家私。被這六塊骨頭送去。他心還不死。猶想去翻本。一日。輸了鐵化的三十兩銀子。無可償還。被他辱罵打鬧了幾次。受氣不過。只得把女兒准了與他爲婢。這種好賭錢人的心腸。情(竟)有一件奇處。令人猜測不出。他雖該(他雖該)了私錢官債。被打被罵。情願領受。却捨不得還。到賭輸了。還得也沒有這樣爽利。還有家中無衣無食的人。寧可死捱。及到場上

姑妄言

第四回

五〇四

思無邪滙寶

輸時。鑽頭覓縫。弄來填還他。美其辭曰。這是好漢錢。要還人的。這種人真不可解。更有異處。人有極剛拗的性氣。閒常他人或有無心一語之失。他便攘袂奮衿。怒目切齒。恨恨不休。到該了賭博賬。或被人辱罵。或以拳脚相加。不但一點氣星兒也沒有。還滿臉陪笑。直受之而不辭。這戴遷自從把女兒准了賭賬。他母親繆氏。妻子那氏。終日啼啼哭哭的咒罵。家中又穿吃俱無。方纔後悔。痛恨既往之非。已是遲了。

能知悔恨。還算良心未死盡者。

予見今日至死無悔者多。人者。矣。

他祖父都是正經人家。自從把他女兒輸了與人。不知被親友談論笑罵了多少。人都不理他。下眼看成。他自知做得不是。也沒顏面見人。躲了三幾年。全靠婆媳二人針指度日。月月還要出租房錢。戴遷一來躲着不是常法。二來家中供個日食還不敷。一寸布也添不上。一口氣瞞着母妻。雇與船上做繹夫。往北京投奔他叔叔戴良去了。他叔叔在北京張家灣住。家開了個雇船的埠頭老行。甚是興旺。也

是六十多歲了。他先也無子。因戴善夫妻七十歲時。他把店托了夥計照看。他到南京來替哥哥拜壽。二則別久了。都有年紀。來會一會。見了戴遷。說道。●兄弟二人有人接讀（續）香煙的了。心中歡喜無限。

這一段補得好。

不然戴遷如何認得去投奔也。

戴善又勸他娶小。道。你嫂子勸我多次。我先不肯。到五十歲。

纔娶了繆氏。今年也就有了十九歲的兒子。且又有了孫女。你今也纔五十多歲。回去也趕着娶一個。焉知不生兒子。戴良見哥哥娶妾得子。他住了些時。辭了回去。也娶了個妾。也竟生了個兒子。方得七八歲。他恐自己年老了。草霜風燭。一時或有不虞。這幾千金家業。兒子幼小。如何承管。知哥嫂已歿。正要想帶信叫姪兒來同居料理。今見他到了。心中甚喜。見他檻樓不堪。問其所以。他哭訴自己不知事。爲人所誘。花費了家私。把女兒都准了與人家。直言無隱。全全說出。並說如今雖悔心改過。已是無及。無顏見家中親友。故遠來投奔叔父。見戴良見姪

姑妄言

第四回

五〇六

思無邪滙寶

兒這個樣子。心甚不忍。說道。書上說。過則勿憚改。你若能改過。我叔叔家產也還夠你們穿吃。再要賭錢。這就不可定了。戴遷道。姪兒此後若不改過學好。再要做這一件下流的事。不要說將來死後不能見祖宗父母於地下。今日就狗彘不食其餘了。戴良連連點頭道。好好。你若能改悔自新。就是我戴門之幸了。戴良的原配顧氏已故五載有餘。現今就是生子的這個妾蕭氏當家。戴良遂領着戴遷進去相見了。他的兒子也來拜了哥哥。隨叫他換了衣服。留住了十數日。戴良對他道。你只顧你來了。家中母親妻子靠誰養活照看。你可去接了他們搭船到這裡來同住。你那裡既無家業。我又年老。你兄弟幼小。你可來幫着照料家務。再者我們雖不是甚麼仕宦之家。也還是有些臉面的。怎麼把女兒與人爲婢。你可贖了他來。就加些利錢也說不得。但速去速來。免我老人家懸望。他家現當埠頭。搭船是極易的事。恰有一個苑寺少卿。姓

侯。在他行裡。寫了兩隻官座往雲南去。戴良就叫戴遷跟着船同往。預先擇着個出行的黃道日子。打點了行囊。取出一百銀子交與他。道。這個做來的盤纏。並替他們做兩件衣服好上路。又付五十兩道。這個千萬贖了孫女兒來。教他都打在腰中。叮囑再三。然後分手。上船等候着侯少卿一同起身。他這一番氣象。與前番來時那個光景大不相同。一

日。到了家。見了母妻。他母親見了兒子衣服光鮮。心中甚喜。

看至此一句。不禁淚落如豆。人

家母親未有不望兒子光鮮者。奈兒子不能光鮮以副母父之望何。

復又悲道。

寫盡慈母。

你去了數月。我倒當你流落到那

裡去了。同媳婦眼淚不知流了多少。你在那裡來。怎得這樣光鮮回家。戴遷詳細把叔父的話說了。一家大喜。他把銀子取出交與母親。次日拿了五十兩銀到鐵家去贖女兒。鐵花(化)道。幾年不見你來贖。陪了舍妹到童百萬家去了。戴遷疑他說謊。又到童家門口來探問真假。却剛剛問着了賣仙桃的那個家人童佐弼。他聽說是仙桃的父親來贖

姑妄言

第四回

五〇八

思無邪滙寶

女兒暗吃了一驚。答道：「你這個女兒。我們奶奶疼他得很。不見你來贖。恐誤了他的青春。打去年已嫁了人家去了。戴遷見他說嫁了人。知不可贖。便問：『嫁了甚麼人？』家在那裡住？我好去看看。他怎肯說是現在錢貴家。答道：『這就不知道。』聽得說是個外路人。不在本地的。戴遷不放心。又面見了童自大根問詳細。童自大當日聽得家人說是嫁往外路。也就是這話答他。戴遷無可奈何了。只得回家復了母親妻子。那婆媳二人又哭了二三日。他家收拾了衣服行李停當。上了墳。就一家搭船上北京去了。他父女祖孫可還有相會之期否？後來便見端的。你道戴遷搭他船來南京的侯少卿是何出處？且聽下回分解。正是：

欲知侯姓人詳細。再接來文仔細看。

姑妄言四卷終

校記

①「財香」原作「香財」，據第三回及下文改。

②「自宏」原作「士宏」，下文多作「自宏」，今予統一。

③「毗」原作「皆」，據陸次雲《峒谿織志》上卷改。

④「鈴」原作「鈴」，據陸次雲《峒谿織志》上卷改。

⑤「仞」原作「忍」，據陸次雲《峒谿織志》上卷改。

⑥「勤」原作「勸」，據陸次雲《峒谿織志》上卷改。

⑦「叛」原作「判」，據陸次雲《峒谿織志》上卷改。

⑧「抱兒」原作「胞兄」，據陸次雲《峒谿織志》上卷改。

⑨「衣青」原作「青衣」，據陸次雲《峒谿織志》上卷改。

⑩「氏」原作「氏」，據陸次雲《峒谿織志》上卷改。

⑪「主」原作「王」，據陸次雲《峒谿織志》上卷改。

姑妄言

第四回

五一〇

思無邪滙寶

⑫「長」原作「丈」，據陸次雲《峒谿織志》上卷改。

⑬「女」原作「友」，據陸次雲《峒谿織志》上卷改。

⑭「獾」原作「獬」，據陸次雲《峒谿織志》上卷改。

⑮「域」原作「或」，據陸次雲《峒谿織志》上卷改。

⑯「幻」原作「幼」，據陸次雲《峒谿織志》上卷改。

⑰「者」原作「有」，據陸次雲《峒谿織志》中卷改。

⑱「獠」原作「療」，據陸次雲《峒谿織志》中卷改。

⑲「峒」原作「同」，據陸次雲《峒谿織志》中卷改。

⑳「其」原作「以」，據陸次雲《峒谿織志》中卷改。

㉑「地」原作「之」，據陸次雲《峒谿織志》中卷改。

㉒「鞘」原作「銷」，據陸次雲《峒谿織志》中卷改。

㉓「骨」原作「滑」，據陸次雲《峒谿織志》中卷改。

㉔「喂」原作「撮」，據陸次雲《峒谿織志》中卷改。

㉕「蓄」原作「畜」，據陸次雲《峒谿織志》中卷改。

㉖「奸」原作「汗」，據陸次雲《峒谿織志》中卷改。

㉗「買」原作「賣」，據陸次雲《峒谿織志》中卷改。

㉘「火氏肚子」原作「肚子火氏」，據文義改。

㉙「他道」原作「道他」，據文義改。

㉚「這些」原作「些這」，據文義改。

㉛「說道」原作「道說」，據文義改。

姑妄言第五卷

鈍翁曰。此一回寫宦萼之愚蠢。亦可謂至矣盡矣。後來竟到了希聖希賢的地位。何始痛貶之而終過褒之也。古云。相逐心生。相隨心滅。此必至之理。即如一個人有一個上好品格。只往下流處一走。那相貌不因不由。全然改變。就是那下流的形狀。一個極醜惡的人。他一心向上。不知不覺。那醜惡之中就生出許多的慈祥和靄的樣子來。宦萼之始貶終褒。同此一理。他起初是個癡頑公子。惟知驕矜使氣。那一種呆氣勃勃。自然日盛一日。那呆就無所不至。與禽獸幾希。忽爾洗心改變。刻意要做好人。那呆便一日減似一日。久之純是一番仁慈愷惻的心腸。把那呆竟不知往何處去了。孟子云。雖有惡人。齋戒沐浴。亦可以祀上帝。何況他不止於齋戒沐浴而已哉。李笠翁奈何天傳奇中兩句說得好。世人莫道形難變。欲變形骸早變心。此之謂也。

姑妄言

第五卷

五一四

思無邪滙覽

此書中不堪之先生者。游系卜通是也。極好之先生者。眞佳訓。○廣德厚。劉太初是也。罵游系卜通之先生固然刻毒。獎那三位好先生亦不爲不重。或有先生見此而慍曰。先生與作書者何恨。罵至於此。噫嘻。先生誤矣。但學那三位好先生。自然一字罵不着。若竟要學游系卜通之先生。恐罵破多人口。又不止此書而已。

司富之與宦萼。千古來兩個奇師生。一旦便豁然貫通。可入談諧錄。侯氏之貌之性。人人皆得而畏之。特宦萼不幸遇之耳。○翁解嘲曰。我若遇之亦畏。不但宦萼。

鄔合一段。勿謂其形容太過。舔癰舐痔之輩。衣冠中代不乏人。由寶尙書雞鳴京兆。拂鬚參政。嗅中丞之足香。嘗太尉之屎苦者。豈非其類耶。又何況於鄔合也。但恐世上更有過於鄔合者。若不自知。鄔合猶不足爲貶也。

姚廣孝之惡。但有知靖難時事者。人人無不痛恨之。今寫他這一番再世之淫惡。更彰其當日之凶毒。諒仁人君子見此一段。只有拍案稱快。決無爲之稱冤者。偶有其人。或亦是不以忠孝爲心。乃此禿之類歟。更有暢快者。姚澤民雖是烝他的繼母庶母。却是姚廣孝淫他的孫婦孫妾。姚華胄爲榮國公之孫。固可稱遙遙華胄。但所生一予民。一澤民。愚者不過只愚其身。賊者則今日辱及家庭。後來敗及王事。且又生一步武乃叔之賊孫。其覆宗滅族宜矣。

萬緣和尚非特寫他以見緇流之壞。借這現在的和尙。罵那過去的和尙。那再來的和尚烝繼母淫庶母。這現在的和尙就淫他的嬌妻艷婢。針針相對。毫釐不爽。

目錄云。現報嬌妻偷僧人淫姪男。此三字妙至極。明是姚步武私偷桂氏。此不曰姪淫嬖。而曰嬖偷姪者。不如此寫。不見桂氏之淫。不彰姚

姑妄言

第五卷

五一六

思無邪滙覽

澤民醜惡之報也。盛旺之奸桂氏者。雖極寫桂氏之醜。然亦有深意。合而言之。姚澤民之腎不旺。裘氏諸妾不爲其淫。姚步武萬緣之腎不旺。桂氏諸婢亦不被其淫也。他一家皆吃了腎旺的虧。

姚澤民奸衆妾以蓮榴起者。二花開於炎天。故二人淫心較諸人更熱耳。後即接寫臘姨者。熱極而冷。時序之理然也。到了雪姐。則冷之至矣。臘盡又當春回。故即出丹姨芍姐矣。終於桂菊者。二花之後。冬即至矣。花俱盡矣。故以他二人收煞。此書雖係小說。作者胸中原有一番大見解。若大概一看。如何看得出。即此一段中。亦有剝復之理也。勿忽略看之。

素馨同姚步武成奸在佛堂。後同萬緣淫又在佛堂。人家修蓋佛堂。原來留作此用。笑笑。

此書寫各人小傳。無有重者。此寫侯宦兩家是夾敘法。先敘侯敏。次敘

宦萼。正敘侯恭鳳。又接敘宦實。參差錯落得好。

姚澤民訪錢貴。不過替錢貴生色。是歇尾的後文。不可作正文看。

寫姚家諸婦。姚華胄之妻褚氏者。褚鼠同音。謂鼠乃世間第一可憎嫌厭惡之物。且又生下一蠢然之愚子。一狡獪之賊子。此物尙留之奚益。故寫其死去。更騰出此位以讓裘氏。其諸妾丹芍蓮榴桂菊臘雪。及諸婢夭桃紅杏碧梧翠竹紅葉雞冠水仙天竺多人。不過敘四時之景物。顯而易見。至於裘氏。裘者。繡毬也。繡毬係數十朵花攢成一毬。故以之居衆花之首。後始私姚澤民者。乃爲衆妾做總結也。素馨之氣極香。素馨香兒共係一花。故二人同爲姚澤民之婢。綠萼。花也。青梅。子也。本係一物。故二人同爲桂氏之婢。桂氏者。桂花也。桂本極高極貴。古詩云。桂子月中落。天香雲外飄。今反寫他不堪者。桂至北地則不作花。不花之木。樗櫟等耳。賤之可也。故寫他淫其姪男。私及牧馬之圉夫。賤濫至極。

姑妄言

第五卷

五一八

思無邪滙覽

較之諸妾婢猶不及。又借之極罵姚澤民耳。裘氏之婢名春花秋月者。春花喻其時。謂繡毬及春即花也。秋月喻其形色。謂如中秋之月。圓而皎潔也。此等處若不細細指出。看者泛然閱過。豈不負作者之苦心。

姑妄言第五卷

第五回 詔脅小人承衣鉢爲衣食計 膏粱公子仗富勢覓富貴交

附 再來和尚烝繼母私父妾 現報嬌妻偷僧人淫姪男

話說戴遷搭船南來的這少卿。他名字叫做甚麼。他單名一個敏字。他父親原任南京太常寺正卿。致仕歸家。父子別了多年。他告假回廣東省親。帶着家眷一同還鄉。他有一個妹夫。是個錢可欺人。勢可壓衆的呆公子。嗟乎。有錢便可欺人。有勢便可壓衆。二語令人慟殺。姓宦名萼。表字盛之。現在南京居住。他到了

南京。同妹夫妹子相會了。宦萼接了舅姆來家。演戲掃塵。不用細說。住了數日。換船起身去了。且說這宦萼。他父親名叫宦實。以科甲出身。歷仕多年。年將耳順。先在陝西做了十年布政。後陞南京戶部侍郎。目下現任北京工部尚書。他不但官居八座。那家中之富也就不下數十萬。

姑妄言

第五回

五二〇

思無邪滙寶

了。真是庫有積金。廩有餘粟。富貴兩個字在南京他家也就要數一數二。後來見魏忠賢威權震主。舉朝文武皆爲之假子。他恐有差跌。也隨衆拜在他門下。做個乾兒。魏忠賢因他是齒爵俱尊的兒子。自然又格外垂青。伏後陳忠參本一案。因此勢焰滔天。威名嚇衆。夫人艾氏。單只生得宦萼一

個。那宦萼自幼生得性質粗頑。面皮醜陋。混混沌沌。就像不曾斷開七竅的頑石一般。他父母却十分珍愛。世間之父母。任兒子愚醜癡頑。未有不珍愛者。此所謂父母深恩。昊天罔極也。宦實任

南〔京〕戶部侍郎。自幼就替兒子定了侯敏之父侯太常之女爲婦。

這侯太常名恭鳳。是廣東南雄府人。家住梅嶺之下。是個猴族。曾中兩榜。先

任南太常時。可謂沐猴而冠。正同宦實在一處。他夫人袁氏所生。二子一女。他長

子侯敏。任北京苑馬寺少卿。次子侯捷。任太僕寺丞。一胞生兩個。辟馬廄奇甚。他這位

令愛。貌既不揚。生得尖嘴縮腮。揸耳短項。且是一雙痘風紅眼。是個猴面孔。喜

得身肢還孌娜。手足還纖細。是個猴形骸。却性氣甚潑。纔七八歲。人惱了他。他

力小不能打。拉住混咬。把他的乳媪並丫頭們。手上膀子上咬得都是連環血印。是個猴性情舉動。那袁夫人將週花甲。他是個老女兒。一心鍾愛。百般

縱容。世間之物。惟母猴愛子更甚。

侯太常生平雖不叫做懼內。却也不敢違拗夫人。

此二語大約天

下皆是也。

心中常想道。這女兒如此形狀。恁般性情。等大了。人若知道。那個

富貴人家肯要這等媳婦。定成滯貨難嫁。不如小小的。趁我做着官。許下了一個女婿。後來就知他這般醜惡。諒也反悔不得。又想道。女兒這個樣子。要配個聰俊兒郎。不但誤了人家兒子。將來決不能相安。倒是覓一個癡癡蠢蠢的爲妙。

侯太常此想。真是擇婿良方。不但想女配夫。且存了許多仁德之念。感應經云。人有善念。天必從之。他不但未曾誤了人家兒子。還成全了女兒。

一生享福。皆此一念之所致也。

他與宦實是會榜同年。往來契密。他每常也見過宦萼。忽然

想起道。那孩兒真是個蠢物了。況他父親既是年誼。且又是現任戶侍。恰是門當戶對。改日遇巧。須如此如此。不愁他不入我彀中。想定了主意。一日。他偶到宦實家來。對坐閒談。真是個姻緣湊巧。宦萼已八九歲

姑妄言

第五回

五二

思無邪滙寶

了。偶然出來頑耍。一個將三十來歲的僕婦背着他。僕婦也。何必下一年紀。因後日教導宦幕。故此處提明耳。

他手中拿着個播郎鼓兒。學還不會上。便知播鼓舞。真神童。幾個丫頭跟着。拿着銀盤子堆

着果子的。拿着鬼臉竹馬兒的。還有一個拿着汗巾。貼身跟着。不住替

他揩口水鼻涕。令人笑倒。這個形容。狀畫也畫不出。侯太常一見。便笑着對宦實道。這一個笑字。寫得入神入理。欲說還

心之言。故忍不住先笑也。弟看這位年姪生得着實敦厚有福。後來大有造化。不在老

年臺之下。弟倒有個小女。但恨衙門冷淡。官閒俸薄。不敢攀結。當面失

此佳婿爲可惜耳。古人說。知子者莫若父。那宦實豈不知兒子是個蠢

蟲。但因是獨子。不得不疼。況家中富貴二字已將到了極處。只要他大

了度得出種來。宗嗣不絕就罷了。心中也慮着。將來顯要人家誰肯把

女兒配他。門戶低微的又不屑同他結親。正常常以此事躊躇。今聽見

侯太常這話。心中甚喜。忙對道。老年臺尊見差了。弟與老年臺何等年

誼。多年契厚。何出此言。弟雖知府上有一位閨秀。但恐老年臺將來要

回貴省。老年嫂不捨令愛遠留在此。二者因豚兒頑鈍。不足坦府上東床之腹。雖有兼葭倚玉之心。但不敢啓齒耳。倘蒙老年臺俯結絲蘿。說到這裡。深深一躬道。愚夫婦感佩無盡。

心中有欺人之念。故此反被人欺。其宦實之謂歟。然而宦實還算好人。

那侯太

常忙還禮道。既老年臺不棄。替女兒結此終身大事。是妙極的了。二人言下而定。宦實猶恐過後有變。就擇了吉期。煩相厚的當道做媒通信。到期拜謝。又擇日請酒。納采下聘。禮幣甚豐。定下了纔放了心。宦實以爲兒子攀了這樣一門好媳婦。那裡知是親家翁使的一肚子猴。

祖晉朝阿智故

事。這宦萼到了十三四歲時。方延師教訓。那先生姓游名系字混公。

名與字俱

佳。何今日此輩之多也。

是在宦家一個顯要朋友處謀了薦書來的。宦實一來看情

面。二來他原不望子成名。不過說我這樣大人家。且又是科甲門第。豈有不請先生教兒子之理。圖一個念書名色。故不計好歹。就留下他教子。那游混公是個捐納的秀才。要他的才學。一二三萬萬不能。四五六

姑妄言

第五回

五二四

思無邪滙寶

是考得起的。

好秀才。

自到了館中。見宦萼是大老的公子。又是嬌縱慣了

的。他雖名曰生員。乃畜生之生。圓活之圓。全沒有絲毫品行。把這位高

徒只是一味奉承。不敢稍加拘管。那宦萼在館中每日只好坐得一兩

個時辰。這一兩個時辰之內還是吃果子打瞌睡而已。讀書不過是借

他名色上的。一句人之初三個字。教上千遍。他只是不會。更有妙處。起

先教着。他還跟着念。後來他聽厭煩了。任你怎麼教。他並不做聲。惟點

頭而已。

生公說法。頑石點頭。人以爲異僧。游混公竟教得宦萼點頭。也算個異師。

游混公也沒法了。又不敢呵叱他。憑他

讀也罷。不讀也罷。那宦實又是溺愛的人。以爲兒子是現成的恩廕。現

成的紗帽。何必苦難去讀書。況古人說。何必讀書然後謂學。他縱一字

不識。仗我的財勢。將來不愁不富貴。所以總不稽查。那游混公也自有

個主意。說他父母既不嚴緊。我又何苦與他爲難。況我不過一年。只要

束脩不少。每日只要酒食充腸。且我名雖秀才。不過名色而已。況這連

年替人做干證走衙門。拿轎馬折酒飯。把書本久已丟去。若忙忙把三字經教完了。教到了四書時。倘字眼難認。一時教不出來。公子倒也混過去了。若被傍人聽出。傳入東家耳中。我這肥館就有幾分不妥。況且如今做先生的有五字密訣。缺一不可。何不遵而行之。那密訣頭一個字就說道。

鬆。

我又何苦去緊他。倘得罪了學生。他望着父母說先生利害。父母心疼兒子。恐怕拘管壞了他。一時把二個山字磊將起來。這把館就像喇嘛的帽子。黃到頂了。非徒無益。反害之。這鬆字是第一件要遵的了。第二件兩個字道是。

揸鬚。

這兩個字妙絕。古今如今的人。不要說是做先生要穿得體體面面。以

姑妄言

第五回

五二六

思無邪滙寶

起東家之敬。就是傍人看見這樣體面人。可是混學錢騙飯吃的人。定要揸揸鬚鬚。館纔得穩。就不是做先生。如今人眼皮很淺。勢利太重。見穿得略檻褸些。雖至親好友。他向着你只作半個揖。穿得華麗起來。人見了一躬到地。畏而敬之。況我這把持衙門。越要盛服。不但官府肯聽說話。人見我體面。他來尋我的更多。這一副齊整行頭。萬萬少不得的了。我曾記得唐朝有一個人。不知叫甚名字。他曾有一首詩道。

而今不用好文章。

只要鬚鬚及胖長。

更有一般堪羨處。

衣裳漿得硬幫幫。千古同然。

當年已是如此。又何況於今日乎。第三件三個字是。

不要通。

這個不過說先生太通了。遇着愚鹵的學生。難以爲情。況且人太通了。滿腹珠璣。豈肯做無恥的勾當。去騙館穀箴東翁。館就有些不妥了。要

美館把穩。所以說不要通。但這三個字與我合拍之極。不用去學。此時拿了去上副榜要我通起來也不能夠。可見我做先生。竟是禿子做和尚。天生成的。第四件道。

篋片東翁。

這四個字我更在行。不要說叫我奉承。雖使我舔癰舐痔。我的舌頭比別人伸得還長些。不但於此。就是叫我嘗糞。也只得就學勾踐了。第五件是。

小心待館童。

這有何難。我豈但館童而已哉。連闔府大叔。長於我者兄事之。倍於我者父事之。何愁不得其歡心哉。他有了這幾種密訣。熟習於胸。所以宦實宦。萼暨闔家之人。莫一個不喜歡他。數年之中毫無閒言。他教那宦萼整整讀了三年。一本三字經方完。完了從新又理。理了重復又念。又

姑妄言

第五回

五二八

思無邪滙寶

讀了二年餘。尚猶不能記全。

宦蓐讀了五年書。三字經不能全記。還算好資性。我見人讀了一生的書。連孝弟忠信禮義廉恥八個字全記不得者多甚。又將奈何。

宦蓐自己以爲經已讀過數遍。普天下才子恐也無賽於我。因此再也

不去念別書。那游混公也不敢勸他再念別書。因循循。不覺宦蓐年

已二十。雖然長成一條肥壯大漢。還是渾然天理。一毫人事不知。

後之享福焉知

不因此。

他丈人侯太常因年老了。無意功名。告了病要回故鄉。女兒也二

十歲了。催宦家迎娶。宦實見兒子呆呆猷猷。穿衣吃飯還要因人。如何

娶得媳婦。甚是着急。

宦實尙有知子之明。過馬士英遠矣。

沒奈何了。與夫人艾氏商議。叫自幼

帶宦蓐的寡僕婦。名喚司富。

名甚佳。

有四十來歲了。

即前背宦蓐將三十歲之婦也。宦蓐八九歲他將三十歲。今宦蓐二十歲

他四十來歲。此等無關係處。一筆不錯。

吩咐夜間教他成親的那種妙技。那司富一者不敢違主

母之命。二者教會了小主。後來也有個依傍。與其做這不關痛癢之乾

奶媽。不如做沾皮貼肉之實師傅。到晚同他上床。盡心傳授心訣。起初

抱他上肚子時。嚇得幾乎哭起來。虧那司富循循善誘。

真虧他。

先拉他的

手來摸陰戶。又替他捏弄陽物。弄了一會。竟硬了起來。哄着抱上肚子。教他弄了進去。又扶着他兩胯。叫他抽動。初次還不知道甚麼。做過了兩三次也就領了些。天下事都要學而知之。惟獨此事皆是生而知之。再沒有個學而不能的。這宦蓐人雖愚蠢。倒生得一根成文的好大陽具。又還堅久。

形骸固是同頑石。

腰下垂懸有異僧。

司富也是久渴了的。每夜定然教兩三次。雖是假公濟私。也虧他盡心訓導。不幾日。宦蓐竟豁然貫通。不但會而已矣。而且在其行也演習熟了。好師傅。不但口傳心授。且推身置腹的教訓。焉得不通。司富回覆了主母。宦實纔放心替他娶了媳婦來。

家。他自從娶過親之後。館中十日半月偶爾一到。到了坐下。不過彼此相混自去。又過了年餘。宦實陞了北京工部尚書。將先生辭了。帶他夫妻同往京中。住了幾年。宦實見兒子年將三十。想已老成。想已二字妙。誰家父母不心中看着兒子。

姑妄言

第五回

五三〇

思無邪滙寶

想已老成。孰不知他人見之甚不老成也。

又見他比當日伶範（俐）了些。況因家資漸漸重了。故此打發兒子媳婦回家照看。那宦萼不久到家。他因跟着父親在都。宦場中混了幾年。大非昔比。竟是心地如劍如槍。行徑似鬼似蜮。學問雖不曾長進分毫。只他眼眶越發大了。體統越發尊了。勢利越發重了。身軀越發胖了。活畫出一個貴公子來。雖學了些文文縷縷半通不通的話語。却面目生得甚是可笑。有一調西江月爲證。

團團一個肥臉。髻髻幾撮黃鬚。眉粗鼻大體如豬。雙眼微微

近覷。腹內空空無物。言談字字粗疏。不知何物是詩書。

使勢橫行到處。

他這妻子侯氏。自幼嬌養。惡性成習。就有河東獅之風。具鳩盤茶之貌。宦萼這人連天也不怕。父母也不畏的。但是見了他。不由得心中就畏懼幾分。他也常自己想。他一個瘦弱婦人。我這樣一條壯漢。打也打得

過他。罵也罵得過他。怕的是甚麼。想到了此處。膽子就壯了起來。走進房去試試。不想一見了面。侯氏把眼一看。他渾身便打一個寒噤。心裡劈劈的跳起來。不知不覺四肢都軟了。上床後禁不得再看一眼。便不妙了。問一句話。那額（噪）

子不知甚麼堵住。連應都應不出來了。若再三追問來說甚麼。臉脖子都掙紅了。纔答應得出兩個字。我不不。試了幾次俱是如此。知道這個硬漢做不成。躲避着些爲妙。喜得腰中有一副爭氣的好本錢。夜裡還可以博他一個歡心。日間輕易不敢入內。只在外廂起坐。他終日在家無事。飲酒食肉之暇。這也是此輩的兩件正事。或欺凌里巷。或唬嚇善良。或嬉戲梨園。

或遨遊妓館。

真是貴公子的要務。

至於親戚朋友。長親父執。一概不相往來。只有一

個篋片。姓鄔名合。祖代以幫閒爲事。傳到了他。越覺精妙。那諂笑脅肩撮臀捧屁的身段。諂笑脅肩撮臀則知之。但屁不知如何捧法。大約非此幫閒世家。他人不能也。是他衣鉢。自不必說。更有

一種能識人意的聰明。湊趣奉承的話語。人却難及。也有一個西江月

贊他的。

撮屁捧臀篋片。伸頭縮頸如龜。假裝一臉笑容堆。舐痔吮癰。

慣會。在座惟聞贊好。出門時刻相隨。呼來喝去疾如飛。

若論幫閒無對。

因他有這些妙處。那宦萼十分喜他。一刻也離他不得。宦萼雖是個目無親友一毛不拔的主兒。與他倒相合得來。却常常得他的資助。飽他的酒食。有一首醜奴兒令說他二人道。

脅肩諂笑世皆然。鄔合何尤。更有當羞。今日衣冠盡效尤。

驕頑公子癡愚性。衣食無憂。酒色爲謀。說道詩書勝似仇。

宦萼家中有一座花園。他父親曾請了個文人起個園名。那人取綠竹猗猗有斐君子的意思。題曰斐園。果然山石玲瓏。樹木掩映。樓閣參差。池沼婉曲。十分富麗。一日。初夏天氣。百花盡謝。蓮葉初舒。他斐園中有

一個啖蚊軒。面向蓮池。四圍有數十棵榴樹。前後翠竹參天。桐陰匝地。

四面皆窗。一望無際。真好一個涼爽的去處。你道何謂啖蚊軒。

啖蚊者。何物也耶。罵

癡頑公
子太毒。

因取古時齊景公的一個故事。說當年齊景公天暑獨臥。聽得帳

外蚊聲喧然。景公道。白鳥營營。是以飢耳。開帳放入。任意恣啖。此軒是他避暑之所。取其豪邁之意。故命此美名。一日。那宦萼坐在上面一張大涼床上。垂頭喪氣。滿臉愧懼之色。你道他爲何這個樣子。原來侯氏有兩個貼身丫鬟。是他在北京時買了帶來的。一名嬌花。一曰嫩蕊。嫩蕊還小。嬌花有十五六歲了。生得甚是妖嬈。惟獨那一雙眼睛更是動人。竟是一泓秋水。但他斜溜一眼。由不得身上就一麻。他又是北京生長。說話。嬌聲嫩氣。身段柔浪風騷。有四句贊他道。

梨影拖肩柳折腰。

綠羅裙子繫紅綃。

雖然不比嬋娟貴。

亦有婀娜一種嬌。

姑妄言

第五回

五三四

思無邪滙覽

宦萼久已垂涎。想探他的那一點花心。只因畏懼侯氏。不敢放肆。間或背了侯氏的眼。或望他笑笑。或撈句把邪話勾引。他也不答。只把眼睛斜瞟一下。宦萼渾身就酥一下。侯氏看一眼便打一個寒噤。嬌花腰（瞟）一眼便渾身一酥。前後一對。然與其寒噤也寧酥。也不知酥過幾千百遍了。這丫頭更有一樁妖怪。宦萼或向他做醜臉調笑時。他便正顏厲色。竟像不可犯的樣子。及至宦萼不敢惹他。他又做出那嬌態。扭頭捏項。抿嘴咬唇。或斜溜一眼。或微微一笑。此所謂撩漢的班頭也。把個宦萼引得魂都不在身上。急得不死不活。這日起來。嬌花服侍侯氏梳洗了。一早晨方完。急急的往外走。宦萼也要往外邊去。一眼瞥見他忙忙向後園裡走。宦萼悄悄跟到北窗下。往來一張。原來那丫頭一時尿急。到園中蹶着個白屁股正在那裡。

衝破綠苔痕。

遍地珍珠濺。

看得好不動火。不想侯氏正走了出來。一眼早已看見。正值傍邊放着

個棒槌。拿在手中。輕輕走到宦蓐身後。夾肩一連兩下。那宦蓐。

窗隙始張嫩股。

棒槌已及肩頭。

幸喜侯氏力弱。不曾打折了肩骨。疼得咨（吡）牙咧嘴。慌忙躲避。侯氏罵道。沒廉恥的。那丫頭溺尿。你偷看的甚麼。宦蓐一手揉着肩頭。掙紅了臉道。我我何嘗看丫頭來。我來看看院子裡可有甚麼花。採些來送你戴戴。如何冤賴我。該打。丫頭胯下之花固可愛。可是奶奶頭上戴得的。侯氏把兩隻紅眼一瞪道。你明

明在此偷看。還敢強嘴。你懷的是甚麼心腸。舉起棒槌又要打下。嚇得他一溜煙跑了出去。被門檻絆得往前一失（交）幾乎跌倒。又吃了一驚。跑到啖蚊軒。坐了一會。又氣又疼。看見兩邊僮僕林立。又羞又惱。甚覺無聊。因命取酒來吃。左右答應了一聲。不一時。海錯山珍。嘉肴異果。羅列滿案。家人將一個蓮蓬頭的紫金鍾。篩了一杯驢精粉調的補腎酒奉上。是呆公子享用之物。宦蓐改過之後。不復再見用此。他獨飲了幾杯。此可謂壓驚酒。愈覺悶將起來。叫過一個

姑妄言

第五回

五三六

思無邪滙寶

家人宦英吩咐道。你到老鄔家去。說他爲何幾日不來找老爺。

近日如此自呼者甚

多。今有要緊話對他說。叫他就來。宦英領命就跑。又叫他回來。說道。你

說我老爺在園中吃着酒等他。快來纔妙。宦英道。小的只說老爺吩咐。

他若來遲了。下次不許他上門。他若聽得這鈎語。自然如飛就到。宦萼

喜道。你好想頭。停當用得。宦英見主人贊他。一團高興而去。須臾。宦英

來稟道。鄔相公來了。宦萼道。叫他進來。原來那鄔合已在榻扇外站着。

聽得他叫來二字。就忙忙曲着腰跨進門檻。便一揖到地。道。門下晚生

連日未得趨侍。有罪有罪。宦萼也不起身。只把手略舉了一舉。

是個大老官樣子。

叫看坐。從人早將一張杌子在桌橫頭放下。鄔合謙遜一番。方敢就坐。

宦萼命斟酒。左右斟上送來。鄔合忙立起身接在手中。滿面假堆一個

笑容。說道。連日不曾侍奉大老爺。罪已擢髮難數。怎敢反蒙賜酒。宦萼

道。便酒不必過謙。你且乾過。鄔合深深一恭謝了。然後一飲而盡。方纔

坐下。宦萼道。你連日不來。使我悶極。你在家做些甚麼事。鄔合嘻嘻的
笑道。以晚生不曾服事。致大老爺抱悶。門下該萬死。又深深一恭。道。因
舍下有些俗冗。幸求寬恕。宦萼道。你家有甚麼事。鄔合道。因小人終日
在家侍奉。那一日傍晚回去。賤內在家。不知何故被人拐去了。因在兵
馬司投狀。求他緝捕。故此忙了數日。未曾得覲尊顏。宦萼道。你這樣一
個趣人。怎麼娶這不才的妻子。你也不防範他。被他逃走了。鄔合道。小
人妻子平素極貞靜的。終日關門獨坐。從來足不履戶。毫無苟且。街鄰
都稱贊他賢淑。焉肯背夫逃走。這是壞人引誘了他去。與小人妻子毫
不相干。他雖走了出去。必定還是守節不二的。所以小人急急尋他。不
忍捨這樣良婦。宦萼道。既然如此。你何不來稟我。我老爺差人去傳諭
兵馬司替你拿捕。他難道敢不遵奉麼。鄔合道。若大老爺傳諭他。他奉
命不暇。焉敢不遵。但只是晚生妻子末事。不敢干瀆天聽。宦萼大笑道。

姑妄言

第五回

五三八

思無邪滙寶

說得好。說得好。又問道。你妻子姓甚麼。鄔合道。山妻姓嬴。宦萼訝道。這怪不得他。一個婦人家姓淫。自然就會跟人走了。怎麼他起這麼個姓。奇談。姓那是起的。非呆公子不能出口。鄔合道。這個姓從古來就有。秦始皇就姓嬴。宦萼笑道。我

前日聽鼓兒詞。秦始皇的媽就會偷漢。這是他家祖代傳流下來的了。又道。你只管放心。我差人拿帖子對知縣處去說。叫他上緊去拿。必定就得。你補個失呈進去。這不強似兵馬司麼。鄔合忙起身拜謝道。這更妙了。叩大老爺天恩。宦萼便吩咐長班拿帖子到縣中去說。鄔合立起身來。道。小人同去遞了失呈。就來報(服)事。宦萼道。不消你去。又吩咐長班道。你到縣門口雇人替他寫了。同帖子傳進去。長班應諾。向鄔合問了姓氏居址。鄔合詳細說明。又向他謝了。長班要了帖子而去。鄔合方坐下。宦萼笑着說道。你妻子既有人誘他逃走。必定有些姿色。往常怎麼就不與我見一見。況且我待你又不薄。就叫他同我相與相與。我

老爺也未必就玷辱了他。

此等語。非此類人不能道。

鄔合道。小人蒙恩若此。巴不得獻

妻出子。惟慚裙布荆釵。上污了大老爺龍睛鳳目。且恐寒貧粗陋之軀。

有玷富貴金玉之體耳。今後倘蒙若獲着。大老爺若不見棄。留爲外宅。

小人叨光多矣。

篋片固不足齒。然而罵之太刻。

縱他貞烈不從。小人定然勸他依順。以盡野

人獻芹之意。宦萼被他奉承得滿胸快活。摩着大屎肚皮。大笑了一回。

因問道。你家離我府中甚遠。今日怎麼來得這等快。鄔合道。晚生昨夜

夢見祖父說道。宦大老爺天恩如此。你雖有事。明日可去請安。若是宦

大老爺一惱。連我們在陰司都有罪犯。晚生今日清早就來的。因途中

遇見了兵馬司差人。同他到茶館中說了一會話。問他賤內可有些影

響。然後急急趕來。路上遇着英大叔。聽得說大老爺呼喚。小人恨不得

連手放在地下。如狗一般。擗着擗子跑來。宦萼笑道。你家好在行的祖

宗。纔生下你這樣有趣的人來。可愛可愛。鄔合忙躬腰足恭道。不敢當。

姑妄言

第五回

五四〇

思無邪滙寶

大老爺過獎。宦萼道。我終日獨坐。除你之外。再沒第二個人可對。故此少你不得。鄔合道。晚學生蒙大老爺天高地厚。自恨無可奉承。但學生聽得人說。當日有個甚麼孟嘗君。門下有三千客。他不過是個公第。尙還如此。何況今日大老爺一位貴公子。要三萬客也有。何不待鄔合去尋些人來趨侍左右。如何。宦萼道。你雖說得是。但你那裡知道我的心事。你看我何等門第。可是輕與人下交得的。除非與我勢利相當的兒孫。有錢八座的弟子。纔可交往。可謂善於擇交。何今日此等心胸之多也。你想合城中你（那）裡還有像我的第二家。只因你知知識趣。故與你杯酒往來。不然。我這潭府中可是你此輩人到得的。我若泛然混與人相交起來。豈不辱朝廷而羞當士乎。鄔合道。大老爺這段想頭。非天聰天明不能及此。豈晚學生下愚可到。因打一恭道。承教。又道。古人說。聰明不過帝王。伶俐不過大公子。果然不謬。但晚學生想來大老爺這樣抱悶。晚學生恨不欲捐軀。

但恐死而無補耳。以小人一人之便嬖。既不足使令於前。

有人看至此。謂殘片。雖然無恥。未必至於

此極。然而既無恥矣。雖形容太甚。亦不爲過。

而外邊這些王孫公子。或八座而不富。或金多而位不

顯。實在也不屑同他相與。萬不得已而思其次。或大老爺族黨中的叔

叔兄弟。揀幾個知竅些的。從新交友起來。

千古奇談。

朝夕盤桓。他同於祖宗

一脈。或還不致於有玷。宦萼聽了。勃然變色。大怒道。不通。可惡。放狗屁

而胡說者也。可惱。可惱。郎合不知是爲甚麼。嚇得戰戰兢兢。忙出位跪

在地下。自己打了幾個嘴巴。哀告道。小人失言。不識忌諱。死罪非輕。小

人情願領死。萬不可氣了大老爺玉體。連連叩頭不止。宦萼見他如此。

便道。你起來坐了。我不罪你。那郎合那裡敢起來。叫了數次。方站起侍

立。神色猶自未定。宦萼叫他坐下。說道。你罪坐不知。尚猶可恕。但你草

茅下士。那裡知道我閱閱朱門內中的一團大道理。

可佇目看他說這一團大道理。

你就說

這些窮族間。可是招惹得的。就有幾個匪長輩百般會奉承我。

長輩而下匪長輩奇

姑妄言

第五回

五四二

思無邪滙寶

稱。然而長輩若奉承晚輩。加一匪字亦所當然者。

我不過不好意思同他鬼混。我豈屑睬他。至於說起祖宗二字。我正在此恨他如醋。一者他當日不能掙一個大大的官做。

今日叫我一個八座公子。逢年遇忌替他叩頭。已是氣得發昏。

這想頭奇甚。

這

還情有可恕。還有一件。你當日代代單傳。只生我家父老先生一個。

這也

是奇稱。

今受誥贈敕命。就夠你榮耀得很了。又無緣故生出許多沒要緊

的兒女來。

這一想更奇。

若都做八座的官。都像我家的富。不丟我臉面。不來沾

染我。不辱沒我。也還罷了。却又有窮的窮。賤的賤。不是來呵我寫字與

老爹去照看他們。就是來擄我要吃我的東西。就把我的脰呵腫了。我

只是不快活。我如今疏遠他們。還怕人知道。說此人是宦太老爺房分

中的兄弟。或是宦大老爺隔從的叔叔。使我羞臉難當。我不理他們。他

還無恥常來纏擾。我避之猶恐不及。若再與他往來起來。我在這世上

一刻也存站不住。你知道的。我那姑父劉太初。一個大窮秀才。教書餬

口的人。他見了我。不自己害羞。還要做那姑爹的身分。我氣得要死。總不理他。他倒還知機。總不到我家來纏擾。你想我一個萬人之上。三人之下的一個人。怎肯下氣在這些窮骨肉跟前。豈不懼哉。識者所笑。你道我說得是。甚麼。

原來是這一團大道理。真高出於古聖先賢之上。使人耳目一新。不愧爲貴公子。

鄔合此時魂纔返舍。見他說得如此稀奇。又不敢笑。忙道。大老爺金語。誰敢道半個不字。但小人井底之蛙也。焉能識此深奧之理。無知冒犯。幸蒙寬恕。粉身碎骨。難報厚恩。但適纔大老爺說。萬人之上。三人之下。所謂謙謙君子。只是未免太謙。據晚學生看起來。今日大老爺可謂萬人之上。無人之下的了。宦萼道。你所說固是。但只是如今上有皇帝。有魏上公。有老爹先生。我豈非三人之下乎。鄔合聽了。咂着嘴道。是呀是呀。小人愚鹵。見不及此。又出了一會神。笑起來道。晚生蒙恩。無可爲報。今想了一策。爲大老爺高陞一級。竟做二人之下。如何。宦萼喜道。你必有妙論。快快說來。鄔合

姑妄言

第五回

五四四

思無邪滙寶

道。大老爺所說。只讓皇帝魏上公並太老爺三個。晚學生細想。皇帝魏上公是再大不去的了。只有令尊這一位。雖不能居之在上。還可以與之爭衡。只是晚學生覺得言重礙口。不好說得。宦萼道。你不要拿班做勢。若果然真有妙計。我自重重賞你。鄔合道。如今令尊是魏上公的令郎。大老爺何不備一分厚禮。也去拜在魏公的門下。認他做個老子。那時與令尊雁行比肩。序起兄弟來。不認父子。無所統屬。豈非只在二人之下乎。宦萼歡喜得倒在涼榻上。大笑道。哈哈。哎呀。妙呀。好奇想。好算計。起來向着他道。雖封神記上的姜子牙。三國志中的諸葛亮。鋒劍春秋的孫伯齡。也沒有你這樣的妙計學問。我同你相識多時。竟不知你有這樣大才學。可敬可愛。鄔合笑道。小人當日原極愚蠢。蒙大老爺培植得福至心靈。連學問計策都有了。此皆大老爺之賜也。二人說得投機。從新添上精肴異饌。美酒佳釀。吃了一會。宦萼道。吃酒頑耍。定要

姑妄言

第五回

五四五

思無邪匱寶

三四個人纔有趣。你的學問高。見識廣。還想個妙策。訪得一兩個絕頂富貴的朋友方妙。鄔合一面吃着菜。呷着酒。一面說道。適間得罪大老爺。雖蒙寬恕。至此時猶悚懼不安。如何還敢多嘴。宦萼道。我不過是一時雷霆之怒。過後即休。你看我此時還有一毫惱你的氣兒麼。你不過不肯上心。故以此推托。鄔合假做吃驚。把脖子縮了兩縮。道。大老爺如此說。小人就當不起了。況大老爺之事。即晚生之事。且糾合得幾位大老官來。小人也多幾碗酒喝。於此賤腹。豈無小補之云哉。敢不上心。今晚生雖大啖大嚼。而此事未嘗一刻去懷也。晚生倒想起一家來。不知可敢說麼。宦萼道。你且說了看。鄔合一手執杯。一手持箸。嘴合在酒杯上。眼釘在菜碗內。不住亂吃。那裡還顧得答應。宦萼道。你把杯箸權且放下。我同你商議正經話。你若富貴好人薦了我。嗟乎此語令人傷心。富貴便是好人。貧窮自然都是不好者矣。我們結了酒肉社。那時日日有得你吃。何必此時這等着急。鄔合見

姑妄言

第五回

五四六

思無邪滙寶

說。沒奈何。只得將杯箸放下。袖中掏出塊帕兒來擦了擦嘴。說道。城中有一個富翁。叫做童百萬。大老爺可曾問（聞）名麼。宦萼道。我也知道此人。却不曾會過。不知果是如何。鄔合道。那童百萬名自大。今日何此名之多也。晚

生也認得他。他家裡真是豪富。金銀滿庫。米豆千倉。圓的是珠。光的是寶。犀牛頭上角。大象口中牙。十數座當舖。千百間佃房。南鄉的田。江北的洲。山中的大木。江裡的魚套。都是有的。雖比不得老爺府上奢華。在南京也還頗充得第二。晚生愚意。像這樣人家。將就同他相與也罷了。宦萼搖着頭道。他錢倒也罷了。只是沒有官勢。如何好同他往來。鄔合道。他近日大非昔比。也爲人欺他沒勢。他去年拿了好些銀子。納了一個甚麼團于藍的頭一名監生。他自己說大得很呢。自己說妙。人無有不自己說大者。不知他人見之其小無比。不過四五十年就要選州左堂。還是欺人的大話。大約四五十年尚未選得着。比本縣大爺還大一

級。這是真。

這州左堂不知是件甚麼東西。大約大得很了。他還嫌官小。要

到黃河裡去效用。據晚生揣度。他這一到河裡。大約驚都司的前程。他自然有的。昨日回來。竟擡了一頂比四〔人〕轎還大的二人轎。〔夫〕

四名轎夫輪班擡着走。那轎衣都是北京屯絹做的。五岳朝天時樣的大銀頂。耀眼爭光。跟着一陣家人。穿得好不體面。都是馬尾織的瓦楞帽兒。一色油青布直裰。淨鞋淨襪。夾着一個描金護書。說是外國獅子皮做的。裡面放着許多灑金硃砂箋拜帖。又有一把大銀頂雨傘。說是高麗紙裱的。蘇合油搓的。偶然撐將起來。真是遮得天沒日頭呢。還有一張交床。上面放着一個像小孩墊底尿褥子。灰灰的顏色面。就不曾細看是甚麼做的。大約也自然是件寶貝了。晚間打着一對大鑲燈。一邊寫着候選州左堂。一邊是通紅的童衙二個大字。好不官樣。一個長班在前喝道。竟同那些街道巡廳坊官捕衙衆位當道老爺們來往。街上人看見。都咬〔咬〕指側目。遇見他是猶恐避之不及。懼其勢耶。畏其臭耶。誰敢不

姑妄言

第五回

五四八

思無邪滙寶

叫他一聲老爺。

借鄧合口中。極力貶江南暴發戶之援例輩耳。看者勿責作書人嚼舌。

鬧熱得緊。晚生曾聽得人說。他

七八代前的祖宗。在古時也曾做過八座的。

這才真是遙遙華胄。

據晚學生看來。除

了大老爺。也就要數他呢。宦萼道。你說得如此動火。姑算一個。怎麼再

得一個纔妙。你再想一想。正說着。長班來回話。說帖子同呈子都送到

縣裡了。縣大爺說知道了。自然領命。鄧合又向宦萼道謝。望長班說了

動勞。

好。必有之事。必至之理。

坐下。忙忙喝了幾杯酒。吃了幾箸菜。又想了一會。道。又

有一家。是前科發甲的賈老先生諱文物的。他令先尊賈翰林名播一

城。他令先岳富戶部富聞四處。他家中房子住着有幾十進。門面漆得

雪亮。彩畫得光燦陸離。正中懸着個伽楠香的匾。斗大進士第三個石

青地的金字。外面豎着四根沈香旗杆。刷得通紅。下邊白玉石雕花鼓

子。這個體面豪富。在城中也就要算第三家了。至於他肚子裡。晚生粗

人。雖不能窺其際。但聽他說一句話。就文縷縷得可愛。真是出口成章。

間或腆着肚子搖擺起來。果然是那名公的體態。比那俗人大不相同。若除了他。再遍尋也沒有了。宦萼皺着眉道。罷。倒也罷了。只是聽得他的舉人進士來得有些不明白。恐人譏誚我這樣一個大公子眼中不識人。鄔合道。大老爺又來。這半截話妙甚。本要駁他說得不是。却不敢出口。連忙縮住接下語。他雖有些不明白。如今公然說是科甲。誰敢說他是假的。他又拜在魏上公門下做了親孫子。誰不尊敬他。親孫子強於假進士多矣。敢道半個不字。況他連詩都會作的。若同他相與了。人還要誇大老爺有眼力呢。宦萼道。何以見得。鄔合拿個指頭在桌子上儘（畫）着圈。道。人都贊大老爺是富貴才子。所以纔相與這樣富貴文人。有此美名。誰不欽仰。豈不妙哉。宦萼道。我倒不管他才與不才。既有財勢。你明日就去對他兩人說。我大老爺從不屑下交的。因慕他的豪富。要同他做個朋友。看他們意思何如。說明白了。就來覆我。我明日下午等你的回話。鄔合道。他二人聽見是大老爺要相與。自然

姑妄言

第五回

五五〇

思無邪滙寶

欽此欽遵。敢不從命。晚生明日去說明白了。定來回覆。說了。又連吃了十數杯酒。已大醺。日將云暮。起身作了八九個揖。作別而去。真是。

朱門諂脅人無數。

茅戶親朋半個無。

將此後文權且按住。再說錢貴自從遇了鍾生。立誓潔身以待。正想尋個由頭。做個下馬威。恰巧竹思寬要想嫖他。被他一場撒潑。罵了幾日。郝氏也覺得沒趣。過了些時。見他氣性癱了些。又勸他接客。他決意不從。又過了些時。北京來了一位貴公子。拿了五十兩銀子來。要嫖兩夜。鴇兒愛鈔的心腸又動。先好勸他依從。錢貴誓死不依。後便加之凌迫。錢貴幾幾乎喪了性命。郝氏雖愛錢心盛。到底是他親生之女。恐當真弄出把戲來怎處。只得再三婉求。辭那貴公子去了。你道這個公子何方人氏。姓甚名。姓。誰。聽我慢慢敷演出。便知詳細。當日嘉靖皇帝時。偶然想起昔年隨太祖平定天下的這些功臣。後因永樂篡奪了建

文。有不肯依附者。盡皆削奪世襲。嘉靖不忍負他們的功蹟。皆繼絕世。命查他們嫡派子孫。承襲封爵。劉誠意徐中山常開平等子孫都襲了公侯伯之爵。又想起少師榮國公姚廣孝。永樂篡奪之力。全是他功爲第一。他雖是個和尚。必定兄弟叔姪還有宗支。奉旨到無錫縣查訪。那時有個姓姚的。名字叫做姚華胄。家私富貴。人也不是個一絲無能的。不論九流三教。諸子百家。他雖未必件件精通。却也無一不曉。且那一張利嘴。談兵說劍。論古敲今。口若懸河。容易人也說他不過。正在英年。生得好個齊整相貌。姚華胄此時聞了這個旨意。到縣中具訴。說他是姚廣孝嫡派子孫。應當承襲。知縣駁道。榮國公應當襲爵。僧綱司何由有孫。姚華胄初意說是榮國公的親孫。萬無不准。就不曾想到他一個和尚如何有兒子傳代。見知縣這一駁。着了急。暗饋了知縣一分厚禮。改報係姚廣孝胞弟姚廣忠子孫。自來相傳。只聞得姚廣孝有一位

姑妄言

第五回

五五二

思無邪滙寶

賢姐。並不曾說他有兄弟。你道這姚華胄到底是誰的子孫。這姚廣孝本醫家之子。他父親精於岐黃。生性佞佛。只生一子一女。他那女兒真是個女中丈夫。識字知文。深明大義。夫死守節。教子成人。他雖是個女流。強似那鐵錚錚的漢子。自從姚廣孝助燕王篡逆。他知道了。恨入骨髓。後來姚廣孝封了國公。衣錦榮歸。那時他父母已歿。來見賢姐姐。他賢姐姐閉門不納。隔離道。我家從無此貴人。姚廣孝識其意。變僧服而往。姐猶不與見。家人勸之再三。其姐不得已開門。自立於中堂。姚廣孝入。拜謁甚謹。姐怒道。世上做和尚不到底的可是好人。便抽身而入。姚廣孝愧赧而出。姚廣孝固乃姐之罪人。然尚有人心。若今之今（人）少得微名。即伯叔亦鄙視之矣。何況於姐也。這樣婦人與狄梁公姊爲再見耳。千古何可多得。且說姚廣孝因何幼時出了家。他自幼聰明狡獪。那時神相袁珙見了。向他父親道。此兒目生三角。形如病虎。其劉秉忠之流亞歟。若令習儒。恐其不壽。若使之爲僧。將來貴爲帝師。他父

親遂送他〔去〕一個素常相與的和尙法號圓通的庵中出了家。他並不是自己願去苦修。是沒奈何做了和尚的。他那師父圓通〔庵〕也是那時有名的才僧。他愛姚廣孝聰明清秀。日間盡心教他經典並詩詞之類。夜間便同他成了夫婦。這是和尚傳家。留得衣鉢。原不足爲異的事。他到大來。雖有過人之才。却有兼人之惡。且素行不端。無恥特甚。他私偷着一個姑子。生下一兒。他不好認得。他有個族弟叫做姚廣忠。瞞着姚廣孝與這姑子也有相知之雅。姚廣忠無子。姚廣孝就把這孩子與了他做兒子。就算了姚廣忠之後。姚華胄就是此兒的子孫。論起來。却實在是姚廣孝的嫡嗣。姚廣孝當年久而久之。醜名漸張。鄉站不住了。遂到南京投拜太祖信愛的一個和尚。叫做宗泐。宗泐却不知他的壞處。見他相貌才學都好。甚是愛他。替他起個法名道衍。法號斯道。那時有一個王行。看透他的心術。〔術〕說道。斯道非若他人事佛奉

姑妄言

第五回

五五四

思無邪滙覽

師碌碌久做沙門者也。宗泐將姚廣孝薦與太祖。後來每個親王賜一員僧綱司。就把姚廣孝分與了燕王。太祖上賓之後。太孫建文繼統。他一來見朝廷年幼。二來想做佐命功臣。力勸燕王謀反。篡奪了建文的天下。改元永樂。算他功居第一。遂封了他少師榮國公。永樂賜了他幾個宮女。他此時要假裝活佛一般。不肯拜賜。況且又有小沙彌做了內眷。何須要此。永樂越重他的德行。後來人都說姚少師是位真僧。不貪女色。那裡知他因位尊了。要博虛名。就不知他少年的醜行。他位至國公。歷蒙恩賜。不下數萬。都給了姚廣忠。以貽他所生之兒。傳流了將二百年。到了姚華胄。尙然巨富。姚華胄起先報是姚廣孝嫡孫。見知縣一駁。故此又報是姚廣孝胞弟姚廣忠之後。只把胞字換了個族字。那縣官得了他一分重禮。竟據他的話呈報上去。上司難辨真僞。輕易不敢啓奏。又仰縣細細清查。古人說。有錢十萬。可以通神。縣官受了他的重

姑妄言

第五回

思無邪匱寶

賄。如何銷繳。況且又沒處查證。竟具了印結。說查係姚少師胞弟嫡派子孫是實。上司據文題請了姚華胄。又關通了嚴嵩父子。雖假亦真。奉旨召他進京陛見。他到面聖之時。應答如流。嘉靖大喜。以爲非姚少師族裔。焉能有此文武全才的英物。遂准襲封了侯爵。那時天下太平。他談天說地。佈陣排兵。每有英雄無用武之地爲恨。這些朝中臣也有信以爲實的。着實敬他。都誇是武侯再世。留侯復生。爲朝廷欣慶得人。也有惱他大言不慚的。却不好同他辯駁。他歷過了隆慶萬曆泰昌三朝。也享用了五十餘年。他生了二字。長子姚子民。是個蠢然一物。食粟而已。次子姚澤民。他妻子褚氏生姚澤民的那一夜。姚華胄夢見一個和尚直到內室來。心中大怒道。何物奸僧。輒敢到我內中。那和尚愀然道。我是你始祖姚廣孝。生前殺孽太重。冥冥之中受罪二百餘年了。你今又無故受朝廷重爵。明朝氣數將盡。天帝敕旨。命我來與你爲子。以

姑妄言

第五回

五五六

思無邪滙寶

完前孽。結此一段公案。說完。往褚氏胯下一鑽。就不見了。姚華胄驚醒。正值褚氏腹痛。須臾生下一兒。姚華胄雖知他是祖宗轉世。却不解他完前孽的話。遂起個乳名。叫做祖官。說他大了就學祖爺平定天下。澤及生民。故此命名爲姚澤民。褚氏生他的那一夜。正朦朧睡着。也見一個精赤條條的和尙爬上床來。褚氏又驚又喜。喜耳。何驚之有。正要問他那裡來的。不想那和尙將光頭向他陰門裡就鑽。褚氏驚道。哎呀。這和尙好呆的。這個大頭如何鑽得進去。正要用手來推時。不想一下已全身鑽入。是極。

小頭猶可。大頭如何用得。孰不知竟鑽了進去。夢中之喜可知。一笑。

只覺陰門一脹。小腹微有些痛。驚醒來已要分娩。這和尙進去既易。出來更是順溜。褚氏毫不費煩難。就生下一個兒子。好生歡喜。褚氏將所夢對姚華胄說了。姚華胄也將夢告訴他。夫妻深以爲異。姚華胄平生酷信佛法。家中蓋了一所佛堂。請了他素常相與的一個和尙。法號萬緣。是報國寺的住持。纔三十來歲。來家中供養。這

萬緣諸般經典皆能。又生得面白頂圓。身長軀大。好一個相貌。有幾句贊他道。

青旋旋一具光頭。

夫頭也而以具稱奇甚。

白晃晃一枚大臉。兩隻眼半睜

半閉。假裝出慈悲面孔。一張嘴一合一開。真講得天花亂墜。

素珠百八。時掛胸前。佛法三千。全拋腦後。口中阿彌陀佛。何

嘗住聲。心內窈窕佳人。未曾斷想。姚華胄當他是現在菩薩。

誰知他是個色中餓鬼。

他且又善說。華胄敬他如活佛一般。闔家都尊稱他爲大師傅。姚華胄就把祖官寄名與他做了徒弟。這祖官生得胖壯標致。夫婦心愛異常。買了個奶娘帶乳。又撥了個十來歲的小丫頭素馨相幫抱持。祖官到了七八歲。生得嬌皮嫩肉。肥頭大臉。心雖聰明。性情狡獪。

前說姚廣孝也是此四字。先後一應。

他雖這樣大。還是乳母每夜帶他同臥。那乳母同丈夫在被窩中再沒

姑妄言

第五回

五五八

思無邪滙寶

有不做些正經生活的。他夜間偶然醒來。見他二人亂動。還不知道是做甚麼事。到了暑天。二人精光的高興。他纔見是奶公的這件東西鑽入他乳母胯下那洞中去。二人就動起來。方悟向來之故。他那小屋子也竟知硬幫幫的亂跳。他十歲那一年。那乳母一病而亡。夜間沒人帶他睡。夜中啼哭。褚氏親帶他睡也不肯。因素馨自幼背抱他。他要跟素馨睡。此時素馨二十歲了。已配了漢子。名喚吳實。二年有餘。又另撥了個小丫頭香兒服事他。褚氏便叫素馨帶他睡。他此時又大了。有些知識大開。常見素馨兩口子。也如他乳母夫婦在被中亂動。却動不多幾下就住。知是那件事了。好不難過。一日。吳實奉差他出。素馨同他睡着。天明時。祖官醒了。見素馨不曾蓋被。赤身仰臥。兩腿大搯。他悄悄起來。爬到腳頭。向他胯下一看。方知這件美物是如此形狀。他那屋子也竟有三寸多長。不覺大硬起來。也竟公然爬上肚子。對了門戶。弄將

進去。一抽一抽的動。素馨驚醒。見是他。笑道。這點個人兒也學幹這事。還不下去呢。那祖官將他的腰一把緊緊抱住了。

抱住了腰。活是個小孩子。勾不着肩臂。自然是抱住腰了。連

忙亂抽亂扯。原來素馨的男人吳實。雖然二十多歲。此道與祖官的相彷彿。而且甚快。雖配了二三年。素馨還不曾知道丟過。尙不知其中滋味。此時祖官尙小。無精可洩。儘着抽個不歇。素馨覺勝似吳實許多。見他年小力弱。雙手抱緊他小屁股。往下舂搗了好一會。竟被祖官將他弄丟了一次。他愛祖官了不得。祖官初嘗這件異味。一上床。就在他肚子上不肯下來。素馨因他身子輕小。馱着也不費力。任他壓在肚皮上。一時間抽動起來。素馨乍得樂境。便有許多淫聲浪氣。祖官更覺有趣。兩人也盤桓了十多日。吳實回來了。他兩下便阻了佳期。心中好不難過。一日。吳實隨姚華胄出門赴席。祖官得了這個空。要同素馨敘敘。素馨何樂不爲。但那香兒丫頭隨在身畔。祖官支他道。你到上邊要些點

姑妄言

第五回

五六〇

思無邪滙寶

心來我吃。香兒去了。二人忙上床。解帶脫衣。就弄起來。他兩個別了好幾日了。彼此不肯便歇。弄個不休。不防香兒要了一盤點心來。不見祖官。只說他在床上睡覺。掀開帳子。見他兩個。光肚子壓着光肚子動呢。香兒也十四歲了。雖不曾嘗過。豈不知道。便將盤子放下。笑嘻嘻避了出去。素馨覺得有些不好意思。向祖官道。這丫頭被他看見。恐一時傳將出去。老爺夫人知道了。你便不妨。我就不好了。就是我男人知道也不好。你須把他也弄一下。纔禁得住口風。祖官道。你放心。在我。二人穿起衣服來。祖官走到堂屋裡。那香兒望着他笑。他見沒人。上前攬着親了一個嘴。就去扯他褲子。那香兒推着他的手。說道。大青天白日。人來來往往的。你這做甚麼。還不放手。祖官也怕人撞見。只隔着褲子將他胯襠摳了幾下纔放了。兩人笑個不住。那日天氣甚熱。下晚素馨在房中洗了個澡。香兒就接着水洗。却好祖官走來。素馨道。香兒洗澡呢。你

快去。祖官忙脫光了。推開門。跑進房中。香兒正坐在澡盆裡。不防一下被他推倒。撲上身。分開兩腿就戳。香兒雖是個處子。下身被水浸得濕漉漉。一下攢了進去。香兒哎呀了一聲。已被他抽將起來。祖官覺他的比素馨味更緊美。抽了幾下。香兒推他道。你起去罷。看有人來。祖官已得了趣。也就起來。揩了身上。叫素馨拿衣服進來替他穿了。三人你望我笑。我望你笑。此後打成一家。混弄了幾年。他那陽物竟長得。

量去長將六寸。粗圍一虎餘零。衾中偶爾一交兵。抽送千回。

猶勁。

祖官十五歲上。姚華胄替他娶了個錦衣衛姓桂的女兒爲媳。

明季錦衣衛與東廠

表裡爲惡。故罵之生此淫賤不堪之女耳。

粧奩甚富。陪了兩個丫頭。一名青梅。一名綠萼。不到一個

月。姚澤民將他主婢三人都受用過了。他貪淫無比。雖有妻婢三人。連香兒四個了。那素馨他還不肯放過。常同他在西間屋裡行樂。那素馨

姑妄言

第五回

五六二

思無邪滙寶

的男人是有名無實的。他時常假說上邊叫他上夜。每每的來就教。那桂氏也纔十四五歲的小女子。並不知吃醋撻酸。倒過得和美。姚澤民到十八歲上。他母親褚氏死了。姚華胄大兒子姚予民送回故土祖塋安葬。這姚華胄天性有些懼內。那褚氏雖不撒潑降夫。但姚華胄想要娶妾置婢。雖有此心。却也不敢出之於口。姚華胄曾試探過他的意思。一日。夫妻閒話。姚華胄笑說道。人但開口。便說妻妾。此二字相連。可見妾之一物。人家亦不可少者。不過要他來侍奉夫人之意耳。這些做夫人都錯會其意。以爲是丈夫圖取樂。每每不容。豈不可笑。褚氏冷笑道。古云。四十無兒。方纔娶妾。妻已生子。那妾之一字也就可以不必。人開口也就說婢妾兩個字。可見婢是人家不可少者。那妾在婢之次。是可無之物了。至於說要侍奉夫人。愈覺可笑。豈婢不可侍奉而必欲倩妾耶。那都是沒良心男人之飾辭耳。說得姚華胄閉口無言。只得息了。

姑妄言

第五回

五六三

思無邪匳寶

此念。今見褚氏死了。他年將望七。不肯自量。把這數十年的豪興發將起來。娶了二十歲的女子爲繼夫人。是個已故光祿寺裘家的女兒。十分標致。他家中後園內原有春夏秋冬四景。都有房屋樓閣。向來只得幾個蠢丫鬟打掃看守。以備他老夫妻遊玩。如今沒有管頭了。他差人回南京。在應天揚州蘇州杭州買了四個美妾。每人各置一艷婢。又在北京山西也買了四妾。婢亦如之。兩妾二婢同住一室。只供宴樂。其灑掃支使。自有當日的粗蠢丫頭。他那春景有牡丹臺芍藥欄。四週桃杏梅李圍繞。花開時却也芬芳馥郁。燦爛如錦。命二妾一正一副之。一個稱丹娥。一個叫芍姐。夏景四面一池蓮花。池中有水閣。池畔數株石榴垂楊掩映。前後碧梧翠竹。薰風徐來。蓮香撲鼻。也着二妾主之。一個叫蓮娥。一個叫榴姐。秋景有幾棵老桂。一片菊圃。海棠玉簪雞冠紅葉之類相襯着。甚是幽雅。到芙蓉半吐。菊英大綻之時。一片鋪如錦繡。桂花到京不花。

姑妄言

第五回

五六四

思無邪滙寶

亦異事。故不題。

也着二妾。一喚桂姨。一喚菊姐主之。冬景有許多臘梅。高矮參差。雜着數叢天竺。紅綠相間。屋角又有許多迎春探春忍冬諸類。室內列數盆水仙。玉玲瓏。旱梅。大盤香櫞。佛手。香氣氤氳。頗覺不俗。也命二妾主之一。個叫臘姨。一個叫雪姐。他雖有這些嬌妻美妾艷婢。但將七旬的老漢。精力有限。雖然個個都曾開闢過。要想時常點綴。雖有此雄心。却無此健力。只好把這些婦人做個擺設的肉玩器而已。奇語。要個個鑽研。却不能夠。這些少年婦女如何貞靜得住。但他的家法頗嚴。三尺之童不許入內。雖他長子姚予民。孫子姚步武。也不敢擅入。惟這姚澤民是他的愛子。又見他年幼。只容他一人不時出入。這些妖精般女子守着個髮如彭祖。鬚似李聘的老叟。已是憎嫌。況且又是上面皤然一公。底下公然一婆。廣西獠人稱老漢曰婆。想亦是此意。但稱老婦曰公。不知何謂。沒用的厭物。一月中還不能領教他一次。即有一次。皮條般陽物。屢屢中止。一毫樂境也無。反引得淫情

似火。叫這些人如何過得。見姚澤民這樣精壯少年。年紀又不相上下。眼中都冒出火來。恨不得拿水將他一口嚥下肚去。但一見了他。說也有笑也有。姚澤民先還不敢放肆。後來日近日親。況他又有淫癖。二字新奇。

就想要替他令尊代起勞來。也就同衆人打牙犯嘴的說笑。他因有意於衆人。這些妾婢也沒一個不注意於他。皆因未得其便。故此不曾上手。一日。那蓮姨同榴姐乘着涼。兩人說笑了一會。偶然講到夫妻行樂之處。蓮姨忽然長吁了一口氣。道。我在家做女兒時。我的臥房同哥嫂房中隔着一層籬笆。每夜聽得他們歡笑。我間或張張。見他二人那調笑快活。真有登天之樂。也不枉叫做夫妻。如今我們不幸跟了個老頭子。雖不愁吃愁穿。却守了活寡。不如嫁個窮漢。一夫一妻還得受用。榴姐道。這是各人的命數。事已至此。怨也沒用了。何不自去苦中尋出樂境。爲甚麼癡癡的枉耽誤了青春。蓮姨道。我何嘗不想到這裡。但此處

姑妄言

第五回

五六六

思無邪滙覽

除二公子之外。再沒有第二人進來。要敢來尋樂境。除非就他身上。榴姐微笑道。我也正是此意。但不知姐姐心下如何。既有同心。事不宜緩。始於他二人者。二花炎天大茂。故淫心更熱耳。我冷眼見衆姊妹都有心到他。若不先下手爲強。恐被

別人占了先去。我們去雌着。人就沒趣了。蓮姨道。既安心做這事。丫頭們眼多。瞞不得他們的。倒替他們說明了做。纔可行得。遂叫那兩個丫頭。一個名碧梧。一個名翠竹。到跟前。說道。你兩個在我們身邊。我們待你如姊妹一般。我有句心腹話對你二人說。你若同心協力。包你也有好處。兩個丫頭道。我們蒙姨娘娘姐擡舉。難道是死了心的不成。豈不知道。姨娘有話。只管請說。蓮姨榴姐同聲道。老爺有年紀了。我們都青春年少。白白的耽誤着。守的是甚麼貞節。我們意思要相與個趣人兒。以消寂寞。你們怎麼說。那兩個丫頭道。這却難。外邊的人如何進得來。我們又出不去。勸姨娘娘姐打掉這念頭罷。蓮姨笑道。癡丫頭。難道我

不知道。眼面前現放着有一個。何必要你去尋。碧梧道。要是眼面前的。無非就是二爺。蓮姨笑道。你好猜。就是他。碧梧也笑道。要說他。倒容易。不敢瞞蓮姨說。前日姨娘姐姐到夫人上邊去。翠姐也跟去了。只我在。家。他忽然走了來。見沒有人。生生被他把我強奸了。我又強不過他。只得憑他弄了一會。許多人。起手第一個是碧梧者。有深意也。琴皆以桐爲之。古謂琴心相挑。借此意耳。他求我做個媒。要同姨娘姐姐相與。他說不知二位心中如何。不敢自己開口。托我探探口氣。我辭他不敢。未曾應允。若姨娘姐姐有意。這事手到擒來。蓮姨滿心歡喜。笑道。不想你這丫頭倒得丫頭籌。你覺他比老爺如何。碧梧道。大着呢。他那件東西像生鐵一般。那裡像老爺那樣軟叮嚀的。況且又長大了好些。工夫又久。把我弄得酥了好一會纔醒過來。那蓮姨榴姐聽得臉上一陣陣火發。商議道。他雖時常相見。怎好就幹這事的。對碧梧道。我假裝睡。你去約了他來。叫他偷我。真是掩耳偷鈴。等他弄上。就不覺羞了。等他弄

姑妄言

第五回

五六八

思無邪滙寶

着。榴姐來衝破。大家一齊上手。榴姐笑道。既安心做這樣的事。還怕甚麼羞。我是不怕的。更老辣。就依着姐姐這樣來。向碧梧道。你快些去看他。在那裡。約了他來。碧梧纔走出門。遠遠見他來了。忙進來道。來了。蓮姨忙到房中。脫了小衣。只着單裙。在床上假裝睡着。故意蹺着一隻腿。裙幅掀開些。陰門微露。榴姐也躲過。碧梧將出來。姚澤民走到跟前。見沒人。搜了親了個嘴。問道。我托你的事怎樣的了。碧梧道。我怎麼好開口的。他此時正在房中睡覺。你何不去偷他一偷。料道不得變卦。若弄上了。不強如我說麼。姚澤民滿心歡喜。輕輕走進房來。揭開帳子一看。見他上身雪白露着。只穿豆綠廣紗抹胸。下着大紅縐紗單裙。此道微露細細一條紅溝。不覺陽物大舉。脫了衫褲。上得床來。爬上身。看準一攢。就送了進去。抽了十多抽。便送到了根。大動起來。蓮姨假睡不來了。睜眼笑道。活強盜。大白日裡怎跑來奸我。看有人來。還不下去呢。姚澤民

摟住笑道。強盜到人家。可有肯空回去的。人來不過是榴姐。我正要搗他的花心呢。遂大抽大弄起來。蓮姨初嘗滋味。覺比那老兒大不相同。聳身上迎。姚澤民一面弄着。一面端詳。真好一個美婦。有幾句贊他道。

臉如蓮蕊。粉濃濃兩朵蓮腮。體透蓮香。撲香馨一身蓮氣。牝

似紅蓮微綻。直搗得蓮瓣大張。足如金蓮高舉。真像那蓮花

挺立。揮（渾）身顫顫。猶蓮葉翻風。嫩牝津津。若蓮房滴露。不

愧稱做蓮姨。真堪居住蓮室。

二人風流一度。姚澤民歇了一歇。又復大戰。原來榴姐見他兩個弄時。已在床側張聽。隔着紗帳。看得明明白白。又聽得蓮姨那些聲息。他忍不得了。走來掀開帳子。笑道。姐姐的蓮花心這一會好被你揉碎了。也該略歇歇。你兩個不要太享過了福。蓮姨笑道。讓你也來享享。把榴花心也叫他揉一揉。姚澤民把他一把抱上床。掀開紗裙。見他不曾穿褲。

姑妄言

第五回

五七〇

思無邪滙寶

扶起他兩腿看時。鮮紅的一朵花心。真像紅榴的一個骨朵。就弄將起來。一面抽着。方替他脫得精光。一身白肉。軟嫩得可愛。姚澤民低頭看那出進。他的此竅比蓮姨又緊小些。那一朵花心被陽物帶得吐出吞入。翻覆有趣。鼓起勇來一陣亂搗。弄得他嬌聲婉轉。星眼朦朧。多時方纔住手。姚澤民又同蓮姨來弄。他正看得興致大濃。聳身疊股。竭立（力）迎送。榴姐坐起。彎倒腰。低頭笑着看那出入之勢。蓮姨道。妹子你好死相。你幫他在脊梁後邊推推。他也好用力。你看的有甚麼趣。榴姐笑道。你圖受用。熱巴巴的。我不怕費力麼。蓮姨道。你這人好毒。你費力推了。少刻我也幫你。榴姐笑着到姚澤民背後。雙手抱着屁股。替他推送了一會。又放倒榴姐。蓮姨推着。兩人弄了一陣。都洩了。三人摟抱着親嘴。唾舌。摸乳。撫陰。頑戲了一會。蓮姨說道。你我緣。今日相遇。後來却要情長。無事我叫碧梧來約你。你此時去罷。恐有人來。那姚澤民還

依依不捨。攢攢這個的乳。捏捏那個的陰。方纔穿衣起身出來了。他二人乍經爽活。渾身通泰。一同小憩。姚澤民到堂屋內。只見碧梧翠竹攔住笑道。我兩個替你做了媒。看你拿甚麼謝我們。碧梧道。我先領過你的情還罷了。指翠竹道。這是新稅官。要上鈔的。你如何越得過去。那翠竹嘻嘻的笑。姚澤民知他們是索謝的意思。後來用他處多。不敢薄待。況他在此道中也還是無厭足的。一手拉了一個。笑道。別的謝儀你們也不稀罕。我有一個金剛鑽送你們去去。我替他把竹子節通一通。梧桐上鑽個眼去。三人同到西屋床上。着着實實每人分惠了一下。把竹瀝同梧桐淚都弄出許多來。二語巧而趣纔出去了。他五人時常相聚。蓮姨的兩片菡萏已弄成了一朵大開蓮花。榴姐一朵半吐嬌姿也揉成一枝翻花石榴。不用細說。一日。姚澤民正同蓮榴二人在房中高興。碧梧翠竹聽了一會。那梧桐瓢中。竹子節內的水。不住滴將起來。心中難過。他

姑妄言

第五回

五七二

思無邪滙覽

互相摳挖了一會。慾火更炎。悄悄商議兩句。同到西間床上。脫了褲子。兩件光撻撻的東西一上一下的搗打。笑個不住。不想臘姨走了來。要向蓮榴二人說話。忽聽得房中笑聲。向窗內一張。見兩個丫頭磨鏡子呢。笑着想道。他主人那裡去了。兩個丫頭這樣騷發。走到堂屋。不見有人。疑他二人睡覺。悄悄走到房中。覺得床上聲息甚異。也當是他二人做那事。笑嘻嘻雙手把帳子一掀。見蓮姨兩足直豎。姚澤民俯身下搗。榴姐在他背後推呢。抽身就往外走。他三人吃了一驚。蓮姨把嘴一努。姚澤民會意。赤身跳下床來趕上。一把抱了進來。說道。好姨娘。千萬不要聲張。那蓮榴二人赤着身子。也下床來央道。我們好姊妹一場。好姐姐千萬隱瞞着些。原來臘姨也久有心看上了姚澤民。因無其便。今見了他們如此。雖有醋意。却發不出。正要借此相交起。便道。各家門各家戶。你們是有造化的。相與了知心的人。干我甚事。我聲張的是甚麼。快

放了我。讓你們做正經事。姚澤民抱住不放。道。好姑娘。既承你美情。我謝謝你再去。臘姨道。我是來雌你的麼。我難道沒有家。要在這裡。姚澤民知他是要到他家裡去的意思。便放了。道。你請先去。我穿了衣服。隨後就來。那臘姨徜徉^①去了。姚澤民同蓮榴商議道。既被他撞破。不得不去。若不堵了他的嘴。這事就不好了。他二人知道這一去。又有四人纏住。分去了一半恩愛。心雖不捨。不得不放他去。那姚澤民忙穿了衣服到臘姨處。來到他房中。見他獨自一個坐在椅子上。看見他來也不理。姚澤民笑着。忙上前抱住就親嘴。他推開道。你同你心上人樂去。我是不要的。姚澤民道。我想你久了。不敢來親近。今日有緣。特特的同你來相交。你怎這樣冷臉待我。臘姨道。你這樣的鬼話哄誰。你的兩個眼睛好不識貨。他兩個生得標致。你自然該去親近他。我生得醜。不要你違着心到我這裡來。要不是我今日撞見。你肯捨正眼看我一看麼。

姑妄言

第五回

五七四

思無余蘊寶

姚澤民道。冤屈死人。你比他兩個不還標致些。怎說這話。我雖有心要來。不知你心裡如何。不敢造次。承他兩個見愛。所以就同他先相與了。你不過怪我來遲的意思。此後我來勤些。補上前欠就是了。臘姨雖不做聲。却還不動。姚澤民忙脫光。要抱他上床。他扳住椅子道。我是不的。免勞下顧。姚澤民急得跪在他面前道。我替你告罪。求你上床去罷。不要耽誤了工夫。那臘姨何嘗不愛。這一番做作。因蓮榴二人占了先去。他洩洩醋氣。二來急他一急。好儘力以補前之不逮。見他光身跪着。那陽物又粗又長。不住亂跳。做作不得了。諺云。不看僧面看佛面。臘姨則是不看姚澤民之面而看小僧之面。笑着立起扶他道。我依了你。看你後來有良心沒良心。姚澤民把他抱到床上。替他脫光。要圖他歡喜。儘力大弄。不多時。他就丟了兩度。姚澤民還要弄。他道。我夠了。雪姐同在一處。偏不得他。等我叫他來。你也同他弄弄。遂叫雪妹子你來。那雪姐先姚澤民來時他就見了。躲在窗下張看了那

些光景。好不動火。他是山西人。纔十六歲。年小害羞。不好進來就教。諒着臘姨。不好偏他。耐着心等。聽得叫他。故做不知。走進來道。叫我說甚麼。不曾說完。被姚澤民跳下。一把抱上床來。就扯褲子。他也不動。只是嘻嘻的笑。姚澤民看他桃紅紗褲襠上如雪消春水一般。語雋濕了好大一塊。脫去了。看他那牝戶。又小又嫩。水淋淋的。心愛得了不得。一下直攢到底。他嬌聲嫩氣的道。哎喲。你擡殺俺了。輕些是呢。姚澤民奮力直搗。他笑着。口中擡殺了擡殺了。叫個不住。〔不〕多時。兩下都弄丟了。姚澤民居中。一隻膀子摟着一個睡下。這個嘴上一親。那個腮上一咬。好生得意。臘姨道。有句話問你。不許瞞我。你同他兩個也相好有多少時了。姚澤民道。不過個把月。論實事只得六七次。臘姨道。我不信。姚澤民道。我要哄你。叫我發甚麼誓。我就說。臘姨道。他們那四個。你同他可有私帳沒有。姚澤民道。不敢瞞你。我雖有此心。却無此事。臘姨道。你把

姑妄言

第五回

五七六

思無邪滙寶

從前的數替我補足了着。我包你還有兩個到手。姚澤民道。是那兩個。臘姨道。你不要管。不過有兩個到你就是了。雪姐笑道。姐姐不要管他。他這樣伶俐的人。怕他自己不會去尋。稀罕我們總成他呢。姚澤民聽臘姨又說上興來。把雪姐的腮輕輕咬了一下。道。你也會這麼油嘴。翻上身。又弄了一陣。又向臘姨起媒。重重的抽了數百。然後纔歇。臘姨道。你明日來。把水仙天竺兩個丫頭。你也施點恩到他。纔好大家做事。姚澤民滿口喜諾。穿衣出去。次日進來。走到西邊屋裡。不見有人。聽得床後滴滴聲響。忙去一看。原來是天竺坐在淨桶上小解。見他走來。連忙站起。姚澤民一把抱住。也不容他拽褲。抱到床前。扯下他的褲子。天竺動也不動。聲也不噴。乜斜着眼微笑。姚澤民忙取出肉具。站在床前。扛起腿來大弄。弄得他哼聲不絕。誰知水仙在外邊進來。見他二人高興。悄悄走到姚澤民背後。看他兩個賣解。見那天竺的樣子。不由得笑了。

一聲。姚澤民一回頭。見了他。撙了天竺。將他推到床上。把褲子扯下。也是一陣蠻春混搗。弄得那丫頭的淫聲浪態。比天竺還難聽。弄了一會。他要留些精神。應付臘姨雪姐。便歇了。走過東屋。他二人昨日乍嘗甜頭。正在那裡談內中的趣味。見他走來。笑臉忙迎。不暇他言。即上床解衣。弄了一度。姚澤民把那兩個丫頭的事告訴他。二人齊贊道。當日只說你少年人。不過比老爺強些。誰知一個抵得七八個。若論起滋味來。你是山珍海錯。他竟是藜羹糲飯了。大家笑了一回。姚澤民來過了數次。一日。問臘姨道。你前日說等我補足了。還把我兩個。我的數也補過了。你不要失信。臘姨笑道。你這吃一看二的饞鬼。我總成了你。你不許戀了新。人薄了我。雪姐笑道。據我說。姐姐不要管他的好。姚澤民把他搜着。咬他的脖子。道。你這壞人。專會調舌。我明日不弄癱了你報仇。也不算好漢。因向臘姨道。你不要聽他的話。你若成全了我的好事。我若

姑妄言

第五回

五七八

思無余滙寶

敢沒良心。不逢好死。臘姨笑道。你今日且把梅根澆透了着。明日包你得會新人。姚澤民興發如狂。把二人拉上床。同脫了衣服。欲得他的歡心。儘平生之力。却也把臘姨奉承了個飽足。然後按着雪姐弄將起來。自首至根。加勁搗有千餘。那雪姐年幼身怯。被他弄得氣都接不上來。掙着說道。爺啣。你你要擡擡殺俺麼。俺來來不得咧。你饒了俺罷。姚澤民笑道。你怕不怕。下次可還敢來多嘴了。他笑着哀告道。俺再不敢了。你饒了罷。好親爺。姚澤民也興足了。又愛他這嬌態了不得。又狠狠的幾抽。也就洩了。大家散去。原來臘姨同丹姨芍姐親厚得如嫡親姊妹一般。有心腹話彼此無隱。他們時常閒話。說起跟着個老兒。青春虛度。長吁短嘆。也都想到要借姚澤民的這一點甘露來澆滿腔慾火。兩下相約定。不拘誰先得手。不許相瞞。今被臘姨先得了。婦人中件件都可讓得人。惟獨這一件事。雖同胞姊妹嫁了一個丈夫。有些偏處也是不

憤的。臘姨因有前約。不忍瞞他二人。到底先偏了幾次。自己心足了。纔肯分惠。那日。他走到丹芍二人處坐下。丹姨道。今日姐姐滿臉喜氣。有甚麼好事。攜帶妹子也好。臘姨笑道。明日是妹妹華誕。我備了幾色薄禮。明午請你到我那裡去祝壽。有一個禮單在這裡。你請看。袖中取出一個紅單來。笑嘻嘻的遞過。丹姨忙接着一看。原來是一隻掛真（枝）兒。上寫道。

賢妹妹。我是來與你上壽。禮匪薄。全望你一併都收。有一疋

捲心紬。還有兩疋核桃縐。青棍子魚一隻。眼大蒸饅兒裂破

了頭。送進了你的門兒也。外邊廂還倒提着一瓶酒。

丹姨看了。笑道。姐姐見賜。妹子敢不拜領。但不知姐姐怎樣得了這件寶貝。臘姨笑着將如何得遇姚澤民。不肯偏他姊妹。故此來約他同去賞鑒這肉骨董。芍姐笑道。姐姐請我家姐姐去上壽。我却不好去相擾。

姑妄言

第五回

五八〇

思無邪滙寶

的。臘姨笑道。請你去做陪客。你可曾聽見人說麼。也不願人請我。也不願我請人。但願人請人。請我去陪人。做陪客是極便宜的事。三人大笑了一場。次日早飯後。丹姨芍姐老早就來等候。臘姨雪姐陪在房中閒話。無非誇他陽物有多粗多長。怎樣堅久勇猛。向來所嘗老兒之物。如飲村醪白酒。今他之此道。如飲醇釀美醞。令人骨軟筋酥。心魂皆醉。二人聽得心忙意亂。火氣直騰。望這救命王菩薩總不見來。儘着拿清茶澆那心火。將到午刻。方見姚澤民走來。臘姨笑道。你們新人相會。又向姚澤民道。他姊妹等你久了。你們敘敘罷。姚澤民道。我早要來了。偏生今日有個客來。耽誤到這咎。臘姨笑道。你們請做正務。遂同雪姐走了出去。姚澤民忙扶着二人一同上床。便脫衣服。他兩個也等不得姚澤民替他脫。各自脫了。姚澤民見他二人又是一種丰韻。先將丹姨扛起腿來就弄。弄得他聲兒顫着。身子搖着。如弱柳迎風一般。好不動興。再

看那芍姐。兩腮紅暈。兩個眼圈被火攻得通紅。眶內水汪汪的。咬着裙帶格支支的響。丹芍皆春茂。故春心大盛也。知他情動得很了。撇了丹姨。又同他弄起來。

那芍姐將嫩股老高的亂疊。雙手儘力下扳。姚澤民見他騷得可憐。也奮力下杵。已將他弄丟了。他還摟住不肯放。那丹姨急得笑道。你陪客還讓讓正主兒是呢。伸手在他陰中將陽物生拉出來。填入自己牝內。姚澤民見他兩個。算六人中騷極了。也竭力以事。輪流轉弄。自正午將及日西。還不肯歇。臘姨笑着進來道。也該歇歇了。不怕弄塌了皮（床）麼。丹姨也笑道。姐姐既請客。那裡有個主人催客起來的道理。臘姨笑道。客太爛板凳。也就怪不得主人呢。丹姨笑着。纔放了姚澤民起來。此後他六人倒都同心合意。議定一日輪到一家。週而復始。那姚澤民次日到丹芍二人處來。只見他二個丫頭夭桃紅杏。笑嘻嘻攔住道。不許進去。此雖與碧梧翠竹小犯。却迥然各別。人家各有地界。俗語說。管山吃山。管水吃水。管青山

姑妄言

第五回

五八二

思無邪滙寶

吃碓嘴。我們這裡又不是你的屬下。許你直來直往。也說過四言八句。纔放你進去呢。姚澤民笑着。一手摟着一個。道。小由（油）嘴。你不過見姨娘娘姐同我相好了。不會同你們親熱。你就吃醋。我怎肯偏你。此時特來尋你兩個的。三人笑着同到房中。姚澤民笑道。你兩個那一個先弄起。紅杏道。我杏花比桃花先開。自然是我先。夭桃道。我桃子比杏子大多。自然該是我。紅杏道。古人說。桃李春風牆外枝。到不得你。況且說。日邊紅杏倚雲栽。自然該我杏花先栽一栽。夭桃道。天上碧桃和露種。你栽得我也種得。又說。一枝紅杏出牆來。你在牆外隔着輪不着你先呢。紅杏笑道。我一色杏花紅十里。比你那桃花富麗了多少。應該讓我。夭桃道。九重春色醉仙桃。豈不強似你。還不讓我麼。況詩經說。桃之夭夭。難道你不曾聽見。紅杏道。你的夭字原在底下。詞上說。紅杏枝頭春意鬧。劈頭就是紅杏兩個字。可見先是我的了。二人笑着你爭我奪。姚

澤民道。不^レ不^レ用爭。你兩個都脫光了睡着。我一個一陣的弄。就公
平了。兩個丫頭忙笑嘻嘻睡倒。姚澤民笑道。但是人說話就稱桃杏。自
然是桃貴似杏。該他占先。紅杏笑道。誰說。人開口便說驢馬呢。難道驢
強似馬麼。我偏不讓他。夭桃笑道。急鬼。我就讓你先。只要二爺有個乘
除加減。就在裡頭了。姚澤民笑着。就把紅杏弄起。弄得他丟了。然後弄
夭桃。足弄了有二分工夫。還久方歇。紅杏道。一樣的人。你怎麼偏心兩
樣待。姚澤民笑道。一點不偏。你得頭籌。他得後趣。可不是一樣。紅杏道。
既這樣說。下次再弄。我先讓桃姐。我也照樣要多弄一會的。夭桃笑道。
你怎麼比得我。人說桃飽杏傷人。桃多些無妨。杏子自然該少些的。大
家頑笑了多時。方纔散去。過後姚澤民想道。八人我已得六。那兩個可
肯放過他。須得設一網打盡之計方妙。時常在秋院中去走趲。那桂姨
菊姐也耳有所聞。知他姊妹皆已得了姚澤民。心中何嘗不急。要屈身

姑妄言

第五回

五八四

思無邪滙寶

俯就。又恐被他看得下賤。要等他來垂青。又不見他動手動腳。猜測不知何意。疑道。定是我兩個容貌不如他們。所以他來不來親近。不然八個人中爲何單棄我兩個。他既無心到我。我去就他也是無益。一腔醋氣填塞在內。後來見了姚澤民。由不得怒氣勃勃。那臉上竟像刮得下霜來一般。姚澤民見他顏色正厲。越發連戲話都不敢說。孰不知他色厲而內荏。故此倒日遠日疏了。一日。姚澤民偶然到他那裡來。見紅葉丫頭在一張醉翁椅上睡覺。兩足攔在椅軸上。兩腿大揷。由不得失笑。左右張得沒人。輕輕上前。將他衣裙掀起。自己取出肉具。撲他在身上。一把抱住。將陽物隔着褲子混戳。紅葉驚醒。說道。還不放我起來。姨娘心裡不好。在屋裡睡着呢。看他起來看見。姚澤民那裡聽他。只是亂戳。那丫頭被他戳得春興大發。笑說道。冒失鬼。這隔着褲子也是弄得進去的麼。姚澤民也不暇替他脫褲。雙手將褲襠一撕。(撕)扯了一個大口

子就弄起來。那丫頭搜着他的腰弄了一會。說道。你歇了罷。看菊姐回來撞見。不說你這沒廉恥的來尋我。還當我騷發了尋了你來的呢。正說着。那雞冠丫頭驀地走來看見。笑道。沒廉恥的。大白日裡。你兩個怎就鏈在一塊兒了。姚澤民連忙拔出。搜着雞冠親了個嘴。將他按在一張杌子上爬着。扯下褲子。露出光臀。就後邊弄了進去。不住亂搗。紅葉笑問道。菊姐呢。雞冠顫着聲兒道。菊菊姐還同夫夫人下棋棋呢。我我來家走走。不想遇了這活強盜。拿着我這樣。姚澤民笑道。不要屈着你。你既不願。就不弄罷。雞冠扭回頭笑道。扭回頭。妙。是自後弄者。你好自在話兒。我既被你強奸了。弄得我不受用。還不饒你呢。兩個笑着弄了好一會。方纔住了。又同紅葉復了一帳。恐菊姐回來。只得歇手。姚澤民悄悄問紅葉道。你姨娘害甚麼病。紅葉道。誰知道。他這兩日茶飯也不大吃。口裡只是嘆氣。夜裡叫我替他做伴。翻來覆去。總不肯睡。熬得我要死。你不見

姑妄言

第五回

五八六

思無邪滙寶

我纔在這裡春盹麼。姚澤民道。大約是春心發了。想個人弄弄的意思。紅葉道。他雖說不出口。大約此時有個趣人兒。他也未必辭。你何不去替他醫醫病。姚澤民道。我何嘗不想他。他看見了我。那哭喪臉難看。不敢動手。紅葉笑道。你做夢呢。他知道你同那三個姨娘三個姐姐相厚久了。他惱你不來親近他。你若去陪個小心。包你成就好事了。此處用紅葉提醒他。

使二人成就好事者。取御溝紅葉爲媒之意耳。

姚澤民方纔恍然大悟。他向來因此而怒。雞冠道。你這沒良心的。也怪不得他們惱。我菊姐雖不曾同你有甚私事。他待你的情也算親厚得很了。你有了別人倒撇了他。他恨不得咬你的肉呢。我聽他的口聲。口中雖說恨。心裡還有幾分戀你。你若同姨娘上了手。他自然也是肯的。姚澤民心中暗喜。走進房中。到床前一看。見他面朝裡睡着。就坐在床沿上低低叫道。姨娘。你身上那裡不好。我來問安了。那桂姨明醒着。也不答應。姚澤民伸手去撫摸他身上。又問了一聲。他忽

姑妄言

第五回

五八七

思無斗匱寶

然一個翻身。鼻中冷笑道。你到你那些心坎上的人跟前去罷了。你來問我的是甚麼。空勞了你的心。姚澤民道。我聽得你身上欠安。我心裡急得了不得。忙來問候。一團好意。有甚麼心上人心下人的。他又冷笑道。你當我不知道麼。他們六個都是你心上的人。我兩個你看不上眼。是你心下棄了的。你此時冷鍋裡豆兒炸。來說鬼話當甚麼。我幾次要來拿你們的好。一來怕帶累你。一則見其愛心。二來姊姊（妹）一場。不好意思。他們雖瞞着我。寧叫他不仁。不可我無義。兩次三番。忍耐住了。一則顯其賢慧。此婦善說。論起來。都是一樣的人。磚兒何厚。瓦兒何薄。就是我生得醜些。也不到怎麼東施嫫母的樣子。你就這樣分得清。說着。就嗚嗚的哭起來了。姚澤民忙扯衫袖替他拭淚。他把臉又轉了過去。用手推道。你去罷。不稀罕你這虛情假意。姚澤民忙跪在床上叩頭道。要有一點假心者。就天誅地滅。我巴不得來親近你。因見你見了我那氣狠狠的臉嘴。我不敢

你一個公平心就罷了。若偏了我。我打聽出來。却也不肯與你干休。姚澤民道。蒙你這樣見愛。我還敢欺你麼。⑤他們六個派定一日一輪。⑥

今承你不棄。我若偏向你。怕他們爭講。也是挨此輪流就是了。說着。將他臀兒墊起。兩足挾於肋下。這一場弄。足有千餘。把桂姨弄得四肢癱軟。喘息了一會。笑說道。冤家。你有這樣本事。怪不得人人愛你。我雖來了這幾年。今日纔知這件東西有如此妙處。又笑道。他們姊妹是誰先得起。姚澤民將先後原委細細告訴他。桂姨笑道。好個穿花蛺蝶。⑦衆人的花心都被你採了。二人正在說笑。聽得菊姐回來了。桂姨道。菊妹子你來。我同你說話。那菊姐走到床前。見姚澤民在床上。便道。這樣沒良心的人。姐姐容他來做甚麼。就要走。原來這菊姐更風流更騷浪。伏後得病。當日同姚澤民頑笑。把臂捏腕。搜頸接唇。都是有的。只不曾沾在一處。後來因聞他有了衆婦人。且又見桂姨正帥不能到手。那副將焉

姑妄言

第五回

五九〇

思無余涯寶

能得。就漸漸疏淡。菊姐滿懷醋念。不得發洩。此時心中雖暗喜。但他醋意蓄久了。故有此話。桂姨拉他坐下。道。我方纔也罵他沒良心。他說因這些時你我見了他惱嘟嘟的。不知我們是甚麼意思。故此不敢放膽。是我們自己耽誤了好事。據我說。也怪不得他。原是我們多心自誤。自替姚澤民遊說了一番。纔勸他上床。菊姐也就半推半就。同他做了于飛之樂。自此以後。姚華胄的這八妾八婢。他虛耽其名。姚澤民實受其惠。一日。姚澤民想道。他們衆人都已到手了。料道不怕洩露。但常老婆他係夫人心愛的人。又在老爹跟前傳話。況他素常長舌。若露了風聲。如何了得。須得連他弄上。方纔妥當。每日留心看機會。一日。遠遠見常氏在牡丹臺畔小解。他悄悄走近前。一把抱住。他兩人時常也戲謔慣了的。常氏又是個極淫之物。竟逆來順受了。也就兩人見了一見大意。此後姚澤民方放了心。且攔過一邊。那時四海奠安。萬民樂業。治極生

亂。到了天啓三年。四川廣西就有些流賊勾引土苗倡亂。也不曾占據城池。只搶擄些人畜。殺了些老幼是有的。此時若有守城好將官領些兵去。這幾個毛賊也就可以殺跑了。只因承平日久。人不知兵。忽聞得這個信。州縣官驚得手足無措。便輕事重報。某處反了。凶猛異常。這些上司一見此報。生怕就殺到他跟前。功名性命還是小事。若把這些宦囊姬妾搶了去。將來兒子拿甚麼享用。也不查問有多少賊。據了何地。便慌慌張張上本請兵。說得好不利害。天啓見了本章。也恐地方有失。着九卿科道會議。命將出師。衆人薦舉姚華胄老將知兵。推他去征勦。他此時已七十多歲了。他自己說了幾十年大話。今日如何推老了去不得。倒是天啓恐他年邁受不得這煙瘴地方的苦楚。疑問衆臣。衆臣奏道。昔日之廉頗班超趙充國郭子儀馬援皆係老將。故能成功。況且不遇盤根錯節。無以別利器。姚華胄雖過七旬。矍鑠猶如壯年。必能

姑妄言

第五回

五九二

思無余涯寶

平賊。天啓遂命他領了兵去。那兩處不過是些小土寇。聞得官兵到來。潛伏的潛伏。逃散的逃散了。兵不血刃。地方已靖。他也竟妄自居功。報說。一到就烽煙盡滅。天啓大喜。大加賞賚。恐兵一撤回。賊又復起。就封他爲鎮西將軍。駐鎮廣西。那姚華胄出兵去後。他這位繼夫人裘氏正在妙齡。嫁了恁個白頭皓鬚。軟如棉。濃如涕的老兒。心中之苦說不出來。每每見了姚澤民。便眼中冒火。想道。我正是他的對子。怎這月下老人錯把紅絲繫在他老子的足上。我一朵嫩蕊嬌花。怎被這枯藤老樹纏着。天公雖然錯配。人力尚可挽回。何不把這兒子設法弄來孝敬我。但有繼母之尊。難以開口。且這老兒日日守着。也無空隙可乘。沒奈何。只得忍住。無奈那不知趣的老兒還假賣風流。說情說趣。及至引得春心舉發起來。他又是一點正事也幹不得。間或就強而後可。軟叮嚀的一個物件。又沒處尋這麼個小篋片幫扶他進去。弄得不疼不癢。更覺難

姑妄言

第五回

五九三

思無邪匱寶

過。往往慾火熾將起來。只好把那涼茶冷水往下嚥。靠他靈犀一點來澆息了這火。萬不能夠。倒巴不得離開了他。孤眠獨宿。眼不見爲淨。還略好捱些。死捱了幾年。見他去了。如拔了眼中釘一般。心下倒覺得一爽。無奈那姚澤民每日在眼皮子底下晃來晃去。見了他。心頭小鹿就亂跳。臍下那件作怪的東西不由得一吸一吸的難過。心中暗想。料道熬不過去。遲早總是放不掉他的。不如早一刻以救一刻之急。每每要算計同他比翼鸞鵲。共偕連理。做那風流樂事。一則不得其由。二則難以啓齒。那姚澤民雖有十分慕他的心。他有繼母之尊。比衆妾不同。連戲話也不敢亂說。怎敢輕易亂做。二人雖都有心。却不能覲面相訴。裘氏一日正在兀坐躊躇。忽聽得兩個丫頭拌嘴。一個叫春花。一個名秋月。聽那秋月道。你說我浪。你同二爺調情親嘴。他伸手在你褲襠裡。是我親眼見的。那倒不是浪麼。春花道。你也撇不得清。也不是甚麼清淨。

姑妄言

第五回

五九四

思無邪匯寶

姑姑兒。我見他那一日沒捏着你的奶頭頑來。你還瞞我。我不說出來罷了。秋月大怒。罵道。沒廉恥的淫婦。他不過捏我的奶頭罷了。把你的褲子脫了。看那騷屌上的卵子印也有幾千了。奇談。此處何得有印。春花被他罵急了。說道。臭淫婦。你替我墊腰來麼。知道得這麼詳細。二人幾乎打起來。裘氏有心細聽。出來喝住了。少刻。叫了春花到屋裡。悄悄詐問他道。你同二爺兩個的事我也聽見久了。你可實說。我倒饒你。若要瞞我。我追問起來。你就不成。那丫頭也只當夫人果然有些知覺。臉緋紅。跪下道。二爺時常望着我嘻皮笑臉的說笑。我也不理他。那日他強摟着我親嘴。我把臉扭着。他也沒有親着。就拉我的褲子。我把腿夾得緊緊的。他何嘗摸着甚麼來。我要叫喊。又怕羞。只得哄他說。你去着。等我有空再約你來。他纔放了我。不想被秋姐看見。他今日就罵我。我也看見他同二爺頑呢。那日二爺壓在他身上。摸他的奶頭。又親嘴。嘻嘻哈哈的。

笑。他就不說了。裘氏又道。你當真不曾同他沾身。春花道。我要敢瞞夫人。若看見二爺的東西是怎樣。就滴出眼珠子來。要同他沾了身。把下身爛個洞。連腸肚都掉了出來。他強抱着我親嘴是有的。那一日夫人不在屋裡。秋姐把夫人的睡鞋偷了給他看。二爺還聞了聞。看見了我。秋姐忙拿過去塞在床上褥子底下。還沒有告訴夫人呢。裘氏笑了笑。又想了一想。道。我有一件事叫你去。做。你若做得來。我重重的擡舉你。饒你起來罷。春花站起。道。任憑夫人叫做甚麼。我還敢不去麼。裘氏笑着附在他耳上道。你去尋着二爺。悄悄對他說。只說你約他日落後叫他到百花樓上成就好事。我假冒了你去。同他試試何如。若成就了我。只有好處到你。你却不可洩露。春花道。這在我。包管成就。去了一會。回來道。約下他了。裘氏滿心暗喜。晚飯後。吩咐衆丫頭。我帶春花到百花樓上去乘涼。你們不必來。衆人誰敢不遵。他到了樓上。有現成床榻。就

姑妄言

第五回

五九六

思無雜滙寶

到床上睡下。叫春花躲開。原來那春花同姚澤民偷弄過不計其次。已將裘氏假冒約他的話向他說了。姚澤民喜出望外。打點一片好精神。要來孝敬繼母。巴到日落。潛身到百花樓下。輕輕上樓。到榻上一摸。見一個人睡着。還不知可果是裘氏。尙疑春花哄他。自己脫光上床。就去替他脫褲。裘氏等了一會。將要睡着。被他驚醒。不好做聲。任他脫去。姚澤民伸手將陰戶一摸。又肥又嫩。緊揪揪一條溝。指頂大一點花心。微微幾根毛。與春花大不相同。知是真的。素常見裘氏的一雙小小金蓮。尙不足三寸。也伸手捏了捏。心喜欲狂。縮下身子去。一口含住了花心。啞了一陣。又伸舌頭在他陰門中亂舔。舔得那裘氏春心繚亂。他從未經此。腰肢只是亂扭。嫩股往上一擡一擡的就。姚澤民興致大豪。爬上身。大弄起來。一氣抽了數百。裘氏樂所未樂。不好出聲。只將身子亂扭亂迎。姚澤民道。心肝。我同你弄過多次。你今日這樣高興有趣。幾日不

姑妄言

第五回

思無斗匳寶

見身子滑嫩了好些。尿又肥緊了好些。腳也小了些。風流也添了些。渾身又香了好些。我想夫人也不過如此。難道還有好似你的。我料道也沒福享用夫人的美物。今日同你弄。就把你當做夫人罷。心肝。你怎麼不做聲。遂將舌頭伸入他口中。又叫他伸過來。裘氏也只得伸出舌。被他含住。唾了一會。又自首至根的亂搗。裘氏先只說春花不會同他沾身。故假冒了他來。今聽見說弄過多次。自然知道不是本人了。此時弄過一會。不覺羞了。且被他弄得忍聲不住。笑說道。短命的。不要拿着精神使胡塗。你明知是我。鬼張的是甚麼。姚澤民也笑道。原來果然是夫人。我說別人那裡有這樣好東西。我那親親的娘。兒子得罪你了。說着越弄得利害。那裘氏口中心肝親哥無般不叫出來。姚澤民覺他比那八個妾還騷浪些。兩人足弄到將二鼓方住。裘氏心中快樂無比。緊緊的相摟着。喘息了一會。問道。我聽得傳話。說那八個妖精都纏着你。可

姑妄言

第五回

五九八

思無邪滙寶

是真麼。姚澤民道。怎敢瞞你老人家。是真有的。裘氏笑道。你好本事。把你的力量勻些與你爹也好。今日的事。料道也瞞不得他們。你對他們說。我們也不論甚麼大小了。只要同心合意守着你過日子罷。姚澤民道。承你這樣厚恩。誰敢不尊讓你三分。裘氏又笑道。春花你也同他弄過麼。他日裡望着我賭誓發願說沒有。姚澤民道。這一家我只除了你一位不敢。你的兩個美婢被我都弄鈴木了。裘氏道。倒便宜了這兩個小淫婦。他是有造化的。早相與了你。比我還強。姚澤民見他相愛甚切。又遍身撫摩了這一會。體骨（滑）如脂。光油油如鏡面一般。頭髮嘴唇面上無一處不香得沁腦。興又大動。又儘力弄了一回。相摟相抱。貼胸交股。睡到天明。又找（戰）了一陣。此時姚澤民見他那種嬌容。遍身如玉。愛得如異寶一般。親了幾十個嘴。方纔穿衣而散。這日。那八個妾都知道了。來替裘氏道喜。彼此不言。惟相顧而笑。晚間衆人備了酒果。同到

百花樓上。請裘氏同姚澤民正中並坐。衆人羅圈坐下。都歡喜笑語。飲得半酣。各辭而去。他二人點着大燭。如同白晝。整狂了半夜。比昨夜黑地相親。更覺豪興。此後定了個例。裘氏獨得二夜。那八妾各得一夜。十日一輪。他待衆妾親厚得了不得。衆人感他的情。輪着的這一夜。或去請他來分惠。他不推辭。也竟來領情。這姚澤民魂迷在羣芳之中。他自己房中輕易反不一到。他那妻子桂氏生性已是妖淫。又見了丈夫的這些舉動。可有個不弄出笑話來的。再者大人家這些婦人女子壞事。多由於丫鬟僕婦。這種人可知甚麼羞恥節義。只圖得主母的歡心。做牽頭。做馬泊六。傳消遞息。引奸入馬。遂成了他淫污之行。然亦起於主人公之罪。若主人公是個正人君子。妻子得了他刑于之化。自然端方貞靜。那些丫頭僕婦可敢去引誘他。只因姚澤民是個淫物。那桂氏也自然被他化成好淫的了。這素馨香兒是他自幼就淫起。那得不淫。青

姑妄言

第五回

六〇〇

思無邪滙寶

梅綠萼也都是被他淫過的。但這桂氏雖有一肚子淫興。他到底是宦門之女。況且年幼。又從不曾嘗過偷漢的滋味。這滋味自然是甜。未經破臉。還惜

羞恥。這三個丫頭雖被主人用過。且主人也不過一時間偶然點綴。未嘗日日如此。雖知道這是一件美味。却還未曾十分經歷個中的妙處。且終日伴着主母。即有欲淫之心。也無縱淫之膽。只這素馨同主人弄了多年。深知其中奧妙。今主人一旦別戀新知。將他撇下。若像那三個丫頭獨守孤幃。倒還捱了過去。又每夜同着空負虛名的丈夫共臥。可有食放在嘴邊肯不去吃。及至吃時。如一個極饞的人有一塊肉。只許他咂咂香味。不容他大啖。自然引得越饞起來。他常被吳實弄得毫無樂趣。更覺難過。真急得要死。每要尋個救急的人。恐捨了身子。還尋了像自己男人一類的。豈不是糟鼻子不吃酒。虛擔其名了。又不好問人。你的陽物可大。這句話如何出口。一日。該他陰物行運。桃花星進宮。

他在桂氏房中下來。要回家去。剛走到大廳後邊。低着頭。心中正然思想甚麼。忽見一個人在那裡溺尿。他是留心的。忙向他腰間一看。

不看人。先看腰。

間。寫盡騷淫之婦。

見一個硬幫幫陽物。比姚澤民的還粗長些。又驚又喜。急擡頭

看時。原來是姚予民的大兒子姚步武。比姚澤民倒還長三歲。他父親雖愚愚蠢蠢。他却尖尖酸酸。古怪好色貪淫。有乃叔之風。素馨見了他這奇具。望着他。笑嘻嘻的笑着走。姚步武見這光景。知他有羨慕之意。忙攆上去。搜着脖子就親嘴。素馨（馨）也不噴聲。笑着斜瞅了兩眼。推開他的手。往家中去了。姚步武隨屁股後跟了來到他房中。一把抱住。按在床上。就去扯褲子。素馨也不推辭。只道。哎呀。你怎麼硬開弓。這怎麼行得。撞了我家的男人來呢。說着。已被他扯下。看見了妙物。取出肉具。狠狠一頂。進去了半截。他道。你慢些是呢。冒冒失失塞我這麼一下子。這裡行不得。大師傅今日回去了。我們到佛堂裡去。那裡沒人。你先

姑妄言

第五回

六〇二

思無余滙寶

去。我就來。姚步武也就依他。又親了兩個嘴。還狠狠的抽了幾下。先去了。素馨拽上褲子。腰裡塞了一塊布。鎖了門。來到佛堂門外。四顧沒人。兩三步掬進去。就把門拴上。走進來。姚步武忙脫褲子。那素馨也將褲褪去。就仰臥在禪床上。姚步武伏上身。就往裡頂。兩三下送到根。抽弄了有兩頓飯時後。(候)素馨也丟了有兩三次。姚步武也洩了。素馨掏出那塊布。兩人都揩淨了。各自穿好褲子。姚步武摟着他道。承你相愛。成就了這件好事。我還有一件事托你。你要替我做成了。我打幾件首飾謝你。素馨道。我不要那東西。我男人見了問起來。怎麼答應他。你倒是有錢給我些買嘴吃。倒使得。姚步武道。這越發容易。在我。此婦竟上下嘴皆好吃。我就送來。素馨道。你托我做甚事。姚步武笑道。我見二奶奶生得可愛得很。我心動久了。不得個門路。你是他貼心的人。替我想個法兒。我若弄上了。定然重謝你。素馨笑道。餓癆鬼。你既偷上了我。又去偷他。你若

同他偷上了。還稀罕我麼。我不管這事情。姚步武親了他個嘴。道。好心肝。你要替我謀成了。你就是我的恩人。敢忘你麼。我不過想嘗嘗他的。是甚麼味兒。事成後。我每日空閒就偷工夫來儘力同你弄。後之事竟成者。得力在此一句。

報你的情。但得同他弄一次。定然同你弄兩次。你道好麼。素馨喜諾了。

昔人有一妻一妾。在妻處睡兩夜。妾處一夜。其妻成日爭論。人勸道。你處兩夜。他處一夜。也算公平了。妻道。我那兩夜是怎樣的兩夜。他那一夜是怎樣的一夜。素馨尚未聞此。嘿。一笑。又道。這事要

看機緣。是急不得的。二人先後出來散去。你道佛堂中供養的這大師傅是個好人麼。這和尚鋪眉善眼。裝出那活佛的樣子。却實在是佛口蛇心。酒肉齊行。男女並尚的惡物。他在報國寺私藏着兩個婦人。還有七八個標致徒弟。時常取樂。他心戀着徒弟婦人。往往回去幾日。又來姚家住幾日。他貪圖姚華胄一年四季衣服銀錢糧米。只得常來。但在他家吃的是蔬。夜間又無人陪伴。捱得兩日。回去樂一番又來。兩下裡走動。再說素馨被姚步武弄了一度。向來積火一旦消釋。好生爽快。剛

姑妄言

第五回

六〇四

思無邪滙寶

到房中。不多一會。姚步武拎了兩吊大錢來送他。道。你留着用。用完了對我說。我再送來。他歡歡喜喜接過藏了。姚步武又諄諄托他前事。他滿口應允。姚步武去了。他受了姚步武之托。想成了此事。圖他後來錢與弄兩樁謝儀。忽然想出一計。道。須引動了他的春心纔可下手。這日晚間。素馨上來。在西間屋裡同香兒青梅在一床睡。綠萼在桂氏房中上夜。三人睡了一會。香兒笑問他道。你家中放着有伴兒不去受用。二爺又不在這裡。你來同我們受這孤懷做甚麼。素馨道。我可憐見你們這些時熬狠了。我來同你們樂樂。消消你們的火氣。香兒笑道。你的同我的一個樣兒。你還要人替你消火呢。怎麼替我們消法。素馨道。我自然有個道理。就伸手去摸香兒的陰戶。拿個指頭伸進去替他掘挖。香兒笑道。這個消法我自己會。不勞你教。掘得有甚麼趣。素馨拿出手來。道。有。做個有趣的你試試。遂爬起身。將他屁股墊高。上他身來。牝蓋對

牝蓋一陣撞。撞得瓜答瓜答的響。又合着一陣亂揉。揉得那香兒淫心如醉。嘻嘻的笑道。不好了。我的裡頭難過。你下來罷。素馨那裡聽他。揉了多一會。香兒情急得很了。一把摟緊他。乖乖親親的亂叫。也就渾身一麻。陰中流出許多清水。儘着笑個不住。素馨又爬到青梅身上。青梅看了香兒的樣子。急得淫水直流。見他上身兩足高蹺。抱住了他。親哥心肝叫得震耳。他三人嘻嘻哈哈頑到三更方歇。且說那桂氏一覺睡醒。忽聽得西屋裡嘻笑之聲。側耳靜聽。只聽得說笑。又聽不出說甚麼。心中疑道。這丫頭們有何樂處。這般歡喜。猜測不出。次早起來。衆人都。在房中伺候。桂氏問道。你們昨夜做甚麼來。笑一陣說一陣。吵得我半夜睡不着。香兒青梅都望着素馨笑。素馨也笑。桂氏道。問你們話不答應。吡着牙笑甚麼。香兒指着素馨道。是他做的事。奶奶只問他。桂氏問素馨道。你做甚麼來。素馨正要引誘他。就笑着說道。我昨晚同他兩個

姑妄言

第五回

六〇六

思無邪滙寶

睡着。他們久不見二爺的那東西了。心裡火發得很。求我替他們殺殺火。他們受用得很久了。所以歡喜得那樣笑。桂氏問香兒道。他怎麼樣的來。你就這樣受用。香兒道。奶奶理他嚼蛆。他壓在我身上。拿他的對着我的一陣混揉。揉得好不難過呢。有甚麼受用。素馨道。沒良心的。要不受用。你怎抱着我心肝哥哥的叫。你若沒有快活。你就賭個咒。桂氏笑道。你當真快活麼。香兒道。那是被他揉得心裡火起。情急了。也就渾身麻一下。是有的。桂氏又問青梅道。你呢。青梅谷都着嘴道。他兩個騷得很了。輪流着一個按着我。一個揉我。也沒有受用。也沒甚快活。揉了半夜。蓋子都揉腫了。這會兒還疼呢。香兒笑道。你沒有快活。你屁股底下那褥子上濕了有冰盤大的一塊。那水是那裡來的。大家笑說了一會。桂氏一個二十多歲的少婦。當日同姚澤民沒有一夜不弄。如今成幾個月纔弄得一次。已情極難堪。但說不出口。今聽了這一番話。那裡還

忍得住。到了下午。丫頭們都不在跟前。只素馨在傍。桂氏低聲笑向他道。今晚你到我房中來上夜。素馨知他是要試試的意思了。心中暗喜。偷空去約了姚步武。到晚間。桂氏叫三個丫頭都在西屋去。素馨抱了鋪蓋來春凳上鋪了。伏侍桂氏上了床。他吹了燈。又道。我去看看院子門關好了沒有。諺智可畏。出去暗暗將姚步武帶進房中。在他鋪上睡着。他剛把衣服脫完。聽得桂氏道。素馨你來。他忙走到前。彎腰悄問道。奶奶說甚麼。桂氏笑着道。你昨夜同他們怎麼弄來。素馨趁着話頭。便爬上床來。道。我來同奶奶頑頑。遂去摸他。已脫得上下無絲。素馨就伏在他身上。對着揉起來。揉了多時。揉得他心如火燒。淫水直流。嘴裡哼聲不絕。知他難過得很了。說道。奶奶不要動。我撒脬尿來。包你弄個如意的。遂下床來。拉着姚步武。推他上床。姚步武一翻身。上了肚子。摸着水漓漓的陰門。將鐵硬的陽物一送到根。大抽起來。桂氏正然難過。等他來

姑妄言

第五回

六〇八

思無邪滙寶

揉。不想一個又粗又長的東西送了進去。又驚又喜。大約喜多而驚少。急用手一

摸。竟是個男人。忙問道。你是誰。他也不答應。只是亂搗。不幾十下。桂氏

就丟了。那人摟着加力。又是一場混戰。桂氏又丟了一次。那人略慢了

些。桂氏透過氣來。道。素馨。他是誰。聽得素馨在床前道。這是大爺的大

相公。他常常求我要來孝敬奶奶。我見奶奶獨自冷冷清清的。故此帶

他來替奶奶做伴。雖與祈辛道（通）葵花是一個套子。却兩人說話行事。無一句相重。犯而不犯。真寫得好。桂氏已被他弄了。却又

弄得甚好。也無可說。到了此時。就弄得不好。也沒得說了。姚步武見他不言語。知他心服意貼。

重鼓威風。又弄了多時。兩下都洩了。姚澤民此時不知在。裴氏處。是在衆妾處。姚步武道。多蒙嬌嬌

的恩。我此後常常來服事。但我不能過夜。掌燈後來。一更多天要回去

的。我同我爺對門住着。恐一時查問。我且去罷。桂氏初次破戒。還有些

羞意。也不答應。素馨送他出去。關門。回來睡下。桂氏得了這番快樂。一

覺睡到次日飯時纔起來。望着素馨。不住的笑。姚步武乍嘗甜頭。次夜

又來承應。點燈大幹。二人熟滑了。方說說笑笑。親嘴咂舌的頑耍。有幾句說他叔姪二人道。

那叔叔抱着繼母。百種歡情。這姪兒摟定孀娘。千般恩愛。那繼母獎兒子。強如你爹爹數倍。這孀娘誇姪兒。勝似你叔叔多端。那叔叔叫了繼母幾千聲寶貝心肝。這姪兒呼了孀娘數百遍乖乖親骨。雖是他家門不幸。却也是天道循環。

倏忽月餘。一日。桂氏午睡醒來。聽得西屋裡笑聲。悄悄走到窗下一張。見姚步武精光着同香兒在椅子上大弄。素馨青梅綠萼都一絲不着。只見素馨伸手將姚步武的陽物攥住。不容他抽。笑着說道。你兩個禽搗了這一會。也該讓讓我了。又見青梅將素馨攔腰抱着。綠萼擁他的手。笑道。你太不知足。你那一日不同他弄一兩回。我們這個把月纔同他弄了三四下。還該讓我們三個。那素馨又不肯放手。香兒急得叫道。

姑妄言

第五回

六一〇

思無邪滙寶

妹子。你兩個把那老沒廉恥的拉開。我再弄幾下讓你們。你爭我奪。笑成一團。一幅出奇的春宮。能手未必描得出。頑成一塊。桂氏看得興致大發。走進來。推開門入

去。衆人正在爭奪。見了他。連忙放手。跑到床後去穿衣服。香兒推開姚步武。也跑向床後去了。姚步武正在高興。見他來打散。上前一把抱住。到他房中。寬衣解帶。也在椅子上扛起雙足。一場好弄。他們四個也來在窗外張看。見桂氏眼兒乜斜着。嘴兒裡哼唧着。股兒顫着。腰兒扭着。風騷異常。香兒悄悄問素馨道。我們弄着。可是這麼個樣子。素馨笑道。他比你們略斯文好看些。綠萼道。看得不好過。我們去罷。遂都走開了。他二人足弄到午後。方纔罷戰。過了些時。這桂氏忽又換了心腸。這是何故。自來人心苦不知足。得一望二。得命思財。個個皆然。桂氏前日苦熬的時候。常想怎得一個此道。把這心火洩一洩。就算萬幸了。初得姚步武時。他也心滿意足。以爲奇遇。不想弄過多次。忽又發了侈心。想道。

這件事必定兩人終夜同床共枕。談談風情說笑話。說到高興時弄上一下。乏了。摟抱着睡一會。興動再弄。纔有趣味。姚步武材雖可取。但急急忙忙應差一般。弄下就要去。及至睡到半夜醒來。還是自家一個。更覺悽惶。有何妙境。怎得個人長遠守着。方得趁心。當日不曾嘗過偷漢滋味。臉嫩怕羞。今日同姪兒弄着。也竟像夫婦一般。羞在那裡。管他甚麼人。只要知他有大事物的。就同他行起樂來。且快活一夜。是一夜。生人上身。閉着眼睛。羞過那一會兒就罷了。怕甚麼。他做如此想。就有個機緣來湊他。也因姚澤民烝繼母。淫父妾。惡貫滿淫（盈）人鬼暗中自然成他妻子的淫行。以爲報應。此等處皆是借淫說法。一日。桂氏叫素馨道。我的枕頭舊了。你到馬房裡去撮些草來填一個新枕頭。素馨拿了簸箕去了。一會笑着跌跌滾滾跑了來。桂氏見他草也不曾拿得。面紅頭赤。氣喘吁吁的。驚問道。你去拿草。怎麼這個樣子跑回來。他笑道。不要說起。我

姑妄言

第五回

六二

思無邪滙寶

到了馬房門口。見門關着。一推開進去。不防盛旺那砍頭的。脫得精光。蹲在那裡捉蟲子。一個屋子多粗多大。一個大疙瘩頭子拖在地下。嚇得我好跑。幾乎跌了一交。這會心口還跳呢。桂氏笑着瞅他一眼。道。你就浪得沒影兒。你還是沒有見過這東西的麼。任憑怎沒（麼）大。就是黃花女兒見了。也不犯着嚇得這樣的。素馨道。哎呀。奶奶沒有見大長的拖着。好不磬看。比二爺的不用說。比大相公的還長着有寸把呢。奶奶若見了他。也要嚇一跳。桂氏動了心。笑道。呆老婆。你要怕。不要看他。好容易遇見這樣東西。你再可同他試一試。你閉着眼睛。叫他塞在你那裡頭去。管情就不怕了。你放了膽子。只管去。素馨笑道。罷罷。奶奶總成別人罷。我不敢惹他。留着我的腸子罷。要一下頂斷了。纔是造化。低笑了一會去了。桂氏心中笑道。我經過他叔姪兩個。粗長都差不多。怎這老婆說得如此長大怕人。我想我們的這件傢伙如口袋一般。多也

裝得少也裝得。男人的東西自然是越大越好。若得把他弄進來。就可以通宵行樂。但只是家奴。不好意思的。低頭暗想了一會。忽然啐了一聲道。

忠臣事仇。節婦失身。皆壞在此一想。這一聲啐了。

男人沒良心。戀着後娘庶母棄了我。我怕的是

甚麼。也落得快活。且叫了他來。弄得是造化。若太大弄不得。再做道理。素馨膽小沒用。等我哄了香兒去擋個頭陣。遂叫了香兒到屋裡來。悄悄的道。我叫你去做一件便宜事。做成了。後來有得快活。你到馬房裡去取草來填枕頭。要看見盛旺。若沒人在跟前。你悄悄對他說。一更天人靜後叫他來。不可誤了。你把床底下的錢拿一百與他。叫他洗個澡。他夜間來時。你去門口等着。接他進來。若大相公在我屋裡。你領他在西屋裡等着。我有話說。他此時若要同你弄。你就試試他的本事如何。來回我話。那香兒領了這個美差。眉花眼笑。拿着簸箕。袖着錢去了。到了馬房。那盛旺捉完了蝨子。正在床上搔着。見了他。起來笑道。姐姐來

姑妄言

第五回

六二四

思無余蘄

要甚麼。香兒道。二奶奶叫我來取草填枕頭。盛旺忙接過簍箕。撮滿了草。道。請拿去。香兒取出那錢與他。道。這是二奶奶賞你的。盛旺驚道。草是老爺府中餵馬的。來取草。爲甚麼賞我錢。香兒笑道。有天大的一場好事。我對你說了。你怎麼謝我。盛旺道。我一個大窮漢。有甚麼謝你的。果有好事總成我。我替你叩頭罷了。香兒笑道。誰稀罕你叩頭。拿耳朵來。我對你說。因悄悄向他道。二奶奶賞你這錢。叫你去洗個澡。洗得淨的。晚上一更人靜後叫你進去。我出來接你。有大有好處到你。看你怎麼謝我。那盛旺聽了。真夢想不到。心花俱開。一把攙着他。笑道。你不稀罕我大頭叩謝。我拿小頭謝你罷。有此足矣。尚何他望。除此再沒有別的了。就拉他上床。香兒也不推辭。但道。恐怕有人來。盛旺道。都放馬去了。到晚上纔回來呢。只我一個。再沒人來的。忙關上門。替他脫褲子。香兒道。怕奶奶等我回信。只褪下一條褲腿來罷。盛旺依他。褪下一條褲腿。一眼看見

好個滾圓的肥牝。他二十四五歲的小夥子。那陽物不覺挺硬直豎。又粗又長。香兒看見道。哎呀。你這樣個大東西。如何來得。就要爬起來。盛旺忙按住道。不要怕。包你沒事。香兒此時又怕又愛。只說道。你留心些。看仔細。我的腸肚要緊。揸開腿。閉着眼。聽他所爲。盛旺雖急。也不敢冒失。將龜頭在陰戶門口左晃右晃。引得有些水出來了。然後慢慢弄了進去。〔往〕裡送。一送。香兒哎呀一聲。盛旺抽拽了十數下。他咬了十數聲。也就毫無餘剩。香兒覺得內中脹滿。有樂無苦。用手摸了摸。已到了根。方纔放心。盛旺見他安然無事。放心一陣亂扯。他久不會此物。只幾十下就洩了。那香兒初逢巨物。工夫雖不長。也被他弄丟了。他坐起。一面穿褲子。向盛旺道。你的這東西雖然長大。只是太快些。恐怕不中奶奶的意。盛旺道。不瞞你說。我又沒有家小。遇着外頭有來扒馬糞的老婆。纔撈着弄一下子。不然。是成年家不見尿面的。熬久了。故此完

姑妄言

第五回

六一六

思無余蘄

得快。要時常弄弄。我也還有一更天的本事。你到晚上看。就不是這樣快了。香兒拿着草上來。桂氏見他頭髮散亂。滿面笑容。知他嘗了美味來了。笑問道。比你爺同大相公如何。香兒笑道。大是粗大好些。只是快得很。我問他。他說是熱（熬）久了。若時常弄。也還有更把天的手段。他叫謝奶奶賞。晚上定來服事。桂氏笑問道。果然大得硯看麼。弄進去怎麼樣。香兒笑道。看是果然不好看。及至弄上。也就罷了。桂氏心中暗喜。不住出來看那日色。巴到掌燈。方上床脫衣。恰恰的姚步武走來。推辭不得。只得同他弄了一陣。身在此而心在彼。將及更盡。姚步武方纔去了。只見香兒來說道。盛旺來了好一會了。在那屋裡呢。桂氏道。點着燈。不好意思。你吹了燈帶了他來。原來盛旺在那裏。屋裡同青梅綠萼。香兒更番大弄。香兒來叫他。也不穿衣服。赤身抱着衣服跟了來。走到床前。香兒道。你們去罷。他把衣服遞與香兒。爬上床。掀開被。摸着了。

桂氏赤身仰臥。他就爬上身。說道。蒙奶奶天恩。小的來服事了。桂氏不好答應。他摸着此竅濕漉漉的。捏着陽物送進門。有那姚步武的餘精在內。滑溜至極。只兩下便送到根。桂氏覺得內中極深處頂着。甚是有趣。他再抽將起來。一下一下搗着。更覺快樂。那盛旺活了二十多歲。不過同那些扒馬糞的粗醜婆娘在那草堆上行樂而已。何嘗經過這番境界。今在牙床錦被之中。搜着這嬌滴滴香噴噴的美人。那興致加增百倍。有次（此）數句。愈覺桂氏之不堪也。那裡輕易得洩。桂氏先聽得香兒說他甚快。猶恐中止。一時掃興。不想他一口氣就抽了千餘。弄得心越魂飛。丟了數次。真從來未歷之樂境。渾身都酥軟了。搜着脖子。嬌聲道。你好本事。我來不得了。你歇歇着。盛旺也就歇住。有幾句笑話道。

陽物粗雄。儼是個剗刀把。陰毛硬勁。好似稻草鬚。周朝贏非

子。牧馬蕃息。得膺天子榮封。姚宅盛後槽。豢馬有功。竟蒙主

姑妄言

第五回

六一八

思無邪滙寶

母寵渥。王良當年。只能車上駕御。盛旺今日。更善被中馳驅。

直弄得桂小姐。飄蕩了意馬心猿。低囑那盛围人。暫時且停

韁駐馬。

桂氏叫他下來。在新枕上同臥。

閱之偶憶一故事。明崇禎周后之父周奎。賤時爲泥水官匠人。奉差建一府第。不勝辛苦。嘆道。我們費盡辛勤。不知便宜甚麼

人住。後崇禎登位。冊立周后。奎后父。即以此第賜居之。盛旺費力切草時。焉能想到此時共枕也。

說道。我的身子付了你。此後我但叫香

兒來叫你。你就來。我自然暗暗的照看你。盛旺道。蒙奶奶這樣恩典。小的殺身也感報不盡。只有儘力服事。盡小的窮孝敬罷。桂氏着實愛他。一夜弄了數次。五鼓時纔叫他去了。後來隔二三夜定叫他來一回。也常賞他些銀錢。過了數日。素馨知道了。又見香兒三個滿臉喜容。又帶嬌媚之色。他想。桂氏都弄過。安然無恙。方知此物以大爲妙。不足爲懼的。深悔前日之誤。他走到馬房。向盛旺道。當日原是我看見了你的。對奶奶誇獎。纔有這番奇遇。我是你開手的功臣。你倒不謝我一謝。盛

旺也是樂得的事。儘力把他謝了一場。他留心打聽。但是香兒去約盛旺。他就上來上夜。以沐餘波。桂氏笑問他道。你如今怎麼不怕了。他笑道。誰知這東西看着可怕。弄着是不怕的。自今放了膽。此後就見驢大的驢子。我也不怕了。桂氏大笑一會。桂氏一夜同盛旺弄過一度之後。兩人睡着說話。桂氏捏着他的陽物。笑說道。這東西可還有大似他的。盛旺道。別人的我倒也不留心。惟有大師傅。他常到馬房裡去出恭。我冷眼瞧見。他長雖比我有有限。他軟着比我硬的時候還粗。大約硬起來像驢子的粗是有的。桂氏聽在心裡。次日偶然想道。盛旺先幾回弄得很受用了。弄過多次。不過如此而已。也就莫（沒）甚趣。再粗大些。自然又有一種妙處。這和尚我家成年這樣白供養他。拿他來當當差也不爲過。人家供養和尚。想就是要如此當差。想了一會。道。香兒嫩。這事做不來。除非激了素馨去。他是騷浪極了的。須得如此如此。任他甚麼真僧。不怕他不破了戒行。

姑妄言

第五回

六二〇

思無邪滙寶

叫了素馨到跟前。說道。我又有一件事叫你去。你做。你難道連香兒都趕不上麼。素馨道。奶奶就說得我連他都不如。還好呢。真是老娘不如外孫。蘿蔔不如菜根了。桂氏笑道。前日叫你去。你就怕。倒是他做了來。素馨道。那是我先嚇了一跳。故此膽怯。我如今不怕了。桂氏笑道。盛旺說大師傅的那東西。比他分外粗大。我想要弄他來見見。你依着我這樣這樣去行。這樣這樣。即後素馨之那樣那樣也。定然成就。你若不放老辣些。事尚不妥。你拿褲子套了臉來見我。素馨也笑道。我去我去。若不把禿驢牽了來。我同他把命拚了。且說那萬緣和尚。他一個月中有十日在姚家來住。這日晚飯後。燈下獨坐。正帶了一本燈草和尚的小說來看。這正是和尚看的小說。看得慾火如焚。陽物脹得生疼。馬口中不住流涎。正無可奈何。忽聽叩門聲響。走到（去）開門。黑影裡只見一個婦人。一手捧着個盒子。一手拿着一把酒壺。走進來說道。大師傅把門關了來。那萬緣不知是甚事。把門門

了。同到屋裡內。燈下看時。認得是素馨。說道。大嫂你此時來何幹。拿的是甚麼。素馨把酒壺放下。將蓋子揭開。絕精緻約（的）幾種葷碟。說道。二奶奶說大師傅在這裡自己靜坐。叫我送這些酒肴來與大師傅消夜。那萬緣盤膝趺坐。說道。阿彌陀佛。貧僧佛家弟子。從來不動五葷三厭的。快快拿去。不要污穢了佛堂。果是真僧決不做作。善做作老決非真僧。素馨一屁股就坐在他傍邊。對着他的臉。笑道。師傅你哄誰。那個和尚不吃酒肉。不鑽狗洞。二奶奶好情送來。你多寡領他些。遂斟了一杯酒。送到他嘴跟前。那萬緣聞得香氣撲鼻。不覺口角流涎。勉強忍住。推辭道。菩薩。僧家第一戒的是酒。貧僧不敢領受。雖有那吃酒肉鑽狗洞不肖之輩。佛囉佛。他那是自墮惡孽。貧僧怎麼肯學他。素馨見他裝模做樣。一手摟着他脖子。一手將那酒杯往他嘴中一灌。那萬緣正有些忍不得。借這意思一口嚥下。道。菩薩。弟子今日破了戒了。素馨又夾了一塊金華火腿讓他。他道。

姑妄言

第五回

六二

思無邪滙寶

佛喲。酒還罷了。這個實在不敢領。素馨（馨）道。我問你。你和尙們開口是佛。閉口是佛。大約見了婦人的那件東西。管情連佛也顧不得了。萬緣道。南無佛。這樣僧也有。像我貧僧。如槁木死灰一般。心如鐵石。再不動的。素馨笑道。果然。你伸出手來。我同你打個掌。任我引誘。你果然不動心。就算你是活佛。你若把持不住。你就認我做娘。萬緣道。這個貧僧秉得住的。纔伸出掌來。被素馨一把攔住手腕。他原來不曾穿褲。拉他的手在陰門上擦了幾擦。（道）你秉得住秉不住。萬緣急縮回手時。素馨猛伸手在他胯下一掏。一根陽物如鐵杵一般豎着。這纔是真僧現伸（身）說法。他連褲子一把攔住。笑道。這怎麼。此一段。前之這樣這樣畢。禿驢。你還假做作甚麼。小禿驢這樣硬起來。你這大禿驢還硬到那裡去。快些叩頭認我做娘。放了手。便一下跨在他身上坐着。摟着他的脖子就親嘴。那萬緣那裡還假忍得住。笑道。我的娘。把我的真僧此時與你破了罷。將素馨放倒。取出

肉具。對着陰門頂了幾頂纔弄進去。素馨笑道。我說怎麼叫你們禿驢。原來果然有這麼個大驢廝子。哈哈笑了一聲。道。我今日造化低。怎被驢子禽了去。萬緣笑着。一連幾下。弄到了根。儘力抽扯。素馨覺比盛旺更加精妙。連聲只叫。好和尚。好真僧。好師傅。好禿驢。怪不得女人們愛打和尚。弄了有一個時辰。素馨道。我儘夠了。且住了。有話對你說。那萬緣又狠狠的搗了幾下。素馨被他搗得哎喲了幾聲。他纔洩出來。道。有甚麼話說。素馨歇了一會。坐起來笑道。你怎麼不怕污穢佛堂了。他笑道。佛在西天。他是大慈悲的。那裡管我們這些閒事。你可曾聽見僧尼會上唱的麼。

大的大菩薩。小的小菩薩。他都是爹娘養下。

素馨又笑道。你可還戒葷酒了麼。若不成。我同你吃着說。那萬緣笑着抱他對面坐在懷中。二物套上。一面動着。一面飲酒食肉。素馨向他說

姑妄言

第五回

六二四

思無邪滙寶

了來意。是二奶奶叫來約他相會。桂氏每月初一十五到佛堂燒香。萬緣見過多次。心中愛慕了這幾年。聽說心中大樂。連聲道。造化造化。忙把酒一口乾了。道。趁早去。不要叫他久等。辜負了他的美情。素馨跨了下來。兩人站起。和尚拽上褲子。素馨蓋上盒子。拿了酒壺前走。萬緣一個出來。帶上了門。一手搭在他肩上。到桂氏房中來。那桂氏自掌燈時。着素馨去後。即洗牝上床。眼望旌節旗。耳聽好消息。許久不見來回信。知他二人那裡做好事了。急得慾火上攻。淫水下注。眼睜睜直射門外。許多時。忽燈影下見兩個人影。急看時。只見那大師傅跳上床來。脫了衣服。鑽入被中。素馨將燈捺得大亮。出去帶上了門。那萬緣忙替桂氏脫光。雙手捧着他的臉親了兩個嘴。說道。多承奶奶不棄。貧僧不知修了幾輩子。今日得來親近玉體。真合了小僧的法名。我有萬分的緣法。方得遇奶奶的這件寶貝。一面說着。一面將硬幫幫的大屨向胯中亂

姑妄言

第五回

思無料匱寶

戳。不想桂氏水脹了紅門。東滑西滑。不得進去。桂氏被他戳得淫情似火。不見進去。忙伸手導入牝中。萬緣弄進龜頭。趁着水勢。幾攢至根。那禿驢好弄。或深或淺。或緊或慢。搗個不住。桂氏陰中被他巨物揎滿。已有無窮妙處。又經他這種戰法。高出他人之上。從未嘗此。弄得酥而醒。醒而酥。丟了數次。顫聲嬌語。再三央及。方纔住手。還不肯拽出。桂氏歇了一會。剛喘過氣來。萬緣又要抽動。桂氏笑道。我渾身都軟了。禁不得再弄。明日晚上罷。萬緣笑道。既然請客。也要等他吃個醉飽。我纔領情。你就要告止。真是齋僧不飽。不如活埋了來。求你再布施。便要抽扯。桂氏送了個嘴。吐舌與他。道。好師傅。我實在來不得。叫了丫頭們來。你都弄弄。再來同我弄。就可盡你的興了。萬緣見他這段嬌態。疼愛得了不得。也不忍再弄。點頭應允。桂氏一絲兩氣的叫道。香兒你們來。原來他們四個都在門外聽呢。聽得叫。都一齊進來。桂氏向萬緣道。你下去。萬

姑妄言

第五回

六二六

思無余蘊

緣跳下床。就把香兒抱着。脫去衣褲。按在椅子上就搗。他們一個個聽得淫水浸盈。毫不費力。容容易易弄了進去。萬緣同香兒弄着。向他三人道。你們都脫光了等着。我一個一個的打發了來。他三個也就脫去。萬緣俟（挨）次輪流轉弄。自二鼓進來弄起。直至五鼓初敲。他也將要洩了。翻身上床。又同桂氏痛抽一陣。方洩在他牝中。桂氏看了半夜的活春宮。陰中如蛆拱的一般。被他這一下弄得骨軟筋酥。如登仙之樂。素馨他們四個也都被他弄得飽腹充腸。心滿興足。桂氏遇過萬緣之後。姚步武盛旺再來弄時。如吃過江瑤柱。不堪再嚼屠門肉矣。姚澤民享用他繼母庶母。將桂氏久拋。從不見他有一毫慍色。有一句怨言。反見他比當日紅光滿面。笑容可掬。以爲是閨中賢淑。不以此道爲念的。私心欣慶。孰不知他還尋的是極粗極大的美物。夜夜不空。故棄丈夫如敝屣耳。一夜。這萬緣正同桂氏在床上。他靠着枕頭坐住。叫桂氏跨

在他身上。對面將兩物套好。學喇嘛供的喜樂禪佛那樣式。一起一落。正做□（得）高興。忽見香兒青梅綠萼笑得跌跌滾滾跑進房來。桂氏笑罵道。你這三個小淫婦瘋了。這晝晚跑來笑甚麼。香兒道。我們有句話來問大師傅。萬緣道。你們（問）甚麼。香兒道。我們纔在外邊講頑話。我說男人的那東西是筋的。青姐強說是皮的。綠姐咬定說是肉的。我們賭了個東道。故此來問大師傅。看誰說的是。□（萬）□（緣）□桂氏一面動着。一面說偈道。

三人不須多強。說得都還相像。硬時是段純筋。軟了皮囊形狀。哦。大家仔細試端詳。一團肉在在光頭上。

把三個丫頭笑得東倒西歪的出去。笑得那桂氏一仰一合。騎不住肉鞍。竟墜下驢來。睡在床上。揉着小肚子笑。萬緣見桂氏仰臥着笑。就扛起腿來弄。桂氏忙用手搗住陰門。道。你也說個偈語。纔許你弄。萬緣笑

姑妄言

第五回

六二八

思無邪滙寶

着道。

生我之門死我戶。人人盡道消魂處。老僧直入等閒看。撞入

迷魂深澗去。嘆。憑威出入數千遭。佳人水漲藍橋路。大眾聽

者。披毛戴角任閻羅。且向此中尋樂趣。

說畢。挺起小和尚。一頭撞將入去。把桂氏弄得癱在錦褥之上方歇手。此後萬緣姚步武盛旺任桂氏心中所欲。輪流約到房中取樂。不必多敘。且說姚澤民在內裡弄。桂氏在外邊弄。也弄了幾年。桂氏的陽運當旺。姚澤民的陰運要出宮了。這是爲何。自姚華胄往廣西去後。到了天啓七年。忽然想起他來。問羣臣道。姚華胄在廣西數載。他年垂八十。他家中可有兒子否。有知道的奏道。他有二子。天啓傳旨召見。看他大兒子有五十來歲。迂迂腐腐的。小兒子約將三旬。頗有父風。天啓問他二人名字。大兒子答應不出。小兒子俯伏奏道。臣兄名姚子民。臣名姚澤

姑妄言

第五回

思無邪匱寶

民。天啓顧婁澤民道。爾父遠去數載。爾爲子者也應當去一看。你今可到那裡看他日食如何。康健還如昔否。速來回奏。爾兄庸愚。只可爲守戶之犬。爾異日即承襲爾父之爵。他兄弟二人領旨。叩頭謝恩而出。這是面奉上諭的事。不敢稽緩。就擇日起程。這姚澤民第一好的是杯中之物。不論燒鑊黃細。到口就吞。第二件就是酒字底下的那個字。一夜離了婦人。他也過不得。他這一次是奉旨省親。早路驅馳。不敢帶婦人同往。在家中同那些婦人終日混慣了。如今竟虎撲兒百姓眼起來。那裡還過得。雖帶了有兩個龍陽小廝。到底與婦人滋味各別。他路上但有婁字（子）只面上略有人形。腰中有個窟窿。他定要領教領教。這大路上的土條妓女。私窠戲旦。可有甚麼像樣的。他不過只算鬆了鬆胯下的窮筋。算不得個取樂。他到了南京。在水西門外店中暫寓。就叫了店主人來問道。如今城中可有馳名的婁子麼。店主人道。近來妓女中

姑妄言

第五回

六三〇

思無邪滙寶

也都平常。倒是個瞎姑。叫做錢貴。果然色藝雙絕。但聽得人說。他近來總不接客。不知何故。姚澤民道。他不過因有了個名頭。故做身分。若多給他鴛兒幾兩銀子。怕他不肯。遂問了住處。一團高興。帶了十數個家人。鮮衣怒馬到錢貴家來。錢貴自別了鍾生。一個客也不接。只說有病。郝氏強了他幾回。他執定不肯。因沒有大出手的孤老。郝氏也容忍了過去。這日。錢貴正臨窗坐着。姚澤民問到他家。敲開門。竟走了進來。一眼早已看見。果然好個女子。郝氏忙迎着道。老爺駕臨賤地。有何貴幹。一個家人道。我們主人姓姚。是鎮西將軍侯府的二公子。慕你女兒的大名。特來要同他相與。郝氏道。小女醜陋。且近來有病。恐不能陪侍。姚澤民道。你不過只你女兒在盛名之下。要拿些身分。多要幾兩銀子罷了。何必推辭。我不過但嫖兩夜就要起身。我也不肯薄了你。叫家人取一封五十兩遞與郝氏。他滿臉是笑。道。老爺請坐。我去同小女商議。一

面叫丫頭收拾酒饌。一面到錢貴房中來。錢貴先在窗子口。聽見有人進來說話。他忙避過。到床沿上坐着。聽見說要來嫖他。正一腔怒氣。郝氏進來道。我的兒。這是位過路的貴公子。慕名來訪你。只宿兩夜便送一個元寶。這樣好主兒。你總成老娘賺這幾兩銀子罷。錢貴忿然答道。兒之此身是決不再辱的了。母親不用癡想。若定要圖這幾兩銀子。我必以頸血濺地。那郝氏大怒道。我從來沒有聽見門戶人家守節的。就是良家婦人要守節。也必定等有個丈夫死了纔守。也沒有望空就守的理。我養你一場。靠你養老。你不接客。難道叫我養你一生不成。我不過爲你是親生之女。下不得手打你。你再執拗。我就拿皮鞭奉敬你了。錢貴道。母親。不要說皮鞭。雖鼎烹在前。刀鋸在後。我亦不懼。郝氏越發怒道。罷了。你既是這樣的逆種。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我且打你個辣手。你纔知道利害。惡狠狠就取鞭子。錢貴道。母親不必動怒。你既愛錢不

姑妄言

第五回

六三二

思無邪滙寶

惜人。我要這命何用。大呼道。罷罷。我把這命還了你罷。猛然一頭撞在地下。額鼻皆破。滿面血流。便暈了過去。幸得代目在傍。連忙拉住。不致十分重傷。郝氏見不是勢頭。聲也不敢噴。(不)多時看見錢貴甦醒。纔放了心。他被這一嚇。忙走出來將銀子送還。道。小女不肯奉陪。老身也沒福受老爺厚賞。姚澤民見了錢貴。十分心愛。見他不從。着了急。使勢威逼道。我一個侯府公子來相與你。難道還玷辱了你不成。好好依從便罷。不然拿去送官重處。再不然叫小廝們將這臭娼根剝光了按住。我硬弄了。看你奈我何。大明律上沒有個強奸娼婦的罪名。錢貴也怒道。匹夫不可奪志。不要說你是個侯子。此時就是帝子王孫。我頭可斷而志不可移。你要行強盜奸淫之事。我與你兩命俱捐。叫代目取了把剪子。他接在手中。道。你好好回去罷。再行強逼。我即刺喉而死。你雖勢利大。我母親無奈你何。我當爲厲鬼。以報斯恨。郝氏恐怕女兒當真

弄出事來。哀求道。我這小女沒福。不中貴人擡舉。況外邊美妓不少。老爺另尋一位罷。姚澤民還要使威使勢的唬嚇。有一個知事的老管家說道。這件事原圖取樂。這個樣子料道也沒甚樂趣了。況爺是奉旨省親的。倘在此嫖妓弄出人命來。聖上知道。干係非小。不如回去另尋一個適興罷。姚澤民聽他說得有理。叫家人接過銀子。嘴中罵着。悻悻而去。到了店中。在舊院裡接了個有名的夏錦兒。並一個江西新到來往（姓）嚴的婊子。此處將二人一題。後來官場口中。又一題。方不是隨口施捏人名也。嫖了兩夜。起身去了。錢貴面上瘡痕養了個把多月。纔得全愈。閉門兀坐。連窗前都不近。從此以後。郝氏再不敢逼他接客。凡有人來。都推有病。端的這錢貴不接客。後來作何結局。並姚澤民到廣西去。何時復命。後來一個個自然還他下落。此時再說鄔合的妻子贏氏。他父親名字叫做贏陽。是個戲子。係崑山縣人。母親陰氏。隨他父親學得許多旦脚的戲文。贏陽因有殘疾。唱不得戲。

姑妄言

第五回

六三四

思無邪滙寶

了。不能餬口。雖然陰氏會唱。在本鄉本土怎好叫他出去做戲。就是他岳家也不依。陰氏裙帶之下。雖有一件掙錢的傢伙。也不好明做這外水買賣。也曾相與了個把厚友。因街坊上議論風生。住不得了。故此搬到南京來。聞得有個阮給事名大鍼。酷好梨園女旦。遂依傍在他門下走動。生得這個女兒。小名皎皎。與鄔合。要知詳細如何。須看下回分解。

姑妄言五卷終

校記

①「真佳訓」原作「真嘉訓」，據第四回改。

②「說話」原作「話說」，據文義改。

③「說他」原作「他說」，據文義改。

④「倘佯」原作「佯倘」，據文義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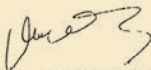
⑤此句原書右有夾批「豈非欺乎」四字。

⑥此句原書右有夾批「均得很」三字。

AUTORISATION DE PUBLICATION

Je soussigné, Michel CARTIER, responsable de l'URA 1067 ("Etudes historiques et littéraires chinoises") du CNRS (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FRANCE-, déclare autoriser, Taiwan 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Books Co., LTD, à publier la collection de romans érotiques des Ming et des Qing (cinquante titres), dont le travail de compilation et le travail d'édition ont été réalisés par M. CHAN Hing-ho, chercheur au CNRS, et membre de l'URA.

S'agissant des conditions d'édition, elles seront définies par contrat.



Michel CARTIER Res
A Paris, le 19 Septembre 1994

授權書

本人以法國國家科研中心中國文史研究組(URA1067--C.N.R.S.)負責人名義,授權臺灣大英百科股份有限公司,出版由本研究組成員,法國國家科研中心研究員陳慶浩先生所主持編纂之《明清艷情小說叢書》(計五十種)。出版問題,依合約規定辦理。

法國國家科研中心中國文史研究組
(URA 1067-C.N.R.S.)

負責人

賈永吉

1994年9月19日

思無邪滙寶

編輯顧問／

杜德橋 Glen Dudbridge (英) 牛津大學中文系講座教授

韓南 Patrick Hanan (美) 哈佛大學東亞系講座教授

侯思孟 Donald Holzman (法) 法國漢學研究中心前主任

夏志清 C.T. Hsia (美) 哥倫比亞大學榮譽教授

伊維德 W. L. Idema (荷) 萊登大學漢學研究所教授

雷威安 André Lévy (法) 波多大學中文系教授

劉世德 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文學研究所研究員

龍彼得 P. van der Loon (英) 牛津大學榮譽講座教授

馬幼垣 Y. W. Ma (美) 夏威夷大學東亞系教授

班文干 Jacques Pimpaneau (法) 國立東方語文學院教授

蒲安迪 Andrew Plaks (美) 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系教授

李福清 Boris Riftin (俄) 俄國國家科學院通訊院士

波多野太郎 Hatano Tarô (日) 橫濱大學榮譽教授

吳曉鈴 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文學研究所研究員

主編／

陳慶浩 法國巴黎大學博士

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員

王秋桂 英國劍橋大學博士

清華大學社人系、歷史所教授

校閱／

王三慶 成功大學中文系教授兼文學院院長

王國良 東吳大學中文系教授兼主任

沈津 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善本室主任

李豐楙 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研究員

林明德 輔仁大學中文系教授

胡萬川 清華大學中文系教授

鄭阿財 中正大學中文系教授

執行編輯／

陳益源 中正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姑妄言／(清)曹去晶編.--初版.--臺北市
：臺灣大英百科，1995 [民85]
冊：公分。(思無邪滙寶；36-45)
ISBN 957-8592-48-5(第一冊：精裝).--
ISBN 957-8592-49-3(第二冊：精裝).--ISBN
957-8592-50-7(第三冊：精裝).--ISBN 957-
8592-51-5(第四冊：精裝)

857.44

84013789

思無邪滙寶 (叁拾柒)

姑妄言(二)

發行人／葉貴英

總經理／葉松田

主編／陳慶浩・王秋桂

執行編輯／陳益源

編輯／吳秀梅・羅文翠

美編／張嘉郁

校對／楊倣儼・吳啓榮

封面製作／里安工作室

編輯製作／成易圖書公司

出版發行／台灣大英百科股份有限公司

巨英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復興北路2號A棟5F之2

電話／(02)7730868

傳真／(02)7764299

排版／普辰電腦排版有限公司

印刷／印匠企劃設計有限公司

裝訂／偉仁裝訂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律顧問／台英國際商務法律事務所・羅明通律師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141號

初版／1997年1月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全套定價：41200元

ISBN957-8592-12-4(一套：精裝)

ISBN957-8592-48-5(單冊：精裝)

